# 武俠世界

第34年

42

$15.00

##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玄機大師」黃石公故事之二「龍飛氣騰」。秦滅六國，怨聲載道，黃石公奉師命尋找逆轉天機的局中人。天際突然出現一道彩虹，黃石公知道應運而生的人將出現，張良橋下拾履，拜得黃石公為師……梓樹下，一烏黑馬與老虎比賽嘶吼，神駒的出現，又引出了姓項的後人——項羽及八千江東義士……黃石公知逆轉天機之期已屆，便用尋龍法替張良點了「仙座龍穴」，替項羽點了「雄獅穴」，故事生動有緻，堪輿常識豐富，是值得欣賞的。

*　　　*　　　*

本期刊登的新故事「丐帮之主」、「風雲際會」、「野豬林」、「血書」大結局，篇篇精采，故事生動感人，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的「幽靈七煞」，屆時請留意。

尚有女俠黑牡丹另一篇故事「智擒頑兇」，短篇「怒劈西霸天」，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七三一五六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73156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 第34年
## 第42期

（總號174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林牌正骨水是中國三大跌打名藥之一，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市面上有不少劣質雜牌貨，購買時請認明玉林牌才是正貨。

噴霧裝 60cc.
普通裝 30cc.、100cc.
摩擦裝 45cc.、88cc.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

黃石公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 龍飛氣騰



驀地一道長虹，橫跨東西天際，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幻變，瑰麗之極。

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三人，正向東南方向走去，眼看已漸近原韓國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地域，一道彩虹便橫空出現，陡現於浩瀚無極的天際。

孟姜女一見，不由便格格笑道：「好啊！七彩天虹，美麗極了！石公大哥，快仔細欣賞啊！」

孟姜女自與黃石公結拜爲義兄妹，又跟隨他闖蕩江湖半年來，不知怎的，她的青春忽然被激發出來，人也更顯嬌美，就如一朵盛放的茉莉花兒。

李鐵拐一看，他曉得孟姜女的心思，便哈哈怪笑道：「呵呵！孟姜女，你有了石公兄弟這位大哥，便把老黑我忘了麼？既發現如此美



## 橋下拾履 張良拜師

麗物事，怎不告訴老黑一聲，等老黑指點你這個迷津？」

孟姜女頭一側，含笑道：「鐵拐叔叔，一道彩虹罷了，有甚迷津可指點的？」

李鐵拐呵呵笑道：「你那石公大哥，這半年來，把看家本領也傳授給你了，你武功之高，當世已無人敢輕覷，再加上有你這位大哥做你的靠山，只要他永遠在你身邊，你今後的前程，豈非如天上彩虹，橫空萬里，無可限量麼？呵呵，怪道你日夜把你石公大哥記掛於心中了，原來女娃兒竟有這許多微妙心事！」

孟姜女俏臉一紅，輕啐一聲道：「天上偶現彩虹，偏鐵拐叔叔有這許多瘋話……石公大哥待我如兄妹，我……我便記掛着他，也很平常啊！」

李鐵拐一聽大笑道：「不錯！不錯！當然平常之極，反正你那石公大哥自小便成孤兒，忽然有一位妹妹記掛，他亦求之不得也！你大可千掛萬掛，永遠記掛在心頭吧！」

孟姜女見李鐵拐越說越瘋，就差沒說「妹愛哥情重」這羞人話，她的俏臉不由更添紅霞，彷彿心事被說中，不敢再讓李鐵拐糾纏下去，忙含羞的格格一笑，向黃石公道：「石公大哥，你別聽鐵拐叔叔胡說八道啊……眞的，那彩虹忽然現於天際，到底有甚含意？」

黃石公此時正目注天際彩虹，若有所思，突聽孟姜女詢問，不假思索的便朗聲道：「彩虹即天虹也，分有三色、五色、七色三種，其中以七色爲貴。又天虹即天橋之意，天橋亦即天機之橋，按此推斷，只怕此地將有一位引渡天機的不世奇才出現了！」

孟姜女一聽，不由格格大笑道：「這般神奇麼？石公大哥，孟姜女不大相信也！」

黃石公微微一笑，忽然道：「孟姜妹妹領悟了『潮生曲』的要旨了麼？」

孟姜女微一思索，便決然的點點頭道：「我領悟了！」

黃石公微笑道：「很好，那你便在此地此時試奏一曲，必有奇遇，或可能釋你心中的迷團！」

孟姜女一聽，毫不猶豫，當即取出一架烏黑的琴，盤膝而坐，黑琴穩穩的端放膝上，凝神屏氣，默運「無爲眞氣」，準備試奏一曲。

李鐵拐一見，不由又喜又羨，暗道：老黑知九天玄女有一大奇學、五大寶貝，一大奇學自然是『九天秘笈』，五大寶貝卻分別是天幻鏡、地玄盤、易秘本以及一仙琴、二魔笛，不料她竟一古腦兒全盤授於黃石公！這黃石公竟又把五大寶貝之一古玄鐵仙琴贈予孟姜女，老天爺，黃石公與孟姜女這女娃兒，就如三世奇緣似的。

李鐵拐心思疾轉，一會又暗忖道：孟姜女的悟性當眞如此了得，她跟隨黃石公僅半載，不知不覺間，便領悟了魔笛老人獨創的『潮生曲』，而且竟可以仙琴奏出魔笛之音？乖乖，這豈非又添了一位聰慧如「絕世龍狐」的龍脈之女麼？嘿嘿嘿，老黑老大不信這地脈之力，竟宏大如斯！

李鐵拐沉吟之際，孟姜女已突伸素指，向玄鐵仙琴琴弦一撥，但聽「錚」的一聲脆響，彷如仙音起於天際，令人心神爲之一蕩。

李鐵拐自恃功力深厚，尚不以爲意，事實上，憑他的超凡功力，能令他心神浮蕩的物事只怕也不太多。

而且李鐵拐早年亦曾聽過魔笛老祖的「潮生曲」，知「潮生曲」的精華乃上下兩闕。

上闕爲：遠出海門，細如銀線，柔韌如絲，奔行漸近，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聲若雷霆，震撼激射，吞天貫日，勢極雄豪。

下闕爲：笛音甫轉，高亢激烈，泛音妙韻，傾灑疾射；一曲未終，狂風驟起，天昏地暗，暴雨傾瀉；膽戰心驚；雲散雨收，驚魂甫定；餘音裊裊，綿綿如水，逝者如斯。

「潮生曲」雖驚天動地，但李鐵拐深信自已的功力足以應付有餘。況且孟姜女初悟此曲，她就算是絕世奇才、龍脈之女，畢竟研習黃老之學僅半年工夫，他李鐵拐修爲數十年，豈會被一位女娃兒動搖？

琴音乍起，李鐵拐尚臉露從容笑容，接而神色轉爲驚訝，更由驚訝一變而爲駭然，因爲他已目睹孟姜女悟性之高，「潮生曲」上闕竟已

在其指下發揮無窮威力！

琴章甫抵「奔行漸近」境界，四周的綠葉已紛紛掉下，原來是受琴音的强震，葉脈盡斷，不斷落下。

琴音達此境界，等閑練有二十年內功的人，也抵受不住。因爲人的心脈猶如葉脈，最爲脆弱，可令葉脈盡斷的力度，同樣可令心脈震斷，人的心脈若斷，即心血管爆裂，其受創之深可想而知。

但孟姜女琴音的威力遠不止此，但聽琴音從「奔行漸近」，一躍而進抵「玉城雪嶺、際天而來」的宏大意境。

此時四野雖然無水，自然亦無潮可生，但地上有沙有土，受琴音激蕩，竟如潮漲般飛揚而起，四下登時飛沙走石，雖非「玉城雪嶺」，卻如「黃雲翻湧」；雖非「際天而來」，卻是「遮天蔽日」，景象不同，意境卻如斯相同，一般威力無窮，令人心弦震蕩。

李鐵拐此際神色已漸轉凝重，因爲他發覺自己雖未致於心潮翻湧，但須屏息靜氣，稍一鬆弛，便感吐納不暢，這是心神已受制於琴音意境的先兆了！

但僅此而已，因此李鐵拐尚很自負，心道：「潮生曲」達此境界者已難能可貴，孟姜女非仙非神，短短半年，決不可能以琴音擾亂自己修爲數十載的神思。

不料就在此時，「潮生曲」意境突變，本應從「際天而來」，進抵「聲若雷霆，震撼激射，吞天貫日，勢極雄豪」，卻一轉而爲浩瀚迷茫恢宏境界。

李鐵拐眼前，突現一幅宏大無比的圖像，就如茫茫乾坤，一氣化生，陰陽以變，星斗往復，周而復始，生生不息，無窮無盡……

這種浩瀚無極的意境，上達九天，下抵大地，包容天地奧秘，因此恰恰是李鐵拐尚感不足，因而苦苦追索的境界。亦即他數十載修爲最弱之點，李鐵拐此時乍臨此境界，不由一陣欣喜，接而心神不可壓抑的投入進去，拚命追索其中的宏大奧秘。

但琴音所展示的意境，卻若隱若現，變幻無窮，千奧萬秘，這就更引誘李鐵拐去苦苦追索，不停不止，無休無歇。

李鐵拐並不知道，魔笛老祖的「潮生曲」，自恒山傳授九天玄女之後，九天玄女即以「天機秘學」，融滙「潮生曲」的意境；九天玄女傳授於黃石公時，黃石公又以「潛龍地脈精旨」滲入其中，因此黃石公向孟姜女傳授的「潮生曲」，已非昔年魔笛老祖的「潮生曲」，而應稱爲「乾坤海潮曲」了，因其意已如乾坤之浩瀚無極，又如海潮之包容天地。

李鐵拐一時大意，未加細辨，自然便被「乾坤海潮曲」的無極浩瀚意境侵入他的心神，而一旦心神被「乾坤海潮曲」的意境侵入，便非同小可，勢難自拔了，而且因苦苦追索而越陷越深，極難遏止。

此時但見李鐵拐神色突變，從起初的欣欣而悅，一轉而成勃勃狂喜，他手執的鐵拐忽然一舉，左右搖擺，接而東揮西舞，旋轉不休，竟大跳起空前絕後、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鐵拐舞」來了。

直到此時，黃石公才忽然發覺李鐵拐的神色有異，接而又見他手揮鐵拐，旋轉不休，心中不由吃了一驚，暗道：李鐵拐功力如此深湛，不料亦受制於孟姜女所達到的「潮生曲」意境！黃石公也不知道，「潮生曲」已絕非昔日可比，到孟姜女手下時，已達到浩瀚無極的「乾坤海潮曲」境界，這就足以誘發李鐵拐的「鐵拐舞」原因了。

黃石公一見，正想出手助李鐵拐收攝心神，卻忽然猛地一頓，因爲他忽然發覺，李鐵拐的「鐵拐舞」，竟已與「潮生曲」的意境渾然一體，雖受惑所發，但甚有章法，隱隱然竟是一套令江湖震驚的絕世神功。

黃石公的悟性奇高，他仔細觀察之下，竟被他悟出「鐵拐舞」中的精妙之處，其中分別是「六大要訣」：一訣爲鐵拐揮舞，二訣爲一柱擎天，三訣爲傾灑疾射，四訣爲狂風驟起，五訣爲黑雲吞日，六訣爲逝者如斯……

而「鐵拐舞」到了第六訣「逝者如斯」其意境已達天地乾坤，變幻無窮，生生不息，無休無歇的浩瀚無極境界了。

黃石公從李鐵拐受制於「潮生曲」而誘發的「鐵拐舞」中，竟悟創了一套空前絕後的「鐵拐神功」，他悟性之高，果然不愧爲「黃石龍脈之子，黃帝子孫」！

黃石公悟創「六訣鐵拐神功」，卻並不藏私，他以「一音二射」的分聲術，分向李鐵拐和孟姜女傳話。

黃石公對孟姜女道：「孟姜妹仔細留神，默記鐵拐叔叔的要訣！」

黃石公對李鐵拐道：「恭喜鐵拐兄，忙中有着，禍中有福，竟創出一套絕世鐵拐神功！」

孟姜女耳際忽地傳入黃石公的聲音，此時她正以全神試奏「潮生曲」譜，漸而已入渾然無我的境界，因此並沒發覺李鐵拐的異動。但黃石公功力通玄，所發音響，居然令孟姜女渾然忘我的心境受震，她心神一震，向場中一望，這才陡地醒覺，李鐵拐原來已在大跳「鐵拐舞」了。於是依言仔細觀看李鐵拐的舞拐路數，默默記於心中，而因



此一來，她手中的「古玄鐵仙琴」音，便漸漸緩下來了。

李鐵拐原來全神投入，以「鐵拐舞」的動作，苦苦追索「潮生曲」意境中，所含浩瀚無極的乾坤奧秘，正無休無歇，此際但聽黃石公以尖音抵耳，更以其無爲眞氣，貫注於聲音中，從李鐵拐的耳際下關穴，直抵巨髎、大迎、水突、氣戶穴，再從氣戶直透心脈大穴庫房，他的心神陡地一震，李鐵拐的功力本來極深，這一震之下，登時吃了一驚，這才醒悟，自己不知不覺，竟受制於「潮生曲」的意境，而大跳一通「鐵拐舞」！

李鐵拐心神已復清明，他不由嘆了口氣，亦以密音向黃石公傳話道：「哎！石公兄弟見笑了！李鐵拐今日竟受制於僅學半年曲譜的女娃手下，九天玄女的絕學當眞仙神難逃！李鐵拐還能悟創甚麼鐵拐神功？」

黃石公一聽，便呵呵一笑道：「不然，鐵拐兄不外執着於追索天機奧秘，因而受潮生曲意境所惑，去苦苦追索而已，其實絕非不敵而受制，就拿鐵拐兄竟可於追索中，以鐵拐的動作，來表達『潮生曲』的意境，因而創出一套絕世鐵拐神功來說，這等功力，當世中亦可算空前絕後了！」

李鐵拐深知黃石公言出眞誠，絕無虛言，他既如此判斷，便必然已有所領悟，便呵呵一笑，不再執着追索，他的「鐵拐舞」終於亦緩了下來。

此時孟姜女的琴音在裊裊不絕中，亦忽然停寂下來。李鐵拐的身形一頓，手中的鐵拐抱胸一收，隨琴音的停寂，終於同時收攝於胸前，人與烏黑鐵拐均凝然不動了！

此際山林野地，一片寂靜空靈，地上卻已鋪了一堆堆黃沙，片片綠葉。

李鐵拐凝神默思半晌，忽然向黃石公抱拳道：「厲害！厲害！石公兄弟，大地龍脈之力，竟威力如斯！不但出了一位黃帝子孫黃石公，又出了一位武林奇才孟姜女，短短半年，潮生曲竟達如斯地步！」

孟姜女一聽，未等黃石公答話，已搶着笑道：「鐵拐叔叔，我孟姜女算甚武林奇才了？」

李鐵拐怪笑一聲道：「你這娃兒，怎的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琴音乍起，即斷葉脈、揚飛沙是何等境界麼？老黑告訴你，當今武林人士，能抵受得這琴音震撼的，只怕也沒多少人了！更何況你那琴音竟包含浩瀚無極的天機奧秘，連老黑拐亦不由迷而大跳鐵拐舞！這等功力，這等意境，稱武林奇才已是輕的了，簡直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 *

「……前不見古人兮，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兮，獨滄然而涕下……好啊！好一套鐵拐之舞，好一句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李鐵拐話音未落，忽然有人拍手而出，李鐵拐一看，原來是一位年約十六的少年，拍手含笑從林間走了出來，不由怪笑道：「娃兒！看你貌似女子之嬌柔軟弱，十足一位讀書秀才，手無縛鷄之力，也懂得鐵拐舞之大奧秘麼？呵呵！」

黃石公向這少年人仔細一瞧，卻忽然凝重的向少年人詢道：「小哥兒，你是否姓張？乃原韓國人氏？」

少年人果然貌似女子，弱不禁風的樣子，他一聽黃石公詢問，便吃了一驚，但仍非常鎭靜，不置可否的一笑道：「先生據何而判斷小子姓張？乃韓國人氏？」

黃石公目注少年，微微一笑道：「小哥兒你左耳如弧，右耳狹長，弧者弓也，弓長合拼，豈非一個張字麼？由此可知你必姓張也！」

少年人一聽，不由連連眨眼，猶似不信世上有此察容知姓的奇技，又忙道：「然則先生又如何判斷小子原爲韓國人氏？」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我不但知你姓張，且知你先祖姓張名耳，更知你張家世代單傳，子嗣虛弱，危如懸線，一線既斷，便無以爲繼，香燈斷絕矣！」

少年人一聽，登時一陣發呆，似驚呆了，又似在苦苦思索。

李鐵拐此時卻忽然想起早年在歷下城水雲居中的一幕來了，他不由哈哈一笑，盯着少年人道：「如何？娃兒，你的來歷出處，被這位先生一言道破了吧！」

少年人怔了一會，忽然輕聲道：「先生是先祖的故友麼？」

黃石公一聽，又仔細向少年人目注一眼，這才發現他耳上頭角聳突處山林位，已浮現二道青紋，此即祖父及父親雙亡之象，不由微嘆口氣，道：「雖非故交，但亦算有一段淵源，你先祖張耳先生如何去世的？」

少年人一聽，眼圈一紅，竟忍不住掉淚道：「先祖果然乃韓國貴族世家，至先父亦受韓國重用，秦國滅韓，先祖及先父均慘被殺戮，小子年幼未及出仕，方倖免於難，但國破家亡，張家亦無復存在矣……小子果然姓張名良，多年來流落江湖，歷盡人世苦楚，以求復家之望，但秦政嚴苛，小子之夢久難圓，今日幸遇先祖故人，實小子之萬幸也！」

李鐵拐一聽，這才知少年人果然是昔日水雲居中，曾代他付酒錢

的韓國張耳後人，事隔多年，不但乾坤劇變，人面也全非了……李鐵拐不由微嘆口氣，道：「張良小哥兒，爲甚遇上先祖的故人，便是天大的萬幸也？」

少年人——張良向四下一瞧，見山林野地空寂，再無人跡，這才小心的道：「此乃小子家傳之秘……因先祖張耳曾有遺言，他早年曾得一位絕世奇人之諾，日後會駕臨城父張家，這位絕世奇人降臨之日，便是張家得救星之時也！」

孟姜女在一旁，一直默不作聲，此時忽然接口道：「然則張小兄弟知那絕世奇人是誰？」

張良道：「先祖遺言並沒提及，僅稱這位絕世奇人與他有一面之緣，且精於神測之術，其術之精，鬼神莫測！」

孟姜女一聽，不由格格大笑道：「既然你連絕世奇人是誰也不知道，怎的便斷定這位先生便是那位救星？」孟姜女伸手向黃石公一指道。

張良毫不遲疑，朗聲道：「這位先生察容辨貌，便可知人姓氏，此乃驚人之神算術也；再者這位先生更一言道破張家私隱，又知先祖名號，綜上述而判斷，這位先生便非昔日那位絕世奇人，亦必與其有甚麼淵源矣！」

孟姜女一聽，格格一笑，正想說甚麼，黃石公卻忽然接口道：「明日黎明時分，你來此與我相會，或可知那位絕世奇人之秘。」

張良一聽，連忙答應，然後即告辭走了。

孟姜女目送張良遠去，忽然想起甚麼，忙問黃石公道：「石公大哥，你剛才說天現彩虹，乃主有一位奇才出現，爲甚此時尚未見踪影呢？」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此人已出現矣！」

孟姜女四下一看道：「在哪兒？」

黃石公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孟姜女一聽，不由大笑道：「石公大哥原來乃指張良這小子？他貌如女子，男兒漢卻喜歡掉淚，可見性子軟弱之極，如此柔弱之輩，亦是天虹一現的奇人麼？」

黃石公卻微微一笑道：「以貌取人，而不測神韻，則失之千里也。孟姜妹休小看張良貌若女子，其實此子神機內蘊，智慧根基早已奠定，只要再輔以外力陶冶，則必成一代絕世奇才也！而且此子乃天機逆轉大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出現恰如天虹現世，乃藉其引渡天機演變之天兆！」

李鐵拐見張良貌如婦人女子，心中亦大不以爲然，他接口道：「石公兄弟爲天機使者的傳人，直接導演天機之變，怎的卻須賴張良這小子去引渡也？」

黃石公微笑道：「不然，目下行將即屆之天機巨變，浩瀚無極，其中牽涉之人，又何止萬千，就如鐵拐兄身爲世外高人亦涉足其中，孟姜女這位龍脈之女更直接參與，由此可見一斑；而且遠不止此，日後尚有無數天機演變涉及之士，勢必陸續湧現。石公謹遵師訓，引導此等天機演變之士去參與其所趨大勢而已，又豈能隻手遮天，獨力而成？」

孟姜女一聽，恍然而悟道：「原來大哥的師傅九天玄女早有訓示，要你相機助張良這小子一臂之力！但既然如此，石公大哥爲甚又不直接向張良道明來意，卻要來個五更相會的神秘玩意？」

黃石公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更何況是引渡天機演變的重任？若不細加考察，師門絕學誤授，不但有違師訓，且更擾亂天機逆轉之勢，黃石公便成百萬蒼生之罪人矣！因此不得不愼而重之也！」黃石公末了加一句，神色漸見肅然。

孟姜女、李鐵拐一見，均知黃石公已有打算，絕不會動搖的了，便不再說甚麼，只好靜觀黃石公的施展。

當日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三人，在城父隨便尋了一間客棧，安頓下來，以方便行事。

孟姜女雖然已是江湖兒女，但到底男女有別，便另闢一房居停。黃石公、李鐵拐則同居一室。

傍晚吃過晚飯，三人返客房安歇。孟姜女卻不敢熟睡，唯恐黃石公把她抛開，不許她參與那「五更相會」的玩意。她乾脆盤膝坐在床上，依黃石公所授的「無爲內功」吐納之法，以「無爲眞氣」運行體內一週又一週，漸而她的無爲眞氣已充盈之極，進入「堅則毀、銳則挫」的空靈境界了。

人一旦進入「無爲神功」的空靈境界，便即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物無我，無堅無銳，無毀無挫，亦無休無歇。此時就算泰山崩於眼前，也休想令孟姜女驚動，但輕輕如蒼蠅展翅，卻也休想逃過孟姜女的耳朵。

四更時分，孟姜女忽然聽到隔壁房間有一聲微響，她立刻警覺，她心意甫動，無爲眞氣即貫於雙足，身形也一躍而起，輕靈如燕的直飄出客房窗外去了。

同一時間，果然有兩條人影躍出相鄰客房的窗外，兩條人影突見孟姜女已俏生生的立在眼前，均不由微微一怔。



「好啊！鐵拐叔叔！你竟串通石公大哥，欲把孟姜女撇下不理了！哼哼，看孟姜女不狠狠揪你的黑鬍子！」孟姜女故作生氣的嗔道。

兩條人影果然是黃石公和李鐵拐，李鐵拐一見是孟姜女，又聽她含嬌帶氣的話聲，不由吐了吐舌頭，悄聲道：「乖乖不得了！你這女娃兒，短短半年功夫，內外武功均已如此厲害，連老黑和你石公大哥行動也難逃你的耳目，孟姜女啊孟姜女，假以時日，只怕連老黑拐亦自歎弗如矣！」

孟姜女嗔道：「你休向我抛高帽，鐵拐叔叔，我只問你爲甚要撇下孟姜女在客店中！哼哼，我惱怒起來，便搶先尋着那暴君秦始皇，一掌把他劈了，如此一了百了，甚麼逆轉天機的人選也不必去追索了！」

李鐵拐一聽，不由怪笑道：「你果然不愧是龍吟虎嘯獅吼龍脈之女，膽子之大，簡直連天也敢吞下肚了！」

黃石公不想兩人糾纏不清，便向孟姜女道：「姜妹不要誤會，我等出來正欲傳呼一聲，不料你已一躍而出了，這是你無爲神功進展神速之故，大哥也把你低估了。事不宜遲，這便上那『五更相會』之地點去吧！」

黃石公說罷，已領先一掠而起，身如龍影，眨眼便躍入黑暗中去了。李鐵拐和孟姜女對望一眼，無聲一笑，更無半點芥蒂，緊隨黃石公的方向，追踪飛掠而去。

＊　＊　＊

此時那少年張良，卻在五更天未到，便趕到與黃石公約好的相會地點，他向四週一瞧，但見一片黑寂，心道：黎明前果然是最黑暗的一霎了！

張良心中卻絕無半點後悔早來了，因爲他堅信重言守諾，是爲人處事的一大要旨，那先生既然約在「五更相會」，自已做後輩的，自然應該比前輩早來了一點。

他見四下一片黑寂，根本未見那位先生的踪影，便信步向不遠處的一座便橋走去。因爲這座便橋便是通向約會地點的必經之路，張良心道：只要守住橋頭，自然便可及時迎迓那位先生駕臨了！

張良走上橋頭，卻突見有人在橋上呼叫，他走前一看，黑暗中隱約可辨，原來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正搥胸頓足的呼叫道：「慘矣！慘矣！我的鞋子掉落橋下去了！」

張良一聽，又見老人猶如掉了生命似的，不由好笑道：「老人家，區區一對鞋子罷了，爲甚如此傷心？」

老人痛呼道：「小哥兒，你並不知道，我老人家已挨了七日七夜餓了，指望走過橋去，到樂善好施之家吃一頓飯的，但掉了鞋子，我老人家便走不動了，因此啊，掉了這雙過橋的鞋子，便等如掉了我老人家一條老命！凄慘極了！」

張良眼見老人說到痛處，竟欲哭將起來，心中不由大慌，因爲他平生最怕瞧見人家的眼淚，而且見了人家的眼淚，他自己也忍不住便陪着流淚，平日不打緊，但此時已到了與那先生相會的時分，萬一被他看見了自己的窩囊樣子，豈不被他認定自己不長進麼？

張良心慌之下，不由便對老人道：「老人家千萬別傷心痛哭，小子下去替你把鞋子拾上來便了！」

張良說罷，果然不怕橋下黑暗兇險，轉身就毅然的走下去了。

老人目注張良的身形，目中忽然閃出一抹異光，但一晃即逝，依然是那麼衰弱的樣子！

不一會，張良便提着一雙鞋子走上來了，他向老人含笑道：「老人家，幸不辱命，你掉下橋的鞋子尋回了。」

老人目注張良一眼，卻並不稱謝，反而歎了口氣，道：「小哥兒雖然替我老人家尋回鞋子，但我老人家已餓得渾身發軟，連穿鞋的力氣也失去了……哎！若穿不了鞋子，走不過這道橋，依然只有餓死的份兒。」

張良微一遲疑，便亦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小子幸而尚有氣有力，這便替你把鞋子穿上便了！」

張良說着，便跪在橋上，替老人把鞋子套在脚上，他的動作小心仔細，猶如女子的溫柔體貼。

老人穿上鞋子，輕輕一踏橋面，高興的道：「呵呵，鞋子套脚，我老人家便忽然有力氣了，蒙你相助，終於可以走過橋去，渡過死亡境地了！走啊！前面五里，那戶好施大戶，我老人家相熟，你與我同去，必有一頓好酒菜吃！」

張良一聽，卻斷然的拒絕道：「多謝老人家好意，但小子決不能去！」

老人一怔道：「如此好去處，爲甚不去？」

張良道：「老人家有所不知，一來小子與一位先生約好此時此地相會，小子決不敢違背諾言！二來這等不勞而獲、嗟來之食，小子是決不敢貪圖的！」

老人一聽，呵呵一笑，也沒說話，向橋那面大步走過去，他走了十多丈遠，忽然又回轉身來，向張良道：「小哥兒貧富不欺，賤貴不負，本性堅貞穩固，很好！很好！爲答謝你代我拾遺鞋之勞，我老人家向你

傳一句話，剛才我已遇上你那位先生，他請我老人家向你說，他今早有事，不能來了，明日五更時分，再來此地相會。」

老人說罷，頭也不回的走了，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中。

張良目送老人的背影，直到不見，心中雖有點失望，卻絕不氣餒，暗道：明天我絕早來到，必定可在此先把那位先生截住，他也就無法避開我了！

＊　＊　＊

第二天，張良在四更時分已來到約會的地方，他一看，那位先生──黃石公果然已在等候他了。

張良很高興，正想上前向黃石公拜候，黃石公卻肅然道：「與別人約會，貴在誠意，怎可落在別人之後？」

張良雖然明明記得，約會的時間是「五更時分」，但卻半句沒有分辯，決然的點點頭道：「是，我明白了！」

黃石公微微一笑，也不問張良明白了甚麼，隨口又說了一句道：「好！那明天五更時分再在此地相見吧！」

然後黃石公便頭也不回的飄然而去，張良靜靜的站在一旁，也沒有開口請求黃石公稍稍留步。

第二天，張良起了個絕早，在三更天便已趕到約會的地方。

他向前面一看，不由又微歎了口氣，因為那位先生──黃石公又已端坐在那裏了。

張良向黃石公走近，他不待黃石公開口，便朗聲道：「先生，我明白了！」

黃石公微笑道：「你明白甚麼？」

張良不答，便毅然的坐在一塊石上，紋絲不動。

黃石公目注張良一眼，含笑道：「你不說不動幹甚麼？」

張良誠心誠意的道：「小子聞天降大任，必先勞其筋骨，先生既約定於五更相會，我若連挨一日一夜風霜的勇氣也沒有，還敢奢望先生傳授絕世本領麼？因此小子決定，從這一刻開始，一直坐到先生第二次約會的時間，如此一來，小子便必定比先生早到啦！」

「哈哈，老黑拐終於聽到，小子你親口說出這話啦！」張良話音未落，山林中忽地傳出一聲哈哈大笑，隨又傳出一陣蒼勁的笑聲。

接而又有一聲少女的格格嬌笑傳了出來道：「石公大哥果然神機妙算，張良兄弟，你剛才那話，石公大哥他早已料到，憑你的慧根，必定會在第二次相會時說出口也！」

話聲剛落，張良眼前忽然便多了一老一少，老者手拄鐵拐，少者是笑靨如花的少女，這兩人張良數日前已見過他們了，張良也不感驚奇，他微一沉吟，便向黃石公道：「先生原來叫石公，請問石公大哥與先祖有甚淵源？」

張良的話，只有李鐵拐知其來龍去脈，他呵呵一笑，已搶先發話道：「張良小哥，你可曾聽過天機使者，風水聖姑──九天玄女這名號？」

張良一聽，不假思索的便朗聲道：「張良知道，九天玄女乃掌管天下天機兵法的絕世高人，單是圍魏救趙桂陵一役，九天玄女及其高足孫臏先生，便名震天下，張良敬仰久之也！可惜張良生不逢時，未能拜謁如此絕世高人，實畢生之遺憾也！」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當年你祖父張耳，於齊地歷下城水雲居中，曾有幸目睹九天玄女的尊容，更有幸替九天玄女付了一頓酒菜賬，九天玄女又因此曾有承諾，日後探訪你張家，還報一飯之恩也！」

張良聽李鐵拐對他張家的傳家之秘，竟瞭如指掌，不由大奇道：「這位老伯如何得知？」

李鐵拐不由大笑道：「因為老黑拐當年亦有幸在場，而且有功於你張家一脈也！」

張良道：「為甚麼？」

李鐵拐笑道：「因為你祖父張耳，當年若非老黑拐與九天玄女鬥酒，聘你祖父作裁判，你張家如何可獲九天玄女的親口承諾！日後你張氏一脈有甚好處，豈非李鐵拐亦有一份功勞嗎？」

張良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原來老伯乃江湖傳聞隱世高人李鐵拐先生，張良倒大大失敬啦！」

李鐵拐一聽，卻怪笑道：「張良哥兒，你也休向老黑拐說好話恭維，在這石公先生面前，當世誰敢自誇隱世高人！」

張良忙道：「為甚麼？」

李鐵拐歎了口氣道：「你可知道，吾等皆炎帝、黃帝的子民麼？」

張良點點頭道：「不錯，我等皆為華夏之族，自然是炎帝、黃帝的子民啦！但這與石公先生有甚關連？」

李鐵拐笑笑道：「你知道石公先生為甚姓黃嗎？因為他是黃帝的嫡傳血脈，黃帝的廿三代孫，而且更是天機使者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九天玄女的絕世奇學，已全部授於這位石公先生啦！他的本事啊！就連老黑拐亦甘拜下風也！」

張良不由聳然動容道：「李鐵拐先生甘拜下風之說，只怕是過謙了。」

李鐵拐怪笑道：「老黑拐平生不肯服輸，但在九天玄女一脈面前，卻處處受制，就如石公老弟傳一闕潮生曲給孟姜女這女娃兒，不到半年，竟連老黑拐亦受迷惑，大跳鐵拐之舞，不幸被你這小子瞧見，大拍其手，這還算是過謙之辭嗎？」



張良一聽，這才知眼前之人，均當世絕頂高人，特別是黃石公，竟然是他張家渴盼已久的救星嫡傳弟子，亦即張家救星的化身，他想也沒想，便跪下向黃石公叩頭。

黃石公正欲說甚麼，孟姜女已接口搶先道：「張良兄弟，你向石公大哥叩頭幹甚麼？」

張良朗聲道：「九天玄女乃張家渴盼已久的救星，黃石公先生是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便即救星的化身也，張良自必誠心叩拜了！」

黃石公一聽，不再遲疑，當即向張良道：「實不相瞞，吾師九天玄女當年的確留下訓示，說曾向三人許下諾言，助其轉變家運，三人中已有其一實踐了諾言，尚有二人未及踐諾，着石公日後相機而為，助此二人。石公不敢或忘師訓，以免吾師被天下誤會不守諾言，此二人中，其中一位，便是韓國城父人張耳。天緣巧合，得遇張耳的後人，黃石公助你張家，一為師訓，二為天機大勢，張良你明白麼？」

張良一聽，連忙點頭道：「張良謹遵石公先生訓示。」

黃石公道：「你欲向黃石公拜求甚麼？」

張良一聽，即朗聲道：「張良拜求旋乾轉坤，造福萬世之學！」

李鐵拐一聽，不由吐舌怪笑道：「你這小子想必瘋了，開口便欲求旋乾轉坤之學，知否這旋乾轉坤四字，包含天機、人間、地脈三道的九天秘笈絕學？連我老黑拐亦慚愧無能學會，你小小年紀，便萌此吞天吸日的夢想麼？」

不料黃石公一聽，卻微微一笑道：「你有志學這旋乾轉坤本事，為了甚麼？」

張良毅然道：「滅暴君，除暴政，拯蒼生，保太平！」

黃石公一聽，欣然一笑，忽然目注張良，肅然道：「然則張家家破人亡，你便不思不謀家運之旺麼？」

張良慨然道：「國破家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之不存，家則安在哉？且天下眾生皆處水火，又豈限張良一人一家？是故張良以為，當世有識之士，應以拯救天下眾生為大旨，造福萬世為目標，如此方無負於旋乾轉坤的驚世絕學也！張良大膽直言，祈先生鑑諒。」

黃石公欣然一笑，目注李鐵拐，只見李鐵拐亦微笑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是天虹現世之兆，孺子可教也！」

孟姜女見黃石公神色欣然，便猜中他的心意，當下向張良格格一笑道：「石公大哥已欣然受你拜師之禮，你尚稱他作先生麼？」

張良一聽大喜，忙又向黃石公叩拜道：「徒兒張良，拜見師傅。」

黃石公欣然道：「好！張良，你既拜我為師，便須遵吾門之要旨。」

張良肅然道：「張良恭聆師傅教誨！」

黃石公點點頭，道：「黃石公果然師承你師祖九天玄女，太師祖則為得道老祖李耳，亦即世稱老子，追根溯源，便即黃老之學。因此吾門有師訓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為公，公為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此便即吾門本旨，你明白麼？」

張良微一沉吟，便朗聲道：「張良明白了，師門本旨，乃說世人之行為，假若一切合之『道』，那便與天地同儔，身雖歿而神不殆了！而『常容、察天、為公』之字，便即『道』之要旨也！」

黃石公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道：「很好！你能舉一反三，果然是吾道之子也！」

黃石公說罷，伸手向張良輕輕一托，張良便突感一股渾厚氣流，把他托升而起。

黃石公又對張良道：「這位是得道高人李鐵拐，當年與你先祖有一面之緣，他面冷心熱，其實常懷濟世救民之心，你日後可多向他求教。」

張良向李鐵拐道：「張良拜見鐵拐前輩，望前輩不吝賜教。」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當日你祖父張耳，曾於我有一飯之恩，如今我已帶你拜了一位絕世奇人為師，旋乾轉坤本事不難到手，這便算報了一飯之恩，各不相欠啦！而且你明放着一位玄機大師傅在眼前，我老黑拐尚能教你甚麼呢？」

張良自幼飽讀經書，滿腹經綸，他一聽便微笑道：「不然，鐵拐前輩，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鐵拐前輩乃師祖九天玄女的友人呢！總之日後望前輩教誨張良，張良必定虛心以學。」

黃石公一聽，即微笑道：「不錯，鐵拐兄，良兒既是因你的鐵拐舞吸引而出，你這悟創自潮生曲的鐵拐神功，便傳授於他防身也好！」

李鐵拐不由怪笑道：「好啊！石公老弟，你這當師傅的，尚未向徒弟授藝，倒先打一耙，逼我老黑

拐獻醜了！」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這便叫一飯之恩不能不報啊，而且良兒日後乃引渡天機演變之人，鐵拐兄造就於他，亦即濟世救民之爲也！」

李鐵拐沉吟道：「老黑拐傳授武功於他不難，但他毫無內功根基，又非龍脈之子，武功一道，必甚難上手，石公老弟這不是故意令老黑拐爲難麼？」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令良兒成爲龍脈之子，那也不難，鐵拐兄難道忘了阿房宮、驪山陵之間的潛龍地脈麼？」

李鐵拐一聽，恍然大悟道：「石公老弟當日以大手印鎮住龍脈之地，欲尋一位足以承納龍氣的人選，卻原來早有神機妙算也！」李鐵拐說罷，目注張良一眼，心中不由又喜又羨道：「如此一來，不管張良這小子願不願意，他也必然成爲截斷秦皇朝龍脈，更吸納其皇朝龍氣的龍脈之子，引渡天機逆轉的重任，便從此落在他身上了！」

李鐵拐這般忖思，便呵呵一笑，慨然道：「假如他有孟姜女這般際遇，我李鐵拐便負責傳授他足以傲視天下的防身武功便了！但僅此而已，其他的尚須石公老弟你着意栽培。」

黃石公微笑道：「石公師命在身，自然悉力以赴。」他一頓，又向張良道：「這位叫孟姜女姑娘，師傅與她有義兄妹之結拜，因此你可尊她一聲師姑。」

張良依言上前拜道：「張良拜見孟姜女師姑。」

孟姜女樂得格格大笑道：「好啊！孟姜女比你年長二、三年，卻作了個師姑，這也不枉與石公大哥你結拜一場也！」她一頓，又道：「但師姑也沒能力教授甚麼法寶，只是求石公大哥多傳你幾手驚世絕學便了。」

張良微笑道：「多謝師姑成全之德。」

孟姜女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連孟姜女的本事亦是你師傅教的，你多謝討好我幹甚麼？」

張良道：「張良並非討好師姑，只是以爲師傅他既與師姑你結拜爲義兄妹，則師姑的來歷必有奇特之處，日後尚望提携一二。」

孟姜女見張良心思如此敏捷，心中不由亦替黃石公收了這位徒弟而高興。

黃石公剛才沉吟不語，此時似已有所決斷，向張良道：「良兒，你家的先祖、先父祖墳尚在麼？」

張良道：「幸保不失，當日先祖、先父慘遭秦軍殺害，張良犯險，偷偷安葬在荒野，因此沒被秦兵發覺，得以保存。」

黃石公一聽，便決然道：「如此甚好，你這便領我上你家先祖、先父墳去，再作區處。」

張良唯唯答應，當下便引領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一同上他的先祖墳去。

不一會，張良便引領黃石公等三人，走入一處山野地方，山野荒涼，了無人跡。

再走了一會，前面林木之間，聳起一座土堆，張良指着土堆道：「這便是先祖、先父合葬之處了，爲掩人耳目，免被秦兵發覺，連墓碑也不敢豎起，草率之處，但求祖宗見諒了！」張良說着，凄酸湧上，眼圈不由又紅了。

黃石公見狀，不由略皺眉頭，心道：張良雖然聰慧，卻流於女子的柔弱，如此性格，豈能擔負引渡天機演變的重責？張良性子柔弱一面，到底是甚環境造成呢？

黃石公心中忖念，便向張家的祖墳四周一望，只見四野荒涼，了無人跡，張家祖墳處此荒涼低矮之地，根本毫無祖宗地脈龍氣蔭庇可言，若不被煞氣侵害，已是不幸之中的萬幸矣！然則張良的聰慧靈根卻從何而鑄定？

黃石公沉吟着，他忽然對張良道：「良兒在城父的故居尚在麼？」

張良道：「故居已被秦兵滅韓時毀滅，僅剩殘垣敗瓦，無復成家矣！」

黃石公道：「國破家亡，普天下又豈止一家？良兒不必爲此心灰意冷，且帶我到你故居地址一察。」

張良連忙答應，他雖然擔心重返故居有兇險，但在當世三大高手相護下，料想也無大礙，便不避兇險，引領黃石公等三人重返舊居。

張良的舊居座落於城父（今安徽亳縣）之北，因張家原爲韓國貴族世家，張府原甚有規模，但此時偌大一座府第已消失了，僅剩一片殘垣敗瓦。

張良站於殘垣敗瓦上面，伸手向地上一指道：「這便是昔日張家府第也！」言下之意甚爲唏噓失落。

黃石公也不答話，他向四周極目一望，但見張家舊址竟成九河環繞之勢，更有渦河奔流直入，再向西北面分支成惠濟河等五道水流；正北面則有沙河，南面有淝河、黃河二道水流，合共九道水流環繞。

黃石公心中微一沉吟，即恍然悟道：「按師傅之九天秘笈地脈道所論，水爲根，風爲氣，張良故居九河環繞，大合九曲三迴之水勢，其聰慧靈根便因此而大成矣！可惜四周缺『風』，亦即缺氣，缺氣即缺氣勢，難怪其性情流於柔弱也！」

黃石公對張良根底已有所判斷，便不再遲疑，當即吩咐張良，秘



密準備骨塔等物，以便收殮葬於荒野的先祖、先父遺骸。

張良在當地的人緣甚好，原韓國的百姓均願爲他張家效力，因此一切均迅速辦妥，而且避開了秦朝官兵的耳目。

三日後，黃石公便帶着張良，以及張良親自背負的先祖、先父遺骸骨塔，與李鐵拐、孟姜女一道，向西北面的秦都咸陽方向進發。

張良毫無武功根基，連帶黃石公等三人也只能緩緩而行。從城父到咸陽，幾達千里，按張良的體能，只能日行五十餘里，因此路上便須走半月有多了。

一路上，黃石公也沒閑着，他開始向張良傳授「無爲眞氣」的吐納方法，但武功招式，因張良毫無內功根基，自然也無法傳授。

不過李鐵拐卻很熱心，他出了一個主意，說張良雖然無內功根基，但悟性奇佳，大可先傳授他防身武功的口訣，待日後內功有成，自然便可事半功倍了。

接着，李鐵拐在路上有空便向張良演練他悟創的「潮生曲」的鐵拐神功。

張良悟性果然驚人，不出三日，鐵拐神功的六大要訣，竟被他領悟透徹。

李鐵拐猶自不信，他向張良考究，不料張良竟應對如流。

李鐵拐道：「鐵拐神功的第一要訣是甚麼？」

張良不假思索便朗聲道：「第一訣乃鐵拐揮舞，其要旨在於悟自如海如潮的宏偉浩瀚意境，起勢便自不凡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一怔，暗道：張良悟性之高，果然教人吃驚，他僅觀老黑拐演練一回合，便可領悟「鐵拐舞」的根底來路，如海如潮的宏偉意境，豈非悟透了「潮生曲」的精義了麼？不得了！當世又出了一位「鬼谷子、黃石公」一類的人物了！

李鐵拐心念轉間，張良續又朗聲道：「第一訣鐵拐揮舞意境雖然雄偉，但比之第二訣一柱擎天的氣勢便稍有不及了，接而第三訣傾灑疾射，更爲勢急力猛；第四訣狂風驟起乃令天地變色的先聲；接而第五訣黑雲吞日，便進入足令乾坤震撼的超凡境界了！」

李鐵拐吃驚之餘，尚未及作聲，黃石公已在一旁含笑啟導道：「那第六訣呢？良兒且仔細領會。」

張良沉吟片刻，即肅然道：「鐵拐舞進至第六訣逝者如斯，其意境似已入一種空靈浩瀚境地，其中又似隱含乾坤無極、天地化生、生生不息、無窮無盡的博大精深奧秘，引導世人無窮探索、永無止境！因此張良尚須仔細領悟其中精妙之處，望師傅、鐵拐前輩鑑諒。」

黃石公與李鐵拐互視一眼，不由會心欣然一笑，李鐵拐忍不住喃喃的道：「果然是有其師必有其徒！不料老子門下，所出之人均如此卓絕！老黑我敢判斷，此子日後之成就，必然不下於鬼谷子和黃石公！」李鐵拐對張良的印象因此而大大改觀，之後恨不得把全副本領傳授於他，令他遺憾的是，張良所渴求的旋乾轉坤奇學，他李鐵拐卻無從指導。

黃石公見張良的靈根果然深厚，心中更感欣然，暗自慶幸自己畢竟沒有選錯引渡天機演變的人選。

張良身携先祖、先父遺骸骨塔，一路向秦都咸陽進發，他身邊有當世三大高手護送，自然不怕有任何兇險，而且他有玄機大師黃石公的引導，一切可化兇爲吉，風調雨順。

不一日，黃石公等四人，便聯袂抵達咸陽城東部驪山地域了。

黃石公已斷定張良日後乃引渡天機的人選，因此有關時下的天機大勢，也開始向張良詳細解說，張良的悟性也奇高，在路上的短短數日夜，便已領悟目下天機大勢的要旨，乃秦國一統天下的運勢，已屆臨逆轉變動的時刻了，而駕馭此等天機大勢逆轉劇變的本事，便即自己所渴求的旋乾轉坤學識及本領了。

張良既豁然而悟，也更明白黃石公引導他的良苦用心，以及師門本旨，果然是「濟世救民」的宏旨要義。而因此他對師門絕學，也更刻苦努力探索追求。

黃石公並沒在驪山腳下停留，也沒向張良解釋驪山秦皇陵的奧秘，因爲他深知張良雖然已得「水」蔭之靈慧根，但尚缺「風」之骨，亦即基本命之「氣勢」，此時此刻，尚未足領悟「地脈道」之淵源奧秘。

黃石公引領張良轉向西行，約莫二、三十里，便抵達一座雄偉的山脈脚下。

李鐵拐一見，忽然便呵呵一笑道：「千里奔波，終抵目的地也！」

孟姜女一路奔走，卻不感疲意，此時她才知道，黃石公傳授於她的「無爲眞氣」內功心法，果然是驚世絕學，她僅修練吐納大半年歲月，便已達不饑不疲的境地，與當日的弱質女流相較，她孟姜女已猶如脫胎換骨了。

孟姜女自然尚未悟解，她的武功進境神速，有一半原因是黃石公因急於借助她孟家「虎嘯龍吟獅吼」龍脈的威力，去震倒秦始皇皇朝的龍脈，而直接以無爲眞氣打通她奇經八脈，因而令她修練「無爲眞氣內功」有事半功倍之效。若非如此

，孟姜女亦很難抵達一闋潮生曲，竟令李鐵拐迷惑的境界。

此時孟姜女聽李鐵拐呵呵一笑，說「已抵目的地」，不由格格一笑道：「鐵拐叔叔，你又不是石公大哥肚裏的蛔蟲，你怎知道他心中的目的地已抵達？想必是你嫌辛苦不願再奔走了吧？」

李鐵拐道：「鐵拐叔叔怕辛苦，孟姜女你便不怕嗎？」

孟姜女道：「不怕，不知怎的，此時我越來越感力氣充盈，再走三幾個來回也不怕啊！」

李鐵拐一聽，不由怪笑道：「三幾個來回，你知道那是多少路程？」

孟姜女笑道：「此地到城父近千里，三幾個來回便是三幾千里嘛！」

李鐵拐道：「你不怕？」

孟姜女道：「不怕！」

李鐵拐道：「爲甚不怕？」

孟姜女格格一笑道：「孟姜女每走一次千里路，體內的力氣便增加一倍，用之不竭，走之不盡，我怕甚麼？」

李鐵拐一聽，不由點點頭又搖搖頭，呵呵一笑又嘆了口氣，模樣古怪之極。

孟姜女奇道：「鐵拐叔叔！你這點點頭搖搖頭，歡笑苦笑是甚意思？」

李鐵拐怪笑道：「你這女娃兒，憑石公老弟傳你的一套神功，幾乎已把我老黑拐的脚力比下去了，老黑我既替你高興，卻又自感本事不及你石公大哥，這不就要既點點頭又搖頭，既歡笑又歎氣麼？呵呵！你孟姜女無話可說了吧？」

孟姜女聽出李鐵拐話中有暗笑黃石公待她特別恩惠之意，不由俏臉一紅，便不再與李鐵拐鬥嘴，轉而向黃石公道：「石公大哥，前面那是甚麼山脈？如此雄峻？目的地眞的抵達了麼？」

黃石公此時正目注前面山脈，沉吟不語，似在思忖甚麼，一聽孟姜女相詢，便忽然道：「不然，尚須上山走一遭也！」

孟姜女一聽，拍手笑道：「如何？鐵拐叔叔！石公大哥說目的地未到達！」

李鐵拐不由直瞪眼，他一步掠到黃石公身邊，悄聲急道：「石公老弟，前面不遠，分明是你當日以大手印加四方石鎭住的龍脈地，說是留待合適人選，如今千里迢迢來到，難道張良這小子並非此中人選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非也！非也！因良兒本性流於柔弱，缺了『風骨』，亦即氣勢，務須以氣勢雄厚之大龍脈輔之，方可望大成；而當日堪點之龍脈地，雖處驪山、阿房宮兩地之中，龍氣亦極盛，但可惜地處山脚平川，氣勢偏弱，不宜與良兒的本命根基相配，因此只好另擇龍脈之地安葬其祖宗骨骸，日後方可保盡善盡美，終致大成！」

李鐵拐一聽，不由感歎道：「石公兄弟爲造就引渡天機演變人才，以拯救天下蒼生，可謂勞心勞力，嘔心瀝血矣！不過日後世人只知人才，卻知否造就人才的玄機大師黃石公？」

黃石公淡然一笑道：「師門本旨乃虛靜無爲而處大勢，無爲方成大巧，無藏方達有餘，這等俗世浮名，不提也吧！」

李鐵拐向前面不遠處瞥了一眼，他深知那便是黃石公當日以大手印加四方石鎭住的龍脈地，有點依依不捨道：「但那既斷且吸秦始皇皇朝龍氣的脈地，石公大哥打算留給誰了？」

黃石公沉吟道：「該脈地勢須一位本命根基壯然雄偉，足以尅制秦始皇嬴政的狠辣本命之人，方可勝任，一時間極難尋覓，只能緩緩圖之也。」

黃石公一頓，不再說下去，轉而向張良道：「良兒，師傅這便領你攀登前面大山，你怕不怕山險峻陡？」

張良聞言向前面那山脈抬眼一望，只見山高峻陡，極爲雄偉，攀登上去必然極感艱難，心中不由略一猶豫，但一想「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這先聖之言，便又毅然的道：「張良不怕！」

黃石公微笑道：「爲甚不怕？」

張良道：「張良知道，旋乾轉坤的本領學識驚天動地，若見難而退，便決計學不成了！因此張良唯有咬緊牙關，捨命闖一闖了！」

黃石公一聽，欣然一笑道：「好！這便上山去吧！」

四人走近山脚，但見山壁陡立，高插入雲，果然險峻雄陡，近處目睹之人，不禁爲之頭昏目眩。

黃石公、李鐵拐功力通玄，當然不以爲然，但孟姜女卻先就吐舌道：「乖乖！若可以繞過去，孟姜女寧願多走五千里，也不願登此山了！」

黃石公一聽，便肅然道：「人生歷程難處如遇高山，繞避是決繞避不過的，吾師九天玄女當日曾告誡我黃石公，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嘛！」

張良一聽，雖然已感頭昏目眩，但咬了咬牙，便搶先踏上登山的第一步。

黃石公見狀暗暗點頭，他向李鐵拐以密音傳話道：「煩鐵拐兄帶孟姑娘在前領引，我在良兒的後相護可也！」

李鐵拐深知黃石公的用意，乃趁此機會磨練張良和孟姜女的意志，但又擔心兩人有甚不測，因此作此安排。便呵呵一笑，大聲對孟姜女道：「喂！孟姜女娃兒，你剛才說不怕走三幾個來回千里路，如今卻望山而歎麼？如此豈非自打自家的嘴巴？」



孟姜女聽李鐵拐揪她的痛脚，她的小性子不由被激出來了，猛地咬一咬牙，道：「誰說孟姜女怕了，來呀！鐵拐叔叔，看誰先登上此山絕巔也！」

話音未落，孟姜女已向前一掠，鼓足無爲眞氣，奮勇向上攀登，一口眞氣激蕩之下，她竟然身輕如燕，半攀半躍，眨眼便越過張良，搶先攀上數十丈了。

李鐵拐一見，向後面的黃石公扮了個鬼臉，隨即哈哈一笑道：「喂！孟姜女娃兒！這不公平，憑偷步便欲搶勝麼？我老黑來也！」

李鐵拐笑聲不絕，手中的鐵拐一頓，借力便躍上十丈山壁，又再用鐵拐一敲山壁，身形借力彈上，眨眼便越過張良，緊隨孟姜女的後面了。

黃石公欣然一笑，亦縱身掠上，本來憑他的「天嬌龍」絕世神功，他登上此山猶如閑庭信步，但他擔心孟姜女和張良二人中途有甚不測，爲便於出手救援，只好緩緩而上，跟在張良後面。

不一會，便見陡立的山壁上，貼附着三男一女，一老一中二少，如影如煙，扶搖直上。

## 培育英才　拯世救民

孟姜女鼓足無爲眞氣，竟可一口氣攀登上數百丈的山峯。

張良咬牙拚命勇闖之下，竟亦奮勇登上一半，此時他忽感雙脚抖顫，向下一望，但見霧氣迷漫，渾身不由更爲發軟。此時他耳際忽然傳入一縷勁音道：「山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若與乾坤比，兩者皆泥土……良兒，你難道半途而廢麼？」

這一縷勁音入耳，張良不但頓感心神一振，暗道：是呵，若連此區區攀山之難亦畏縮，如何去求旋乾轉坤的絕學？同時又感一股熱力自耳際入頸，直抵胸腹，登時血氣沸騰，陡增氣力，立刻再度拚命攀上。

張良此時尚難悟解，爲何勁音入耳，不但心神大振，且氣力大增，原來這是黃石公運用「以音傳氣」的無爲神功，以無爲眞氣融滙聲音，直接傳入張良的心腹，不但警醒張良的心智，且令他陡增勁力，再無半點畏縮！

歷經多年磨練，黃石公此時的功力，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了。

張良一鼓作氣，終於攀上峯巔，他抬頭一看，只見峯巔有一偌大平台，清風陣陣，白雲繚繞，風光獨好，登時連登山的疲困也忘記了，他深吸口氣，便向站在不遠處的李鐵拐和孟姜女走去。

黃石公緊隨張良之後，見他已安然攀上絕巔，欣然一笑，人如龍躍，呼的一聲，便已翻旋而上。

張良此時站於山峯絕巔，南望羣峯，猶如翠屏環列，芙蓉插雲，北望秦川，莽莽蒼蒼，壯麗河山躍然入目，心神不由又一振，暗道：江山如此多嬌，難怪誘引羣雄競折腰了！可惜競逐羣雄得天下者，甚少以百姓蒼生爲念，因此所得天下亦僅曇花一現矣！由此看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不但失天下，就連自家生命亦勢將難保！

張良心念翻轉，他此時已隱隱確立「以民心向背定王者優劣」的堅貞信念了。

孟姜女的心思卻比張良單純得多，她眼見峯巔四周羣山忽然變得矮小，不由便樂得格格笑道：「鐵拐叔叔！原來攀登高峯卻有這般樂趣！」

李鐵拐心中正思忖：黃石公上此峯的意圖，孟姜女的話，不由令他一怔，奇道：「你這娃兒，有甚樂趣？」

孟姜女得意的笑道：「山下望山，但覺高不可攀，但登上高峯，忽然又發覺，人畢竟比山更高，奇啊！孟姜女這不是把羣山皆踩在脚下了麼？」

李鐵拐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怪笑道：「這樂趣自然美極了，但這是老黑拐鼓勵你攀上的，你便不向老黑拐謝上一聲麼？」

孟姜女道：「是否多謝你，待會再說，鐵拐叔叔，你得先答我，此山叫甚麼名堂？」

李鐵拐走遍天下，見多識廣，聞言不假思索即道：「此山名叫終南山，又叫太乙山。」

孟姜女道：「爲甚叫終南？太乙？」

李鐵拐道：「終南者，意即大地之極南也；太乙者，則因此山曾出了一位修道成天仙之奇人，名叫太乙眞人。」

孟姜女道：「爲甚千山萬山，偏偏此山出一位太乙眞人？這太乙山到底有甚絕妙好處？」

李鐵拐聞言不由怪笑道：「你這女娃兒，所問怎的如此刁鑽古怪？這絕妙好處啊，只怕要向你的石公大哥請教啦！咦？這話問得好啊！此山的絕妙好處，豈非石公老弟登臨的原因嗎？」

李鐵拐心中忽然一動，便忙轉向黃石公道：「石公老弟，說眞的，依你之判，這太乙山到底有甚獨

到之處？」

黃石公目注羣山，微一沉吟，便道：「天地萬物，皆陰陽化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例如種樹爲『因』，所結之物即爲『果』，是否結『果』，取決於土地如何也。此山既出一代天仙太乙眞人，便即有仙堂仙格，亦即隱潛仙橋、仙旗、仙鼓、仙鐘等仙器，洞天福地，蔭生天仙，貴不可言，全待世人去發掘。」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羡又喜，忙道：「石公老弟，你精於地脈之道，便不念老黑與你的交情，於此堪點一座洞天福地，以便老黑我蒙受蔭庇，省卻許多修練的力氣麼？」

黃石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鐵拐兄修練所循乃人間之道，亦即須在世間苦練歷劫，方可望大成，根基本命如此，就算你有幸覓得洞天福地，亦難保存長久，可謂得物無所用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石公老弟所言不錯，老黑果然沒有受洞天福地蔭庇之本命根基，十數年前，老黑曾居於一處四季如春寶洞，不料遇上大地劇震，寶洞坍塌，幾乎把我老黑活埋了！」

孟姜女一聽，拍手笑道：「鐵拐叔叔，這很好玩啊！」

李鐵拐一怔道：「寶洞坍塌，幾乎把我老黑活埋，你說好玩？」

孟姜女格格大笑道：「不是麼？寶洞坍塌，修天仙捷徑便完蛋了；若把鐵拐叔叔你活埋呵，這地仙豈非一蹴而就麼！」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你這女娃兒！若老黑被活埋，這便非地仙，而是冤鬼了！你敢咒我老黑如此不濟？」

孟姜女笑道：「不敢，不敢，鐵拐叔叔功力通玄，區區一洞之土，豈能把你困住？你必然如大地潛龍，破土而躍出也！」

李鐵拐被孟姜女的心思聰慧弄得哭笑不得，但她所說亦甚有道理，一時間李鐵拐亦不知如何反駁，作聲不得，他心中忽然一動，被孟姜女一句「大地潛龍」提醒，便不再與孟姜女糾纏，轉向黃石公道：「不錯！不錯！石公老弟，莫非這太乙山當眞潛伏大地龍脈麼？」

黃石公微笑道：「鐵拐兄以爲驪山和阿房宮地脈如何？」

李鐵拐道：「驪山是秦始皇預建的皇陵，阿房宮更是秦始皇居停的宮殿，自然龍氣極盛，乃潛龍大地也！」

黃石公又微笑道：「太乙山乃秦國祖山，西起武功縣境，東迄藍田縣，山脈雄偉，秦國咸陽都城四週之山，諸如翠華、五台、圭峯、驪山、阿房、皆太乙山之延脈，其中隱兆甚麼奧秘？」

李鐵拐尚未答話，張良在一旁已接口道：「按師傅之論斷，則太乙山乃母山，而驪山、阿房不過是子山而已，如果驪山、阿房乃潛龍之地，則太乙山之龍氣必更旺也。」

李鐵拐一聽，見黃石公亦微笑點頭，不由暗歎道：「果然名師出高徒，孺子可教也，這小子悟性之高，只怕不在石公老弟之下！」

李鐵拐這般轉念，便向黃石公道：「太乙山既然是秦國龍脈之母，龍氣必然極盛，亦極有氣勢，然則石公老弟必已替張良祖骸覓得一處樂土了？」

黃石公此時正目注東面太乙山腹聳起的一座高台，聞李鐵拐詢問，並沒作答，過了一會，才沉吟道：「按此山地脈走向，北有翠華峯、驪山峯、阿房山，皆隱龍結聚之地，則此山腹五台峯，必潛有領袖羣峯之大地潛龍也！不過尚須細加考察。」

黃石公話音未落，太乙山中腹聳起的高台中段，忽地升起一道雪白的煙雲，冉冉直衝天際，其色如冰如雪，皎潔如祥雲。

孟姜女眼尖，一見便低叫一聲道：「石公大哥！快看！那是甚麼異兆？」

黃石公目注雪白煙雲，微一沉吟，隨即在身上取出他那三大寶貝地玄盤，正對那雪白煙雲猛地一抖，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即便滴溜溜的旋轉起來。

黃石公驀地叫一聲：「良兒，快背負祖骸，緊跟我身後！」黃石公說罷，即手捧地玄盤，目注盤上飛轉的天地時三針，逕直的向那雪白煙雲升起處走去。

張良一聽，又見黃石公神色如此凝重，心知此行必關乎自家的前程大事，那敢有絲毫輕慢？他連忙答應一聲，背着祖宗骨骸，亦步亦趨，緊跟於黃石公身後三尺。

李鐵拐與孟姜女二人，互視一眼，均急欲知那雪白煙雲的奧秘，便亦連忙一掠而上，一前一後，跟隨而去。

此時黃石公手捧地玄盤，低頭端視；張良緊隨其後，不敢偏離半步；李鐵拐則圓睜雙眼，緊緊盯着黃石公的動靜；孟姜女心中充滿好奇，急欲知道她那石公大哥如何培養造就，張良這位引渡天機逆轉的人選。

只見黃石公領先而行，不一會，便已接近太乙山腹那座聳起的高台了。高台四週，白雲繚繞，高台上景物如仙如幻，神秘莫測。

張良、孟姜女二人，此時已變得神色迷惑，根本難辨南北東西，張良只能拚命跟着黃石公走，孟姜



女則盯着張良的背影，她只怕眼珠兒眨一眨，就失去方向，不知走往何處去了。就連李鐵拐也一陣發呆，他心中充滿欲解謎團而未得的苦惱，他越想解開謎團，便越苦惱，越苦惱卻又越想解開謎團，如此循環往復，精神大受折磨，若非李鐵拐的功力深厚，他只怕已被惱瘋了。

黃石公目不斜視，眼睛盯着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三針雖然飛轉得令人眼花撩亂，但黃石公具備的恰恰是「以柔制剛、以靜制動」的「無爲神功」，「堅則毀、銳則挫」，任何堅銳紛亂之物，均不可能攻破「無爲眞氣」的柔靜功。

黃石公此時亦知他身後的張良、孟姜女，甚至李鐵拐，因乍然踏上宏大潛龍地脈，身心皆受龍氣感應，神思恍惚，不克自制，但他卻不加理會，因爲他深知孟姜女乃「虎嘯龍吟獅吼龍脈」之女，她承蔭龍氣之强，已足以抵禦任何外魔侵襲了，而張良則是此行的主角，乍臨此宏大龍脈之地，能否承納如此强盛龍氣，便看其神志是否堅貞不移，因此黃石公有心再次考驗一下張良的根基，也便沒有出手相助。李鐵拐卻是得道之人，他目下的困擾，不過是偶發而已，不必一會，他便會豁然明白。

黃石公心中對各人的根基瞭如指掌，知己知彼，他處事因此便鎭靜從容之極，也只有具此大智大慧之士，於地脈一道方可望大成，因爲若是精神脆弱衝動之人，如何面對無影無形、無聲無息而又威猛無比的地脈龍氣？世上地脈學者功力之高低優劣，亦由此而判別。

黃石公目注地玄盤，在白雲繚繞的高台上搜索前進，當來到高台的一道陡立的山壁三丈遠處，地玄盤的天、地、時三針，忽然重疊成一線，定定的指向前面陡立的山壁。

黃石公一見，眼神一亮，更不猶豫，當即疾步向山壁走去，走近一看，白雲繚繞的山壁下面，竟露出一個洞口，如煙如雲的白氣，從洞口噴出，其狀有如眞龍潛於洞中，向外面吞雲吐霧。

張良、孟姜女、李鐵拐三人，此時已跌跌撞撞的走了過來，李鐵拐一見洞口，他到底功力深厚，登時便明白，太乙山大地潛結聚集之處，終於出現了！

說也玄奇，張良本來與孟姜女一般的陷於半迷半醒狀態，但張良甫接近洞口，但感心胸一熱，竟比孟姜女更快清醒過來，他目注洞口，向黃石公道：「師傅，莫非此洞便是所謂的潛龍之穴麼？」

黃石公見張良甫近洞口，靈慧便頓復，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張良的本命根基，果然足以承蔭此宏大龍穴！

這般思忖，黃石公便不再遲疑，坦然對張良道：「果然不錯，此洞果然是千年難遇的龍脈結聚之地，看來你張家祖宗終得其所矣！」

張良一聽，不由大感興趣道：「師傅據何而判斷？」

黃石公見張良遇事喜探究明白，心中欣然，又知他日後乃此道中人，便不加隱瞞，趁機啟示道：「良兒且向四週細看，有甚發現？」

張良依言抬眼向四週審視，好一會，方若有所思的道：「師傅，此洞左、右皆有山峯聳立，前後亦有山脈延伸百里之外，白雲繚繞，甚有氣象，睹之令人心曠神怡，但未知此乃主何朕兆？」

黃石公一聽，微笑點點頭道：「很好，良兒終能步入地脈道之門矣！左、右有山聳立，地脈道所論，即左青龍、右白虎之象也；前、後皆有山脈延伸百里，即此洞恰位於太乙母山之腹，前屏後幛，已初見龍脈結聚之二大要素矣！當然尚未足判矣。」

張良道：「除此二大要素，尚須何種條件，方可判定？」

黃石公微笑道：「地脈道亦即風水學說，龍脈結聚，除前述左龍右虎，前屏後幛的形勢外，更須藏風得水，風即龍脈之骨，亦即脈之氣，風骨因而決定龍脈之氣勢，水則決定龍脈之旺弱，是故地脈之學，極重風水二字，世人便稱之爲『風水學』也！」

這是黃石公徹悟九天秘笈地脈道學說以來，第一次向人詳細論析，其中又已融滙他於歷世中的親身體驗，因此與其師九天玄女的「空靈玄幻」，已有不同特點，變得更爲精妙。而張良有幸得拜黃石公爲師，而成爲一代天機大師便絕非倖致了。這是後話，下文自有詳述。

* * *

當下張良聽黃石公詳細解釋，深知他正趁機傳授自己一種「精奧」的學識，張良豈會放過探究的機會？他微一思忖，又追問道：「然則請問師傅，如何方可得『風』及『水』，這兩大龍脈要素？」

黃石公道：「所謂風，即風骨，須據龍脈所處之形勢及地脈而定，若所處地脈高偉，且有龍虎相護、屏幛相衞，則稱爲『藏風』，亦即『納氣』，因此龍脈之氣勢已具，便即得『風』之要素矣！至於『水』乃有形之物，較易審察，但看水則看其是否九曲六轉三迴，若然則吉，若非則兇，例如地脈有水直衝而過，則任何地脈龍氣亦蕩然無存，是爲兇水也。良兒日後行走江湖，爲世人效力，務須仔細掌握其中精微之處。」

黃石公說到此，察言觀色，便知張良已領悟其中的精義，也就嘎然而止，不再說下去。黃石公凡事均有感而發，不苟言笑，這是他與其師九天玄女迥然不同之處。

李鐵拐一直留心聆聽，此時尚餘興未盡，忙問黃石公道：「老弟，你說此洞已得形勢，更得風水，其形勢及風果然如此，但其『水』卻如何得到？此地山脈連綿，那來丁點『水』啊？」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但凡龍脈結聚之地，既已得形勢及風骨，豈會無『水』？只須入洞細察，便知端詳矣！」

黃石公說罷，再無第二句，即向洞口走去。張良一見，連忙跟上，李鐵拐和孟姜女不甘落後，亦連忙舉步。

洞口白煙霧氣瀰漫，洞內神秘莫測，但穿過白煙霧氣，走進洞中，卻迥然是另外一處天地。

外面是盛夏天氣，驕陽似火，酷熱難擋，洞中卻堅冰垂凌，寒氣逼人，雪白晶瑩一片，分明是一個妙絕天下的寒冰秘洞。

李鐵拐一見之下，便不由歎了口氣，道：「石公老弟果然不愧是玄機大師，這地脈道絕學，只怕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李鐵拐萬萬不及也！」

孟姜女進了洞中，此時她的內力已甚深厚，不怕寒氣侵襲，反而令她豁然清醒了，她一聽李鐵拐說話，忍不住接口道：「鐵拐叔叔歎氣幹嘛？如何萬萬不及石公大哥了？」

李鐵拐道：「你石公大哥剛才已判斷，龍脈已具形勢及風骨，必然不缺『水』也，當時老黑我大感迷惑，只道山野之間，何來一泓流水？但入此洞中，方知地脈道絕學果然神機莫測，一切皆被你石公大哥準確判斷了！」

孟姜女眨了眨眼，道：「但鐵拐叔叔，洞中果然並無水流啊！」

李鐵拐怪笑一聲道：「你這女娃兒，雖然靈之慧極，卻果然並非地脈道中之人也！不然爲甚如此愚不可及？」

孟姜女俏目一轉道：「我爲甚愚不可及？」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我問你，這洞中的冰到底有多深，有多厚？」

孟姜女聞言，用力向下面的堅冰跺了一腳，便朗聲道：「厚不可度，深不可測！」

李鐵拐又道：「那再問你，冰是否可以溶化？」

孟姜女道：「冰受熱自然會溶化成水啦！」孟姜女忽然一頓，恍然而悟道：「咦？若這洞中之冰溶化成水，豈非一道深不可測、浩瀚不可度的水流嗎？此洞的『水』，豈非大大的具備了嗎？」

李鐵拐一聽大笑道：「好！好！你這女娃兒，終算慧根盡復啦！如今總算初窺你那石公大哥的驚世尋龍堪輿玄機絕學了吧？」

孟姜女一聽，瞟了黃石公一眼，見他正手捧地玄盤，在洞中俯仰沉吟，正精心勘測着甚麼，渾似忘了世間一切的存在，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喃喃的道：「他啊！只知天下，不知自己；只知蒼生，不曉個人，這等胸懷，孟姜女又怎可企及？我但能永遠跟隨着他，便已心滿意足，也不敢渴求甚麼驚世絕學啦！」

孟姜女感歎心事的聲音極輕微，就算在她身邊的普通人亦極難聽清，不過李鐵拐是唯一的例外，他的功力通玄，耳目奇佳，孟姜女的歎息，一字不漏的鑽入他的耳際，他不由微微一怔，隨又暗暗好笑道：「呵呵！孟姜女這女娃兒，看來絕不甘心這『義妹』兩字，石公老弟呵！石公老弟，看來你要保住『義兄』兩字，也越來越艱難了！」

李鐵拐雖然已窺中孟姜女的心事，但此事涉及女兒家的最大隱衷，他是決不敢輕易道破的，因爲他深知孟姜女的性子，她刁鑽起來，憑她的聰慧，與自己作對起來，他李鐵拐豈非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他決定不可直說，看準機會，再大大作弄孟姜女這女娃兒一番。呵呵！只要被我老黑揪住你這女娃兒的痛腳，看你還敢在我老黑面前刁鑽古怪嗎？哈哈，樂之極也！李鐵拐暗道。他雖然成半仙之體，但脾性忽大忽小，忽老忽幼，古怪之極，想到趣處，幾乎樂得又大跳鐵拐舞來了。

李鐵拐想到樂處，不由向黃石公瞥了一眼，只見黃石公此時已隱隱的站於冰洞中央，紋絲不動，神色欣然，似已有所決定。

李鐵拐便忍不住向黃石公走過去，悄聲道：「石公老弟，一切果如你所斷，此洞果然是大地潛龍結聚之處，但未知叫甚麼名堂？」

黃石公聞言，欣然一笑，伸手向洞中四週一指道：「鐵拐兄且看洞中有甚物象？」

李鐵拐被被黃石公提醒，連忙向四週景物仔細一瞧，但見洞中巖壁上鐘乳等物，形態怪異，各具特色，不由便驚奇的喃喃道：「洞中物象，千奇百怪，千姿百態，像人像獸像旗像鼓，乖乖，倒似是天地萬物均聚滙到此洞中來了！石公老弟，這到底預兆甚麼？」

黃石公微笑道：「不錯！果然是天地萬物聚滙之象也！如人者成萬人朝拜的貴格，如獸者象徵萬靈朝宗之象，如旗者爲仙旗，如鼓者爲仙鼓，是故龍脈結聚、洞天福地之貴格已大成矣！」



李鐵拐一聽，忙道：「如此貴格，叫甚名號？」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道：「此龍脈以『冰』爲『水』，有水之澤，無水之柔，冰堅如鋼，陡增氣勢，冰又即『雪』也；且更具左龍右虎，前屏後幛之形勢，萬人朝拜、萬靈朝宗、仙旗仙鼓俱備等貴格，接地脈道之喝形大法，可稱爲『雪中仙座』大龍脈也！」

李鐵拐又羨又喜道：「雪中仙座！好一個雪中仙座大龍脈！石公兄弟，這仙座二字，是否意味受蔭庇之人，即可坐而成仙？」

黃石公明白李鐵拐的心思，不由呵呵一笑道：「鐵拐兄莫非滿心渴求此龍穴麼？」

李鐵拐涎臉一笑道：「若能坐而成仙，如此洞天福地，你說我老黑是否渴求了？」

黃石公微笑道：「不然，鐵拐兄，一來你之根基本命，並非依賴洞天福地成仙之人，須靠苦修人世間而得道，此龍脈得來亦無所用也；二來此洞絕非坐而成仙之格，於修仙學道之士並無多大助力，鐵拐兄其實無須渴求。」

李鐵拐一聽，知黃石公此乃設法安慰，不由呵呵一笑道：「石公兄弟不必安慰老黑我，其實修道之初，老黑便知自身本命也，但未知此雪中仙座大龍脈，受蔭庇之人將有甚助益？」

黃石公一聽，亦呵呵一笑道：「此龍脈結穴、形勢、風水皆備，固然貴格無限，若本命根基相配，日後成道成仙亦非虛妄之求也。若非本命根基相配合，便失相輔相承之奇效，有甚助益，又豈可預見此百年遠兆！」

黃石公說罷，嘎然而止，不再多言，他向張良吩咐道：「良兒可依此方位，掘冰爲穴，安葬祖宗骨骸。」

黃石公說罷，默運無爲眞氣，貫於指端，向所站之處疾地劃了一周，但聽嗤嗤之聲不絕，堅冰已被他的指氣射出一個大圓圈。

張良此時並無工具可用，只好用手挖冰，冰堅如鋼，不一會，張良的十指已被刺破，鮮血淋漓，令人不忍目睹，張良卻絕不氣餒，忍着劇痛，依然挖冰不止。

但堅冰也太硬了，張良十指的鮮血染滿圈內的堅冰，卻僅挖出一個寬深不到一尺的小冰洞，他的十指已血肉模糊了。

黃石公站於一旁，乍作不見。

孟姜女女兒家心軟，先就忍不住了，她咬一咬牙，便自告奮勇道：「張良，孟姜女助你一臂之力吧！」

張良未及答應，黃石公已沉聲道：「不行！挖洞穴勢必良兒獨力而爲，任何人也不許幫忙！」

孟姜女從沒見過黃石公如此堅決，她不敢莽動，心中又不忍，無奈歎了口氣道：「石公大哥，話雖如此，但張良年少體弱，這般挖下去，要挖多深多寬？」

黃石公道：「安葬祖宗骨骸，乃兒孫重責，非要六尺深六尺寬不可！」

孟姜女一聽，不由嚇了一跳道：「張良僅挖了一尺深寬，便已血肉模糊，若挖深六尺，豈非連骨頭也挖斷了！怎麼辦呢？」

黃石公決然道：「此事勢不可免！非如此不可！」

孟姜女見黃石公神態堅決，知難動搖他的主意，無奈瞥了李鐵拐一眼，故意道：「好！那孟姜女便袖手旁觀，不理人家的死活了！」

李鐵拐見孟姜女衝着他來了，心中一慌，忙道：「孟姜女你這女娃兒，千萬別盯着我老黑拐，老黑拐眼盲耳聾，甚麼也聽不到看不見也！」

孟姜女一聽，見李鐵拐也把路堵死了，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張良呵張良，若連有力助你之人，也忽然變成又盲又聾，你還有甚指望？只好拚死挖！挖下去吧！」

張良此時十指血肉模糊，每動一下均痛入心胸，依然咬牙強忍，挖冰不止，他聞孟姜女感慨，反而強裝笑容，道：「孟師姑不必替張良擔心，自古道：先苦方有後甜，又道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造福世人乃師門本旨，張良爲此而吃點苦頭又算得甚麼？」

張良說着，更不遲疑，伸出血肉模糊的十指，繼續挖冰不止，漸漸冰洞居然被他挖深擴闊到二尺有多了，不過此時他的十指已隱隱露出森森白骨，眼看再挖下去，指骨非斷不可了。

孟姜女此時已忍不住再瞧下去，乾脆走到另一面去了。

李鐵拐偷瞧黃石公一眼，只見他目中神光閃灼，顯然也爲張良的毅力苦心打動了。李鐵拐便趁機道：「石公兄弟，人不能助他，但借一件東西給他，免受指骨折斷之苦，總可以吧？例如我這把黑鐵拐，挖起冰來，必甚夠力度也！」

黃石公依然搖頭道：「鐵拐兄乃此道中人，難道不明白，任何有形的助力，均着了形跡麼？因此這鐵拐也借不得也！」

李鐵拐其實面冷心熱，他見張良受折磨太重，早就尋思解救之法，此時眼見連借鐵拐代勞也不可以，不由有點生氣道：「石公兄弟！人心肉做，豈非你的心比鐵更冷更硬麼？」

黃石公詐作聽不到，也不理會李鐵拐的惱怒，依然目注張艮，目中神光閃灼，卻依然無語。而張艮居然也沒半聲叫苦，依然挖冰不止，漸漸他的十指倒有一半露出指骨來了！

李鐵拐見張艮咬緊牙關，渾身戰抖，正挖着一塊已裂了一半的堅冰，卻無論如何也弄不斷，十指已發出一陣可怕的咯咯聲響，他再按捺不住，沉叫一聲：「張艮且慢！李鐵拐拚着開罪你的大師傅，也來助你一臂之力！」

話音未落，李鐵拐猛地一抖烏黑鐵拐，便欲一掠上前，替張艮把堅冰敲碎。

但黃石公的身形比他更快，一晃便已擋在他前面，餘勢不止，又閃到張艮身邊，伸指向堅冰一點，沉聲道：「艮兒，千萬不可半途而廢！快挖下去！」

張艮聞言渾身一震，拚着最後一點力氣，伸出十指，猛地再度握住扳弄而未斷的堅冰。

張艮一觸之下，疾感一股熱力，從堅冰中反射而上，直入他的手臂，又從手臂滔滔不絕，貫注他的心胸，再走遍全身，令他渾身發熱，十指也再捨不得放開堅冰了。

「艮兒！快依此心法吐納內息！堅則毀、銳則挫，無爲而至大巧，無藏而達有餘，遍體運行，從容鎮靜，莫急莫躁，以達空靈之境！」就在此時，張艮耳際忽地傳入一縷尖音，張艮悟性奇高，他已明白，這是黃石公於此關鍵時刻，傳授他「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了，於是連忙屏息靜氣，依法吐納。

此時但見黃石公以指點冰，張艮則十指握冰，師徒二人，均神屏氣凝，恍似老僧入定，其狀怪異之極。

* * *

這果然是黃石公於此關鍵時刻，向張艮傳授「無爲神功」的入門功夫——內功吐納，普天下也只有得道老祖老子李耳的門下，才有此奇特怪異，超凡脫俗的傳功方法。

此時張艮但聽尖音不絕鑽入耳際：「艮兒！此乃無爲眞氣的迴轉心法，你須記牢了！眞氣即熱力，從你十指的少商、商陽、中冲、關冲、少冲、少澤之脈輸入，經魚際、太淵、經渠，直抵手臂之尺澤，天府、中府、再從中府入雲門入胸腹，經胸腹肺俞、心俞抵督俞，運行肝俞、膽俞、脾俞、胃俞入氣海，於氣海積聚凝運，直入丹田，此時你之丹田必然熱力澎湃了！」

張艮知是黃石公正在以其自身的眞氣，引導他吐納之法，忙低聲道：「是，師傅，艮兒丹田處已躁熱難擋也！」

一縷尖音已直鑽張艮耳際道：「快！艮兒且凝神屏氣，試從丹田處，推引熱力轉入左經絡，入腸俞、志室、意舍、魂門、神堂，再返左臂脈胳，直抵左掌指之少商、中冲、商陽、關冲、少澤、少冲之大脈穴！」

張艮一聽，他的悟性奇高，一點即明，當即依言凝神屏氣，導引眞氣運行，當眞是氣運行體內一周天，重返左掌指六大脈穴時，他忽感左掌五指熱力膨脹，就如五指充盈熱氣，非渲洩不可。

張艮不由抬指一抖，五道指氣竟從五大脈穴疾射而出，指下的堅冰，竟然絲絲冒出蒸氣，立刻被射穿五個小孔，接而便應聲而斷裂了！張艮不由驚喜得一陣發呆。

此時耳際忽聽疾音道：「艮兒，此際你是否感覺十指已堅硬如鋼！」

張艮連忙點頭道：「是！師傅，張艮不但十指堅硬如鋼，且熱氣充盈，非渲洩不可！但未知向何處着眼，以求一洩！」

一縷尖音欣然道：「指氣所射，堅冰消溶，既然如此，這挖洞破冰之事，豈非可以事半功倍了麼？」

張艮一聽，登時醒悟，原來這是黃石公在他危難之時，不惜大耗眞氣，直接以眞氣傳授他內功心法。

張艮又感又佩，連忙依言施爲，只見他十指連抖，指氣嗤嗤而發，觸及堅冰，立被射穿斷裂，不消片刻，便已破出一個闊深達六尺的冰洞來了。

此時黃石公已驀地躍了開去，張艮頓感指端熱力消失大半，身子也一陣發凍發軟，不由便一跤跌坐於冰上了，他又驚又奇，忙低聲道：「師傅不好了！張艮熱力消失，指軟如昔，再無法射穿堅冰了……這如何是好？」

黃石公此時發聲道：「剛才你所演練，乃無爲神功的極高境界，名爲十指氣劍，豈能一蹴而就？你日後依此法勤加苦練，自然可達收發自如的成就！你須牢牢記住了！」

張艮一聽，這才又明白黃石公對他的殷殷期望，一片苦心，連忙拚力一躍而起，道：「是！師傅，張艮謹遵教誨！未知接下尚需如何作法？」

黃石公欣然一笑道：「堅冰已破，冰洞已成，自然可以好好安葬祖宗骨骸，以盡兒孫重責也！」

張艮一聽，不敢遲疑，當下强忍渾身疼痛，把背負的祖宗寶塔，小心放入冰洞之中，再奮力覆蓋冰塊，不一會，安葬覆蓋已畢，冰洞之中，陡地現出一座白光閃灼的冰墓。



冰墓雖然草率而成，但墓成之時，冰塊已凝結，渾然一體，白光閃閃，一派聖潔，超凡脫俗。

李鐵拐此時才明白黃石公的一片苦心，他不由呵呵一笑道：「石公老弟啊石公老弟，你爲造就一代英才，可謂嘔心瀝血矣！但如此玄冰龍墓，豈可缺少一塊墓碑，以待世人日後景仰？」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玄冰龍墓亦即雪中仙座之意也，仙座者乃超凡脫俗、且或因此得道成仙之謂，承蔭此墓龍氣之人，日後必以其超凡脫俗之氣質而名垂千古，此乃果。雪中仙座龍墓可稱爲因，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果既然已現於人世，且千古不朽，這因世人知之與否，並無礙果之英名，既然如此，又何必着於形跡？」

黃石公說罷，便對張艮道：「艮兒且跪拜祖宗，封墓時辰已快到了！」

張艮依言，走過去跪下叩頭拜祭，雖然沒有香燭等物，但冰墓上有他的斑斑血跡，比之世人孝子賢孫，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艮拜畢，即隨黃石公走出洞外，李鐵拐和孟姜女連忙跟着出來，李鐵拐見黃石公正凝神運氣，知他必有驚人之舉，便悄聲對孟姜女道：「喂！女娃兒，你欲知你石公大哥的功力到底有多厲害？便睜開眼睛，仔細瞧清楚了！」

孟姜女聞言，果然圓睜俏目，緊緊的盯着黃石公，且看他如何施展。

只見黃石公向四面團團的一拜，運無爲眞氣，向四面以音射氣，頌道：「大地潛龍，四方潛伏，既遇明主，助其成功……速速現形，殷殷以祝……」

黃石公以音射氣，他的吟頌聲，轉瞬傳遍終南山脈，四下迴鳴，懾人心魄。

片刻之際，但見終南山四周忽地升起無數紫、黃煙氣，絲絲縷縷冉冉騰升，黃石公的吟頌迴音掠過，紫、黃煙氣竟隨其聲而迴，千百道紫黃之氣，竟如長了眼睛，向黃石公這面疾射而來！更不遲疑，但見紫黃之氣，緊隨吟頌之聲，如影隨形，紛紛揚揚，向洞中射去，其狀怪異之極。

黃石公目注一會，忽地沉喝一聲道：「你等快離洞口！吾將以大法封洞矣！」

李鐵拐、張艮、孟姜女一聽，連忙疾離洞口數丈。

就在此時，只見黃石公驀地長嘯一聲，雙掌向四下連拍幾招，强大的無爲眞氣便在四周迴旋，捲石飛沙，形如龍捲風般急旋着，向洞口湧來，噗噗之聲不絕，捲來的石塊沙粒，竟如長了眼睛，片刻便把洞口封住了！

李鐵拐一縱而上，伸掌向封住洞口的沙石拍去，竟堅硬如山壁，紋絲不動，不由吃驚的怪笑道：「好啊！連老黑拐的掌力亦拍它不動，石公老弟，你這封洞之法可稱驚世駭俗了！咦，石公兄弟怎的了？」李鐵拐此時忽然驚叫一聲。

原來他回眼之際，見黃石公面色蒼白，接而渾身一抖，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身子也緩緩的跌坐於地，不由驚急萬分，連忙一躍上前，以掌抵黃石公背部，一股雄厚的眞氣已源源輸到黃石公身上，助其療傷。

黃石公盤膝而坐，他也無法回話，因爲他此時正默運無爲眞氣，以抗衡血脈所受的創傷，人已漸入無爲之境，猶如老僧入定，身外的天地萬物似與他無甚相干了。

李鐵拐此時卻暗吃一驚，因爲他發覺自己輸入黃石公體內的眞氣，眨眼便消失得無影無踪，就如溪流入海，了無聲息，黃石公體內就有如汪洋大海，吸納百川似的，他不由駭然，心道：若這般無底深潭，自己的內力消耗殆盡，豈非仍無濟於事麼？

原來「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一旦進入渾然無我、天地一體的境界，便「堅則毀、銳則挫、虛如谷」，任何强力均無法撞擊，而只會被吸納，這便是「虛懷若谷」的空靈無爲至高境界。

這亦是「無爲神功」內功心法的一大特色，後世有所謂的「吸星大法」、「吸功大法」，其根本原理亦出自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虛懷若谷、堅則毀、銳則挫」，以及「無爲而至大巧，無藏而達有餘」的至高境界。

李鐵拐第一次與無爲神功相觸，便碰上其至高境界，自然令他大感驚駭了。他心驚之下，欲抽掌撒手不理，但又唯恐黃石公受創甚深，不能自療，他與黃石公情如子侄，決不忍坐視不救，因此一時間竟進退兩難。

就在李鐵拐大感爲難之際，他突然發覺自己的眞氣受阻，猶如堅銳之矛，碰上堅韌之盾，任他拚力催谷，眞氣竟無法輸入。李鐵拐明白，黃石公已以自身的眞力，封閉了背部的靈台穴，他的眞氣自然便無法再輸入了。

李鐵拐無奈撤掌退開一步，喃喃的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拒絕老黑之助，希望你善自珍重，切記天下萬千蒼生，等着你這位玄機大俠去拯救也……你千萬不可半途而廢。」

李鐵拐喃喃自語之際，孟姜女已一步搶了過來，她人未到，哭聲先到。「石公大哥，你怎的了？你

萬萬不可言而無信，中途把孟姜女撇下不理啊！」

孟姜女情急之下，竟張開手臂，欲抱緊黃石公的身子。

李鐵拐一見，連話也忘了說完，忙伸手把孟姜女擋住，急道：「孟姑娘稍安毋躁，萬萬不可驚擾石公兄弟。」

孟姜女又痛又急，氣道：「爲什麼？石公大哥臉色蒼白，渾身顫抖，我以體溫替他取暖，也不行麼？他曾答應助我脫胎換骨，他可不能反悔，他萬一有甚差池，教我孟姜女此生依靠誰過活啊！」孟姜女情急之下，女兒家羞於啓齒的話，竟亦衝口而出了。

李鐵拐雖然早就覺察孟姜女的心事，但尚未能判斷，黃石公對這等女兒家的心意是否肯接受，此時見孟姜女情切之意溢於言表，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孟姜女，你若想跟隨你石公大哥，便千萬不可驚擾他，否則，便只怕眞的好夢難圓矣！」

孟姜女一聽，又驚又奇，忙道：「爲什麼？鐵拐叔叔！」

李鐵拐道：「吾聞得道老祖首席大弟子鬼谷子精於請龍大法，即請動四方潛龍，助旺某一處之龍脈，石公兄弟剛才所施展的，必然是此師門地脈大法，此法施展非同小可，大耗眞元，再加上他在冰洞中，以眞氣傳授內功心法於張良，後又施展挪移大法搬石封洞，連續三番數次大耗眞氣，功力强如黃石公亦抵受不住，終致血脈受損，不過剛才我欲助之際，已發覺石公老弟正在運氣療傷，你若在此時驚擾他，一旦分心，必定走火入魔，甚至經脈盡斷而亡。」

孟姜女一聽，未待李鐵拐語畢，已吃驚得失聲道：「眞的，鐵拐叔叔？石公大哥他因張良之故，竟不惜自己血脈受創？」

李鐵拐歎了口氣，苦笑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是否如此，待會你細詢石公兄弟便知端詳。」

此時張良已聽到李鐵拐和孟姜女的對話，他不由奔上前去，雙膝在黃石公面前跪倒，感佩萬分道：「師傅！師傅！你爲……張……良可謂嘔心瀝血矣！但若師傅因此受創，教張良如何報答如海深恩？」

張良感歎聲未落，黃石公忽然已睜開眼睛，目注張良，微微一笑道：「黃石公所作所爲，非爲一人一事，良兒不必謝我。」

張良忽感心胸一陣熱血澎湃，胸臆一陣壯烈，不由朗聲道：「是！師傅，張良明白了，師傅乃爲天下蒼生栽培張良，張良日後但有所成，必然以天下蒼生爲念，這便即報答師傅栽培造就之大恩大德也！但師傅你已無恙了麼？」張良愛師心切，不由又追問了一句。

黃石公欣然一笑，輕聲道：「很好，難得良兒已承雪中仙座大龍脈蔭庇，黃石公雖受些微創傷又算得什麼？你坐下吧，師傅有話要對你說。」

張良見黃石公已無大礙，這才稍感心安，他坐在黃石公面前，師徒倆面對面而坐，黃石公低聲向張良說了好一會。張良則默默點頭，偶爾才低聲發問，黃石公也詳細釋之。

李鐵拐一見，不由又苦笑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大創初癒，便急着傳功，也不急在一時啊。」

孟姜女一聽，忙道：「石公大哥又向張良傳授武功麼？此時他怎可再耗力氣？」

李鐵拐道：「他所傳並非武功一類的本領，但只怕比武功更珍貴百倍！」

孟姜女大奇道：「比武功珍貴百倍的本領？這到底是什麼？」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孟姜女，鐵拐叔叔問你，你那石公大哥是否九天玄女的徒弟？」

孟姜女道：「當然啦，這還有錯麼？」

李鐵拐又呵呵一笑道：「九天玄女最驚人的本事是什麼？是否她的武功？」

孟姜女道：「當然並非武功，武功雖好亦可憑此行俠仗義，但若與九天玄女聖姑的神機莫測的奇學相較，那是明月與星星之別啊！咦？莫非鐵拐叔叔是說，石公大哥正向張良傳授那師門神機絕學？不得了，那到底叫甚麼驚人奇學？」

李鐵拐又羨又喜的怪笑道：「那自然是連老黑拐亦渴求的九天秘笈絕學啊！可惜老黑我並無福氣親眼一睹。」

孟姜女不由又大奇道：「既然是秘笈，自然是一本書啦，石公大哥與鐵拐叔叔，你們親如子侄，你求他給你一看，還不容易麼？」

李鐵拐卻歎了口氣，道：「給老黑我一看，難！難！難！簡直比登天更難也！」

孟姜女道：「爲什麼？」

李鐵拐歎了口氣，又怪笑道：「爲什麼？因爲九天秘笈無影無形、無聲無息，玄之奇極，虛之幻極！」

孟姜女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什麼無影無形、無聲無息？玄之奇極、虛之幻極？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李鐵拐大笑道：「無字天書，孟女娃兒，你聽說過這奇之怪極的名堂麼？」

•孟姜女一聽，果然又驚又奇，





黃石公向馬上壯士發聲道：「項壯士……」

忙道：「無字天書？無字又豈能成書，裏面到底包含什麼驚人奧秘？」

李鐵拐一聽，見孟姜女糾纏不休，苦苦追究，不由又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九天秘笈果然是無字天書，其中包含無窮玄機奧秘，有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三大絕學，有緣之人自然可見其字，略曉一二，即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但若無緣，便如水中撈月，鏡中尋花，但見其影，不見其形。」

孟姜女心性聰慧，察言觀色，便知李鐵拐欲求不得的心事，便笑着接口道：「因此便饞之極了，口角垂涎，終日不安，懊悔不已！是麼？鐵拐叔叔。」

李鐵拐一聽，知心事竟被孟姜女猜中，不由怪笑道：「你這女娃兒，偏揭老黑拐的痛處，但你雖爲石公兄弟之妹，卻也無緣一睹無字天書……老黑拐與你同病相憐，呵呵，忽然便不懊不悔，反而樂之極了。」

孟姜女奇道：「爲什麼忽然又不懊不悔，樂之極了？」

李鐵拐大笑道：「你身爲黃石公的義妹，也無緣目睹，老黑拐與他非親非故，即使無緣也不冤矣，既然不冤，又何來懊悔？爲甚不值得樂之極了？呵呵，老黑我簡直快活之極！」

孟姜女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李鐵拐的話觸着她女兒家的隱衷，心道：我與他……難道眞的只能做義兄妹麼？哎，他又知否孟姜女的一番心意？她怔怔的出神，連與李鐵拐鬥嘴的樂趣也失去了。

* * *

此時，黃石公與張良，尚在面對面而坐。黃石公神色肅然，在諄諄教誨，張良則凝神靜氣，在附耳聆聽。

好一會，只聽黃石公忽地朗聲道：「目下天機大勢，可用之句廿四字眞言概述，是爲：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良兒仔細領悟，當可明瞭五十年內外天下大勢，務須牢記於心！」

張良凝神細思，忽一會，便眼神一亮，欣然道：「是，多謝師傅教誨！但未知此與九天秘笈中天機、人間、地脈三大奇學有何相通之處？」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九天秘笈中天機道所論，乃綜括乾坤天地之九宮三元四萬五千年之無極氣運，其中包含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劫，數盡天地之運氣，繞逾一週，治亂興亡，洞若觀火，悟透此中玄機，便即天仙之體矣。而六句廿四字眞言，乃據一代奇才周文王所演之易秘經中『乾卦』而推算，所涉僅五十

年之天下氣數及劫運而已，豈可與九天秘笈之天機道相提並論？但『乾卦』所示五十年氣運，卻恰逢三元九十大劫中的其中一劫，即五百年一遇之大劫，目下五十年間，恰好是五百年一逢大劫之始，五十年間必逢一十五小劫，五小劫為一中劫，三中劫為一大劫，均乃五十年間的劫兆。因此若悟透此五十年間氣運，則九天秘笈中的天機大道，便不難參透矣。」

張良默然不語，似在仔細領會，好一會，才又神色欣然的道：「是，師傅，良兒明白了，但九天秘笈中的人間、地脈兩大道本旨如何？尚請師傅啟示。」

黃石公眼見張良悟性果然奇高，心中亦感歡喜，因此對張良的詢問，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破例詳細釋之，自然亦因為黃石公深知張良天生是玄機道中之人。

黃石公目注張良，欣然一笑道：「五十年中一十五小劫，三中劫、一大劫，且恰逢五百年三元會運劫數，其中所涉天下治亂興亡，人物浮沉，競逐爭鬥，何止千萬！其中所含人間道奧秘無窮無盡，人間道的要旨貴於實踐，只須投身其間，火劫鳳凰，然後重生，則人間道之要旨便不難領會。」

張良點了點頭，又不捨的續問道：「然則地脈道之要旨及威力又如何？」

黃石公道：「地脈道亦即尋龍大法也，地脈之精華稱為龍，龍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而潛藏深淵，忽而飛騰雲霄，忽而現首不現尾，忽而興雲而布雨，眞龍飛舞浮沉，俱在風雲隱微之一霎也。是故地脈道之根基，乃指悟此道之人功力之深厚，目力意志神思之強弱與否，亦即其要旨也。至於其威力，此點已在你身上有所效應，你仔細體味，即不難悟透。」

張良一聽，默默沉思，忽然豁然而悟道：「是！師傅！張良祖宗骨骸，自於洞中安葬，冰墓封頂之時，我便感心胸一熱，似有一股無形無影、無聲無息之暖流，淙淙注入張良胸腹，因而神思大振，挖洞時所受創傷疲困，竟忽然消逝，身心舒泰，自感闊如虛谷浩海，直可容納千川百河也！莫非這便是地脈的威力？師傅啊！這當眞驚人之極，卻叫甚名堂也？」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此乃你祖宗所處雪中仙座地脈龍氣入體之兆也，你日後只須循自身本命根基艱苦磨練，前途無可限量，甚至得道成仙，亦非虛幻之求也！我黃石公今日總算了卻恩師的一大心願！」

黃石公說罷，霍然而起，片刻之間，他剛才所受的創傷似已盡愈，精神抖擻，更無半點疲態。

李鐵拐見了不由又喜又羨，暗道：石公兄弟果然功力深厚，似乎再無大礙，九天玄女所傳的「無為神功」內功心法，果然威力驚人。

張良亦一躍而起，他此時但覺自己渾身眞力充盈，舉手投足，皆非昔日的弱質書生了，心中不禁又喜又奇，暗道：地脈之威力，師門內功心法果然超凡脫俗，不同凡响也。

黃石公目注張良，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忽地斷然的道：「良兒行走江湖，尚須自衛防身功夫，師傅一併傳授一闋『玄音神功』於你，加上鐵拐前輩傳你之鐵拐舞技，已足可自保有餘矣！」

黃石公說罷，即向張良傳授用以防身自衛的「玄音神功」。原來所謂「玄音神功」，乃黃石公把九天玄女傳授於他的「魔笛、仙琴譜」——高山流水及潮生曲，與他的玄機奇學融滙，而悟創的一種奇特功夫，威力之強無人知曉，而用以演奏的，不但可用笛，更可用琴，達至高境界時，便可以人之發聲，發揮「玄音」的威力，深不可測、妙不可言。

李鐵拐見狀，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石公兄弟似被什麼天機大勢弄瘋了！不然，他為甚把全身衣砵，急巴巴的一古腦兒塞進張良這小子心中？試問普天下誰可於此短短半日時光，接受你這玄機大師的驚世絕學？」

孟姜女想了想，卻忽然微微一笑，道：「不然，鐵拐叔叔，石公大哥並非瘋了，而是另有打算！」

李鐵拐道：「他有何打算？」

孟姜女道：「石公大哥剛才不是說，他終於了卻師傅九天玄女的一樁心願麼？鐵拐叔叔不是說，當日九天玄女尚有兩樁未了心願？由此而推斷，石公大哥必然急於了結他師傅尚未了之另一心願也。」

李鐵拐道：「這與他拚命向張良傳功有甚關係？」

孟姜女俏目一轉道：「張良的先祖張耳，當日既與另一人選有求於九天玄女，又有承諾，但此時石公大哥忽然發覺另一樁心願與張良這一樁有相衝矛盾，因此便不得不讓張良迴避，按孟姜女之推算，石公大哥下一步必然使計把張良暫時支開，因此啊，他便不得不拚命向張良傳授功夫啦！」

孟姜女話音未落，只聽黃石公對張良道：「良兒，吾門要旨，已盡授於你矣，所差的，乃實踐以求精進而已。可惜玄音神功雖傳授於你，卻缺了一管合適之笛子。」

張良一聽道：「師傅放心，天下間賣笛子的地方多的是，張良見



到便買一根便了！」

黃石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玄音神功，若用尋常笛子吹奏，豈能發揮其驚人威力，當年魔笛老祖之所以把潮生曲威力發揮得淋漓盡緻，聽你太師傅說，其所用之笛，乃以碧玉雕琢而成，通體皆玉，稱為玉魔笛。」

張良一聽，不由吐舌道：「張良聞天下之笛，皆竹管製成，若是碧玉雕成，欲尋卻是難、難、難，難極了。」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說難也不難，就看良兒是否與這根魔玉笛有緣罷了！」

張良道：「為甚麼？」

黃石公道：「吾聞當年魔笛老祖把魔玉笛贈予你太師傅九天玄女，師傅她又把魔玉笛贈於你三師伯絕世龍狐鍾離春，鍾師姐後來貴為齊國王后。齊國亡於秦時，魔玉笛便流落在齊魯地域，不知所踪了。良兒若與魔玉笛有緣，必可於齊魯之地尋獲，魔玉笛不但可以防身，且可作你日後參與引渡天機劇變的有力武器。」

張良至此，已有點明白黃石公的用意了，他不由微吃一驚道：「師傅之意，乃着張良獨自去尋找魔玉笛麼？」

黃石公微笑道：「天下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世事亦如登山之道理也，有志者事必成，良兒，你敢不敢？」

張良略一猶豫間，忽感胸中熱血一陣沸騰，他亦知此乃龍氣沖擊之象，不由便慨然道：「張良敢……」但忽然又不捨的道：「只是與師傅相聚匆匆，張良正欲多聆教誨，怎捨得與師傅分離？」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痴哉！良兒！你目下所學，已足可旋乾轉坤矣，所欠者，乃實踐實用而已。吾門要旨，貴於實踐，若師傅在你身邊，已無多大裨益，反而令你失卻自信與勇氣。良兒，你明白麼？」

張良一聽，知黃石公讓他獨闖江湖歷練的主意已決，勢難更改，無奈點點頭道：「是，師傅，張良明白了……未知今日一別，何時再與師傅相見？」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你我皆為天機演變局中人，於天機劇變中何愁不聚晤也？不出兩年，吾或許便會在將帥營中，與你會面矣！」

張良一聽，心中這才稍寬，他既知黃石公的主意已決，不可變更，也就不再猶豫，決然的向黃石公道：「張良謹遵師傅訓誨，這便拜辭了！」張良說罷，欲跪下叩頭。

黃石公伸手一托，呵呵一笑道：「吾門不拘小節，你且放心去吧，兩年之內，便是相會之時。」

張良唯唯答應了。他又向李鐵拐、孟姜女拜辭了，這才決然轉身，向終南山下山的方向走去了。他的步法竟然比上山輕捷多了，不一會，只見他步如行雲，身影已漸不見了。

李鐵拐一直默不作聲，直到此時，才忽然失聲叫道：「不得了！石公兄弟，當世只怕又出了另一位女玄機大師了……孟姜女竟把石公兄弟的心曲洞悉了。」

黃石公含笑道：「是麼？孟姜妹。」

孟姜女俏臉一紅，含羞帶嗔的瞥了李鐵拐一眼，這才向黃石公笑道：「石公大哥休聽鐵拐叔叔胡說，其實我只是猜測而已。」

黃石公微笑道：「你猜中了什麼？」

孟姜女見黃石公神色欣然，便大膽的道：「我孟姜女猜你急着完成師傅九天玄女的另一樁心願，因此便要把張良支走了，其實我亦無甚推算，只是直覺如此而已。」

李鐵拐怪笑道：「你這女娃兒，竟把當世玄機大師的心意亦猜中了，這還不算另一位女玄機大師？石公兄弟，你下個公平評斷，是老黑拐胡說八道，還是你那義妹胡言亂語？」

黃石公淡然一笑道：「義妹非玄機道中人，按她的本命根基，日後的成就，只怕與鐵拐兄乃同一路逕。」

李鐵拐一聽，大樂道：「好！好！好極了！老黑拐無緣一睹九天秘笈，如今有孟姜女娃兒相陪，這便大大不冤枉而無怨矣！」

李鐵拐一頓，忍不住又道：「只是石公兄弟你因此便須大破其財矣！」

孟姜女一怔道：「石公大哥為甚麼要大破其財？」

李鐵拐大笑道：「石公兄弟說你日後的成就，與老黑我一般，我老黑是出了名的人間酒仙，你孟姜女酒仙伴在石公兄弟身邊，酒癮不時大作，石公兄弟還不大破其財麼？哈哈，樂死我老黑了。」

黃石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是啊，按義妹的根基本命，有望成仙道之體，莫非與我黃石公眞有不分開之緣麼？黃石公乍然碰上這等男女間微妙之事，他這位玄機大師，不由亦怔怔的出神無語。

孟姜女偷瞧黃石公一眼，見他沉吟不語，無喜亦無怒，心意難測，她不知如何是好，無奈只好詐嗔猶喜的低聲道：「石公大哥莫聽鐵拐叔叔的瘋言，孟姜女怎會要大哥你大破其財了？你不必因此為難，也來個使計支走孟姜女啊！」

黃石公不由一笑道：「義妹別

多心，我那有使計支走你的打算？」

孟姜女一聽，大喜道：「多謝鐵拐叔叔！」

李鐵拐一怔道：「你多謝我什麼？」

孟姜女格格一笑道：「多謝你引出石公大哥一句心裏話啊！」

李鐵拐見孟姜女欣喜萬分，不由暗歎口氣，心道：這女娃兒的心眼，已牢附於石公兄弟的身上了，可惜老黑拐不懂那等人間道奇學，也難預測這女娃兒日後是否可以心想事成，因爲她千不喜萬不喜，偏偏喜上一位鬼神莫測的玄機大師。

李鐵拐忖念間，孟姜女得知黃石公絕無撇開她的心意，她已樂得忍不住了，忙向黃石公探問道：「石公大哥打算再上何處？便再走個三幾千里，孟姜女也不怕的！」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道：「師傅當年的未了心願，果然尚差一位項平，師傅曾答應助其項家有所成就，黃石公豈敢置諸腦後？目下天機大勢已屆劇變之期，這一宗未了心願，只怕非盡快了卻不可了！」

李鐵拐一聽，亦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當年於九天玄女有一飯之恩的，除魯國的劉豐、韓國的張耳外，尚有一位齊國歷下的項平。但不知這位項平，目下是否尚在歷下城？十年往事幾番新，何況是數十年。」

孟姜女道：「既有名有姓，又有地點出處，只須走一遭歷下，相信不難打聽項平的下落也。」

黃石公一聽，欣然一笑道：「義妹之言不錯，石公正有此意，事不宜遲，這便走一遭歷下城吧！」

從秦都咸陽，抵原齊國歷下（即今山東省濟南市），幾達千里，普通人怕要走上一個月了。

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自然非尋常人，黃石公、李鐵拐不必說，孟姜女跟隨黃石公闖蕩江湖近年，她的功力突飛猛進，一曲「潮生曲」，竟可令李鐵拐迷惑，她的內力已足躋身一流高手之列了。

因此三人這一路東行，不消七日七夜，便已抵達原齊國地域泰山脚下了。

從泰山脚下到歷下城不到百里，半日後，黃石公三人便已進入歷下城中了。

歷下城幾經戰亂，已無復舊觀。三人到原「水雲居」的酒館查詢，「水雲居」卻已易名爲「醉仙居」，原來的老闆也已去世，根本就面目全非。

幸而舊「水雲居」的店小二尚在，雖然年紀老邁，卻依然爲「醉仙居」新老闆效力。

李鐵拐一見那昔日的店小二走出來，他的頭髮雖已斑白，但依稀尚有舊日的容貌，便呵呵一笑，道：「小二哥，還認得當日的醉仙老黑拐麼？」

李鐵拐功力已通玄，他的容貌自然無甚改變，因此店小二抬眼一瞧，便驚訝的「咦」了一聲道：「你……你不是當年與九天聖姑鬥酒的黑醉仙？天！隔了數十年，你的容貌怎的依然如昔，莫非眞的是醉仙降世了……」

店小二驚詫的喃喃自語，一旁笑倒了孟姜女，她格格大笑道：「小二伯伯，他果然是如假包換的黑醉仙，但並非降世，他數十年來一直在人世間飲酒作樂，大醉方醒哩！」

店小二一聽，這才似信非信的喃喃道：「這便是了，他一醉便幾十年，自然容貌如昔了，可惜當年的舊事，已無復重現，人面也多半消逝了。」

李鐵拐尚未及答話，孟姜女心思靈慧，立刻接口道：「是啊，小二伯伯，聽說當年那一幕，有三位人客請這位老黑酒仙和九天聖姑飲酒，其中一位乃歷下城的項平，未知此人是否包括在『多半消逝人面』之中呢？」

店小二一聽，搔搔滿頭的白髮，想了好一會，才忽然失聲道：「啊！對了，當年的確有一位歷下城的大豪客項平，可惜自水雲居的舊老闆去世後，這位項平也沒再來光顧，醉仙居平白少了不少生意，後來便聽說這位項平，從歷下城的熱泉院，舉家遷居楚國宿遷城駱馬湖邊，據聞起因是項平聽了九天聖姑所言久，居熱泉不吉的話，才決意搬到楚國的駱馬湖邊的，哎喲，說不得。」

店小二忽然戛然而止，又驚惶的向四下瞧瞧。

孟姜女奇道：「小二伯伯驚慌什麼？」

店小二見四下無生面人，這才極小心的低聲道：「姑娘不知道？當今……刑律嚴苛，偶提一下昔日的列國名字，便有作反之嫌，要拉去殺頭的呢，不說，不說，說不得也！」

孟姜女見店小二說得吞吞吐吐，又滿面驚惶，正欲追問下去，黃石公卻接口道：「既然如此，多謝小二哥指點之勞，不敢打擾，這便告辭了。」

黃石公說罷，領先便走出醉仙居。孟姜女無奈只好把話咽回，悶聲跟隨而出，李鐵拐嘿嘿一聲怪笑，也隨即走了出來。

後面，只聽那白髮店小二尚喃喃的道：「倒是那位哥兒體諒我等小百姓的苦衷，哎，這世道人若變了啞巴，便可省卻許多煩惱了！」



店小子這話傳入孟姜女的耳中，在走離醉仙居幾十丈遠時，她到底忍不住了，向黃石公道：「石公大哥，剛才那店小二爲甚如此驚惶？爲甚不讓我問清楚那項平的下落？」

黃石公歎了口氣，苦笑道：「義妹沒聽過秦律有『誹謗者滅族，偶語者誅，一人犯罪，罪及三族，一戶犯禁，鄰居連罪』麼？不見『罪者塞路，監倉成市』的可怕慘狀？如此輕言獲罪，動輒得究的人間，還能奢求天下百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黃石公言下竟甚爲唏噓。

孟姜女一聽，她想起自己在咸陽城的遭遇，未婚夫因一塊怪石而慘被填塞長城脚下，登時明白天下烏鴉一樣黑，目下不分東南西北，皆成黑暗世界，那店小二的膽小如鼠、驚惶失措，便很易理解，他其實並非不念舊情，而是爲世所逼，爲求自保不得不如此處世待人。

孟姜女思忖及此，不由亦歎了口氣，苦笑道：「石公大哥，我明白小二伯伯的處境可怕了，但石公大哥爲甚忽然不勝唏噓？」孟姜女的心，此刻已牢牢的附於黃石公身上，因此對他的一舉一動，自然十分留意。

黃石公尚未答話，李鐵拐已嘿嘿一笑，道：「孟姜娃兒，你尚未悟透你石公大哥的心性也，他自小便以『濟世拯世』爲行事本旨，如今目睹天下蒼生，皆變成猶如畏光的老鼠，暴政如光，無孔不入，就連躺在陰暗角落的老鼠一般，也一樣不得安寧，終日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他這位以蒼生爲念的玄機大師，還不感同身受，心痛如煎麼？嘿嘿！」

孟姜女道：「鐵拐叔叔忽然又嘿嘿什麼？」

李鐵拐咬牙道：「說到氣憤處，老黑我恨不得一鐵拐把那暴君嬴政斃了，可惜你那石公大哥斷言不宜爲也！」

孟姜女奇道：「石公大哥既憂於天下蒼生之苦，爲甚又認爲不宜除去此不幸之根源？」

李鐵拐嘿嘿道：「你那石公大哥說，此舉勢必逆反天機大勢，不但無益於天下百姓，反令天下百姓慘遭十倍屠毒，因此老黑拐才勉强按捺不動，否則，拚着老黑的一條生命，誓除此兇暴之君。」

孟姜女道：「石公大哥，是這樣麼？」

黃石公肅然點頭道：「不錯，一切須循天機大勢之軌跡而行，逆反天機只能令天下亂而不治，唯一善策乃促天機逆轉，如此方可望天下由亂而入大治也，而且秦皇嬴政身受嬴、呂兩家龍脈蔭庇，亦即其雖暴而能自保的原因之一，其本命根基亦可保其善終，此點吾已細察無誤，這才斷判世上任何外力均不可能令其損傷，也因此當年荊軻刺殺嬴政，終亦功敗垂成也，不但失敗，反而令燕國子民，白白被慘屠三日三夜，如此而觀，吾輩中人，能不自警麼？」

黃石公有感而發，格外詳盡，李鐵拐一聽，不由點頭歎氣，再無話說。

孟姜女卻不服氣道：「自古道千夫所指，無疾而終，秦皇嬴政令天下神怒人怨，難道竟可保長命百歲麼？若如此天眼亦瞎且盲矣！」

黃石公忽然微微一笑道：「不然，秦皇嬴政雖有嬴、呂兩大龍脈蔭庇，但其所作所爲，已令天下積聚千萬寃烈煞氣，豈無兆應？」

李鐵拐一聽，不由解恨似的怪笑一聲，忙道：「石公兄弟，願聞其詳！」

黃石公微笑道：「吾於咸陽宮，曾目睹秦皇嬴政一面，當時便以人間道之面相術，暗察其本命及時運了，秦皇嬴政隆準長目，摯鳥鶻突而向前，發聲如豺，乃主其雖貴而有虎狼之心也，心性亦即其本命，再觀其時運行年，其紫氣從天中直伸至人中，乃主其貴氣於五十一歲而終，此人之壽全賴龍脈貴氣之蔭，貴氣一旦終止，亦即其壽斷之時也。」

李鐵拐一聽，微一沉吟，即吃了一驚道：「石公兄弟，嬴政這暴君目下按推算年值四十有一，如果說其壽終於五十一歲，豈非說天下尚須受其屠毒十年麼？」

黃石公道：「十年於天機大勢中，不過是彈指一揮間而已，鐵拐兄乃此道中人，難道也如此執着？」

李鐵拐苦笑道：「老黑拐自然明白，但氣不過這暴君尚可安穩十年也，難道這整整十年中，他竟可以安然渡過麼？」

黃石公沉吟道：「也不盡然，當日我細察其時運，發覺嬴政之紫氣宮及準頭均有黑氣相衝，紫氣宮主行年三十二，此年之煞，已由荊軻之刺殺而應兆；而準頭行年乃四十二，即明年底他必有煞氣相犯，但均有驚無險，外力難動他的分毫貴氣。」

孟姜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屆時未知是哪位英雄，斗膽相犯這暴君貴氣，鐵拐叔叔到時仔細留心，趁機助那英雄一臂之力，或許便可成事矣！」

李鐵拐一聽，大喜道：「孟姜女，就憑你這一句話，你得罪鐵拐叔叔的一切均可原諒也，但石公兄弟以爲如何？」

石公大哥微微一笑道：「不然

，屆時就算加上你我三人聯手，亦難與其貴氣抗衡，天機大勢與其本命相配之貴格，豈可動搖？況且屆時出手之人根本無從捉摸推算，鐵拐兄又如何去相助一臂之力？」

李鐵拐一聽，作聲不得，好一會才長歎一聲道：「這又不成，那又不成，我等又將如何去促成天機逆轉？」

黃石公一聽，意味深長的一笑道：「此點吾師九天玄女早已有所安排，鐵拐兄難道忘了嵩山太陽峯陳姓鷹揚龍穴，少陽峯吳姓之猛鷲龍穴麼？」

李鐵拐一聽，猛地點頭道：「不錯！不錯！當年九天玄女果然已斷言百萬冤魂之氣，已匯聚陳、吳兩家龍穴，又斷言日後必有驚人效應，不過石公兄弟卻又斷言十年之內尚難令秦皇朝動搖，這又如何解釋？」

黃石公感慨地歎了口氣，隨又目現神光，仰頭目注天際，沉聲道：「十年彈指一揮間，十年之後，天下勢將劇變，從大亂而歸大治，吾輩中人，若坐待天機逆轉，便有負天下蒼生所望矣！」

黃石公說話戛然而止，再無第二句，向歷下城南門疾步而去。李鐵拐和孟姜女，雖尚難明其中的天機奧秘，但明知黃石公的脾氣，他能說時是言而不盡，但若不能說時卻決無一言，便殺了他也難令他開口的了，無奈只好先行跟上去，有機會再作打算。

黃石公一行三人，出了歷下城南門，便一直向南而去。很快，便走出原齊魯之地，進入原楚國地域了。

兩天後的傍晚，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終於進入原屬楚國的下相城「今屬江蘇宿遷縣城」。

下相城果然位於駱馬湖畔，地處黃河下游，黃河滾滾而來，衝入駱馬湖，湖水因而一片黃濁。

黃石公一見此地環境，便道：「此地所居之人，其性有暴烈豪勇血脈。」

李鐵拐道：「爲甚麼？」

黃石公道：「此地處黃河下游，黃河沖積，黃河滾滾，水即大地血脈，血脈如黃河滾滾，所出之人，自然豪勇而暴烈也。」

說着，三人已走入下相城中心地帶。向當地人一打探，果然有幾戶姓項的家，再逐一打聽尋訪，竟無一是項平的家族。

後來轉到駱馬湖北面，才有人指着湖畔的一座殘破舊屋說：「數十年前，曾有一戶姓項的人家居於此，但老主人去世後，姓項的便舉家遷到別處去了。」

黃石公見這人似意猶未盡，忙道：「那老主人如何去世？」

那人向四周一瞧，才悄聲道：「當年秦滅楚時，那老主人不幸被秦兵殺了，他的家人爲避戰禍，聽說舉家遷入原吳國都會稽郡去了，唉，苛政猛如虎，天下無一人可以倖免於難！」

孟姜女見這人甚有膽氣，便道：「原來老伯亦甚恨秦國暴政，不怕殺頭麼？」

這人搖搖頭，仰天長歎道：「老朽年已七十，兒子卻被捉去建築長城死了，白頭人送黑頭人，還有什麼值得害怕，便把老朽捉去殺頭也沒什麼，反正這世道也難活下去啦！」

這老人說罷，恨恨的走了。

孟姜女不由作聲不得，心道：天下一片黑暗，又豈止喜良哥一人之不幸？也難怪石公大哥和鐵拐叔叔，這等世外高人，亦感寢食難安了，秦始皇啊秦始皇，你何止千夫所指，簡直是天下痛恨。

黃石公默然不語，轉身就向南疾走。李鐵拐也沒說話，因爲他知道，黃石公的心情比他更難受，他急着去做的，便是爲滅秦伏下玄機，只不過他不願多說罷了！

三人一路向南，不久便進入原吳國的地域，渡過滔滔長江，便是當年吳國的腹地會稽城(即今江蘇蘇州市)。

會稽城亦即當年吳國國都，地處太湖之畔，乃吳國發祥之地。

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是從會稽城北面南下，途中須經太湖邊。黃石公向太湖凝視，心中便忽然一動，暗道：聞師傅九天玄女說，大師伯鬼谷子當年曾判斷吳國都會稽城的氣運，道此城雖貴而氣弱，以此爲都之國，雖一時壯盛亦難長久，縱觀當年吳、越爭霸，吳國先強後衰，越國得鬼谷師伯之助，由弱而轉盛，終克滅吳國，鬼谷師伯的尋龍堪輿奇術，果然鬼神莫測，不愧爲一代尋龍祖師也！

黃石公心念轉動間，忽然又想起此行欲尋之人，不由暗道：若項平子孫移居會稽城，其氣運又將如何呢？當年鬼谷師伯所示，倒不可不警惕也！

黃石公心中忖念，爲印證鬼谷子當年所判之兆，便更急着尋找項平的後人，以便相機行事。

## 尋覓人選　除秦暴政

黃石公等進入會稽城，便發覺會稽城中的氣氛甚爲特別，城頭上掛着的雖仍是秦國旗——「秦」，但城中的百姓，有人卻居然穿着「楚國服飾」，而且說楚國語的也大有人在，秦國派來的守城官兵，卻竟然不理不問，若在別處，這可是殺頭滅族的死罪了。



黃石公試着向路人打聽，路人竟大膽的解釋道：「這不值得奇怪，因爲當今皇上的父親嬴子楚，當年亦自認是太后華陽夫人的『子楚』，而華陽夫人更是楚國嫡傳的血脈，因此會稽城中有人講楚語穿楚服，並不算犯禁。而且……」這名路人忽然欲言又止。

孟姜女忙道：「而且什麼？」

路人伸手向城頭上的秦國旗一指道：「那面秦旗只是外表，其實城中的軍政要務，均被勇士項籍及其叔父項梁控制了，項氏叔侄兩人，自認乃楚國舊人，因此城中百姓，穿楚服講楚語者並無人敢橫加干涉。」

黃石公一聽，眼神不由一亮道：「請問老伯，那項氏叔侄兩人，是否項平的後人？」

那路人一聽，連連搖頭道：「老朽乃吳國當地人，並不知道楚國人氏，項氏叔侄二人，是否誰的後人，如何得知？但聽說項氏叔侄二人，乃從楚地下相城南遷會稽城，眨眼已十幾年了。」路人說到此，忽然嘎然而止，狐疑的盯了黃石公一眼，不肯再說下去，連忙走開了。

孟姜女正欲追上前去把那路人截回來，黃石公卻連忙悄聲道：「義妹不必再追問，我已有判斷矣！」

孟姜女一聽，頓住脚步，道：「石公大哥，如何判斷？又判斷什麼？」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那老伯不是說，項氏叔侄二人，乃從楚國下相城南遷至會稽城麼？而楚國下相城，恰恰是項平後人第一次南遷的路線及落脚點，因此可以斷定，項氏叔侄二人，必定是當年的項平後人無疑！如今只須尋着項氏叔侄，當面再印證一下，那就清楚不過了！」

黃石公話音剛落，大街東面，突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來，眨眼便馳近了，原來是一位身長八尺餘，重瞳舜目的青年男子，率二名侍從，風馳電掣奔來。

黃石公目力奇佳，他向那壯健男子一看，忽地低「咦」一聲，向那馬上壯健男子發聲道：「這位姓項的壯士請留步！」

李鐵拐一聽，不由咬牙道：「石公兄弟，你尋姓項的想必是尋得失心瘋了，不然爲甚衝着陌生人叫姓項了？叫錯了，這一頓架啊，一定會打起來了！」

不料李鐵拐話音未落，那馬上的壯漢忽然把馬一勒，高大的戰馬就在黃石公面前停下，更顯馬上的壯漢如頂天立地鐵塔屹立，黃石公反而顯得細小如嬰孩。

馬上鐵塔般的漢子目注黃石公，神色不怒而威，普通人在這等威勢面前，只怕不跪下亦不敢仰視了，黃石公卻僅淡然一笑，神態從容如向親朋招呼。

馬上壯漢目注黃石公一瞬，忽地聲如轟雷的道：「你決非會稽人，爲甚知道我姓項？」他的話意並無惱怒，只有驚奇，他的聲雄如雷，僅是他的本能而已。

黃石公立刻便窺透馬上壯漢的心思，他也不加掩飾，便坦然道：「在下姓黃名石公，神算之術略懂皮毛，壯士身長八尺，頂天立地，舜目重瞳，於其中各取其意，便足可判斷壯士必乃『項』姓無疑矣！」

馬上壯漢一聽，不由轟然一笑，道：「僅憑外貌，便可知人姓氏，黃先生果然有兩下子，但未知可否判斷姓下之名？」

李鐵拐咬舌道：「石公兄弟怎的了？忽然賣弄起本事來了，彼此好來好去還好，說翻了這一頓架啊，可打得絕不輕鬆，不看這壯漢力壯如熊？老黑拐自忖亦未必可以把他制服。」

黃石公卻果然有心賣弄本事似的，他微微一笑，便神色從容的低聲道：「若在下估料不差，壯士項姓之下，名籍字羽，乃原居齊國歷下城人氏，你先祖乃楚國貴裔，祖父必乃項平先生無疑。」

馬上壯漢聽到此處，神色又奇而微驚，他忽地翻身下馬，如鐵塔般屹立在黃石公面前，目不轉睛地盯着他，好一會才緩緩的道：「先生竟對項某的家世如此清楚，若單憑神算術便可測出，那怎教項某相信？說，先生到底入會稽作何企圖目的？」這位果然姓項名籍字羽的壯漢，忽地厲聲喝道。

孟姜女見這人對她的石公大哥如此吆喝，無禮之極，心中便忍不住惱怒，她哼哼一聲道：「這位先生不遠千里，千辛萬苦，不過因當年的一諾，有心助你項氏一脈成大業，你竟敢對他如此無禮，哼哼，什麼目的企圖，不說又怎樣了！」

馬上壯漢——項羽一聽，不由轟然一笑道：「項某在會稽城中，一呼百諾，尚須汝等弱質之士相助麼？但這位先生倒眞有點本事，項某也不會難爲他，可惜項某有急事在身，未克相陪，這便告辭了！」

項羽說罷，不再理會黃石公、孟姜女，飛身上馬，與兩名侍從風馳電掣馳出會稽城西門去了。

孟姜女不由氣得咬牙道：「石公大哥，這項羽雖然是項平的後人，但既然他拒人於千里，又如此無禮，那當年之諾大可了結啦！」

李鐵拐也皺眉道：「不料項平的後人，竟連堂堂的玄機大師也不放在眼內！如此狂傲之人，成得什麼大事？石公兄弟大可不必再爲此

人費神了。」

黃石公卻微一搖頭道：「不然，依吾觀之，此子乃壯雄本命，且才氣膽識過人，正好是目下天機劇變的恰當人選，他之所以行踪匆匆，無暇理會我等，不過是因一宗事關重大的急務而已，也不能因此而怪他倨傲無禮。」

李鐵拐、孟姜女一聽，不約而同齊聲道：「到底是甚急務，連自已先祖的故人也不顧了？」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若吾所料不差，項羽此行，必與他欲圖的大事有關，欲知究竟，且跟踪前去，便知端詳矣！」

黃石公說罷，更不猶豫，當即向項羽離開的城西門疾奔而去。李鐵拐與孟姜女相視苦笑道：「妳這石公大哥，果然是名副其實的玄機大師，行事之玄奇，簡直鬼神莫測，莫名其妙也！」

孟姜女格格一笑道：「鐵拐叔叔欲知究竟，這便跟踪而去吧！」

李鐵拐不由咬牙道：「一位玄機大師，再配上一位虎嘯龍吟獅吼龍脈之女，這天下勢將有一番熱鬧了，既然是有熱鬧，怎可少了老黑拐的一份了？」李鐵拐邊喃喃自語，腳下卻也不慢，眨眼便追上去了。

三人出了會稽城，向西面疾掠數里，只見遠處黃河飛揚，正是戰馬急馳的方向。

李鐵拐輕功絕世，他略一提氣，便與黃石公併肩而行，忍不住道：「石公兄弟，那項羽到底有何重大急務？」

黃石公向前面黃河揚處掃了一眼，便微笑道：「前面不遠高山背後，已隱約傳來人嘶馬嘯之聲，且跟踪過去，自可一目瞭然也！」

三人展開輕功，一路飛掠追踪下去，漸而已與前面的戰馬相距不到一里路了。三人輕功之高，當世已極罕有，假如項羽目睹，說不定便另眼相看了。

可惜項羽急着前去會稽城西的塗山吳中郡，因爲他聽聞吳中郡上虞莊莊主虞一公，手下有八千江東大漢，均爲吳中豪傑，正屯兵密聚，似有所圖，項羽之叔項梁，便派項羽親赴上虞莊，一探動靜，事關重大，因此項羽雖對黃石公的出現略感驚奇，但也沒空探究了。

項羽與兩名侍從，座下三騎戰馬，一紅二白，揚鬃奮蹄，恰如一陣旋風，向前直捲。過了塗山腳，上虞莊便遙遙在望了。但見在如鏡溪田後面，盛開的桃花林花繁如雪，遠望恰似一道潔白飛虹，橫跨於天際之中。

項羽馳近半里，突聞一陣刀槍碰擊，呼喝喊叫之聲從桃花林深處傳了出來。

項羽一聽，神色一振，猛加一鞭，座下紅馬一陣急馳，眨眼便奔進桃林。

桃林那面，原來是一座寬廣的練兵場，只見數十名大漢，正督領數十丁勇操練。有的正在操戈格鬥，有的正排伍佈陣，也有單人獨練，更有徒手相搏，驕陽之下，刀光劍影閃灼，陣陣吼聲如雷。

點將台上，一位年約四五十開外的男子，身穿掛金戰袍，仗劍挺立，身後是一面上綉「虞」字的金色大旗，更顯此人的威嚴。

項羽知道，點將台上那漢子，便是上虞莊莊主虞一公了，他本乃楚國貴族，其父隨楚王被帶入秦都咸陽，不久便被秦始皇坑殺了，連同那被坑的數百儒生，一齊成了冤鬼，這便是秦始皇的又一大傑作——焚書坑儒了。

虞一公身懷對秦始皇的國仇家恨，果然正屯兵積聚，準備時機一到，便向秦國狠狠報復，可惜一直未有機會。

今時恰好是練兵之期，沒料到桃林深處，突地奔出三騎戰馬，三條大漢。

虞一公一見，劍眉不由一抖，他治兵軍紀森嚴，豈容有人擅闖窺探，不禁猛地拔出身後長劍，正要呵斥，三騎已到近前，三人飛身下馬，項羽向虞一公作禮道：「在下乃會稽項羽，聞虞莊主屯兵積聚糧草，似有所圖，深爲欽佩，專程前來拜候，結交吳中豪傑，唐突冒犯之處，萬望虞莊主包涵。」

虞一公一聽，不由微吃一驚，他亦知會稽城中，其實已被項梁、項羽叔侄控制，亦有所圖，如今一見項羽，果然壯勇不凡，相貌奇特，大有王霸之氣，便不敢輕慢，走下點將台來，向項羽抱拳道：「請項壯士進堂內飲茶小憩，稍待再爲你薄酒接風。」

項羽豪氣的一笑，也不推辭，隨虞一公一道走進堂內。入座奉茶之後，又有六七位大漢相繼而進，虞一公一一向項羽介紹，原來均是莊中的莊勇。

不一會，一桌豐盛的酒宴也擺上堂來。

虞一公請項羽登上首席，按理首席應該是主人之座，但項羽卻毫不客氣，竟欣然就座。

虞一公反而坐下首相陪，他的莊勇一見，均有不平之意，暗道：在會稽城雖然以你項氏爲尊，但到了上虞莊，卻容不得你如此目中無人啊！

這數位莊勇，均爲莊中領兵之人，性烈如火，雖恨恨不平，但見虞一公毫無惱意，也就無可奈何，强壓心中的不快，默默喝酒，氣氛驟顯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項羽卻毫不在意，渾似不覺，幾杯酒下肚，竟對虞一公直言不諱道：「上虞莊雖然物豐人旺，但畢竟彈丸之地，虞莊主屯兵於此，是欲自保還是與暴秦決一高下？或者另有所圖？這些均不能含糊也，望虞莊主三思。」

虞一公起初鑑於項羽的威名，不敢輕慢，以禮相待，但不料項羽意如此狂傲，竟連他亦敢說教，公然論及如此隱秘之事，他心中不由一陣生氣，雖仍勉强壓抑，但臉色卻已漲紅了，不發一語。

但席上的虞家莊莊勇，卻按捺不住了，一位滿面鬍鬚的大漢奮然站起，反唇相譏道：「聽項壯士剛才之言，並非來作客，而是來說教麼？」

此時，席上衆人均怒目橫眉，氣氛如繃弓，緊張之極。

項羽見上虞莊上下均對他有所誤解，心中不由一陣不安，雖然他自忖並不畏懼千軍萬馬，但火併之下，必定是兩敗俱傷的結果。他默不作聲，尋思解救之策。

就在此時，二男一女卻忽然飄然掠出，出現在上虞莊數千兵勇的面前，又不請自來，逕闖虞家莊的大堂。

守衛的兵丁大驚，連忙出手阻攔，但見領先的一位手持烏黑鐵拐的怪人，突地把大肚子一拍，砰的一聲，痛的並非怪人自己，反而把出手阻攔的兵丁震倒了一排。

衆兵丁均驚呼道：「不好，有妖人擅闖上虞莊，請莊主定奪。」

虞一公一聽，連忙向前面掃了一眼，只見除領先走近的大黑漢外，後面尚有一位模樣文靜若先生般的男子，男子的後面，卻是一位俏麗如仙的少女。他不由微微一怔，正暗忖是否下令衆壯勇兵丁圍攻。

此時那先生模樣的男子，卻忽然向大堂這面抱拳道：「虞莊主幸勿誤會，吾等只是前來欲與項壯士相會罷了，別無他意！」

這男子自然便是一路跟踪而來的黃石公，他隔了大堂幾十丈遠，說話的聲音也不大，但大堂內衆人，包括虞一公、項羽、數位領兵莊勇，均如僅隔咫尺聞聲似的。

虞一公不由又吃了一驚，目注項羽，沉聲道：「項壯士原來在外面埋伏了異士，未知有甚企圖？」

項羽此時已認出，原來是在會稽城中，曾一口說破項家隱私的黃石公等三人，他不由又好氣又好笑，轟然的大笑道：「項某行事光明磊落，豈會弄此奸詐算謀？這位先生，與項某在會稽城中果有一面之緣，其實連我也不知他上上虞莊爲何事，更豈有預先埋伏之意？」

虞一公一聽，見那大黑漢並無傷人之意，把兵丁震倒之後，也並無再出手加害，而且那先生模樣的男子，所說又與項羽的不謀而合，敵意便減了不少，他忍不住心中好奇，便大聲傳話道：「上虞莊歡迎天下能人異士，先生既無惡意，這便請進大堂飲酒說話便了。」

* * *

虞一公的軍紀果然嚴明，他一聲令下，阻截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的兵丁，便察地向兩旁一退，讓出一條通道，肅然挺立，卻任由三人長驅直進。

黃石公三人走進大堂，虞一公吩咐設座，三人便坐在末席，雖然不太尊崇，但擺上的酒菜卻也一樣豐盛。

李鐵拐一見大喜，忍不住怪笑道：「雖然叨陪末席，按一般定座的規矩，大大不合，但好菜好酒，卻也勉强扯平啦！不怪，不怪，老黑拐安然而坐，陶然自醉便了。」

座上虞家莊的領兵莊勇，眼見李鐵拐模樣怪異，所使的震倒人功夫又古怪之極，他對安排座次的見解也有趣得很，均不由對他甚覺有趣，那位剛才怒斥項羽的鬍髭漢子，忍不住向李鐵拐大笑道：「這位高人的確有趣，不但拍肚子震倒人的功夫天下無雙，就連對世間俗套見解也超凡脫俗，我季布若能與你結交，豈非也獨有異趣麼？呵呵！未知高人是否樂意？」

這位滿面鬍髭的漢子，原來叫季布，是八千江東豪傑領兵首座，上虞莊中，除莊主虞一公外，八千江東大漢均聽從季布之命，他表示願與人結交，那自然是此人的莫大榮耀了。在座虞家莊首領，均斷認那大黑漢必定會答應了。

不料那大黑漢尚未答話，那俏麗如仙的少女，卻格格大笑道：「這位壯士，你欲令這位高人樂意，那容易之極，只是你未必可以辦到而已！」這少女自然便是孟姜女。

衆人見這少女俏麗如仙，坐在大黑漢身邊，美者美極，醜者醜極，本就十分有趣，再聽少女說話清脆有勁，神態豪爽，大有男兒氣概，均不由又驚又喜，暗忖這三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季布卻也是豪爽之士，他一聽孟姜女之言，不由大喜道：「好啊！姑娘原來也是豪爽之輩，好！你且說說，如何方可令這位高人滿意？」

孟姜女一聽，笑道：「你只須先捧出三幾千瓶絕頂美酒，把他灌醉，再表演一點絕技，令他讚好，說不定他便樂意與你結交了！」

季布奇道：「美酒容易，讓他一睹季某絕技也不難，但爲甚先要把他灌醉！他若眞的醉了，又如何欣賞季某的絕技啊？」

孟姜女大笑道：「你知道他是誰？他便是天下無雙、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醉仙！他平生僅讚過二人，其中一位是鬥酒勝了他，另一位是他甘拜下風的黃石……人物，因此啊，除非你把他灌醉了，令他醉眼昏花、一場糊塗，或許便把你列入他讚好的第三人了。」

季布一聽，怒道：「他雖然有點本事，但竟敢視上虞莊八千豪傑如無物麼？」季布一頓，卻又抑止不住好奇道：「但那令他讚好的二人到底是誰？」

孟姜女正欲答話，黃石公亦正欲制止孟姜女炫耀吹噓，就在此時，猛聽大堂外面一陣長嘯怒吼，其聲似獅如虎又似豹，懾人心魄。

在座中人，從虞一公到江東八千豪傑首領季布，均猛吃一驚，不約而同駭然道：「這是甚麼吼聲？竟如此怪異，莫非是虎嘯龍吟獅子吼麼？」

在座中項羽卻沉吟不語，側耳細聽，似在思忖什麼。

李鐵拐一聽，卻怪笑一聲，悄悄對孟姜女道：「喂！女娃兒，你那龍脈祖宗現世了。」

黃石公微一思忖，卻忽然微笑道：「虞莊主，此乃良駒尋主來了！」

虞一公一聽，不由大笑道：「這位先生休要胡說八道，虞某見盡天下名駒，那有這等怪聲之馬哉？」

黃石公不動聲色的一笑道：「是否良駒覓主，只須循聲一察便知道了。」

項羽此時忽然大聲道：「虞莊主，這位先生似乎有一手神算之術，他與項某素昧平生，竟可把項某的家世一言道破，令人驚歎，虞莊主如有疑惑，大可出去尋蹤一察。」

虞一公一聽，深知此乃項羽不欲與上虞莊鬧翻，趁機緩和一下彼此的敵意和反感，虞一公也有此意，便亦趁機哈哈一笑，大聲道：「好，既項壯士亦有此意，這便出去尋蹤，看看究竟便了。」

在座的均八千江東豪傑豪勇之士，一聽虞一公之言，便一躍而起，領先走出大堂，又簇擁着虞一公、項羽、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循嘯吼聲尋蹤而去。

眾人越過一座山林，那嘯吼聲越來越懾人心魄，眾江東豪傑首領，有功力稍弱的，不由連臉色也變了。

再向前走一段路，抵一座聳立的峯前，眾人向前一望，均驚駭得目瞪口呆。

但見在山崖之下，一棵巨大的梓樹下面，一虎一馬併身而立，虎吼馬嘯，似在比拚鬥狠，吼嘯混而為一，撞在山崖四壁，四周迴蕩，搖山撼嶽，其狀怪異之極，又可怕之極。

在場中人，誰也不敢貿然走近，均被眼前的奇景弄呆了。

好一會，虞一公才歎道：「虎馬相聚一堂已見所未見，馬與虎拚勇鬥狠更聞所未聞！哎，莫非這便是世之將亂，天降異象麼？」

季布卻呵呵一笑，道：「剛才那位黃先生，據聲而判乃良駒覓主，倒有一半說中了，果然是一匹天下無雙的良駒，但不知牠將覓誰為其主也？」

項羽卻微微一笑道：「此馬敢與虎拚勇鬥狠，果然不同凡响！但未知是否虛有其表，而無其實矣！」

眾人一聽，不由留神向那虎、馬一瞧，但見虎乃吊睛白額，虎中最兇猛的一類；馬乃周身烏黑如墨，身高八尺，長有丈二，尾長鬃揚，嘴大鼻闊，昂首長嘯之際，近處的樹木受其聲浪所撞激，竟搖擺不斷，四周的綠葉亦紛紛掉落，其狀駭人之極。

一虎一馬，長吼厲嘯不止，再過一會，那虎吼聲竟而漸弱，那馬長嘯卻經久不歇不衰，那虎之吼終於停止，牠向烏黑怪馬不服氣的斜瞥一眼，見那馬仍長嘯不息，其氣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383.00

一年港幣$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423.00

一年港幣$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00.00

一年港幣$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其勢威烈無比，終於無奈把頭一垂，夾起尾巴溜走了！

那烏黑馬見猛虎終於不敵溜走，仍意猶未盡，仰天長嘯一陣，向猛虎示威似的，這才把嘯聲頓住，馬頭向眾人這邊轉了過來，眼兒滴溜溜的急轉，似在尋覓什麼。

眾人一見烏黑馬向這邊搜索什麼，均又驚又喜，暗道：牠果然是覓主而來，但未知牠選中的主人是誰？

虞一公歎道：「如此威壯靈駒，可惜尚未為我所用，若有人把牠降服，乃上虞莊的莫大榮耀，虞某不但公認此馬屬他，且更贈千金以作慰勞！」

虞一公此言一出，上虞莊眾首領均面面相覷，無人敢逞此勇。季布一見，忍不住一步跨上前去，呵呵大笑道：「此馬雖然神勇，但季某一拳可以打殺猛虎，這馬再威猛，難道不能令牠降服？」

季布說罷，即飛身而出，逕向那烈馬疾奔而去。

李鐵拐見季布頭大身寬，膀闊腰圓，滿面鬍鬚，甚為威勇，便悄悄的對黃石公道：「石公兄弟，此馬只怕已覓到主人了！」

黃石公目注季布的背影，卻微一搖頭道：「不然，此人乃虎形之格，雖神勇而無王者之命，而此馬主人，非王者之命不可！」

黃石公話音未落，那馬見季布飛奔而來，突又長嘯一聲，奮蹄向季布疾衝而來。

季布心中一驚，不由猛地向旁邊一閃。

那馬見季布不敢動作，便又突然停住，揚起前蹄，後腿直立，向季布嘲弄似的長嘯一聲，又放下蹄來。

季布在虞莊主及眾部屬面前，那能忍受如此嘲弄，他猛一咬牙，騰開大步，逕向烏黑馬奔去，距馬尚有一丈，突然沉吼一聲，躍身疾射，如箭一般，便射到那馬背上了。

上虞莊眾將，見季布露了一手神技，不由發一聲吶喊讚好。

但讚喊聲未了，那馬見有人敢騎上牠的背來，禁不住烈性大發，先是一陣急馳，突地前蹄向前一撐，急停下來。

季布大吃一驚，身子猛地被拋離馬背半尺，他連忙抓住馬鬃毛，雙腿運起神力，緊緊夾住馬肚，這才穩住身形不致傾倒。

不料這烏黑馬一招未了，第二招又猛地施展，只見牠就地旋轉起來，猶如陀螺一般，越轉越快，目睹之人也眼花撩亂。

季布在馬背上，料不到這馬有此絕招，他雖然神勇，但被轉得數轉，已感頭昏眼花，接而心中欲嘔，渾身發軟，空有一身神力，卻無論如何使不出來了。

那烏黑馬的絕招層出不止，在飛轉中忽然又向前疾馳，在疾馳中又猛地一頓，季布本來已被轉得頭昏目眩，這一下急停，他那還能制得住，身如陀螺，便被猛的拋出去了！

季布身子被拋出半空，這一摔下，他在上虞莊的英名便盡喪了。

李鐵拐對這季布甚有好感，正欲施展神功，助季布一臂之力，免令他當眾出醜。

黃石公卻已先向項羽傳音道：「項壯士，此馬非你莫屬，但人比馬更重要十倍，你欲成大業，為甚不趁機一顯你的神勇？」

項羽耳際突然鑽入一縷尖音，他雖然尚不知此乃誰人所發，但其中所示之意，卻如雷灌耳，令他心神一振，心道：不錯，若不趁機向上虞莊示以恩威，又豈能令彼等降服而歸我項氏旗下？

項羽已無暇細思發音示意之人是誰了，他突然厲吼一聲，就如平地一聲響雷，在厲吼聲中，項羽已疾如箭矢飛射而出，在距季布尚有一丈遠處，他已縱身躍上馬背，藉那馬前衝之勢，伸手已把季布凌空接住，放在馬背，置於自己懷中，伸手猛地一抓馬鬃毛，雙腿運神力一夾，便穩穩地坐在馬背上了。

此時，便變成項羽與季布，雙雙降馬，成則共享榮耀，失則同喪英名。

虞一公不料項羽有此一着，上虞莊眼看受挫之際，項羽竟然大仁大義大勇，把自己的榮辱與上虞莊共同進退，虞一公心中對項羽不由又感又佩。

季布也知項羽心意，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項壯士何必為了季布，而不顧自己的榮辱？」

項羽呵呵一笑，道：「項某與你共降此馬，乃千古美事，季壯士又何必不安。」

項羽說時，那烏黑馬又撒開四蹄，急馳起來。季布深知這馬的絕招厲害，連忙低聲對項羽道：「項壯士小心，急馳中驟停，乃此馬絕招之一也！」

項羽傲然一笑道：「此招項羽豈會怕牠。」

烏黑馬果然在急馳中猛地前蹄一撐，欲停下來，不料項羽神力驚人，他把雙腿猛力一夾，又伸手狠狠拍馬屁股一掌，似責罰馬兒不聽他的令旨，那烏黑馬負痛，抵受不住腹部的重壓，只好不再停下，續向前急馳。

烏黑馬急馳中又猛地轉了回來，季布忙道：「項壯士，此馬最厲害的絕招來了！」

烏黑馬果然猛地旋起圈來，牠

越轉越快，所轉的圈子也越來越小，到後來簡直是原地陀螺般飛轉起來。

這一招確實厲害，因爲此馬無鞍無韁，光溜溜的，全憑極高的功力方可坐穩，但旋轉之下，馬上之人所使的力度亦會隨之旋轉，漸而必失重心而被拋離馬背墮下。因此對付此絕招，空有一身神力亦決無濟於事。

項羽神力驚人，武藝亦超羣拔俗，但如此威靈烈馬，他亦平生第一次碰到，起初尚勉强可以强壓心中的煩躁，漸而便有點力不從心，不能收發自如。

項羽自感及此，不禁駭然，心道：如此下去，自己必重蹈季布之挫，被拋下馬去，如此一來，自己上虞家莊收降八千江東豪傑的目的，便必定化作流水了。

項羽心念電轉，心急如焚之際，耳邊突又鑽入一縷尖音道：「堅則毀、銳則挫，以靜制動，反其道而行之，終能降服。」

項羽心中一跳，深知這必定是剛才曾傳音示意之人，此時又以無爲心法，助他降服烈馬了，因爲項羽雖仍未能悟透「堅則毀、銳則挫」的精妙，但「以靜制動、反其道而行之」，他卻立刻明白，是對付烈馬飛旋絕招的唯一善策，項羽不由對二度傳音助他之人又感又佩，可惜未知此人到底是誰，而且此時也不容他苦思細察、片刻猶豫了。

只見項羽忽地沉吼一聲，如响炸雷，隨即縱身一躍，懷抱季布，竟單足挺立於烏黑烈馬背上，其狀就有如天神突降，奇特威猛。

虞一公及一衆上虞莊衆首領，見項羽突然手抱季布，單足挺立於馬背之上，均不由駭然變色，驚呼道：「項壯士小心！萬不可恃强逞勇。」

李鐵拐目注馬上項羽，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

孟姜女卻咬牙道：「瘋馬遇上瘋人，都發瘋了！世上豈有如此降服烈馬的功夫？」

黃石公此時微微一笑，向虞一公道：「虞莊主放心，項壯士此着，正是唯一降馬的法子，在下所料不差，項壯士必可令此烈馬臣服。」

虞一公猶自不信，場中二人一馬，卻突生驟變。

只見烏黑烈馬越轉越快，片刻之間，場中便只剩下一個丈二直徑的烏黑色圓圈，在飛快的旋轉。項羽手抱季布，單足挺立於馬背，驀地亦開始旋轉，不過他旋轉的方向卻恰恰與烏黑烈馬相反。烏黑烈馬快，項羽亦快，一左一右，各自旋轉，直教場中衆人瞧得目瞪口呆，均感莫名其妙。

李鐵拐一見，卻忽然呵呵一聲怪笑道：「妙啊！項羽這小子，用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一善策，反反必正，妙極了。」

李鐵拐的話，場中虞一公等人均聽到了，不由驀地醒悟，暗道：是啊，烈馬所轉的方向向左，項羽所轉的方向卻向右，一左一右，兩大旋力相激，卻恰好是不左不右的正中，項羽猶如永遠立於正中點，烈馬再轉，也難撼動項羽分毫了，這的確是對付烈馬旋轉的唯一妙法。

但虞一公卻比衆人多了一份心思，暗道：項羽爲保存上虞莊的英名，犯險扶持季布共降烈馬，果然有王者之風，虞某與他相交，也不枉了半生期望了！但不知項羽是否有此神功，足可令烈馬降服？

此時場中馬旋人轉，各自向一方飛旋，烈馬旋轉的威力雖然强大，但項羽加上懷中的季布，二人的體重加起來，飛旋的力度卻也十分驚人，起初烈馬尚稍佔上風，但漸而便緩慢下來，反之項羽卻旋速不減，此消彼長之下，牽制烈馬的反旋力便越來越强大了。

終於，終於，烈馬的身形越來越慢，終於停了下來。此時馬背上的項羽，亦驀地一收旋力，挫身一坐，便穩穩的跨於馬背上了。

項羽此時心中一陣狂喜，暗道：此馬果然是萬中無一的良駒，那位黃先生說「良駒覓主」，莫非應驗於我項某身上麼？

他存心試試烈馬是否已臣服於他，便把雙腿一夾，輕喝一聲「去！」

烈馬一聽，驀地撒開四蹄，狂風般飛奔起來，猶如一道閃電，直向對面的落霞山射去。

烈馬眨眼已馳近一道山崖，山崖下面是深澗，寬達十丈，澗也深不可測，兇險非常。

項羽乍見深澗，已來不及勒停烈馬了，他猛一咬牙，沉喝一聲道：「闖！」

烈馬與已項羽心靈相通，這一聲「闖」字，如向牠猛抽一鞭，只見牠突地四蹄奮力一撐崖邊堅石，丈二長的馬身凌空而起，飛越深澗，眨眼已穩穩的落在深澗的對岸了。

項羽抑止不住對烈馬的喜愛，他伸手輕拍馬背，大笑道：「烈馬啊烈馬，你若已覓得明主，這便馳回你現身的梓樹下吧！」

烈馬一聽，仰頭長嘯一聲，果然撒開四蹄，繞過山崖，閃電般的馳回牠剛才與虎併立的梓樹下。

項羽翻身下馬，把季布向地上輕輕放下，一道向虞一公這面走來。

虞一公向項羽拱手道：「項壯士果然神勇，終把烈馬降服啦！」



項羽轟然大笑道：「虞莊主不必讚我，此馬乃項某與季兄弟共同降服，項某不敢一人居功也。」

虞一公道：「爲甚麼？」

項羽道：「若非季兄弟以身犯險，試出烈馬絕招，項某因此設法克之，則亦難逃受挫，因此降服此馬，乃上虞莊與項某齊心協力之舉，日後當可傳爲千古美談！」

季布此時虎目含淚，向項羽深深一揖道：「項大哥義薄雲天，季布先前多有冒犯，萬望恕罪，若項大哥不嫌，季布願與項大哥結拜爲兄弟，未知肯成全否？」

項羽一聽，豪氣的大笑道：「項某與季兄弟共降烈馬，同甘共苦，早已視上虞莊衆人如兄弟矣，但未知虞莊主之意如何？」

虞一公此時目注項羽，忽地欣然一笑道：「虞某本極欲與項壯士結拜，但虞某另有安排，待會再詳告，好麼？」

項羽心道：虞莊主必定是考慮與會稽城結盟之事了，因此呵呵一笑，道：「事關重大，自然須得從長計議，虞莊主之言甚是，項某絕無異議。」

項羽說罷，忽然轉過身來，大步走到黃石公面前，向他俯身一揖道：「多謝先生指點迷津。」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項壯士言重，黃某靜靜而立，無所助力，謝我甚麼？」

項羽仰天長歎一聲道：「項某自與叔父項梁，於會稽城密圖義舉，自負力可扛鼎，所向無敵！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先生一句『良駒覓主』，以及一句『反其道而行之』，便令項某反敗爲勝，先生之智，可謂以靜制動，一言可克千軍矣，日後向先生求教之處尚多，望先生暫駐駕會稽城，並不吝賜告。」

黃石公目注項羽，忽地微微一笑道：「項壯士果然是歷城熱泉所出之人，壯而勇、豪而熱，大格已初成，正好了卻黃某一宗師門訓願也！」

項羽一聽，道：「先生本事，已如此驚人，未知師門是誰？可否請其出山，共助項某一臂之力，日後必可共榮華富貴。」

李鐵拐一聽，不由暗地咬牙道：「這姓項的爲甚忽然對石公兄弟恭敬如此，莫非是石公兄弟暗中做了什麼手脚麼？但這項羽似乎並不知石公兄弟的來歷，否則，他爲甚竟敢求石公兄弟的師門出山？老天爺，試問那上天入地無門可尋的九天玄女，是好求的麼？」

李鐵拐暗笑之際，黃石公已淡然一笑道：「項壯士不必客氣，師門本旨講求一個緣字，你先祖項平，與吾師有一諾之緣，黃某必代師踐諾，助你項氏血脈一臂之力。如此而已，夫復何求哉！」

項羽一聽，暗道：先祖果然與其師有一面之緣，更得其相助之諾，這便好說話了，此事稍停再作區處，目下先促成上虞莊與會稽城結盟之事便了。

項羽主意已決，便向虞一公拱手道：「虞莊主既有安排，這便返貴莊細議如何？」

虞一公欣然點頭道：「好極！這便請項壯士返莊，再痛飲三杯，以賀壯士降獲良駒之喜也。」

虞一公說罷，又向黃石公拱手道：「三位既是項莊士故友，也即上虞莊的客人，請再赴敝莊一聚。」

虞一公說罷，領先而行。身後季布等上虞莊領兵首領，亦簇擁而行。

項羽卻落在後面，與黃石公併肩而行，那烏黑烈馬就如通靈似的，竟緊隨項羽身後，不請自走。

項羽心中大喜，更感激黃石公暗助之德，他向黃石公道：「此馬全賴先生之助，方可降服，此馬奇特之極，先生請賜其名。」

黃石公見項羽意態甚誠，便欣然道：「梓樹之下，與虎併立，此馬果然大有來歷，又其色烏黑，便稱其爲烏靈駒吧！」

黃石公話音剛落，身後那烈馬仰首長嘯，狀甚欣然自得，從此，這匹怪馬便稱爲烏靈駒了，日後對項羽的霸業大有助益，因此後世又稱爲「霸王馬」。

當下衆人返回上虞莊，虞一公對項羽的態度已迥然不同，他親自迎迓項羽坐上首席，與自己併肩而坐，這是視爲自家人的一種禮儀。連帶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三人，亦因此尊爲貴賓，與季布等一衆首領併席而坐。

席間，虞一公與項羽談笑甚歡，但卻絕口不提與會稽項氏結盟之事。項羽心中不由一陣納悶，暗道：虞莊主說另有安排，不知到底有甚打算！

酒過三巡，虞一公忽然向項羽微微一笑道：「小女虞姬，素仰會稽項壯士英武不凡，久欲拜會，未知項壯士肯答允否？」

項羽一聽，雖不太情願，但對方是虞一公之女，又不便推拒，只好含笑道：「虞莊主英雄好漢，有虎父必有虎女，令千金想必是一位女中豪傑，項某豈敢拒絕她的美意！只是項某粗野之人，只怕令千金見笑了！」

虞莊主含笑道：「既項壯士不嫌，來人，快入內堂請小姐出來拜會！」

當下有家丁答應一聲，走入內堂傳令去了。不一會，一位年約十

八的少女，便婀娜而出，她甫一現身，項羽便感眼前一亮。

只見這位少女娥眉半蹙，雲鬢輕垂，蓮步輕移，俏若芙蓉，盈如秋水，猶如洛水女神降世似的。

項羽雖然驚歎其美色，心中卻又暗道：如此弱質千金，怎可稱為女中豪傑，看來倒是項某言過其實了。

此時少女已盈盈上前，向項羽一拜道：「虞姬拜見項壯士。」

項羽知是虞一公之女，不敢輕慢，便連忙俯身道：「不勞小姐多禮，項某一介武夫而矣，怎敢勞動小姐拜會。」

虞姬落落大方的一笑道：「項壯士於會稽城中，英名遠播，又何必如此自謙，務請在莊中多留數日，以向壯士請聆教益。」

項羽不善與女子應對，只好大笑道：「虞小姐快請勿如此客氣，項某不懂禮儀，幸勿見怪，若小姐有興，便坐下一道飲酒略聚便了。」

虞一公一聽，便向虞姬含笑道：「既項壯士不嫌，虞姬便入座相陪項壯士吧！」

虞姬並不羞怯，聞言果然便在項羽的下首坐下了。

虞一公這時執杯而起，朗聲道：「虞某這一杯先賀項莊主得良駒之喜。」

項羽一聽，連忙亦舉杯而起道：「多謝虞莊主美意，這一杯項某乾了！」項羽說罷，與虞一公一道，一飲而盡。

虞一公又道：「這第二杯，乃賀上虞莊終遇明主。」

虞一公此言一出，在座中人均聳然動容，因為誰都明白，虞一公待下要說的，是事關上虞莊生死存亡的大事了。

只見虞一公向在座衆首領掃了一眼，隨即朗聲道：「梓樹之下，與虎併立，良駒覓主，此乃天降明主也！上虞莊八千江東豪傑，決心歸附會稽項氏旗下，日後當共舉大業，各位若有異議，虞某不敢勉強，當贈千金，送出上虞莊便了！」

在座衆首領一聽，不由一陣沉默，季布卻按捺不住了，他領先站起來，轟然道：「項大哥義薄雲天，乃一代明主，季某遵虞莊主之意，誓死相隨，以圖大業。」

季布這一領頭，在座衆首領亦一躍而起道：「我等均願追隨虞莊主，歸附項壯士！」

項羽一聽，虎目環視四周，隨即道：「項某承江東八千豪傑如此厚愛，又蒙虞大哥如此厚愛，日後當視各位如兄弟，生死與共，患難同當，若有半點不誠，天下共討、神明共誅！」

季布等衆首領一聽，均感動大叫道：「誓死相隨項大哥，請虞莊主這便設壇結盟，共舉大業。」

季布等人喊聲未落，忽聽一聲嬌呼道：「且慢！」

這一聲如清風流泉，莊重中而含威嚴，另有一種氣勢，就連項羽亦感心神一震。他定睛一看，發聲之人，竟是虞莊主的千金虞姬。

虞姬這一聲嬌叱，連季布在內的衆首領，竟立刻沉寂。

項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不料虞姬一位弱質女流，竟能懾服季布等江東豪傑，看來此女絕不簡單也。

虞一公此時雖略一皺眉，卻居然不敢喝斥，反而神色凝重的目注虞姬道：「虞姬有何見解，但直道無妨。」

李鐵拐這一席，他見虞姬出現時，便已悄聲對孟姜女道：「喂！女娃兒，你的對手來啦！」此時一聽虞姬發話，其氣勢竟嬌中含威，令衆豪傑懾服，不由怪笑道：「孟女娃兒，她何止是你的對手？簡直是姓項那小子的大對頭！」

黃石公此時目注虞姬，忽然低聲道：「不然，此女於項羽，日後將有陰陽互濟之效，項羽若能蒙此女垂青，則其初成之大格，又可再進而為中成之格了……且看她如何說話！」

* * *

只聽虞姬朗聲道：「降馬逞威，馳騁疆場，此僅匹夫之勇也，上虞莊所圖大業，乃欲與强秦一見高低，重興故楚天下，非匹夫之勇所能為。」

虞姬一頓，又轉向項羽，道：「項大哥既為會稽英雄，定知匹夫之勇只能逞一時之威，不可定天下也，對此項大哥未知有何應策？」

項羽一聽，此話竟出自一位少女之口，不由仔細向虞姬端詳，但見她靈秀飄逸，神情莊重而美絕人寰，心中不由一震，暗道：此女神韻絕世，果然絕非等閒之物。

項羽不敢輕慢，略一沉吟，方朗聲道：「既上虞莊衆英雄好漢如此信賴，項某當以肺腑之言相陳！當今天下雖然已成反秦之勢，但秦稱王已達百年，一統天下，精兵良將，軍兵百萬，欲與之相抗，務須聯合天下反秦之力，集聚反秦之勢，各路紛起，令秦疲於奔命，於此時突出奇兵，直搗秦心腹地帶，可望一舉克秦，則楚國可興矣！」

項羽此言朗朗道來，擲地有聲，上虞莊聚義堂中，登時一片寂靜，人人均在思忖項羽所述之義。

黃石公此時亦不由暗暗點頭，暗道：項羽果然已有王者根基，那截斷秦嬴政阿房、驪山龍氣之脈，看來非此人莫屬，一來他的本命根基氣勢極盛，那稍欠氣勢的龍脈缺



陷可因此而抵銷，二來亦可了卻師傳當年的最後一宗心願。黃石公至此，助項羽之意已決，只差向他道明來意而已。

上虞莊聚義堂此時突地爆起一陣歡呼聲。

虞姬向項羽含笑施禮道：「項大哥果然甚有見地，虞姬再無異議，上虞莊八千江東豪傑也放心了，但誠為本，信為先，望項大哥以此為成大業之宗旨。」

項羽慨然道：「上虞莊八千壯士對項羽信任推舉之意，皇天在上，項羽決永誌不忘。」

虞一公一聽，大喜道：「好，虞某再無疑慮矣，傳令下去，立刻舉行祭旗加盟拜將儀式！上虞莊八千江東子弟，自今日始，尊奉會稽項氏為主，匡助項氏復楚大業！」

虞一公一聲令下，祭旗拜祭儀式立刻便進行了。只見八千江東豪傑，均向項羽跪拜。項羽豪興大發，忽地捧過拜祭神鼎，雖然神鼎重達千斤，項羽奮起神力，沉喝一聲，便高舉過頂，更慨然道：「蒙各位厚愛，項某舉鼎為證，誓與江東父老共存亡，永共生死！」

當下八千江東豪傑又一陣歡呼雷動。

在歡呼聲中，虞一公忽然向項羽含笑道：「項將軍，虞某尚有一事相託，未知將軍肯俯允否？」

項羽微一怔道：「項羽與上虞莊已為一家，莊主有事但說無妨。」

虞一公含笑道：「小女虞姬，日後終生大事，欲託附於項將軍，項將軍意下如何？」

項羽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道：「令千金秀外慧中，乃月中仙子，項羽一介粗野之夫，豈敢高攀？」

項羽說話之際，耳邊又忽然鑽入一縷尖音道：「不然，此女可與你陰陽互濟，於你日後成大業大有裨益，況且此乃虞莊主一片厚望，你若拒絕，彼此便立生芥蒂了！」

項羽一聽，心神不由又一震，他知此乃數度示警的黃先生所言，他所使的傳音功夫，已足令世人震驚了。

果然虞一公見項羽略顯猶豫，便微露不悅道：「項將軍既已為上虞莊八千江東子弟之主，則上虞莊便與項將軍生死與共，更何況是區區一位女兒，除非項將軍另有婚配，否則祈莫推辭！」

項羽一聽，不由向遠處的黃石公望了一眼，心中不由駭然，暗道：此人不但功夫驚人，且事事洞察先機，項羽若得此人相助，何愁大業不成。

項羽心中忖念，但此時他也無暇理會，連忙向虞一公道：「項羽不敢推卻，只是誠恐有辱令千金而已。」

虞一公尚未答話，一旁的虞姬卻毫無羞態，她向項羽盈盈一笑，忽然輕聲道：「項大哥若怕辱沒了虞姬，便以天地為聘禮，豈非隆重之極了？」

虞姬此言一出，不但項羽一怔，連虞一公亦不由皺眉道：「虞姬，普天下哪有以天地作聘禮的？你這豈非為難項將軍麼？」

項羽亦喃喃道：「金銀珠寶你不要，這天地聘禮如何辦了？」

虞姬微笑道：「項大哥是否以反秦為大業啊？」

項羽慨然道：「滅秦興楚，乃項羽平生大志也。」

虞姬輕輕一笑道：「這便是啦，項大哥以反秦為大業，只要滅秦，江山天地不是你的麼？虞姬其實僅要項大哥以滅秦大志作聘禮罷了，豈有他哉？」

項羽一聽，不由大笑道：「虞姬果然是巾幗奇才，秀外慧中，項羽有此紅顏知己，夫復何求啊！」

虞一公一聽，大喜道：「好極了，項將軍從此便是上虞莊的乘龍快婿，彼此一家，八千江東子弟必誓死相隨也。」

自這一刻始，項羽與虞姬的婚事就定下來了，「霸王別姬」這一幕千古哀怨奇談，也自這一刻揭開了第一頁。

而因此項羽便與上虞莊的八千江東子弟，結成反秦的堅固聯盟，手下更多了如季布一般勇猛的愛將，這對項羽的霸業，無疑是一股强大的助力。

項羽終達成與上虞莊結盟的大事，心中對黃石公也甚為感佩，雖然自始至終黃石公並沒公開出手相助，但項羽深知，若非黃石公的暗中示警，他決計無法降服那匹烏靈駒——霸王馬，也就不可能令上虞莊八千江東豪傑拜服，結盟之事也就決不可能如此順利了。

項羽對黃石公又感又佩，他欣然邀黃石公等重返會稽城，又引薦他與叔父項梁相見。

項梁居然尚記得其父項平臨終之時留下遺言，說日後但遇上「九天玄女」四字有關之人，務必殷勤相待。因此聽說黃石公乃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不由倍加尊敬，邀他留在會稽城，日後共舉大業，以圖榮華富貴。

黃石公淡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吾此次南下，乃為踐吾師之諾而已，吾必助項氏血脈得龍脈蔭庇，以成大業，僅此而已，豈有他求，貴叔侄不必客氣。」

項梁知黃石公有鬼神莫測天機之學，便向他拜問道：「日後項氏血脈，誰可終成大業？望先生指

點。」

黃石公聞言向項梁細注一眼，見其眉濃耳短，鼻挺少肉，不由暗歎口氣，心道：此乃短命之相，尚何求大業？心中思忖，卻不便明言，僅淡淡一笑道：「貴叔侄先祖骨骸，移葬咸陽南部，則可望龍脈蔭庇，均為項氏血脈，誰終成大業，只等日後的機緣了！」

項梁一聽，心中雖然疑惑其意未盡，但見黃石公決不肯再說，便不敢强求，先派人秘密起出乃父項平在下相駱馬湖畔的骨骸，再着項羽改裝便服，護送先祖骨骸往咸陽驪山腳下安葬。

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引領項羽抵咸陽南部驪山腳下。他當年以大手印、四方石鎮住的龍脈標記，果然尚完好無缺，絲毫未動，那正中的手印如五爪金龍伏地而臥。

黃石公指點項羽親挖祖墳，項羽神力驚人，不消片刻，便在阿房宮與驪山的中間，大手印正中挖出了一個墓穴，這比張良挖冰墓，顯然輕鬆多了。

不一會已安葬畢，把事先預備的墓碑豎了起來，只見上書「先祖項公平之墓」七個金漆字，其貴氣富氣顯然比張良的無字冰墓又勝了一籌。李鐵拐與孟姜女互望一眼，心中均有不忿之色，只是當着項羽的面前，不便直道其意而已。

墓碑剛豎好之際，突聽東西兩面，驪山皇陵及阿房宮方向，响起一陣悶雷似的鳴聲，隨即分從兩面，騰起兩股紫氣，在半空中積聚，越聚越濃，漸而已化作紫雲，無風自動，竟向正中方向疾射而來。

項羽目睹此異象，他但感驚奇，卻難明所以。

黃石公一見，卻連忙低叫一聲：「快！項將軍速於祖墳前跪拜也！」

項羽對黃石公甚為拜服，一聽果然走到祖墳前，雙膝跪於祖墳墓碑前面。

此時東西兩股紫氣雲，已疾速飄到，竟通靈似的，各自向項羽的祖墳墓碑處一沉而降，似欲入碑而進墓中。

不料項羽身軀高大，他雖然跪下，但仍高出墓碑整整一個頭位。

東西飄來的兩團紫雲，一沉而降之際，本來欲入碑而進墓，但項羽的頭頂高出墓碑近尺，因此兩團紫雲便先觸及項羽之頭，一觸之下，便勢不可止，竟絲絲而入，全數融入項羽頭部去了，項羽立刻以手抱頭。

項羽登時大叫一聲：「熱殺我也！」話音未落，他已一跤仆倒在先祖墳前，昏過去了，其狀當眞驚心動魄。

孟姜女心軟，見項羽以手抱頭，昏迷過去，以為他有甚不測，不由驚叫道：「項羽怎的了？石公大哥快救他一救。」

李鐵拐卻歎了口氣，苦笑道：「剛才我尚以為，張良得冰墓如此艱難，項羽卻如此輕鬆，石公兄弟白便宜了姓項這小子了，不料他竟有此不測之變……可怕之極也！」

孟姜女一聽，忙道：「鐵拐叔叔，項羽有甚可怕遭遇？」

李鐵拐一聽，怪笑道：「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女娃兒你也別瞪着我瞧，你欲知詳細，快問你石公大哥好了。」

孟姜女果然忍不住道：「石公大哥，到底此事如何了？」

黃石公微歎口氣，道：「項羽並無大礙，他之昏倒，乃龍氣驟然入體，奇熱難擋之故罷了，醒來便可無恙……可惜其本命所定，日後必難善終而已。」

孟姜女一聽，這才放心的鬆了口氣，她深知黃石公之能，他既說無礙，那便眞的無礙了，但稍頓又奇道：「為甚他日後必難善終？」

黃石公道：「剛才兩股紫雲，東面者乃驪山秦皇陵龍氣，西面乃秦阿房宮龍氣，兩者皆非同小可。項羽祖墳截斷其交滙之勢，便反而吸引兩大龍氣向此墓滙聚，若入得墓中，與此墓原潛龍氣相滙，此墓子孫後人，必奇貴無比，甚至可取秦而代之，但不料項羽雖已跪迎，其頭卻仍高出墓碑一截，先前龍氣，便直入其頭，失卻潛移默化之威力，雖可促其早旺龍氣，卻太暴烈，日後難得善始善終……而且其所吸外來龍氣入於頭部，暴旺之下，必難堅牢，後果可怕之極。」

孟姜女大奇道：「外來龍氣先入其頭，有甚可怕？」

黃石公搖頭苦笑道：「此穴斷人龍脈又吸人龍氣，其格已非常霸道，若入墓中，或可藉潛移默化消其暴烈之氣，但直入人之軀體，便過於暴烈，物極必反，銳則挫、堅則毀，入於何處，何處便首先不保。」

孟姜女一聽，不由猛吃一驚道：「若先入頭部，豈非頭部先不保麼？頭若不保，人之軀體豈非滅亡？」

李鐵拐怪笑道：「人若無頭，便是無頭之鬼，既已成鬼，人又何存？」

孟姜女瞪了李鐵拐一眼，道：「鐵拐叔叔別發瘋話嚇人啊！」

黃石公忽然歎了口氣，苦笑道：「鐵拐兄所言並非瘋話，只怕不幸而言中了。」

孟姜女一聽，不由亦歎了口氣，道：「既有如此兇變，石公大哥事先為甚不加解救？」



黃石公苦笑道：「墓碑乃項氏叔侄堅持定下的尺寸，當時我已着其速速跪下，不料項羽身軀高大，雖然跪下，其頭仍高出墓碑一截，到兩大龍氣被吸飛而來之際，除非中斷此墓截龍吸氣之格，任由兩大龍氣相滙，而令秦朝嬴氏江山堅固，千秋萬代，否則此時此刻項羽已避無可避了，天數如此，夫復何言！」

孟姜女正欲再問，此時忽聽項羽大叫一聲，人已醒來，又一躍而起，喃喃的道：「慚愧！慚愧！項羽怎的如此懈怠？竟於祖墳前睡着了！」他似乎根本不知剛才發生的異兆。

黃石公目注項羽一眼，心中稍感不安，他微一沉吟，便對項羽道：「項將軍可先行潛返會稽城，早作舉大業準備，你如今已蒙龍脈蔭庇，所圖之事必有所成。」

項羽略感迷惑道：「此龍脈之力當眞如此犀利麼？然則項某日後是否可取秦而代之？」

黃石公一聽，不由沉吟不語，好一會方道：「所圖大業必有所成，至於日後是否可取秦而代之，事涉天機奧秘，連我亦無法預測知，一切但望從容而行，切勿操之過急，則可望逢兇化吉矣。」

項羽一聽，也不太留意，他向黃石公俯身一揖道：「先生助我項氏之德，項某必當牢記，先生但能隨我返會稽，共舉大業，則榮華富貴，非先生莫屬也！」

黃石公淡然一笑道：「黃石公非富貴中人，與項將軍一聚，乃為踐吾師之諾而已，項將軍也不必介意。」黃石公一頓，忽然又加了一句道：「至於項將軍日後所舉大業，尚欠運籌之士，若機緣相合，或可遇之。」

黃石公說罷，再不多言，向項羽拱手道：「項將軍，請！」說罷，與李鐵拐、孟姜女一道，續向東面飄然而去，眨眼已不見影踪。

項羽心性豪邁壯烈，見黃石公並無求取富貴之意，也便算了，他向祖墳再拜了三拜，便與隨從一道，急急趕回會稽城去了。

* * *

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一路向東而行，漸而已遠離秦都咸陽地域數百里。

東行之際，忽見前面一座雄偉山嶺拔地而起，高達千丈，在廣闊的秦川上顯得份外雄峻突兀。

孟姜女有點怕山，她一見便皺眉道：「石公大哥，這是什麼山啊？如此險峻。」

黃石公略一凝視，便道：「此乃西嶽華山，乃天下五嶽之一，欲一睹秦朝目下天機氣運，倒不可缺少西嶽也！」

孟姜女聽慧絕頂，她一聽便吃了一驚道：「石公大哥打算上這西嶽華山麼？」

李鐵拐一聽，故意氣孟姜女道：「不錯，不錯，石公兄弟不但欲上西嶽華山，而且必定連登華山三大峯三中峯！在山中流連忘返，終年累月，再不返塵世間了，好等孟姜女娃兒老死山中。」

李鐵拐知孟姜女天不怕地不怕，卻有點怕山，便故意氣她，料定她必定氣得俏臉生紅，更加好看。

不料孟姜女一聽，卻欣然一笑道：「若然如此，這倒妙啊！」

李鐵拐不由傻了眼，奇道：「喂！孟姑娘，妙什麼？」

孟姜女瞟了黃石公一眼，俏臉忽爾一紅道：「有石公大哥……對了，還有你鐵拐叔叔在山中作伴，只要永不下山，自然便永不分開，這豈非很美妙麼？」

李鐵拐察言觀色，但見孟姜女未言先留意黃石公的反應，接而俏臉忽紅，便知她的「兒女柔情」又發作了，不由呵呵的怪笑道：「喂！石公兄弟，眼前明擺着一條美妙之路，你走不走啊？」

黃石公平生極少與女人相處，他的師傅又是一位玄之幻極的人物，自然不會向他教授「兒女私情」這等微妙功夫，因此哪會體察孟姜女這等女兒家的柔情心事，他一聽便微一怔道：「黃石公自知一生與富貴榮華無緣，有甚美妙路子了？」

李鐵拐怪笑道：「好！那老黑拐先問你，你的師門本旨，是否有一條戒男女相悅、終止嫁娶的規限？」

黃石公道：「師門以無為大治為本旨，卻並無這等清規戒律。」

李鐵拐一聽大笑道：「這就好極了，石公兄弟只須看上一位絕世奇女子，然後授予全副本事，再一道參悟那等天機奧秘，他日必可榮登仙界，這豈非一對美妙之極的神仙俠侶麼？呵呵，這簡直妙極了。」

黃石公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目下天機大勢劇變在即，黃石公身負師門重任，豈有餘暇去追尋這等男女私事？而且，普天下何處尋覓如此一位志同道合的絕世奇女？鐵拐兄只怕是凡心大動，自作多情了！」

李鐵拐一聽，見黃石公對孟姜女的一片柔情，渾似不知情，更沒留意，也難判斷兩人是否有緣，便不敢直道，呵呵一笑道：「老黑也沒說必然如此，只是提醒石公兄弟留意，世上尚有這一條美妙之路罷了！」

李鐵拐說罷，怕孟姜女與他算賬糾纏，連忙展開身形，向華山上飛掠而上。

孟姜女此時臉紅紅的，心中柔腸百轉，但眼見黃石公似對她毫不留意，在他面前，便更連說話也不好意思了。

黃石公見孟姜女默然不語，以爲她怕了登山，便安慰她說：「華山雖然險峻，但憑義妹此時的功力，普天下任何高山名川，均可攀越，不必膽怯。」

黃石公說罷，仍怕孟姜女心怯而力衰，便把她的玉手一執，帶着她向山上掠去。

上了華山半山腰，西面的山嶺，忽然下起雨來，東面的山頂，卻依然驕陽如焰。

孟姜女的手腕被黃石公緊執而行，她但覺一股熱力自手腕淙淙而入心胸，風馳電掣上山，竟毫不費力。她向東西兩面的「雨景、日景」瞥了一眼，心中不由痴了，暗道：石公兄弟待我，豈非如眼前所見，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情)還有晴(情)麼？

華山雖然險峻，自古有「華山一條路」之稱，高者極高，陡者極陡，險者極險。但黃石公、李鐵拐二人皆絕世高人，上此險峯自然等閒之極，就連孟姜女，她的功力本就甚深，再加上黃石公在她身邊鼓勵，她上此峯，竟比走平地更感從容。

三人登上華山主峯落雁峯，但見華山三大峯三中峯，形如六瓣黃花，華(花)山之名，恰切之極。北則俯瞰黃河，南連秦川大嶺，奇拔峻秀冠絕天下。

黃石公等三人，所登之處，乃華山絕巓落雁峯。峯上四周皆松林，雜以檜柏，迤邐數里，濃蔭密蔽。南望秦嶺，峯巒起伏，萬里波濤；下視平川，河流隱現，壯麗異常。東望則爲泰山隱約，顯出俊傑的齊魯地域。

孟姜女聽說東面極遠之處，便是齊魯地域的泰山，驀地想起一事，若有所思的道：「石公大哥已造就了項羽，但未知張良東行尋玉笛之事如何了？」

黃石公沉吟道：「張良乃仙格本命，他之東行雖多兇險，但並無生命之危，當他尋獲玉笛之日，便是他的雪中仙座穴龍氣大旺之時。不過他於二十一歲運走輔角之際，有赤氣隱犯命宮，或有兇煞之危。」

孟姜女一聽驚道：「張良乃一代奇才，若因此而夭折，豈非太可惜了？石公大哥好歹想辦法救他一救！」

黃石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張良今方登二十，距輔角廿一之危尚有年餘，兇煞之氣若未暴發，卻如何施救？此乃張良本命所然，兇煞不發，則本命不旺，半點勉强不得。」

李鐵拐一聽，不由亦連連點頭道：「石公兄弟所言不差，例如當年九天玄女的大弟子孫臏，九天玄女早知孫臏本命必有災劫，但也只能靜觀其變，待其災劫應後，才出手相救，而從此之後，孫臏之運命便由衰轉旺了，如今張良似乎亦與當年的孫臏同一命運，但不知是否如此慘烈罷了！」

黃石公沉吟道：「目下尚難下判斷，一切只能密切留意，以便及時施救。」

就在此時，孟姜女忽然驚叫一聲道：「石公大哥，快向東面看……咦！那不是赤氣騰空、鮮紅如血麼？」

黃石公一聽，運目向東面凝望，但見在泰山華山中間，位處兩山之中，高聳一座山脈，二股赤煙冉冉升騰，相滙凝聚成赤雲，懸於天際，其色紅如鮮血，又似滴滴而下！

李鐵拐一見，微一沉吟，忽然驚駭的道：「赤雲升騰之處，正是中嶽嵩山，嵩山上面，不但有石公兄弟你的祖宗黃石龍脈，更有少陽、太陽兩峯龍脈潛伏，乃九天玄女當年勘點。其一爲太陽峯陳姓的『鷹揚穴』，其二爲少陽峯吳姓的『猛鷙穴』，目下突升兩道赤紅如血雲氣，莫非乃鷹揚、猛鷙兩大龍脈暴發之兆麼？如此天下將有甚劇變？」

黃石公肅然道：「師傅當年曾告誡石公，說嵩山隱伏天機逆轉啓動之力，又道陳、吳兩姓龍脈，已滙聚天下血煞之氣，不發猶可，甫發必撼動暴秦之根基，而由此更牽動天機大勢再度逆轉。如今看那上升之雲氣，赤紅如血，垂垂欲滴，果然是血煞之氣受感應而暴發矣！由此推動，不出五年，天下將刀兵四起，血流成河，人間勢必面臨一場浩劫了。」

孟姜女一聽，忙道：「石公大哥常道吾門中人，凡事以天下蒼生爲本旨，若天下蒼生面臨浩劫，爲甚不設法消弭？」

黃石公微歎口氣，道：「此番浩劫，不但不可消弭，反而要促其萌發……無奈之極，不得不爲也！」

孟姜女道：「爲什麼？」

黃石公肅然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陰極而陽，陽極而陰，反反而正，正正而反，此乃物極必變之天地至理。暴秦肆虐已久，天下表面和平，實則浩劫無日無之，天下蒼生行將被暴秦滅絕矣！是故長劫不如短劫，大亂然後可望大治，天下雖歷一場浩劫，但火浴鳳凰，然後重生，蒼生庶幾可望數百年安樂太平日子！」



孟姜女默默沉思一會，忽然道：「是！石公大哥我明白了。」

李鐵拐道：「孟姑娘妳明白什麼？」

孟姜女道：「石公大哥斷言天下浩劫勢不可免，因爲長劫不如短劫，大亂然後大治，火浴鳳凰然後重生，這豈非世間長痛不如短痛，割掉毒瘡，病體痊癒一般道理麼？」

黃石公欣然一笑道：「不錯！孟姜妹所悟已甚透徹矣！」

李鐵拐不服氣道：「既然如此，石公兄弟所作所爲，皆與促發天機再度逆轉有關，而天機逆轉又必然促發天下浩劫，則石公兄弟此舉，豈非救蒼生又害蒼生了？」

黃石公一聽，不由仰天長歎道：「天下事有得必有失，有生必有死，有福必有劫，天機大勢演行至此，一切已成定局，決無改變之理矣，乾坤大勢，又豈是人力所可能扭轉。」

李鐵拐沉吟道：「石公兄弟既道天機逆轉必然是嵩山陳、吳兩姓龍脈所滙血煞之氣爲肇端，然則當年九天玄女勘點澤山劉氏紫龍蟠大龍脈，石公兄弟歷年所勘點的孟姓虎嘯龍吟獅吼穴、張姓的雪中仙座龍穴、項氏的雄獅穴，如此四大龍脈，將起甚作用？」

黃石公一聽，不由微笑道：「四大龍穴各有其效，例如孟姜妹的虎嘯龍吟獅吼穴，不是已一舉震倒秦長城龍脈，令其所吸納之天下龍氣各歸原位，更令秦朝千年之大氣運頃刻而終麼？至於其餘三大龍脈，日後亦必各有驚世之果，鐵拐兄亦爲此天機逆轉局中人，自然有所悟察。」

黃石公說罷戛然而止，再不多說一句。

李鐵拐在天機、地脈學上，到底難與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黃石公相較，見他不肯再往下細說，知不可勉强，無奈涎臉笑道：「如此天機隱秘，老黑拐亦知你黃石公必不肯洩露的了，老黑拐也不敢强求，但既然天機大勢逆轉在即，天下浩劫瀕臨，石公兄弟有甚打算，你不會連這點也故作神秘吧？」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鐵拐兄乃此道中人，告知亦非洩漏天機，可惜那等事涉天下大勢之玄機奧秘，連我亦在參悟之際，只能於日後細加觀察方可定論，如此半悟半惑之事，不說也吧，至於目下去向，既然天機逆轉已露端倪，行將啓動，我輩中人，便只能順其勢而行之，決不可逆勢而動了。」

孟姜女聽黃石公似有行動之意，不由心中留意，忙道：「石公大哥，這順勢而動又是什麼？」

李鐵拐忽然接口道：「這順勢而動便是靜極觀其變！」

孟姜女不捨道：「如何爲靜？如何爲變？」

李鐵拐道：「靜即不動，變即變化也！」

孟姜女又道：「怎樣不動？怎樣變化？」

李鐵拐見孟姜女一連串追問，不由傻了眼道：「不動便是不動，變化便是變化了，有什麼如何怎樣的？唉呀我的孟大小姐，你再問下去，老黑我只好來個胡說八道了。」

孟姜女樂得笑道：「胡說八道也好啊！總比做悶胡蘆的好也！只要好聽，鐵拐叔叔便不時來個胡說八道、亂七八糟好了！」

李鐵拐又好氣又好笑道：「胡說八道便胡說八道了，怎的又會亂七八糟？」

孟姜女大笑道：「胡說八道之下，必然顚倒是非，混淆黑白，既然是非顚倒，黑白混淆，豈非亂七八糟麼？」

李鐵拐到底比不上孟姜女的口齒伶俐，心眼靈活，被她東拉西扯，不由弄得頭昏腦漲，忙告饒似的歎了口氣道：「哎呀我的孟大小姐，算老黑拐怕了你這鬼女娃兒的利嘴啦！不說，不說，決不說了，一切任由你的石公大哥去妙演天機罷了。」

李鐵拐一頓，卻又忍不住向黃石公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並非眞的打算靜觀其變，在這華山絕巓呆上三年五載吧？」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決然道：「順其勢而行絕非靜觀其變，我等目下所做，只要順應天機行將劇變之勢，而導引其運轉，並非逆反其運行軌跡，便可搶佔機先，不致太過被動……而且按四大龍脈受蔭人之本命，雪中仙座穴之血脈，行將犯兇煞之劫，黃石公又豈能坐視而不動？此行當先東去，以助良兒了結其本命之劫。」

黃石公道出打算，李鐵拐大喜，他只須有人間熱鬧，不時大醉一番，也就高興之極，豈有異議。

孟姜女的一片女兒私心，已放在黃石公的身上，只要黃石公讓她留在身邊，不算計她離開，她也就心滿意足，就算黃石公打算去闖天焰地火，孟姜女只怕也絕不會皺眉。

當下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三人，下了華山落雁峯，一路向東面齊魯地域而去，以便與東尋玉笛的張良會面。

## 渡口狙擊　誤中副車

張良當日於咸陽南百里外的太乙山與黃石公、李鐵拐、孟姜女等

三人分別後，依照黃石公吩咐，一路向東而去。

張良此時已具「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黃石公助他挖冰墓之際，又向他體內輸入無爲眞氣，助他打通奇經八脈，再加上張良悟性奇高，因此他的內功進境神速，短短一月工夫，便猶如常人苦練十載，亦即他此時已身具十年苦練的深厚內力了。

有如此深厚的內功根基，張良一路東去，便越走越快，越走內力越强，不但不覺疲累，反而越來越覺精神抖擻。

力足則神清，神清則氣爽，氣爽則神凝，神凝乃悟性高低的一大要素，因此內力充沛之下，張良的悟性更爲突飛猛進。平日須參悟半日的難題，此時略思片刻便可迎刃而解。

更奇妙的是，張良自離開移葬太乙山冰洞祖墓後，他但感體內的熱力不斷增加，漸而已感熱血沸騰，他的樣貌雖仍似女子秀氣，但其神韻已甚有氣勢了。

張良已開始醒悟，此乃黃石公堪點的「雪中仙座」穴的强大威力。因此他的內力越强，悟性越高，神韻中的氣勢越盛，他對黃石公傳授他的「九天秘笈」絕學亦越發驚佩。

從秦都咸陽南百里的太乙山，到齊國地域的千里路途間，張良一路上仔細參悟他獲傳的武功及玄機秘學，從黃石公傳授的「九天秘笈」天機、人間、地脈三大絕學，「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玉笛神功」的音譜，到李鐵拐傳授的「鐵拐舞」防身招式，均刻苦領悟，在短短的三個月旅程中，張良的所學，已比昔日優異十倍，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人，只可惜一切皆未有實際應用而已。

不一日，張良已抵達原趙國地域的漳河畔龍王廟。

此時已是傍晚時分，張良眼見已錯過了投宿的地點，四周一片荒野，料想必須再走百里，方可抵達黃河博浪沙畔的陽武鎭，那時已是天亮了，便乾脆走入龍王廟，在廟中暫宿一宵，明天一早再行趕路東去。

這座龍王廟建於漳河之畔，雖處荒野之地，卻甚有氣派，月色之下，佔地近千尺，四重三疊，地方頗大。

張良走進龍王廟側殿，那是一間較主殿小很多的殿堂，張良心道：自己外來乃客，倒不可擅闖主人地，衝撞了龍王爺。

張良揀了一個近門口的角落，盤膝坐下，依黃石公所授的「無爲神功」內功心法，吐納運行了一週天，但感整日趕路的疲累，竟一掃而空，再無半點疲倦了。

他越來越驚佩「無爲神功」內功心法的威力，他再吐納演練三週，不但疲困盡消，且但覺渾身其氣充盈，精神大振。

精神大振間，一絲異念忽地躍上張良的脈際，暗道：師傅說目下五十年天下氣運，皆伏於「乾卦」的廿四字眞言，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潛龍勿用」一句，似乎乃指目下已有「龍」潛伏，而且正蠢蠢欲動，但此「龍」並非「天龍」成大事者不可以此爲用。然則誰是「蠢蠢欲動」的「潛龍」，何者方爲足成大業的「天龍」？

張良雖然悟性奇高，於「乾卦」中的廿四字眞言已有所參悟，但畢竟初悟此道，功力尚淺，一時間也難徹悟。

但張良的性子有一種特性，便是凡事有不明之處，必定鍥而不捨，追究明白，因此他的玄機絕學也就進境神速。

正當張良在龍王廟盤膝吐納，苦思冥想之際，他的耳中忽然聽聞有人聲傳來，說話的聲音雖然極輕微，但張良此時的內力已甚有根基，聽覺也十分敏銳，這不易察覺的輕微人聲，竟難逃出他的耳力。

他凝神捕捉聲音的來源，漸而便越來越清晰了，他甚至可以聽出，那是二位老年男子的聲音，因爲說話聲均異常蒼勁，若非飽歷風霜的老人，那是決沒有這種蒼勁音的。張良的「九天秘笈」人間道絕學，已有幾成火候，憑聲判人的本事自然難不倒他了。

漸而他更聽到棋子落盤的咯咯聲，他心中不由一陣驚詫，暗道：月夜荒郊古廟，誰有如此雅興，竟對弈起棋子來了？

張良再側耳傾聽，那傳來的聲音竟夾雜着嘩嘩的流水响聲。張良心中不由越發驚奇，暗道：誰有如此興緻，竟於河畔對弈。

張良此時的玄機推算本領尚淺，不可能推斷這等高深的江湖奧秘。他略一沉吟，深知再苦思下去也判斷不出究竟，便決然的一躍而起，打定主意，非要親身前去探索清楚不可。

張良此時的內力充沛，輕功亦已有一定火候，他躡足而行，循東南面傳來聲响處潛去，行速甚快，卻悄無聲息。

漸而河水聲漸响，脚下也已觸及黃河。張良自小便精研天文地理，他據此地方位判斷，他此時應該已抵黃河入海的萬頃黃沙灘了。

他再潛行數十丈，凝目向前一看，不由一怔，但是在月色之下，萬頃黃沙的中央，果然有一黃一黑兩條身影席地對面而坐，顯然是這兩人在月下沙上對弈棋子了。



張良躡足走近，黃黑兩條影似沉迷於棋局，對身後事毫不爲意。

張良已站在兩人的背後，兩人仍頭也不回的對弈。

這黃黑兩條身影，果然是兩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坐東面西的一位身着黑衣，雙目如鷹似隼，臉頰瘦削，猶如一頭蒼鷹。面東坐西的卻是一位黃衣老者，眼如棋子，極圓極大，臉也圓圓的，身也圓圓，渾身上下，就如一隻正在對弈的棋子。

兩人在張良接近時，均發出「哼嘿」二聲，顯然兩人明知有人站在旁邊觀棋，卻誰也不去理會。旁觀的張良卻也默不作聲，雙方均很遵守「觀棋不語眞君子，舉手不回大丈夫」的下棋規條。

黑衣老者與黃衣老者厮殺了一會，張良精於棋藝，他已瞧出，黑衣老者已漸呈敗象，但仍苦苦掙扎，決不罷休，似乎這局棋若輸了，他的生命亦將不保似的。

「將軍！」黃衣老者微笑着，把一隻「炮」隔河直射中宮，黑衣老者的「帥」登時危在旦夕。

黑衣老者急得滿頭大汗，抓耳撓腮，苦思似已無策，但又拚命支撐，不肯服輸放棄。

張良睹狀微微一笑，忽然撮口一吹，一聲口哨音在沙灘之上迴鳴，其聲壯烈，隱含捨生忘死，赴湯蹈火之意。原來張良這是用口試吹「玉笛神功」的音韻了。

黑衣老者一聽，也不理身後的張良打擾他的思路，反而臉有得色，怪叫一聲道：「妙啊！好一招捨生忘死，赴湯蹈火，這一隻車也只好棄了去保帥了。」

黑衣老者說着，竟毫不猶豫，伸指一挑，他那隻「車」便打中路堵住了黃衣老者的「炮」了。

黃衣老者以「炮」打掉黑衣老者的「車」，但他的「炮」卻也被黑衣老者的「象」吃掉了。

這一來棋局大變，雙方均只剩不能過河的守帥兵丁，眼看再爭持下去，也只能是一局和棋了。

黑衣老者樂得大笑道：「如何？老乾客，終被老子把你逼成和局了吧！」

黃衣老者──老乾客老大不服氣，微哼一聲道：「哼！不算，不算，老坤客，這一局決定算不得也！」

黑衣老者──老坤客怒道：「如何不算？」

老乾客瞪了旁立的張良一眼，道：「往日你老坤客的棋法亂七八糟，一塌糊塗，今日爲何會用上這神來一着？哼哼，分明是這小子一聲口哨作怪，這壞了下棋的規矩，不算，不算，決定不算！」

老坤客怒道：「他靜立一旁，並未作聲說話，這便是眞君子，我老乾客舉手不回，便算是大丈夫，下棋兩大規矩均遵守了，如何不算？算，算，算極了！」

老乾客嘿嘿一笑，盯着張良，忽然冷笑道：「這小子古怪極了，貌似婦人女子，氣勢卻似鬚眉丈夫，玄幻奇特、神鬼莫測，他必是以口哨傳意，教了你神妙一着。」

老坤客的心病被老乾客一言道破，登時啞口無言，但又强辭奪理道：「無論如何，我老坤客既然能聽懂這小子的哨音，觸發靈機，這神來一着，到底是靠我本身的造詣，否則，爲何你老乾客又聽不明呢？」

老乾客口中連聲道：「放屁！放屁！你明明是借助外力，說什麼靠本身的造詣？强辭奪理，胡說八道！」但心中卻不由暗道是啊！若我聽得懂，便必定有防範，破了他這見鬼的神來一着了。

老乾客這般思忖，一腔怒氣便轉到張良身上來了。

老乾客盯着張良道：「小子，你會下棋麼？」

張良見兩老爭勝之心猶似頑童，心中不由好笑，便道：「偶一爲之，並非沉迷此道，不可救溺。」

老乾客怒道：「然則我是沉迷此道，反而不可救溺了？」

張良微微一笑道：「人不迷心自迷，棋若迷局先敗，老前輩自然明白此中的奧妙。」

老乾客一聽，心道是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若非我已迷，爲甚他這旁觀者一言便中的了？咦？這小子果然有點意思。

老乾客這般思忖，便忽然道：「小子，你又可知天下如棋局，羣雄競逐，猶如棋局中的着着爭勝，若不爭勝，羣雄何必競逐，天下也少了許多紛爭血腥之氣，倒不如像我乾坤客兄弟二人，退隱江湖，沉迷棋局好了。」

張良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兩人原來是乾、坤二人，一名老乾，一名老坤，合稱則爲乾坤，今晚乍遇，恰逢兩人對弈，豈非隱含「乾坤棋局」的奧秘麼？天下之大，卧虎藏龍，這兩人說不定乃絕世高人，倒不可輕慢了，不然，便非師門本旨虛懷若谷了。

張良心中忖念，便向乾坤兩老俯身一揖道：「在下張良，乃韓國人氏，前輩所言，雖有其理，但卻有不明之處。」

乾坤二老一聽，不再鬥嘴，一齊目注張良，道：「原來你這小子便是張良！却有甚不明之處？」

張良道：「不錯，天下事果如棋局，爭勝必惹血腥之氣，但若不爭勝，則棋局不變，天下依舊，暴政延綿，則天下豈非亦瀰漫血腥之

氣，且更持久而不息嗎？」

乾坤二老一聽，互視一眼，均會心一笑，老坤客道：「然則依你之意又如何了？」

張長慨然道：「雖然羣雄競逐，必惹血腥之氣，但無死便無生，無冷亦無熱，如此不生不死，不冷不熱，茍延殘喘，倒不如羣雄競逐，痛痛快快，轟轟烈烈，以求棋局一新，天下一變了！」

老乾客一聽，又與老坤客互視一眼，老坤客微一點頭，老乾客便忽然道：「張良，你祖父是否名耳字開地？父親是否張平？先祖乃韓國王朝宰相，到你這一代方被秦所滅？」

張良一聽，不由猛吃一驚，疾退一步，驚疑的盯着乾坤二老，厲聲道：「兩位前輩到底是誰？對在下的身世怎會如此清楚？」

老坤客呵呵一笑，接口道：「我等不但清楚你的家世，更知你流落江湖，輾轉奔波，終有幸遇上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更萬幸蒙他收你爲徒，學成驚天本事，更成『雪中仙座』龍脈之子，火浴鳳凰，重出江湖，你先祖的遺願，祇怕得由你來達成了。」

張良一聽，他絕頂聰慧，前後一印證，便猛地憶起一事，恍然道：「兩位前輩如此清楚張良的家世行踪，必非凡人，更必與先祖有甚深淵源！又先祖父當年曾拜兩位高人爲師，學那治國學問，終成韓國宰相。那兩位高人，莫非便是兩位老前輩嗎？」

乾坤二老一聽，不由又互視一眼，會心一笑。老乾客點頭道：「果然絕頂聰慧，孺子可敎也，也不愧張耳那小子的嫡傳血脈！既然你已窺破吾等兄弟二人身份，也不相瞞，當年你祖父張耳，的確曾拜吾兄弟兩人爲師，可惜他喜歡學的全是那些治國學問，於武功一道不屑一顧，否則他也不致年僅五十便去世了！」

張良一聽，已確信無疑，當下連忙向乾坤二老拜道：「徒孫張良，拜見兩位師祖……難怪師傅他曾斷言，張良此番東行必有奇遇，原來是有幸遇上兩位師祖，萬望對張良不吝賜敎。」

乾坤二老齊聲道：「非也！非也！所謂奇緣，絕非吾兄弟二人也！」

張良奇道：「爲甚麼？張良與兩位師祖素未謀面，今日竟可於此地相遇，對張良大有裨益，怎麼不算是奇緣了？」

乾坤二老一聽，兩人心意相通，異口齊聲道：「吾兄弟兩人，這幾年來暗中跟踪你，以便相機授藝，好令你了却先祖遺願，因此對你的行踪一清二楚也。你萬幸得拜玄機大師黃石公爲師，此乃你張家一族之宏福也，黃石公乃天機使者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你師傅之學問，包羅萬有，博大精深，吾兄弟二人與之相比，乃區區江湖草芥而已，算甚奇緣？這是其一也。」

張良道：「還有呢？」

乾坤二老一聽，互視一眼，似有點爲難，不忍坦率而言，終於老坤客微嘆口氣，道：「老乾兄，吾等於此博浪沙對弈，乃印證他是否有緣肩承先祖的遺命，他竟然不請自來，尋到此地，可知其本命難違也！」

老乾客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看來亦是良兒你的本命如此，夫復何言？實不相瞞，你先祖的遺命非常可怕，吾等藏在心中已多年了，不忍對你坦白道出，是不忍你去犯險也！但若不對你坦白，吾等眼看已快離人世，你先祖的遺命，從此祇怕便永難達成了……張良，你想知道嗎？」

＊　＊　＊

張良一聽，不由大奇道：「先祖到底有甚麼遺命？兩位前輩如此爲難？」

老乾客目注張良道：「你一定要知道？不怕知道了便會生命難保？」

張良慨然道：「國破家亡，此恨不休，天下蒼生水深火熱，朝不保夕，如此殘世，個人生命又值何價？」

老乾客一聽，不由又嘆了口氣，道：「原來你對韓國之滅，尚耿耿於懷，再加家亡之恨，天下之憂，看來你先祖的遺命，是否告知你，也無多大關係，此乃你之本命，不得不爲！」

張良道：「既然如此，乾師祖但說無妨。」

老乾客終於道：「你先祖的遺命，與你張家國破家亡有莫大關連，造成此等不幸的元兇禍首，乃暴君秦始皇是也。因此你先祖的遺命，便是張家的後人，必須相機擊殺暴君，以慰萬千死難之士……你知道這遺命有多可怕了吧？」老乾客末了忍不住加了一句道。

張良半晌無言，顯然他亦深知這遺命的可怕，此舉無疑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秦始皇雄兵百萬，咸陽宮禁衞森嚴，堅如鐵桶，任何敢入宮刺殺之舉，簡直是以卵擊石，絕無成功的可能。就算一代高人李鐵拐亦無此本事，因爲連他也無法近得秦始皇的身邊三丈！當年荊軻刺秦皇，以其力敵萬軍，計劃週詳，亦功虧一簣，更何況是憑他張良區區一人之力？

老坤客見張良沉吟不語，臉有難色，便嘿嘿一笑道：「他雖然已得黃石公眞傳，但畢竟乃弱質書生，他先祖的遺願，看來也祇好由我兩老不死出手了……如此千載良機，豈可錯失？」



張良沉吟良久，却忽然接口道：「是甚良機？師祖能詳告嗎？」

老坤客目注張良，見他意態眞誠，顯然眞的不知底細，便坦然道：「你知道秦始皇極喜出巡天下嗎？」

張良點點頭道：「此事知之甚詳，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乃西巡，由咸陽向西，經隴西到雞頭山，再返咸陽，乃鎭撫老家之舉也。第二次乃東巡，皆原六國地域，曾登泰山，並封禪刻石，向天下耀武揚威！行經湘水時，據說湘水神湘君欲阻其去路，秦始皇竟下令盡伐湘山樹，又放火燒山，赤焰千里，慘不忍睹……不過這已是年前之事矣。」

老坤客嘿嘿一笑道：「雖是年前之事，但目下又將重演！吾兄弟二人已獲訊息，秦始皇已離開秦都咸陽，依照第二次東線東巡，不日便將抵達陽武博浪沙了！」

張良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臉色漲紅，急道：「師祖此言當眞？」

老乾客亦點點頭，肅然道：「坤弟所言千眞萬確！因此吾兄弟倆已決定，無論你張家後人是否參與，我等亦將爲天下蒼生，向暴君行險一擊也！」

張良不禁熱血沸騰，急道：「擊殺暴君，不但事涉天下蒼生，更是先祖遺命，張良豈能袖手旁觀？趁暴君東巡之機，或可放手一擊！但此事事關重大，務須計劃週詳，可否容我先行稟明師傅，再作定奪？」

老坤客道：「此事若能求得動你師傅出手相助，自然大增勝算，但你可知你師傅黃石公現在的下落？」

張良搖頭道：「師傅他如神龍一現，見首難見尾，鬼神莫測，豈能預先知其下落？不過師傅曾許我於兩年內相會，他言出必行，因此兩年之內，必會與他相見！」

乾坤二老一聽，不但老坤客嘿嘿冷笑，連老乾客亦搖頭道：「時不我予，機不可失，稍縱即逝，豈能坐等兩年之久？屆時祇怕暴君已東巡完畢，安然返回秦都咸陽久矣！那時再動手，簡直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了！」

張良想了想，也深感此事急逼，的確不容他先行稟明師傅黃石公，便決然道：「既然如此，兩位師祖，且先週詳計議，再行一擊便了！張良雖然武功低微，但事到如今，亦祇好犯險一搏了！」

老坤客一聽，大喜道：「好！這才不愧爲乾坤二老的徒孫！也不愧爲張氏一族血脈！動武一面，不必徒孫你出手，乾坤二老拚却老命，大可向暴君放手一擊！」

老乾客此時亦接口道：「聞說你已得黃石公的眞傳，因此這運籌計劃之事，便得靠你來安排了！」

張良微一沉吟，便道：「目下關鍵在於秦始皇是否必經此地，然後才好作安排也。」

老乾客道：「此點良兒放心，秦始皇因第二次東巡登泰山威風之極，他第三次東巡必然重登泰山，以作一年一度之封禪。他欲登泰山，便必渡黃河，而此地博浪沙乃黃河最平緩的渡口，秦始皇必經此渡河無疑。」

張良聞言，向四下一瞧，但見月色之下，黃沙之上，有幾處蘆葦叢生之沼澤地，那蘆葦高於人頂，異常茂密。他疾步走過去，發覺蘆葦叢距河畔的大道足距三百尺，微一沉吟，便黯然不語。

乾坤二老一見，忙道：「良兒可覓到良策嗎？」

張良沉吟道：「若百斤鐵鎚，師祖可擲多遠？」

老坤客道：「百斤鐵鎚，老子奮力之下，可達二百多尺！」

老乾客道：「老夫大概可勉強達二百五十尺，再遠便極難矣。」

張良一聽，眉頭一皺，又道：「那麼兩位師祖是否可合力而擲，合兩人之力可擲多遠？」

乾坤二老一聽，均道：「這個却沒試過，但大致不會低於一人之力吧！」

張良一聽，欣然一笑道：「如此可矣！現下便立刻趕製一個重百斤的大鐵鎚，先行試擲演練，若能超越三百尺，則暴君或可除也！」

乾坤二老一聽，大喜道：「好！事不宜遲，這便立刻入陽武鎭趕製大鐵鎚便了！」

張良想了想，又忙道：「趕製大鐵鎚之事，絕不可聲張，否則日後造鐵鎚之人，祇怕九族難保。」

乾坤二老笑道：「良兒果然有仁者俠風，連這點小節也考慮到了。」

三人說着，連夜向陽武鎭趕去，又秘密尋鐵匠趕製了一個百二斤的大鐵鎚。張良給了一筆重酬，着鐵匠趕緊離開陽武鎭，逃亡去了。

張良隨乾坤二老返回黃河畔博浪沙，當晚便開始演練投擲大鐵鎚了。

老坤客獨力投擲，憑他的神力，祇能擲二百三十尺。

老乾客的功力比老坤客稍高一點，但也祇能擲到二百五十尺。

張良瞄一眼博浪沙中，蘆葦叢到大道足三百尺的距離，不由眉頭一皺，心道：從蘆葦叢到車駕必經之大道，其距離超過三百尺，若鐵鎚僅能投擲二百五十尺，根本毫無

作用。而蘆葦叢乃藏身潛伏的唯一地方，投擲點也決不可更接近大道，憑此欲除暴君，那簡直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張良果然已得黃石公的眞傳，處此關鍵時刻，依然保持冷靜，絕不會貿然行事。他雖然佩服荊軻的勇氣，但那種孤注一擲自殺式的行爲，他却很不以爲然，認爲那祇是匹夫之勇而已。

乾坤二老見張良沉默不語，兩人互視一眼，心意相通，均知張良是不滿意兩人投擲鐵鎚的距離了。

老坤客嘆了口氣，道：「徒孫不滿意呢！如何是好？」

老乾客亦嘆了口氣，道：「老夫亦盡了力了，但勉强祇可達二百五十尺，徒孫自然不會滿意，看來也祇好試試乾坤合璧這一招了。」

老坤客猛一咬牙道：「試就試吧！猶豫怎的，雖然合璧而擲極耗力氣，屆時祇怕無力再逃走，但拚着兩條老命，除此一代暴君，也決無憾矣！」

老乾客道：「看來亦祇好如此了。」

於是乾坤二老試練兩人合力投擲鐵鎚，合力猛擲之下，大鐵鎚飛出去了，但落下的距離尚不足二百尺，比單獨一人投擲更弱。

兩人一連試了三次，每次均不超過二百尺的距離。

乾坤二老已累得氣喘呼呼，一屁股坐在沙地上，嘆了口氣道：「徒孫啊徒孫！這三百尺距離，便殺了我兩老也決辦不到了！」

張良目睹兩人合力演擲，眉頭不由又一皺，暗道：兩人雖然同握鐵鎚，但投出之時，用力有遲有早，力度也有偏差，如此合作，不但不能合力，反成了互相牽制，因此反而比單獨投擲更弱了！

張良苦思良久，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兩位師祖的功力均極深厚，假如輔以「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未知是否可以更進一步？

張良這般思忖，便對乾坤二老道：「兩位師祖稍安毋躁，張良試以師門絕學之柔勁，輔助兩位師祖的功力合璧，看看可否有奇功？」

乾坤二老一聽，均極樂意道：「徒孫的師門絕學天下無雙，但能見識一二，實吾等所願也！」

張良也不猶豫，當下把「無爲神功」中的內功柔勁心法說了，又道：「師門本旨乃『堅則毀、銳則挫』，兩位師祖以此心法爲基礎，再發神力，或有所成。」

乾坤二老一聽，果然各自手握大鐵鎚，默念「堅則毀、銳則挫」的內功心法，到兩人自忖已意力合一時，不約而同，運力把大鐵鎚一擲，祇見大鐵鎚如滾雷般呼嘯而出，其速比獨力投擲快了近倍，隆的一聲落下，竟已越過岸上車駕必經的大道了。

張良一見，大喜道：「好極！如此遠距，力度足矣，大可放手一擊！」

乾坤二老亦喜道：「徒孫的師門絕學果然威力驚人，稍一輔助，便令吾等進境神速，相形之下，天下武功秘笈皆如糞土矣！」

張良道：「不然，吾師曾訓示，天下武功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祇有虛懷若谷，如大海廣納百川，盡吸各家之所長，去己之短，方可達無爲神功的至高境界。」

乾坤二老一聽，互視一眼，會心的一笑道：「良兒得此高人傳授，必可成一代奇才，你先祖亦可含笑九泉矣！」

兩人一頓，又道：「第一個難關已破，往下又如何安排？」

張良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道：「欲進先要思退，有進無退乃匹夫之勇而已！因此先要預備一隻快船，隱伏於河畔，然後我等又挖沙穴，借蘆葦叢隱蔽潛伏，待秦始皇的車駕經大道時，作奮力一擊，待其救駕混亂之時，即下快船，迅速離去，如此方可保進退從容！」

乾坤二老一聽，均欣然大笑道：「好！這才叫張良妙計除暴君，必將名垂千古！」

於是三人密謀準備，以待秦始皇東巡路經博浪沙大道，便作驚天一擊。

此時秦始皇的車駕，果然已進入原趙國地域的馬頭鎭（即今丘縣）。

這是秦始皇的第三次出巡，依然是東巡。隨從護駕有武功絕世的虎衛士三百人，精兵一萬，以及近身太監趙高，自然少不了如花似玉的美人了。

因此單是車駕便已長達二里，加上護衛外圍的精兵，出巡人馬車駕，足足長達十里，浩蕩宏偉之極。

浩蕩車駕抵達馬頭鎭時，先行抵步的太監趙高，已指揮近百虎衛士，把全鎭不分老幼，全部驅趕到一座大院囚禁起來，不准擅自走動，鎭內成了一個無人地帶。

秦始皇自知天下百姓對他極爲痛恨，因此對趙高的安排不但不責，反而獎讚有加。當晚，秦始皇便把馬頭鎭衙，權作行宮，安頓下來。

馬頭鎭衙內，連鎭長亦被趕到一個角落，裏外各三重，全由宮內虎衛士三百人護衛。如此禁衛森嚴，祇怕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飛進秦始皇的寢室了。

秦始皇在咸陽宮中的寢床是特製的，比普通的大床大三倍，因爲秦始皇每晚均要與六美人同睡伴寢



，否則他便難以入夢。

出巡之時，寢床自然不比宮中的寬闊，但無論如何亦要比普通的大一倍。秦始皇隨行的必有九位美人，每晚三人伴睡，隔三晚輪換一次。

秦始皇的伴寢的方式也很奇特，三位美人，無論天寒天熱，均須光裸玉體，其中兩人左右伴住，另外一人則橫臥於床，供秦始皇當枕頭，名爲「玉枕」。這等古怪玩意，自始便一直被後世的色君沿用了。

這一晚當「玉枕」的美人叫胡姬，她彈得一手好琴，而且自小得異人傳授一種風鑑術，據說非常靈驗。

天還未大明，秦皇嬴政便忽然起來了。他的體格高大强壯，更身負武功，因此日御三女，亦能保持精力。

此時已是深秋天氣，胡姬赤裸身子躺在床上，不住的瑟瑟發抖，但也絕不敢亂動，甚至不敢蓋上被子，因爲秦始皇對穿上衣服的美人是不屑一顧的。

* * *

胡姬凍得忍不住了，她見秦始皇已起來，便想了個法子，以便穿上衣服。她向秦始皇道：「皇上，臣妾彈一曲替皇上解悶好嗎？」

秦始皇點頭答應了。這位一代暴君，雖然手段殘酷狠辣，但却極喜樂韻，他滅六國時，把天下有名的樂工，都帶返秦都咸陽去了。

胡姬連忙爬起來，穿上彈琴用的輕紗，輕紗雖然薄能透體，但總比赤裸好受得多。穿透體輕紗彈琴，也是秦始皇的一大發明，用他的話說，這叫「美人玉體輕紗樂韻」，每一樣均可惹人心蕩，合四爲一，豈不更妙絕天下？

胡姬捧琴，盤膝而坐，此時她身披輕紗，豐盈玉體若隱若現，玉指輕彈，琴音妙韻，果然另有一番奇趣。秦始皇聽了一會，終欣然一笑道：「美人玉體輕紗樂韻，朕的心思果然妙絕天下吧！」

胡姬一聽，正欲趁機恭維，討秦始皇的歡心，不料就在此時，寢室外面忽地捲起一陣寒風，呼嘯而入。胡姬不由渾身一抖，失控之下，玉指一撥，竟把琴弦挑斷了一根！

但聽「鏗」的一聲，如刀如刺，直把胡姬嚇得俏臉發白。她料想今番必死無疑，在秦始皇興頭上不愼挑斷琴弦，按秦始皇喜怒無常的性子，這還不是欺君的彌天大罪嗎？

不料秦始皇却怔怔的不言不語，原來他剛才亦感受到忽然一陣寒風的入襲，令他遍體生寒，抖了一抖。

好一會，秦始皇才忽然喃喃的道：「寒氣入襲，琴弦忽斷，朕心思凌亂，胡姬，妳可知此乃主何朕兆？」

胡姬一聽，登時如逢大赦，她深知祇要自己應對得體，眼前生死一關，便可大步跨過了，她略一沉吟，趁機道：「皇上，此刻乃卯時時分，忽有異兆，乃主人四十一歲時有凶難之兆。皇上今年剛好四十有一，既有此異兆，萬望保重龍體。」

秦始皇一聽大笑道：「朕雄才偉略，蕩平六國，天下臣服，誰敢對朕不利？胡姬祇怕推算有差池！」

胡姬精於風鑑之術，她所言倒並非信口開河，當下又小心翼翼的回道：「卯時風寒生，異兆恰與皇上龍年相合，萬請皇上莫不以爲意也。」

秦始皇沉吟不語，心道：吾近日但覺心驚肉跳，正不知是甚怪兆，胡姬聽說精於風鑑之術，倒不可粗心大意了！

秦始皇這般思忖，便沉聲道：「朕自有主意，此事切勿聲張出去，知道嗎！」

胡姬一聽，知大禍已過，連忙唯唯答應道：「臣妾不敢，謹遵皇上旨意，絕不敢輕洩半點也。」

秦始皇輕哼一聲，也不再說話，獨自默默沉思去了。好一會，他把近身太監趙高召了進來，厲聲道：「明早車駕照原定路線進發……不得有誤！」

太監趙高一聽，連忙答應，又趕緊出去佈置安排車駕起動的事去了。

此時黃河畔博浪沙灘，正是一片死寂的時分。

樹葉和枯草早已被寒風捲盡，黃色的沙灘在月色下閃爍，沙灘上靠近大道的蘆葦隨風搖曳，黃沙之上冷冷清清，祇有一葉輕舟，靜靜泊在河岸。

蕭瑟秋風，蕭瑟秋景，蕭瑟天下，蕭瑟人間。

不久，一條黑影如飛般，向博浪沙三里的龍王廟射來。

立刻便有一條白影迎出，道：「坤師祖！如何？」

黑影原來是老坤客，他連一口氣也沒來得及喘，便急道：「秦始皇的車駕已起動，仍按二次東巡路線，向博浪沙黃沙渡口而來了……良兒，快些安排！」

白衣影原來便是張良，他素喜穿白衣，與他祖宗所居的「雪中仙座」龍穴倒甚有淵源，張良一聽，沉吟道：「馬頭鎭距此地尚有五十里，秦始皇的車駕人馬隊伍長達十里，兩個時辰後，其前鋒必抵此地先行靖治，以保皇駕安全。」

另一條黃影亦已迎上來道：「如此良兒有何打算？」

張良微一思忖，便決然道：「凡遇强敵，必先搶佔先機，此乃九天秘笈之兵法要旨也，因此立刻須赴博浪沙，於掘好的沙穴中埋伏，絕對不可被秦始皇的前鋒發覺，否則便打草驚蛇，令彼等有所防範，更難成事了！」

乾坤二老一聽，再無異議。三人攜了大鐵鎚，風馳電掣的趕去博浪沙，在距大道三百尺的蘆葦沙穴中潛伏下來。

蘆葦高於人頂，再加上挖深沙穴三尺，人藏身其中，若非走近三尺之距，根本難以發覺埋伏之人。

三人潛伏了半個時辰，老坤客忽然失聲低叫道：「哎呀不好了！忘記打探秦始皇究竟坐在哪座車駕……這如何是好？我等祇有一擊，絕無第二次機會了！」

老乾客亦吃了一驚道：「這豈非壞了大事嗎？」

老坤客懊悔不迭道：「哎！這都怪我一時粗心大意了……要不然，待會我拚死潛近車駕，探清楚暴君的車駕再作打算！」

張良搖頭道：「待會已是巳時時分，天色大明，陽光遍野，連飛蟲也難隱蔽接近，何況是人？潛近去祇是白送死而已！」

老坤客嘆氣道：「但若連暴君的座駕也摸不準，我等僅有的一擊，便連半分的希望也沒有了！」

張良卻微笑道：「要知道秦始皇的座駕也不難，祇須推算一下，便可以掌握了！」

乾坤二老一聽，大喜道：「是啊！我等倒忘了你是玄機大師的嫡傳弟子啦……咦？有車駕移動聲傳來也……」

老乾客忽然驚喜的低叫一聲道。

老坤客凝神側耳一聽，亦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有人馬車駕聲傳來了！」

張良功力比乾坤二老仍有一截距離，但他身負的「無爲神功」內功心法却比乾坤二老精妙，因此他凝運內力，仔細一聽，在大道的西北面，果然聽到一陣不斷的軋軋車行聲，而且更聽出響聲連綿不斷，由此可判斷，車駕必定長達半里有多。

張良微一沉吟，便斷然道：「果然是秦始皇東巡的車駕到了！待會切記不可貿然出擊，待張良判斷準確秦始皇座駕再作打算。」

乾坤二老均答應了，然後兩人又連忙凝神屏氣，開始凝聚畢生的功力，以便向暴君作致命的一擊。

又過了一個時辰，當太陽從東面斜斜射向博浪沙之際，一隊龐大的車駕也遠遠出現了。車駕未到，一隊精兵便風馳電掣般飛馳而至，二百個宮中虎衞士，四周搜索了一遍，二百尺內外的河畔均搜到了，祇是那三百尺外的蘆葦叢，因距離太遠，根本不可能於那裡偷襲，便沒有仔細搜索。

然後二百精壯虎衞士，即在大道四周沿線佈防，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禁衞森嚴，簡直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飛越車駕必經的大道。

乾坤二老此時已互視一眼，心意相通，均向張良悄悄的一豎拇指，意思乃道：「徒孫果然料事如神！休說接近大道，便連潛伏的地點稍近，也必然已被暴露，那久蓄的一擊，祇怕未出便身首異處了！」

張良伸手輕輕一搖，又屈指伸向大道的西北面，意思乃道：「閒話休提！注意前方！」

乾坤二老果然依言凝神向西北面望去，但見一隊長達兩里的車駕，果然已蜿蜒而來，浩浩蕩蕩，皇威氣派雄壯之極，而且車車華麗，白馬錦旗，令人眼花撩亂。

老坤客一望之下，不由嘆了口氣，抓過張良的掌心，在上面劃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意思道：「不得了！車駕長達二里，哪一架才是出擊的目標？」

張良翻手在老坤客的掌心中劃了一個驚嘆號「！」，意思道：「稍安毋躁，待車駕接近再說！」

老坤客無奈，祇好先靜下來，等張良的決斷。

張良凝神細注逐漸移近的車駕，他自小出入官場，見過王宮禮儀，心道秦始皇這一代梟雄，必定極講排場，他所乘的車駕，也必定皇威十足，依此判斷，必然準確……但是否如此呢？

張良在判斷中不由一陣猶豫，因爲他深感自己的判斷並非以「準確敵情」爲基礎，而「知己知彼」乃九天秘笈兵法中的一大要旨，可惜張良已失去任何詳細偵查的機會了。

秦始皇的車駕，已駛上黃河博浪沙的渡口大道，隔了三百尺，隱身於蘆葦叢中的張良、乾坤二老等三人，亦已清楚的瞧得見車駕上的五彩錦旗。

不一會，車聲軋軋，已迅速走過十幾輛四馬車，但張良仍毫無表示，乾坤二老凝神運氣，却不敢輕率行事，靜待張良的判斷。

張良的心念也如閃電般飛轉，他從過去的十幾輛馬車上的錦旗，已判斷車上的必非秦始皇，因爲錦旗上祇繪了一隻「鳳」，憑他的學識判定，這僅是一些裝載隨行的宮嬪美人之車。

就在此時，大道上已接連出現三輛七彩錦旗的華麗威儀十足的八馬大車。大車上的錦旗一律繡有一條大金「龍」，金龍在旗上翻旋，張牙舞爪，威風之極。



張良一見，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秦始皇自稱「始皇」，以「天龍」自居，座駕錦旗必然上繡金龍，顯然三輛「龍旗」八馬車中，必有一輛乃秦始皇的座駕車也！

他再凝神一看，不由又微一怔，暗道：三輛龍旗八馬車，絕對一模一樣，自己這面祇得一擊，却向哪一輛下手？

但此時馬車已軋軋而過，千載良機稍縱即逝，也不容張良細思，他微一咬牙，暗道按秦始皇狠辣狐疑之性格，他必定不敢坐第一輛車駕，他自負天下無雙，唯我獨尊，又決不肯坐第三輛尾車；據此推算，他必坐中間第二輛無疑！

此時三輛龍旗八馬車已駛到最接近蘆葦叢中，張良、乾坤二老隱身之處了。

張良一時間心血沸騰，國仇家恨盡湧心頭，他猛一咬牙，便沉聲道：「居中龍旗八馬車……預備……發！」

乾坤二老早已蓄勢以待，一聽張良之「發」字，即心意互通，各運自身神功，輔以「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堅則毀、銳則挫」，把雙手合抓的大鐵鎚，猛力向那「居中龍旗八馬車」投擲過去。

大鐵鎚呼嘯而去，破空之聲尖厲驚人，力度也强大無比，閃電般便飛越兩者相隔的三百多尺地帶，猶如泰山壓頂之勢，直向三輛龍旗八馬車居中的一輛猛擊而下！

在大道兩旁的虎衞士尚未瞧清來襲乃何物，大鐵鎚已轟然一聲，擊破車頂蓋，直向車中的座客砸去！祇聽一聲淒厲的慘叫，却竟然是女子的聲調！

這一聲慘叫，遠在三百尺外的張良、乾坤二老也聽到了，此時三人正疾速向河邊停泊的快船溜躍，這一聲女子的慘叫傳入三人耳際，三人疾溜的步子不由一頓，張良亦渾身一抖，他已知道剛才的一擊，已誤中了副車了，因爲若那是秦始皇的座駕，怎會傳出女子的慘叫聲？自己已上了秦始皇「虛則實、實則虛」的防襲詭計了！

乾坤二老見張良呆如木雞，仍不肯走，大道上已響起一陣尖厲的喝聲：「有刺客！保護皇上！追捕刺客……」

乾坤二老此時倒冷靜下來，深知逃走的機會稍縱即逝，便向張良喝道：「良兒快退！來日方長，切不可因此而氣餒自傷！」

張良心中充盈懊悔，他連逃走的念頭也忘記了。乾坤二老無奈，祇好一左一右，夾着他向岸邊的快船疾退。

就這般略一遲緩，成千上萬的秦兵已蜂湧而至，如鐵網般把圍在幷葦叢地帶的張良等三人堵住了！此時任你武功蓋世，亦決難衝出包圍圈了，更何況包圍的秦兵，均是百中挑一的精勇之士！單是一隊近千人的弓箭手，萬箭齊發之下，血肉之軀如何抵擋？此時任何人均明白，行刺之人必死無疑了！

張良臉色如雪般發白，他此刻已被悔恨填塞，腦袋一片空白，連任何一點逃走的妙計也想不出來了。

乾坤二老試着向快船那面突圍，但甫一移動，立刻便招來一陣飛蝗般的箭雨，有數支甚至直奔張良的胸口，他竟不去閃避，就如以死去殉己之失誤似的。

乾坤二老伸手拍落射來的箭矢，祇好靜靜的伏着不動。

四面包圍的秦兵逐漸逼近，眼看決難逃離博浪沙了。

乾坤二老對望一眼，兩人心意互通，老坤客先低叫一聲道：「乾坤客已七十八歲！」

老乾客道：「徒孫年僅廿一載！」

老坤客道：「乾坤客行將入土！」

老乾客道：「徒孫風華正茂！」

老坤客道：「未競之志由他達成！」

老坤客道：「乾坤二老雖死何憾！」

乾坤二老幾聲低叫，又互視一眼，兩人欣然一笑，心意互通，忽地各伸雙掌，分按張良的胸口背部庫房、神堂兩大要穴。

張良但感兩股龐大的熱流，分從胸口的庫房、背部的神堂兩大要穴衝入，迅速走遍全身的奇經八脈，兩大熱流積蓄於丹田，令他躁熱難擋，胸腹澎漲欲裂，他不由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張良並不知道，乾坤二老正把畢生的功力轉授於他。乾坤二老苦修七十八載的功力，當眞非同小可，合二爲一，更是曠古爍金，絕非世人所可能企及。

一會後，乾坤二老虛弱的喘了氣，神態已委頓不堪，猶如重病將亡的老人。兩人抽回手掌，互視一眼，老乾客忽然伸手入懷，取出那副古怪的棋子，塞入張良的懷中，輕聲道：「他身上已集乾坤兩大內力，刀槍不入，或可逃出生天了！」

老坤客亦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吾兄弟二人，再無憾事，上路去吧！」

兩人說罷，放下仍然昏迷不醒的張良，雙雙向大道那面躍去。

到距張良藏身處已甚遠時，兩人忽地走出蘆葦叢在，萬頃黃沙灘上出現了。

成千上萬的秦兵一見，立刻向

兩人包圍過來，眼見兩人虛弱不堪，相扶而行的樣子，料想兩人根本沒有任何反抗之力，便沒有放箭，打算把兩人生擒活捉，以便拷問行刺的幕後主腦人。

乾坤二老相扶蹣跚而行，對四面圍上來的秦兵根本不屑一顧，猶似閑庭信步。

老坤客忽然輕聲道：「我等兄弟兩人，今日所作所爲，雖不及當年荊軻刺秦皇的轟烈，却也莫低了乾坤二老的名頭！」

老乾客道：「不錯！那就來個東施效顰，仿而效之吧！」

老坤客喝道：「風蕭蕭兮黃河寒……」

老乾客道：「乾坤二老一去兮不復還！」

「還」字戛然而止，在圍上來千百秦兵的驚詫目光下，乾坤二老已緩緩坐在地上，猶如油燈枯盡的老人含笑而逝。

秦兵宮內虎衞士把乾坤二老的屍首搬上大道，再搬去後面的一輛龍旗八馬車前，俯伏稟奏道：「皇上！刺客已伏屍博浪沙上，死有餘辜，請皇上過目！」

車內立刻傳來秦始皇咬牙切齒的厲吼聲。原來秦始皇昨晚於馬頭鎮行宮，聽美人胡姬的斷弦寒風異兆卜算後，便秘密安排座駕，故意排出三輛一模一樣的龍旗八馬車，却由另一位美人夢姬坐第二輛，太監趙高則坐第一輛領前，自己却自居最後一輛，大反其平日之爭雄好勝心態，果然瞞過了行刺者的耳目。

秦始皇眼見大鐵鎚隔數百尺，竟可一擲而中居中的車子，車內的夢姬做了他的替死鬼，被大鐵鎚砸成一團肉醬，不由驚得心膽俱裂，面無人色，此時聽說刺客已伏屍當場，這才把平日的威氣恢復過來。

秦始皇嚇得連東巡的興趣也失去了，他恨恨的下令道：「擺駕回咸陽！刺客搬返咸陽梟首示衆！原地大搜十日，寧可錯殺一萬，不許放漏一人！違令者殺毋赦！」

秦始皇的東巡車駕，因此突然在博浪沙轉向西北，經趙的故地，沿漳河經上黨逕返咸陽而去。

＊　＊　＊

秦始皇的車駕雖然已經遠去，但留下的近萬精兵，却部署沿博浪沙、陽武鎮一帶，大肆搜捕。

秦始皇「寧可錯殺一萬，不許放漏一人」的令旨既下，秦兵如狠似虎，大捕濫殺，單是在陽武鎮，凡會打鐵鑄造的，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就地處決。當日過後，陽武鎮的上千民衆，竟被押到博浪沙附近的龍王廟中，拷問誰見過乾坤二老等人進入鎮中。若不知者，一刀一個，決不手軟。不消大半個時辰，竟當場慘殺成百無辜百姓，甚至連老弱婦孺亦不放過。

龍王廟四周，一時血腥氣如濃霧，四處飄逸，天愁地慘，一片昏暗。

此時，留在博浪沙蘆葦叢中昏迷不醒的張良，終於甦醒過來。他習慣翻身躍起，準備逃亡，不料一翻之下，身子竟呼地躥起近丈之高，猶如已成仙體，大可騰雲駕霧。

張良驚愕間，再看一下四周，乾坤二老竟已毫無影踪，身上却有一副兩人留下的棋子。

張良大吃一驚，不知乾坤二老如何了？他拿着乾坤二老留下的棋子，舉目四顧，但覺目力所及，竟可達十里之遙，舉手投足間，眞氣充沛之極，竟有不渲洩不快的力溢感覺。

四周已再無任何車馬人聲，祇有一片秋風蕭瑟景象。

張良心念百轉，先是擔心乾坤二老的安危，他下意識的在掌心中把棋子一翻，忽然，竟有三隻棋子掉落地上，他把棋子拾起，再翻，原來的三隻棋子再掉，一連四次，均是如此。張良向棋子一看，發覺三次掉落地上的均是最下等的「兵、卒」，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暗示乾坤二老的前景大大不妙，乃「下下下」的大凶之兆嗎？

張良身負九天秘笈驚世絕學，祇是功力尚淺，未及應用，於此艱難時期，却被他的慧根悟性，創出一種源自「人間道」的卜算吉凶妙法。乃用十二棋子分四組，每組三枚，分刻上、中、下三字，每組各擲一次，看得或上或中或下而判定吉凶。由於這種卜算法乃張良創自棋子，因此後世又稱爲「十二棋卜」。

張良眼見乾坤二老的前景，在「十二棋卜」中，均是「下下下」的凶局，心中不禁悔恨悲痛交雜，暗道我身上的內力忽然大增，必定是兩位師祖決定捨己護我脫險，在赴難之前，更把畢生功力盡授於我，以期望我日後達成兩位師祖和先祖的未了遺願……但兩位師祖若因此而有不測，張良的一時判斷錯誤，後果便太慘酷了！

就在張良心念百轉之際，他忽地又如遭電殛，渾身一抖。原來此時已近傍晚時分，四野本來一片寂靜蕭瑟，但在不遠的龍王廟方向，忽然傳來慘不忍聞的悲號聲，張良此時內力極强，因此耳目皆可及十里之遙，他聽清悲號中竟夾着兇狠的喝聲：「說！誰知道曾入陽武鎮三人下落？不說即死！決無寬貸……」隨即又聽到一陣悲號聲道：「我等小百姓，哪知這等江湖人物的下落……官爺再殺下去，陽武鎮便寸草不留了！」



張良渾身如墮冰窟，他此時已知，自己於博浪沙的貿然一擊，所遺下的禍根，比他所想象的更慘酷百倍了。

張良心中熱血沸騰，他實在不忍再聽到無辜百姓的凄慘悲號了，他忽然雙足一頓，人化飛虹，直向博浪沙西面的悲號聲響處射去。此際他身法之快，如光似電。乾坤二老的一百五十年的功力，果然威力驚人。

張良飛掠之際，已發覺龍王廟四周，竟被一層血紅之氣，如霧如煙，密密籠罩，張良知道，此乃九天秘笈「人間道」中所示的「血煞之氣」了，他立刻斷定，悲號聲必來自血煞氣蒙罩的龍王廟！

此時天色已黑暗下來，龍王廟四周一片黑寂，但悲號聲不時在廟內傳出，猶如一座羔羊被宰的大屠場。

張良輕功絕頂，他掠近龍王廟近處，守衞的秦兵竟未能發覺。張良翻上廟頂，揭起一塊綠瓦向下一瞧，他渾身的熱血幾乎被凍凝了。

但見下面廟宇大堂，在威武的龍王爺神像座案下面，竟變成一個大屠場，地上已躺了十幾具身首異處的屍體，有男有女，甚至有幾歲大的娃兒，而秦兵亦有近百，人人手執刀槍，正中一位將官身份的人，正逐一拉人出來審問，旁邊站了八名手執鬼頭大刀的劊子手，輪流揮刀，因此八柄大刀皆染滿了鮮血。

此時有兩名秦兵，正把一位七八歲的男娃兒架出來，審問的將官大喝一聲道：「說！見過入鎮生面人的下落嗎？」

那男娃兒早已嚇得半死不活，那還會答話，那將官也不理會，向旁邊的大刀劊子手喝一聲：「不說者，斬！」

執刀的劊子手應聲而出，一刀便向男娃的脖子斬下！

張良正看得心膽俱裂，他也不理自己是否可以對付近百的秦兵，情急之下，雙足一頓，竟破瓦而下，猶如天神從天而降，在千鈞一髮之際，劈手便把劊子手的大刀奪了！

張良手執鬼頭大刀，竟毫不費力，指向將官，却氣憤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廟堂中的近百秦兵，連同審問的將官，起初被從天而降的張良嚇得目瞪口呆，但及後仔細一看，見張良貌如女子，又如書生秀才，便不由膽氣一壯。

那將官厲聲喝道：「何方妖人！膽敢擅闖追緝朝廷欽犯禁地，你有幾顆腦袋？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張良在霎間已平靜下來，正尋思救廟中百姓之計。他忽然嘿嘿一笑道：「我自然知道此乃追緝朝廷欽犯的宮內虎衞禁地，我亦因此而來也！」

那虎衞士將官一聽，獰笑一聲道：「你知道什麼？且說出來看看！」

張良從容的一笑道：「朝廷不是出重賞緝拿欽犯嗎？我知道欽犯的下落！但我不要重賞，祇要求一個條件……」

虎衞士將官盯着張良道：「是甚麼條件？」

張良道：「廟內所押陽武鎮百姓，皆無辜之輩，根本不知刺客的下落，因此先把所有人放了，我自然會告知欽犯刺客的下落！」

虎衞士將官獰笑道：「憑你輕輕一句話，便把人放了，你有什麼可令本座相信？」

張良嘿嘿冷笑道：「當時我正目睹刺客行刺，乃投擲大鐵鎚！不過却誤中副車，功虧一簣，是不是？」

張良此言一出，虎衞士將官不由他不信，因爲他當時亦在現場，目睹大鐵鎚把秦始皇的愛妃夢姬砸成肉醬！此人說的半點不差，顯然他便非與刺客有關，亦必知刺客的身份下落了，虎衞士將官心念電轉，他忽然下令道：「好！把捉來的陽武鎮中人，不分男女，一律先行放了！追緝刺客的事，死活也落在你這小子身上矣！」

秦兵果然出去，把近千的陽武鎮百姓放了，一路號哭之聲不絕，漸漸遠去。

張良判斷陽武鎮的百姓暫時已無凶險，這才向虎衞士將官嘿嘿道：「你欲知刺客下落，祇管跟隨我來！」張良的算計，是欲以自己的絕頂輕功溜走，估計秦兵決難追及，因爲論攻防的招式，張良自己根本無取勝的信心。

不料張良甫一移步，近百秦兵已呼地把他圍住，又逼近身來，欲把他先行擒住。

張良自然不會束手就擒，他對自己的攻防招式無信心，但對溜走的功夫却頗自信，他抬頭一看神案上的龍王爺像，心中便忽然有了主意。

祇見張良忽地雙腳一頓，人已如大鵬鳥，衝天而起，一躍便跳上神案，再一躍便上了龍王爺的頂部，眼看他祇須再一躍，便可以從剛才打破的屋頂洞口越頂而去！

虎衞士將官一見，不由大吃一驚，深知若放走張良，他自己及近百秦兵亦生命難保。他不由大喝一聲，疾奔向前，伸手一掀，便把神案掀翻；再猛擊一拳，龍王爺的神像竟被他打翻倒地！

張良的身子，不由亦隨神像橫

倒下來。龍王爺的神像被摔破了，張良也滾倒在神像的碎片中。驀地，張良眼神一亮，原來神像是空心的，倒地破碎，裏面便掉落一根碧綠的竹節似的東西。後面的秦兵尚未及趕到，張良已伸手把這根竹節似的碧綠東西搶到手上！

張良向這根東西一瞧，心中不由一陣狂喜，原來這竟是一管通體碧玉雕成的玉笛，當眞是名副其實的「碧玉笛」。

張良腦中，登時想起師傅黃石公臨別時的吩咐，他傳授的「潮生曲」譜亦立刻浮上腦際，他竟渾忘了自己眼下的凶險，把碧玉笛向嘴中一湊，竟忍不住試吹起來了！

那虎衞士將官一見，不由狂笑道：「果然是不知死活的寒酸秀才！竟敢在閻王爺眼下吹笛……來人！先把他擒拿縛住，再慢慢逼供……」

他的「供」字忽然一頓，再說不下去，因爲此時張良的笛音已响，虎衞士將官功力雖高，但亦不由自主渾身一顫，身上的血被笛音一逼，幾乎破脈而出了！

他一看其他的秦兵，更驚得如見鬼魅，因爲近百秦兵，竟忽地手舞足蹈，在鮮血滿地、屠場般的龍王廟內，跳起莫名其妙的怪舞步！

原來張良手執的碧玉笛，竟然是當年魔笛老祖贈予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又贈予絕世龍狐鍾離春的那根碧玉笛，碧玉笛通體以碧玉雕成，等閑的功力絕不能用。齊國滅亡後，這根笛子便流落民間，後來有人拾到，以爲是神物，便把它歸還龍王爺神像的腹內，不料誤打誤撞，被張良尋獲。

張良此時的內力也已强盛之極，集乾坤二老一百五十年苦修之大成，豈同凡响？因此他此時吹笛所運的眞氣，包含師門的「無爲眞氣」，以及「乾坤眞氣」，已成天下無雙的「無爲乾坤眞氣」了，以此所吹的「潮生曲」，自然威力無比，其所達的無尚意境，竟幾可與當年的九天玄女師祖同步了！

如此笛響潮生、翻天覆地的神曲，那虎衞士將官及近百秦兵如何忍受得住？不消片刻，便成了狂舞不休的活白痴了！

張良這一吹之下，竟不可抑止，直吹得天雷電閃，暴雨狂風，翻天覆地。龍王廟四周守衞的秦兵，在狂風暴雨中，早已如痴如醉，狂舞不止，一片雷電、狂風、暴雨、狂舞的末日圖景！

張良在笛音的韻律中，已注入他此際心胸的意念。天際之間，充斥着一片恨、悲、悔、憶的茫茫意境，那裏還是一闋昔日的「潮生曲」，簡直是風雲變幻的「乾坤神曲」了。

在笛音中，尚可領略張良此際强烈的思念，他有太多的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疑念，要向恩師黃石公拜詢了。

黃石公啊黃石公，您這一代玄機大師，可知您的嫡傳弟子張良此際的心境？您將於何時與他會面？這一切，看來必須在下一部「劍嘯中原」故事中再出現了。

（本文完）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江湖上有「小刀王」盛譽的葉桐與華山派弟子何小鳳深深相愛，準備雙宿雙棲。這本是平常事，但却引起衆多白道中人的反對及干預，究竟是何緣故？最後「鳳棲梧桐」的願望能否實現呢？

每本HK $ 30
武俠小說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上文提要**：司徒豹是揚州出名的惡徒，在江南武林七絕中被稱爲「揚州司徒刀」，因他武功高，揚州人雖憎恨他，却奈何他不得，尚幸他有一位善良明大義的妻子時時勸導他……譚元箕是保義堂總堂主，時值揚州十日屠，他憂國憂民，司徒豹却要殺他，一番談話，司徒豹仿如當頭一棒，離去時，他內心已決定去見史可法……

民間俠情英烈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 血書

## 與敵週旋到底　血書如期送到

司徒豹道：「不行。」

隆羅多道：「怎麼不行？」

司徒豹道：「用慣了的好。」

傅大全的人馬已經快到龍鞋口。隆羅多瞄一眼，道：「我是沒有好辦法，你有辦法，就快說出來，他們就快到了。」

司徒豹道：「我有一個辦法。」

隆羅多道：「快說。」

司徒豹湊在隆羅多耳邊，咕噥了一陣，兩眼不住瞧着隆羅多的臉色。

隆羅多突然把臉色沉下來，道：「不成。」

司徒豹含笑，道：「不成嗎？」

隆羅多道：「如果你的身手不夠俐落，就會破壞我的計劃。」

司徒豹道：「傅大全、雷千里是隨時可殺的，何況他們跟着來送死的，三千戶和那封血書都不能有差池的，你殺死我的老婆，叫我……」

隆羅多在思忖着。

他兩眼盯住馳馬而來的傅大全、雷千里等一夥人。

傅大全人馬奔馳，已相距不遠。

司徒豹從容的道：「將軍，你要想清楚一點啊！」

隆羅多無奈道：「你可不能有半點差錯。」

司徒豹道：「錯不了。」

隆羅多點點頭，眼神却盯着馳馬而來的傅大全等一夥人。

司徒豹揮一揮手，道：「你們退到後面去。」

隆羅多叮囑道：「你要小心啊！」

「是。」

隆羅多等退到街尾，他打量躲在牆角隱蔽的弓箭手，無數支强弓硬弩，正對着司徒豹立身之處。

那塊地眞是有死無生之地。

司徒豹正站在那裡，他已經拔出大刀，臉上透着森森煞氣。

傅大全一夥人馬衝過龍鞋口，在距離司徒豹約三十步處勒住馬。

雷千里怒喝道：「司徒豹，想不到你竟然在這裡等着死。」

司徒豹若無其事的含笑道：「雷堂主，你客氣啦，我是在等我的老婆。」

傅大全怒罵道：「你這種人，祖先墳墓都不要，還要老婆。」

司徒豹道：「我就是這個老婆當眞不要，也不能讓她跟着你們在外胡跑，眼看着我拿着三千戶，就在王爺馬前當差了，丟不起這個人啊！」

雷千里怒道：「不用和他多說，先殺了這個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東西。」

他一馬當先，朝司徒豹衝了過去。

他堂下的弟兄，爭先向司徒豹圍殺。

巴圖魯隆羅多勒馬停在街尾，冷眼旁觀這一場龍爭虎鬥。

高瓊珠來到龍鞋口，沒有開口說話的機會，如今見他們當眞動起手來，要殺司徒豹，焦急萬狀，催馬衝出，大聲叫道：「求你們不要殺他，他不是那種人，讓我和他說兩句話。」

她不顧生死的衝進刀劍陣裡，衝到司徒豹的身邊，道：「我求你放下刀，他們不會當眞殺你的，你還要幫那些韃子，揚州城裡殺成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司徒豹冷笑道：「打仗那裡有不殺人的。」

他輕舒猿臂，把高瓊珠往腋下一挾，道：「跟我走吧，女人家別管這些閒事。」

他飄忽如風，掠身後撤。

雷千里和堂下的弟兄，豈肯放鬆，掠身急追，兩把刀劈向司徒豹後心，司徒豹回手仰刀，把兩人震得跌出十步之外。

他輕聲道：「你們已進入死地。」

說完話，他的人已在數十步之外。

雷千里眼色向四處一望，暗道：「不好了。」

他拔身向斜處飄出，高聲喝道：「快快躲開啊！」

他很快的躲閃，却快不過隆羅多，隆羅多迅即作一手勢，箭如飛蝗，齊射入雷千里近身之處。

雷千里在千鈞一髮之際，脫險而出，却有三名堂下兄弟已當場畢命。

司徒豹已到隆羅多身邊。

隆羅多微怒的道：「司徒豹，你救了你的老婆，却使他們兩個人脫了身。」

司徒豹道：「他們是網中之魚，遲早都會被捉到，跑不出去的。」

「是，」隆羅多應着，別具用心的瞟司徒豹一眼道：「我很高興，你的身手的確不尋常，現在我們就要分手辦事。」

「分手？」

「是。」

司徒豹道：「爲什麼要分手？」

隆羅多道：「我有一名戈什哈帶些兄弟，跟你一起向米穀鎭追捕三千戶。」

司徒豹道：「你呢？」

隆羅多臉色微沉，眼色瞟向傅大全、雷千里，徐徐拔劍，道：「我在這裡辦一件事，立刻趕上來。」

司徒豹已意識到隆羅多要做些什麼。

他吭聲應道：「好！」

他忽然又悄聲的向隆羅多道：「我的老婆呢，怎麼安置？」

隆羅多道：「帶着老婆怎麼好辦事，我差人送她回揚州，事情辦完，一同回揚州，你就有新的府第了，好好的辦事吧！」

他的話別有用心。

司徒豹還有這點聰明，他知道隆羅多對自己起疑了，他却毫不介意，猛的在高瓊珠肩上一拍，道：「妳跟他們先回揚州去，我去抓着那三個傢伙，回揚州後，就會榮華富貴了。」

高瓊珠「噗」的跪在地上，淚流滿面的道：「我不要榮華富貴，你不要出賣祖宗，就是要我苦，要我死，我都甘心情願。」

「死心眼。」

他推開高瓊珠，掠身上馬，向隆羅多道：「將軍，前邊路上候您啦！」

司徒豹策馬向米穀鎭而去。

他連看也不曾再看高瓊珠一眼，實在令高瓊珠傷心，她想，他眞是爲名利喪心而瘋狂了。

她流着淚，望着他遠去的背影。

「慢走！」傅大全呼喚着，馳馬向司徒豹追去。

隆羅多飄身攔阻，仗劍冷笑，道：「下馬吧！你們都過不了龍鞋口，史可法的血書到不了瓜州，三千戶也逃不出司徒豹的手中。」

傅大全道：「未必。」

無數手下，果然，傅大全、雷千里已陷在陷阱裡。

傅大全打量一眼，向雷千里道：「走。」

雷千里縱聲一笑，道：「不走！」

「不走？」

傅大全猜不透雷千里打的是什麼主意？

雷千里道：「我們要和這些兔崽子死戰，拖住他，給千戶脫身的機會。」

傅大全道：「可是，司徒豹已經追上去。」

雷千里：「他們三個人對付司徒豹一個人，總比再加上這兔崽子好得多了，說不定，我們把兔崽子剪掉，那就更好了。」

隆羅多譏諷地笑道：「這倒是個好的想法。」

雷千里道：「怎麼，你認爲我們辦不到？」

隆羅多道：「你們能辦到的嗎？我不相信。」

雷千里模仿着隆羅多方才的口氣，道：「你會相信的。」

他話音落時，已飄身下馬，拔劍刺向隆羅多咽喉致命部位。

他的身法快，劍法又快。

滿兵，「颼」的齊向隆羅多護衞着。



保義堂下的兄弟也跟着雷千里下馬，聯手向隆羅多圍擊。

「退下。」

隆羅多祇輕聲一喝：滿兵「喳」的一聲，齊垂手退身，號令如山。

他把肩微側，閃避雷千里的劍鋒。

保義堂下的弟兄怒吼一聲，齊向隆羅多襲去。

隆羅多揚臂開聲，寒光閃閃，血洒黃塵，已有保義堂兩個弟兄死於劍下。

果然，這巴圖書的名號，不是浪得虛名的。

他從容的向手下吩咐道：「弟兄們，四邊守禦，別給那沒種的開溜了。」

「喳！」

這一聲應和，兵刃弓箭佈滿四週八方，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隻痲雀，也難飛出去的。

傅大全當然看得出，隆羅多出手不凡，悄聲向雷千里道：「這傢伙武功不在司徒豹之下，我們低估了他。」

雷千里道：「是，不過現在要走也是不容易的。」

傅大全道：「我們也不能走。」

「不能走？」

「是。」

「爲什麼？」

傅大全道：「他越是武功高，我們越是不能罷手，因爲，我們必須爲三位千戶大人爭取時間，他們三個人對付不了司徒豹和隆羅多的。」

雷千里豪情萬丈，慨然的道：「我們和他拚，大不了一死！」

傅大全又道：「不能拚。」

雷千里道：「那要怎麼辦？」

傅大全在雷千里的耳朵邊低聲說出一個字：「拖！」

雷千里立刻會意，大聲向隆羅多道：「喂，兔崽子，你的劍法不錯，雷爺和你過幾招，怎麼樣？」

隆羅多被氣得面色鐵青，道：「你現在把髒話說盡了嗎？等會兒我要你的髒血也流盡了。」

他已捏起劍訣，劍鋒已指着雷千里。

雷千里神態自若，揮劍進擊，雖然招招緊逼，隆羅多却看得出，他招式中的功力不及四成，可說全是虛招，使隆羅多難以捉摸。

兩人先後過了數十招，雷千里儘管全是進攻的招式，却沒有傷着隆羅多一根汗毛。從他招式中他又看出，他根本沒有傷隆羅多的意思。

隆羅多恍然大悟，握劍怒喝，招式一變，陡然轉守爲攻，使個「鯉躍龍門」的身法逼退雷千里，劍鋒上挑，「吳牛喘月」點向雷千里咽喉。

他這一劍殺氣逼人。

雷千里震劍閃身，倉皇中避過。

隆羅多毫不放鬆，「螳螂捕蟬」，劍鋒隨着雷千里的身形點向靈台。

雷千里見隆羅多的劍法狠而煞氣重，於是絲毫不敢馬虎，沉劍逼開隆羅多的劍鋒，飄身避出十丈之外，叫道：「慢着，慢着！」

隆羅多道：「怎麼啦？」

雷千里道：「怎麼啦，你惱啦？」

隆羅多道：「你施詭計，我要取你的性命！」

雷千里道：「當眞要拚命？」

隆羅多道：「你不出招，休怪我劍下不留情。」

他說話間，吐劍向雷千里逼近。

雷千里搖手道：「不行，不行，你要玩命我不幹了。」

他轉向傅大全道：「傅老大，我比你年輕，不能先死。」

傅大全神情肅然，仗劍而出，道：「傅大全向閣下領教幾招。」

隆羅多冷然一聲，道：「你們想拖時間嗎？那是辦不到的。」

傅大全道：「你可以走呀。」

隆羅多道：「我不喜歡有人跟在我身邊，我要你們死。」

他揮劍向傅大全刺去。

傅大全祇要看他出手，便已知道，隆羅多想在刹那間之決一勝負的。

傅大全却不想這麼做，他要「拖」，他不計較勝負和生死，只要爲三千戶爭取時間，使他們能夠順利的到達瓜州，就成了。

可惜，隆羅多不容許他這樣的拖。

他一出手便有狂風暴雨之勢，使傅大全意外的感到連招架都吃力了，雷千里當然也看得出來，他們的武功，跟隆羅多是差得很遠的。

雷千里見傅大全被逼得處於險境，挺劍大喝道：「傅老大，別讓着他，你越是讓他，他還以爲是眞行呢！你退開讓我來。」

傅大全沒想到雷千里的話。

他幾乎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想脫身，施盡渾身解數，却也想不出脫身的方法，在這千鈞一髮時，雷千里忽然從隆羅多身後插入，攻其無備。

隆羅多感到身後的動靜，也聽到了雷千里的呼叫聲，只佯作不知，一直等到雷千里劍鋒及身，陡的轉身，右掌切往雷千里的腕，推開他手上的劍，劍鋒却刺入雷千里腹中。

傅大全暗叫「不好」，奮身撲救

，隆羅多拔劍回身，左手切入傳大全七坎，震得傳大全連退數步，穩住身形，腹內一股熱流上湧，噴出一口鮮血。

「殺！」

隆羅多一聲大喝，傳大全登時死於一陣亂箭之下。

保義堂的弟兄眼見兩位堂主都已殉國，痛不欲生，齊吼一聲，向隆羅多撲去。

隆羅多見傳大全、雷千里已死，也不想躭擱，把手一揮，喝道：「你們把這幾個不怕死的收拾掉了，我還要趕到米穀鎮去。」

「喳！」

滿兵奉令好像是撿便宜的，齊向保義堂下弟兄圍攻。

傳大全已倒地而死。

雷千里也倒在血泊中，瞪着兩個大眼珠子，手中却緊握着他的劍。

隆羅多看傳大全一眼，又看雷千里一眼，匆匆的轉身而去。

他却不料到雷千里忍着最後一口氣，從血泊中掙扎起身，用盡生平之力，向隆羅多的後心飛劍刺去。

「將軍！」滿兵在驚叫着。

「啊！」隆羅多也在驚叫着。

這時，無數弓弩手的箭，射向雷千里，雷千里身中百十箭倒地。

他的劍却也刺中了隆羅多了。

＊　＊　＊

斜陽殘照下，黃塵迷離。

司徒豹和一名戈什哈帶着十名快騎，從龍鞋口出發，不到一個時辰，趕了三十多里路，看看離米穀鎮不遠，可是，仍沒有追到千戶洪南棟，甚至連洪南棟的消息也沒有。

司徒豹馳馬急追。

戈什哈受過隆羅多交代的，心裡自然犯着咕嘀，把馬韁一扯，追到司徒豹身邊，道：「喂，洪南棟是走這條路的麼？」

司徒豹瞟了戈什哈一眼，陪笑道：「那是飯鋪掌櫃所說的。」

戈什哈道：「你信嗎？」

司徒豹道：「我爲甚麼不信？」

戈什哈道：「你信，爲甚麼我們追了這麼遠的路，沒有見到他的人影兒？」

司徒豹揚鞭一指，道：「準在前面，我們要快馬加鞭的追趕。」

戈什哈面色微沉，展望前途，道：「再往前追，怕不要進入明軍的陣地了。」

司徒豹道：「是。」

他是若無其事。

戈什哈驚訝的道：「你知道？」

「是。」

戈什哈冷冷的道：「你可知道，你的老婆，還在揚州嗎？」

「知道。」

司徒豹衝着戈什哈淡然一笑，道：「你可知道，如果讓洪南棟帶着史可法的血書到瓜州，恐怕連你也擔負不起啊。」

戈什哈微驚，問道：「你斷定他在前邊嗎？」

司徒豹道：「至少這一路上，我們沒有見着他。」

「你認識他？」

「當然。」

戈什哈道：「過了米穀鎮，可就是明軍的防地了。」

司徒豹道：「我們不能不冒險啊！」

戈什哈冷冷一笑，道：「希望你別打歪主意，我可不是輕易上當的人。」

司徒豹正色地說道：「這一點我早已看出來，不過你也別瞧錯人，我司徒豹在揚州雖然惡名遠播，可不是朝三暮四的無信用之人。」

戈什哈道：「這樣就好，走吧！」

他向跟隨的十名快騎丟個眼色，十名快騎縱騎飛馳，刹時把司徒豹圍在中間。

司徒豹淡然的道：「我眞有歪心，你們這樣也沒有用的。」

戈什哈道：「我們是保護你啊，因爲只有你認識洪南棟，你是不能有差錯的，是吧？」

「是。」

司徒豹策馬前行，神情上是毫不在意。

忽然，身後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他回頭一望，只見遠處一縷烟塵，不見來人。

司徒豹道：「準是將軍上來了。」

戈什哈道：「未必。」

司徒豹問道：「那還有誰呢？」

戈什哈向旁邊的森林一指，道：「何不隱在林中看看，說不定洪南棟自投羅網呢？」

「有這種事嗎？」

「沒有嗎？」

司徒豹嚥住要說的話，揚鞭向林裡一指，扯動馬韁，已先進入林中，十騎快馬如影附形，跟着轉入林中，毫不放鬆。

戈什哈殿後，他緊盯着司徒豹，眼神却一瞬不曾放鬆遠處馳近的人馬。

刹那間，烟塵已近，原來是一輛大車，車前車後護衛着十來騎鏢客。

大車眨眼已到林外。

戈什哈悄聲向司徒豹問道：「是什麼人？」

司徒豹搖了頭道：「看不出來。」

戈什哈道：「揚州有這麼大氣派的人不多，憑你司徒豹會有不認識的？」



司徒豹冷冷一笑，道：「要知道是誰，也不難。」

「怎麼着？」

「我去看看。」

司徒豹說完時，「刷」的拔出他的大刀，拔刀的聲音立刻驚動了護車的鏢客，十數雙眼睛齊向樹林中打量，林中泛光一閃，刷！一把大刀飛射而出，事出突然，鏢客們不禁大叫驚。

「砰！」

那把刀扎在車門框上。

鏢客們的眼光跟着投向那把刀，却不防就在這一刹那，司徒豹倏的飄身而出，在鏢客們尚未冷靜時，落身在車轅上，取刀在手，一雙眼神帶着輕視向衆鏢客一瞟，最後落在車門簾上，道：「是那一位大爺在車裡面，這麼神氣。」

鏢客們見了司徒豹，眼神裡透着無限驚訝：「是你？」

「下來受死吧！」

「動手！」

他們七咀八舌的叫罵着，紛紛拔出兵刃，向司徒豹四面包圍逼近。

車裡面却一直毫無動靜。

鏢客們逼到近處，喊一聲：「上！」便要動手。

司徒豹從容的道：「慢着，我既然來了，就不會走，不過，我總要先看看車裡面的是什麼人物。」

鏢客們要阻攔也來不及，司徒豹大刀已經削斷了門簾，門簾「啪噠！」掉下來，露出車裡端坐的一位老人，一雙冷森森憤怒的眼，正逼視着司徒豹。

司徒豹驚訝道：「總堂主，果然是您。」

譚元箕毫無表情的道：「是我。」

司徒豹道：「如今外邊很亂，您的腿又不方便，何必出來跑呢？」

譚元箕悲憤的道：「我保義堂內傳大全、雷千里兩位堂主，都在龍鞋口就義，我雖然不方便，我却不敢吝嗇我這條老命，怎能不出來呢？」

司徒豹大訝道：「傳大全、雷千里都死了麼？」

譚元箕道：「你不知道？」

司徒豹眼角餘光向樹林裡一瞟，低聲道：「總堂主，你請回吧！我司徒豹永遠記住您在靜室給我的教訓，絕不辜負您的。」

譚元箕苦苦一笑，道：「當眞，還記得？」

司徒豹道：「當然。」

譚元箕道：「司徒豹，你以爲我保義堂八堂六十四舵都是虛設的麼？」

他的語氣十分平靜，却隱含着無比的威嚴。

司徒豹暗驚，正要解釋，譚元箕伸手止住，長嘆一聲，道：「這眞是人心難測呀！」

司徒豹從他的眼神中已看出殺氣，可是已來不及作任何解釋，譚元箕雙手微抬，指着司徒豹道：「你走吧！」

「颯！」

冷風一片，寒光數縷，分射向司徒豹週身各致命要穴。

司徒豹早見譚元箕隱藏殺機，心中已暗自警惕，當譚元箕雙手欲動時，司徒豹已蓄勢以待，這時抖動大刀，撒出一片寒光，登時把譚元箕的神手暗器紛紛擊落，倒是有兩位不曾留意的鏢客，反遭司徒豹擊落的暗器所傷，呼痛不止。

司徒豹雙脚微點，飄身而起，擰腰向斜處掠出數丈，穩穩落在地上，他身後却有人輕聲道：「司徒豹，你走得了嗎？」

他回頭一瞧，正是譚元箕。

他驚訝於譚元箕有如此高的輕功，他的雙腿既然不能動，當然，只有靠雙手的力量移動身體，雙手？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總堂主……」

譚元箕不再聽司徒豹的話，嚴厲的眼神向鏢客們一掃，道：「還要我動手嗎？」

「殺！」

鏢客如奉綸音，全力向司徒豹圍攻。

他們剛一接手，却聽得林中一陣騷動，戈什哈帶着十名快騎飛馬衝出，接應司徒豹。

譚元箕看在眼中，睥睨司徒豹，道：「司徒豹，你還要解釋嗎？你的主子已經現身了！」

「這……」

司徒豹欲語還休，倒不是他應付不了譚元箕帶來的衆鏢客，忙着打，沒有說話的工夫，而是有難言之隱之苦。

清兵這一加入，殺得更是激烈。

有兩名清兵，見譚元箕年紀老邁，坐在地上，欺他動彈不得，持刀向譚元箕砍殺，譚元箕坐在地上未曾移動過，直待兩名清兵近身，掀袍袖，向兩名清兵一揮，喝道：「滾！」

震得那兩名清兵凌空拋起，跌落地上，已是十成生命走了八成。

戈什哈看在眼中，大怒道：「嘿，這老傢伙還有一手呢？」

司徒豹道：「那可不？」

戈什哈道：「來，我們先收拾他！」

司徒豹道：「我們？」

「是。」

「不用。」

「爲甚麼？」

司徒豹道：「因爲，我們絕對

收拾不了他的。」

戈什哈道：「我不相信，任憑他有多大本事，這麼大年紀，腿又不方便，還能如何？我自從入關以來，大小百戰，見的有本事的人多啦！」

司徒豹道：「我和你不同，我除了這個老頭兒之外，還沒有見過第二個有本事的人。」

戈什哈道：「你不動手？」

司徒豹道：「我不是不動手，我們是來追洪南棟的，跟他在這裡泡磨菇，萬一躭誤了正事，將軍怪罪下來，可擔當不起呀！」

戈什哈道：「你分明是怕了他！」

司徒豹淡然一笑道：「這也不假。」

「讓開。」

戈什哈把司徒豹往邊上一推，道：「王爺怎麼看上你的？看我收拾他。」

「是。」

他心中暗自好笑。

戈什哈震動手中的刀，凝神發力，指向譚元箕道：「看刀！」

譚元箕平靜的望着戈什哈，彷彿與他無關似的。

戈什哈揮刀奮身向譚元箕砍去。

譚元箕坐着沒動，眼神却緊盯着戈什哈，一直等到戈什哈刀鋒近身，他把身子向斜處一偏，避過刀鋒，左手在戈什哈刀背上一按，右手揮出，搭着戈什哈的後腰，輕輕一撩，戈什哈站脚不住，自己衝出的力道又過猛，登時如騰雲駕霧一般，凌空而起，噗通！一聲巨响，跌出數丈之外，兩眼昏花，頭大如斗，一時辨不清東南西北。

司徒豹把他扶起道：「怎麼樣？」

戈什哈羞怒的道：「老傢伙，還眞有一手，你看我要他的命！」

他伸手在地上摸刀。

司徒豹幫他拾起了刀，交到他手中道：「刀在這裡，拿好。」

戈什哈接過刀，眼中還是一片模糊，只是礙着面子，既然向司徒豹誇過口，說出的話又收不回來，硬着頭皮罵道：「老東西，看大爺取你的老命。」

說完，奮身進擊。

司徒豹一把將他扯着。

戈什哈掙扎道：「你不要拉我，我要叫他知道的我的厲害。」

司徒豹搬着戈什哈轉過一個方向，道：「他在那邊呢！」

戈什哈搖搖頭，定定神，這才看到眼前不遠處，果然地上模模糊糊的坐着一個人影子，更加羞愧的道：「老傢伙，你跑得眞快。」

司徒豹道：「他一直都沒有動過啊！」

戈什哈道：「這次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是。」

司徒豹應着，臉上隱着神秘的笑。

戈什哈剛進身，突然，來了一騎快馬，叫道：「住手！」

戈什哈住手，那馬已到近處，一條迅疾的人影已飄落在戈什哈身邊，他是巴圖魯隆羅多。

他身後蹄聲如雷，人馬如潮而至。

鏢客們飄動身形，立刻護在譚元箕四週。

隆羅多瞟了司徒豹一眼，伸手向譚元箕一指，道：「他是甚麼人？」

司徒豹道：「他是揚州有名的人。」

「誰？」

「譚元箕。」

「譚元箕？」

司徒豹道：「保義堂總堂主，掌管江河上下百里，八堂六十四舵的人。」

「是他？」

「是。」

隆羅多又問道：「武功很高？」

司徒豹尷尬的一笑，道：「我是撼不動他的。」

隆羅多道：「我來收掇他。」

他的人馬這時已到跟前，無須吩咐，早已烟塵滾動的圍成一圈，劍拔弩張，聽令斷殺。

司徒豹攔住隆羅多，道：「將軍，這老頭兒可不是好收拾的，我們不能在這躭擱時間，反而中了他的詭計。」

隆羅多道：「怎麼了？」

司徒豹道：「我們一路沒有看見過洪南棟人影，說不定他們走白馬嶺直奔瓜州了。」

「哦？」

「很有可能。」

司徒豹加强自己的語氣。

隆羅多拔出自己的劍，整理裹傷的布。

司徒豹道：「將軍，你受傷了？」

他點點頭。

司徒豹道：「這樣再和譚元箕動手，這不好啊？」

隆羅多兩眼神光一閃，道：「既然你說他武功那麼高，我總要見識一下的。」

司徒豹道：「將軍三思。」

他的眼神瞟向譚元箕。

隆羅多沒答他的話，却持劍向譚元箕走了過去。

環繞在譚元箕身邊的鏢客立刻移動身形，封住了隆羅多的進路。

譚元箕道：「閃開，讓他過來。」

鏢客立即閃過兩側，露出在地



上端坐的譚元箕，手上沒有兵刃，一雙鋒利的眼睛逼視着隆羅多。

隆羅多道：「你賴在地上，我也不會放過你的，還是快站起來吧！」

司徒豹道：「他的腿已經廢了。」

「哦！」隆羅多不由一驚，把眼光重新投到譚元箕身上，道：「一個沒有腿的人，還能有多大的能耐。」

譚元箕道：「你何不過來試試？」

他的神態語氣，都極爲從容。

隆羅多冷然的道：「哼！你若能躲過我三劍，我就放過你這條老命。」

譚元箕道：「你放過我？」

「是。」

譚元箕道：「但我却不能放過你呢！」

「好！」

隆羅多根本沒有把這個殘廢老人放在眼中，一個「好」字狠狠的出口，晃動身形，劍鋒如閃電般的快疾，已經點到譚元箕七坎部位。

譚元箕反手在地上輕輕一按，飄身而起，如凌雲御氣，落在隆羅多身後兩丈之外，就像早坐在那裡一般。

隆羅多看在眼內，才知今天眞的遇上了高手，既羞且悔，仗劍喝道：「你這點輕功唬得住我嗎？」

「颯！」

他旋腰轉身，撒出一片劍花，如繁星滿天，罩向譚元箕，迅速的襲向譚元箕數處穴道。

譚元箕登時晃動雙肩，幻化出無數身形，在隆羅多眼裡，眼前坐着無數的譚元箕，一時也分辨不出何者是眞，何者是幻。

他祇有揮劍亂刺，一時章法大亂。

他正在忙亂的刺着，忽然身後發出一串笑聲，他回身一瞧，譚元箕竟安然的坐在他身後，譏笑着道：「我看在你年幼無知，老夫讓你兩招。」

隆羅多這時已知道譚元箕的厲害，但是在衆部將面前，無法退縮，只有挺劍奮勇撲身，喝道：「今天你休想走，你已在我的重兵包圍之下。」

譚元箕道：「你也休想走，沒有人能攔阻三千戶的去路，你也辦不到！」

隆羅多道：「你不要狂傲，看劍！」

他正要奮身進擊，不防「颯」！掠過一條人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道：「將軍，住手！」

隆羅多見是司徒豹，道：「你爲何攔阻我呢？」

司徒豹道：「將軍，我們已中了他的計了。」

「哦？」

「他們要拖延我們啦！」

「爲甚麼？」

司徒豹道：「正如我所說的，三千戶不是走這條路，而是走白馬嶺，他只要在這裡拖住我們，三千戶就可以帶着史可法的血書，直向瓜州奔去。」

隆羅多恍然道：「對！」

司徒豹道：「走。」

隆羅多也喝道：「走！」

他正好借着這個台階往下走去。

譚元箕冷笑道：「走，往那裡走？」

他眼神祇一瞟，鏢客們已把司徒豹、隆羅多圍了起來，要走，便須要一番斷殺。

司徒豹道：「將軍，我們不能再躭擱下去呀！」

隆羅多把手一抬，跟來的快騎紛紛上前，圍住鏢客們斷殺起來，他在司徒豹肩上一拍，道：「快走！」

他二人掠身越出衆人，上馬而去。

司徒豹道：「這老頭兒，不是好對付的。」

隆羅多道：「哼，如果不是我受了傷，今天說什麼也不放過他的。」

司徒豹道：「追趕三千戶要緊，躭誤了大事，王爺怪罪下來，誰也擔當不起，至於那老頭兒，大軍抵到江南，他成了池中之魚，還能跑得了嗎？」

隆羅多接口道：「我也是這麼想，才暫時放過他。」

「是！」

隆羅多道：「司徒豹。」

「在！」

「依你看，我們去白馬嶺，還能趕上他們嗎？」

「能。」

「哦？」

隆羅多想不出，司徒豹那來這麼大的信心呢？

司徒豹道：「將軍，我們雖然多走幾趟，可是快馬如飛，毫無阻攔，何況將軍已派兵嚴防，他們要過去，也還要等個機會。」

「對，說得也是。」

「除非他們硬闖。」

隆羅多傲然一笑，道：「要從我的人手下硬闖，也不是簡單的。」

司徒豹道：「就是嘛，我們還是快追上去吧！說不定他們正動手啦。」

「啪！」

隆羅多加上一鞭，他的馬如脫弦之箭：「颯！颯！」的越出司徒豹十丈遠，身後飄起一股塵埃。

* * *

淡淡的月，照着凄寒的白馬嶺。

白馬嶺上人影幢幢，馬嘶不絕，清兵佈下嚴密陣地，士兵巡邏不絕。

明軍在白馬嶺下數里外列陣以待，明軍陣地後面便是瓜州城了。

兩軍陣地之間，有座古老的關帝廟，殿宇倒塌，四壁無存，早已斷了烟火，如今在兩軍廝殺的寒夜，看來更加凄寒。

安定邦牽着馬，從白馬嶺沿着蔭蔽的樹林向關帝廟走過來，他走得輕慢，以致靜之下，也只能看到他隱約移動的影子，聽不到聲音。

他走到關帝廟前，停步向四週打量了一下。

古廟四週蟲鳴唧唧，月寒霜重，却無任何動靜，他牽着馬，走過倒塌的院牆，進入古廟，然後選隱蔽的一角，拴妥馬。

他又走到古廟前，神情肅然的向白馬嶺上打量着。

他看得見白馬嶺清兵巡邏的影子，他也聽見清兵的馬嘶，那似乎都不是他所期待的。

許久，不知是夜寒，還是失望，他浩嘆一聲，回身進入去廟，尋找比較乾淨的一角坐了下來，他靜靜的坐着，像脫離了這個世界。

這時，廟外傳來一陣脚步聲，他迅速起身，藏身殿角後，向廟外展望着。

從白馬嶺方向來了兩個人，手上牽着馬，悄悄的向廟這邊走。

安定邦那臉上露出微許的欣喜。

來人走近古廟，在古廟外停下來。

安定邦迎了出來，三人都沒有說話，默然片刻，安定邦引路進入古廟。

三匹馬都拴在隱蔽之處。

三人跌坐在殿廊下，冷冷的月光照着他們三個冷冷的面孔，他們正是史可法身邊的三千戶。

他們肅然相對。

許久，朱進道：「閣部大人已經殉國了。」

「是。」

三個人俯首，黯然的下淚。

經過凄涼的一陣，洪南棟道：「大哥，不要難過，忠臣殉國，這是堂堂正正的下場，但是大人臨終前交代我們的事，辦得如何？」

朱進道：「血書？」

「是。」

朱進道：「我相信會送到瓜州的。」

安定邦道：「照計劃嗎？」

朱進道：「一切都照計劃行事。」

洪南棟道：「這麼說，我們只要在這裡護送血書過境，大功就可告成了。」

「是。」

朱進聲音裡，隱着無限哀傷、悲憤。

安定邦道：「我們還有最後一戰啊！」他摸着腰間中的劍，躍躍欲試。

洪南棟道：「最後一戰？」

「是啊！」

「最後？」

「是啊！」

洪南棟道：「難道大明就此完了？」

安定邦道：「沒有。」

洪南棟道：「既然大明未亡，怎麼說是最後一戰呢？」

安定邦道：「二哥，閣部大人在揚州殉國，我兄弟三人若不是爲送血書到瓜州，早該在揚州城就義，如今護送血書過境，自然要跟隨史閣部大人，以盡忠義的，對我們三個人來說，豈不是最後一戰？」

「對！」

洪南棟儼然無所懼。

安定邦道：「只不知道這日子，會不會跟着來。」

朱進道：「會。」

「爲什麼？」

朱進道：「我在白馬嶺已經留下了引子，他們必然會跟下來的，只是，我對最後一點，另有安排。」

洪南棟道：「如何安排？」

朱進道：「我們不必動手，就可以使血書安然過境，我們從容殉國殉主，讓韃子們看看大漢民族的忠義節烈。」

安定邦道：「那隆羅多不是好惹的，若沒有我們三個人相助，恐怕血書難以過境。」

朱進道：「你們相信我就是，倘若動手，說不定還是勞而無功。」

洪南棟道：「現在我們怎麼辦？」

「現在……」朱進思索着打量左右。

安定邦道：「現在，我們是不是要準備呢？」

朱進泰然道：「用不着準備，我們找些乾柴來，在廟裡點起堆火，就夠了。」

* * *

戰馬嘶吼，刁斗森嚴。

一伙人馬，從遠處急馳向白馬嶺而來，立刻引起白馬嶺清兵的一陣騷動。

剎那間，兩匹前哨的快馬已到近處，清兵喝道：「下馬，什麼人三更半夜的亂闖。」

馬上的來人罵道：「媽拉個巴子，將軍到了，你們好生侍候着。」



清兵一聽是關外口音，知道假不了，立刻忙亂了起來，刹時，隆羅多、司徒豹均已雙雙趕到。

隆羅多未下馬，道：「阿吉占呢？」

兵士應道：「在陣地裡巡察，已經找人去請了。」

「快！」隆羅多很不耐煩的催促着。

這時，又聽得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山林裡跑來了兩名清兵，月光下可以分辨得出，其中一個穿着官弁服飾，見了隆羅多，急趕前參見道：「參見將軍。」

隆羅多把手一擺，道：「兵馬陣裡，少行禮吧，交給你辦的事，怎麼樣？」

阿吉占道：「奴才嚴密把守，不敢疏忽。」

隆羅多道：「你敢疏忽，咱就摘你的腦袋，我是問你那千戶安定邦，可到這裡啦？」

阿吉占道：「沒見到，不過有兩個人來找安定邦，奴才這正要向將軍轉告，是嶺上一家農戶來報告的。」

司徒豹道：「是甚麼樣子的人？」

阿吉占道：「據那一個農戶說，兩個人騎着馬帶着劍，都像是極有身份的人。」

司徒豹道：「那一定是朱進和洪南棟了。」

隆羅多道：「他們的人呢？」

阿吉占道：「走啦。」

隆羅多道：「混蛋，你怎麼給他們走啦？史可法的血書就在他們身上啊。」

阿吉占嚇得跪在地上，道：「將軍，奴才根本就沒有見過那兩個人！是那那農戶說的，他們問過安定邦有沒有到過這裡，然後就走啦，奴才剛才帶着人，正在白馬嶺前後徹底的搜查。」

隆羅多問道：「查到了沒有？」

「沒有。」

司徒豹道：「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沒有？」

阿吉占思索着。

隆羅多催促道：「快說呀。」

阿吉占道：「可疑的地方沒有，不過在我們與明軍陣地之間，有座沒有人管的破廟，方才遠遠看到，生起火來，定然有人在那邊歇息。」

「哦。」

隆羅多點點頭。

司徒豹搖着頭，道：「不對！」

隆羅多問道：「怎麼不對？」

司徒豹道：「那破廟既在兩軍之間，是沒有人會引火暴露自己的，因爲，那邊的人要顧忌我們，我們的人還要顧忌那邊，除非他有必要。」

隆羅多問道：「什麼必要？」

司徒豹道：「他們在聯絡外人！」

「對！」隆羅多拍一下司徒豹的肩膊，道：「你不但武功好，頭腦也不錯，我立刻去調兵圍捕他們。」

司徒豹道：「不成。」

隆羅多道：「爲什麼又不成？」

司徒豹道：「那個破廟也許是他們約會的地點，但是持有血書的人必然還未到。」

隆羅多道：「你何以知道？」

司徒豹道：「持有血書的人如果已到，他們早已直奔瓜州了，怎麼還會逗留在那破廟之之中，如今還引火爲號，正是要接應那持有血書的人。」

隆羅多道：「那持有血書的人，要走過白馬嶺，也不是容易的事。」

司徒豹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現在破廟中的人，說不定就是走白馬嶺過去的，那家農戶不是看見他兩個人嗎？」

隆羅多思忖着，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司徒豹沉思片刻道：「將軍，依我看，第一要緊的是嚴密防守白馬嶺，不要給安定邦過去。」

隆羅多道：「阿吉占立刻去辦。」

阿吉占應道：「是。」

隆羅多又把眼光移在司徒豹身上，道：「我們要如何對付他們呢？」

司徒豹道：「我先潛到破廟去看個究竟如何。」

隆羅多訝異道：「你一個人去？」

司徒豹道：「人多了，反會驚動他們的。」

隆羅多思索了一陣，道：「你很勇敢。可是萬一有動靜，你連個助手也沒有，我在這裡又不能知道，全無接應，怎麼辦呢？」

司徒豹冷然一笑，道：「我說句實話，將軍，你可別生氣。」

隆羅多道：「有話直說。」

司徒豹道：「如果我應付不了，將軍手下的人就是跟兩個去也未必有幫助。」

隆羅多手下聽了，齊瞪着眼。

隆羅多却知道，司徒豹這話說得並不過份，他淡然一笑，向司徒豹道：「我們兩個人去，如何？」

司徒豹驚道：「將軍要去？」

隆羅多譏笑的道：「怎麼，我去對你也沒有幫助嗎？」

司徒豹連聲道：「不，不，將軍乃尊貴之人，怎可以冒這麼大的險呢？」

隆羅多慨然的道：「司徒豹，你可知道，我這個巴圖魯的尊號，

是血戰沙場掙來的，並不是祖蔭世襲的，什麼危險我沒有見過？」

「是。」

司徒豹連聲應是。

隆羅多道：「現在就走嗎？」

「是。」

隆羅多向阿吉占吩咐道：「你嚴守白馬嶺，漏過一隻蒼蠅，我就摘下你的腦袋，小心看着，火分兩堆爲號，率兵接應，不可躭誤。」

阿吉占應着道：「是。」

* * *

火光照着三個嚴肅的面孔。

朱進、洪南棟、安定邦圍着那一堆火，相對默然的坐着。

他們的劍，都已出鞘了，端端正正的放在面前，閃着冷冷的光。

安定邦耐不住的道：「他會來嗎？」

朱進道：「他一定會來，閣部大人觀察入微，他相信的人，從來沒有錯過。」

洪南棟徐徐的搖頭，看看天上的星月，道：「看這個時辰，他該到了。」

朱進道：「也許路上有躭擱。」

「是。」

他們又沉默了下來。

他們沉默得連火堆裡崩起的乾柴棍，聲音都响如雷動，震動着整個廟宇。

一陣夜風吹來，他們已不感到寒冷，因爲，他們連自己的生命，都已不計較。

他們只有一個期待。

許久，遠處的馬蹄聲傳來，他們彼此望了一眼，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向黑暗的寺外展望遠處來的人。

他們只靜靜的聽着那蹄聲。

那蹄聲越來越近，終於在破廟的斷垣之外停了下來。

隆羅多一眼便認出朱進，向司徒豹道：「嗨，那不是朱進嗎？」

司徒豹道：「是。」

隆羅多道：「那兩個人是洪南棟和安定邦？」

「是。」

「他們三個人都到了。」

「是。」

「血書也到了？」

「是。」

隆羅多拔劍下馬，道：「司徒豹。」

「在！」

司徒豹跟着下馬，却不曾拔刀。

隆羅多道：「他們既三人已到齊，血書也已到了，爲什麼不直奔瓜州，呆在這裡做什麼？」

司徒豹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隆羅多將手一擺，飄身掠廟內。

司徒豹也跟着掠入廟內。

他們三個人却仍然安祥、嚴肅的端坐着，彷彿不知道他們已進入廟中。

隆羅多仗劍進身，喝問道：「喂，你們就是史可法身邊的三千戶吧？」

朱進淡然的道：「你早就知道。」

他並沒有看隆羅多一眼。

隆羅多立刻感到一種無言的輕視和侮辱，憤聲道：「你們怎麼不跑了？」

朱進道：「等你。」

洪南棟、安定邦臉上看不出任何神情，如同泥塑木雕的一般。

隆羅多微訝道：「等我？」

「是。」

「做什麼？」

「給你見識我們大漢民族的精神。」

朱進說完，徐徐取起自己的劍，洪南棟、安定邦跟着也莊重的取起劍。

隆羅多立即蓄勢以待，防他三人聯手合擊。

朱進道：「你不用怕，我們不和你動手，我們已遵照閣部大人的吩咐，把血書送到瓜州，現在我們要殉國殉主，特意等你來看看。」

隆羅多大驚道：「血書已送到瓜州了？」

朱進道：「還沒有，不過一定會送到的。」

隆羅多道：「我就不相信，你們三個人在這裡自殺，血書怎會送到瓜州呢？」

朱進臉上露出一絲嘲弄的笑意，道：「你想知道嗎？」

隆羅多道：「我奉勸你們，還是交出血書，跟我們回揚州，只要你們肯爲大清國出力報効，我在王爺面前保荐，你們也少不了榮華富貴的。」

朱進道：「告訴你，血書根本不在我們三個人身上，你算是白費了工夫了。」

隆羅多道：「不在你們身上，在誰身上？」

朱進道：「你慢慢會知道，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

他轉向洪南棟、安定邦，道：「兩位賢弟，是我們走的時候了。」

「是。」

朱進遙拜，虔誠的道：「臣朱進等叩謝聖上，恕臣等不能隨侍効忠了。」

洪南棟、安定邦跟着三拜。

朱進接着虔誠的三拜，道：「閣部大人，屬下等不敢有辱大人忠烈，這就來了。」

洪南棟、安定邦也跟着三拜。

三個人拜畢，本要取劍自刎，朱進忽然道：「我們還當有一拜。」



「拜誰？」

朱進道：「對我們有天地大恩的人，他爲我們送血書到瓜州。」

洪南棟道：「當受我兄弟一拜。」

拜祭完了，隆羅多以爲他三人必然有詭計，倒要看個究竟，那知他三個人，竟然當眞在月光之下，從容自刎。

隆羅多大感詫異，料知血書是眞的不在他們身上，向司徒豹道：「替他們送血書的人，究竟是誰，你可想得出來嗎？」

司徒豹在他身後未答話。

他回顧之下，不見司徒豹的人影，不禁大驚，方要找尋，只見司徒豹跪在地上，俯首不語。

隆羅多道：「你是怎麼啦？」

司徒豹仍不答話，也不曾搖頭。

隆羅多用劍敲着司徒豹的肩，道：「我在跟你說話呀，你跪在地上幹甚麼？」

司徒豹徐徐的抬起頭。

隆羅多驚訝道：「你哭了？」

司徒豹道：「是。」

隆羅多道：「你難過？」

司徒豹道：「我高興。」

他的神情悲慟激昂，沉聲道：「他們是眞正的男子漢。」

隆羅多道：「別難過，你也是男子漢。」

司徒豹道：「是。」

隆羅多立即補充一句，道：「你是大清國的男子漢。」

司徒豹道：「不，我是大漢民族的男子漢。」

隆羅多嘲弄的一笑，道：「不必講那些，尋找血書要緊，依你看，血書是否已到了瓜州呢？」

司徒豹道：「沒有。」

他的神情剛毅而冷峻。

隆羅多道：「在那裡？」

「白馬嶺。」

「知道在誰的身上嗎？」

「知道。」

「是那農戶？」

「不是。」

隆羅多道：「是誰？」

「我。」

司徒豹率直而勇毅，使隆羅多感到他幾乎是換了一個人，完全不像降順大清國的司徒豹。

他不能相信的道：「當眞血書在你身上嗎？」

「是。」

「你和他們是一起的？」

司徒豹道：「我還不配，我是跟在他們後邊的。」

隆羅多冷冷的一笑，道：「只怕你忘記了，你的老婆還在我們手中？」

司徒豹道：「我是個糊塗虫，我的老婆比我聰明得多，如果這樣爲我而死，那是她求之不得，你不必拿我的老婆來威脅我。」

隆羅多道：「我用不着威脅你，因爲我根本就不相信血書在你身上，我也不相信你會放着榮華富貴不享，却要拚着性命，爲史可法送血書。」

司徒豹道：「你怎麼會那麼自信？」

隆羅多淡淡的一笑道：「如果你眞要將血書送往瓜州，你有很多機會乘我不備下手，然後直奔瓜州，沒有人能攔得住你。」

司徒豹道：「我不願那樣做。」

「爲甚麼？」

司徒豹道：「第一，乘人不備，那不是男子漢的行徑，第二，要送血書，只有利用你送過境，才是最安全的辦法，現在你該知道啦！」

隆羅多冷冷的一笑。

司徒豹道：「笑甚麼？」

隆羅多道：「哼，我還不相信。」

「瞧！」司徒豹「颯」！的從懷中取出血書，在隆羅多面前傲慢的晃着。

他要證明他是甚麼樣的人。

隆羅多仍然是淡淡一笑。

司徒豹又問道：「你又笑甚麼？」

隆羅多道：「未必是眞的。」

「不是眞的？」司徒豹抖動着手中的血書，隆羅多的劍，却已閃電般快，點到司徒豹的咽喉。

司徒豹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刀光一閃，震開隆羅多的劍道：「早知道你有這麼一着，果然……」

話未說完，刀鋒閃動，向隆羅多連連攻出十餘招，如高山傾瀑，一瀉而下，逼得隆羅多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隆羅多忽略了自己的劍傷，以致爲司徒豹所逼，他還忽略了一件事，他身後的那堆火，他步步後退，絆着朱進的屍體正跌在那堆火上。他慘叫着，爬起時身上的衣衫已經着起火來了。

阿吉占領着手下的士卒，早已掩至近處悄悄的等候着，只等火分兩堆，立刻接應。

終於他看到另一團火，在廟寺裡移動，他奮身而起，吆喝一聲，縱馬向破廟飛馳而去。他的鐵騎如奔雷般，馳過原野，刹那間已衝過破廟。

那堆熊熊的火，仍在月光下燃燒，照亮這座破廟，也照着忠義節烈的朱進、洪南棟，及安定邦。

另一堆火是隆羅多在燃燒着。

「司徒豹！」

阿吉占下馬呼喚着，在破廟尋了一遍，却不見了司徒豹的影子了。

（全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 野猪林

## 居心叵測嫁禍　奸計敗露被殲

好大一聲雷，雷聲中挾着閃電，令人心膽欲裂，眼花撩亂！

好大一場雨，大雨點像小石頭般敲得瓦面嘩嘩響，像是天要塌下來一般！

不過老天終究還是沒有塌，驟雨來得急去得快，半個時辰光景，又見月光自鑲邊的烏雲堆裡露出來！

雨過天沒晴，因爲方長仁家的大門，突然間被人擂得咚咚響，比之剛才的雷聲還要響，響得令屋裡的方長仁吃驚，更令方長仁那個剛剛過門不到三天的媳婦吃驚！

隔着一道小院子，方長仁在正屋高聲問道：「是誰呀？」

「開門！開門！」

「半夜三更，有甚麼事不能等到明天？」

「快開門啊！」

又是一陣擂門聲！

屋裡面一臉驚恐的新婚妻子紅秀，雙手拉住床邊的丈夫急切的道：「不要急着開門，問清楚再開嘛！」

冷冷一笑，方長仁輕拍着嬌妻手背，安慰的道：「這光景不開門成嗎？」

挽着腰帶，順手摘下床頭掛的寶劍，方長仁對披衣而起的妻子一笑，道：「妳不要出來，一場雨院子裡全是水，燈也不要點，我去看看是誰敢造我方長仁的反。」

於是，方長仁走出他的小小洞房，踩着院子裡雨水，到了大門後面。

「外面是誰？」

「府衙捕頭馬長江。」

「眞的是馬捕頭嗎？」

「難道方賢弟聽不出我的聲音？」

「嗯，不錯！」

是馬捕頭的聲音，自己結婚當天，馬捕頭還當面同自己舉杯祝賀呢！

急急的拉開門閂，門尚未完全打開，就見黑蛇騰空一閃，嘩啦啦鐵鏈抖動，那麼迅速的套牢在方長仁的脖子上，一鬆一緊，幾乎令方長仁憋得臉紅脖子粗！

「馬捕頭這是幹甚麼？」

方長仁自覺反抗已遲，反應不及，一臉驚悸莫名的問着迎面站立的捕頭馬長江。

「賢弟你犯案了，而我馬長江也自覺半瞎了眼，會把賢弟看成正人君子！」

方長仁更驚，急問道：「馬捕頭你何不說清楚呢？」

冷然一哂，馬長江道：「不用我說清楚，倒是等一會你在大人面前把事情源源本本的說清楚就成了。」說着，馬長江一把奪過方長仁手中的寶劍。



於是方長仁這才看清楚，大門外除了馬長江以外，少說也有二十個捕役，裡三層外三層的把大門堵得水洩不通，遠遠的還有幾個弓箭手！

方長仁心裡明白，這些全是來對付自己的，不由一聲苦笑，道：「馬捕頭不覺有些小題大作？」

「要腦袋的事情還算小事！」

只見他手一揮，高聲道：「走！」

「等等！」方長仁一挺胸，雙脚丁字站定，劍眉一挑，星目暴睜，道：「可否讓我交代幾句？」

馬長江道：「血腥事件，最好別叫弟妹知道，一切我自會替賢弟張羅，你只管專心打這場官司吧！」

於是方長仁被一衆捕役連拉帶拖的離開了方家集，四更天他已在南陽府衙的那個大牢裏。

一夜之間從花嬌柳柔的嬌妻懷裏莫名其妙的被打入大牢，眞還以爲在夢中呢！

不旋踵間，南陽府衙的文案師爺，三脚拼作兩步，慌慌張張而又面色凝重的來到大牢。

獄卒舉着油燈，陪在文案師爺身後，方長仁一見，早衝到鐵柵邊急切的道：「表哥，這是怎麼回事，怎麼無緣無故把表弟我抓來？」

一聲無奈的長嘆，那文案師爺以袖拭淚，道：「赤眉賊在山裏造反，昨日抓到幾個，不想他們把你誣陷裡面，說你同赤眉賊有牽連呀！」

「胡說八道，我甚麼時候同山寇打交道！」

「我也不相信，只要沒有這回事，表哥自有辦法。」

他又是一聲嘆息，道：「不要說我們是表兄弟，單就一年前我從大山裏逃出來隻身投靠到表弟家中，表弟不但收留我，還帮我謀了這個差事，想想看，我會袖手不管嗎？」

方長仁搖頭道：「過去的事別提了，倒是目前表兄得替我去家裏說一聲，別叫你表弟妹太擔心！」

「那是應該的。」

說着，又交代獄卒好生侍候，這才悲傷莫名的離開大牢。

天才大亮，西關府衙裡的驚堂鼓已被敲得咚咚響，碎而亂的脚步聲在大牢附近奔走着，早把大牢裡的方長仁吵醒，而方長仁也在天快亮的時候方瞌上眼。

抓住鐵柵往外面望，方長仁甚麼也沒有看見。

不旋踵間，就聽鐵鍊一陣抖動聲自附近消失在遠方，而使得方長仁心驚肉跳。

於是，方長仁被提上大堂，府台大人一見方長仁，也不由一陣嘆息，然後開口道：「眞是可惜呀！」

方長仁尚未跪下，就聽一旁跪着的大漢，鬚髮蓬鬆，猪唇翻動，露出一排大暴牙沉聲道：「喲，你不是方長仁方先生嗎，怎麼你也被抓來了？」

雙眉緊皺，方長仁道：「你是誰？」

嘴唇角一撇，那人低頭又低聲的道：「方先生眞的不認識我了？那天你還同我們寨主把臂言歡，我不就在你對面坐着的嗎？」

「你胡說八道！」

突聽府台大人寒着臉，道：「你可叫方長仁？」

「草民正是方長仁。」

「聽說你與赤眉賊勾結準備血洗後店，可是眞的？」

方長仁道：「回大人的話，這是從何說起，草民新婚三天，自覺幸福罩頂，猶似天之寵兒，怎可能自甘作賤與盜賊爲伍！」

「喲！方先生啊，我們幾個摸下山來，不是你向寨主出的主意嗎，怎麼你會忘了呢？」

府台大人怒拍驚堂木，叱道：「沒有問你，你少開口！」

一面又問方長仁道：「方長仁！」

「草民在。」

「半月前你可曾到過赤眉鎮的羅漢嶺？」

方長仁一驚，道：「去過赤眉鎮可是沒上羅漢嶺。」

「去赤眉鎮幹甚麼？」

「調解一件江湖恩怨。」

冷然一笑，府台大人沉聲道：「看來你是不會招出來的。」突然間府台大人自案桌拋下一物，道：「這可是你的東西？」

一頂草帽，一頂要命的草帽，記得那天離開赤眉鎮的時候正是二更天，就把這頂帽子忘在赤眉鎮，怎麼會在這兒出現？帽簷下那「方家集」三個大字，也正是自己親筆書寫。

要知這方長仁年不過二十五，生得面如冠玉，齒白唇紅，高貴不凡而風度翩翩，江湖上送了個雅號「南陽周郎」，只因生不逢時，處於亂世，雖然稱得上文武全才，却無用武之地。

如今一見這頂草帽，方長仁尚未開口，突聽跪在旁邊的那人道：「方先生，你把帽子忘在羅漢嶺上，是頭兒要我順便把它帶來還你的，他們就從這頂帽子上才找到你的。」

「我與你們羅漢嶺毫無瓜葛，更同你無怨無仇，爲何誣陷人，你是不是受人好處陷我於萬劫不復之地？」

「强盗上公堂，等着上法場，我他娘的還要甚麼好處，對我這將

死之人何用？」

突又聽府台大人喝道：「方長仁，如今人證物證全在，你還有何話可說？」

方長仁急切而又無奈的道：「冤枉，天大的冤枉呀！」

府台大人冷凜沉聲道：「冤枉不冤枉，本府自然要查個水落石出。」長身而起，驚堂木一拍，道：「人犯還押，退堂。」

方長仁又被押回大牢，不久，文案師爺田文滿面愁容的走進來，而且也眞是搖頭嘆息不已！

「文表哥，這是有人在陷害我，你得設法呀！」

文案師爺田文沉思有頃，低聲道：「今日大堂之上，如果你不是我表弟，可能已經動刑！」

「可是我是冤枉的呀！」

「山區土匪已是無法無天，赤眉賊燒殺擄掠，大人早想征剿，你今與他們扯上關係，事情就棘手了。」

方長仁雙手搥柵，急怒交迸，狠聲道：「這究竟是誰在坑我？」

＊　＊　＊

順着白河往北，五十多里六十不到，有條沿官道興建的小街道，細算起來也不過有個百來戶人家，這兒出產山蠶絲、山藥，還有些土產，這兒原是住着姓方的大戶。

由於姓方的「家大分家」，所以這些年姓方的大部遷到南陽府城去住，但人們提到方家集，就是指的這地方。

土地上長出些值錢的東西，地方上就會有人發大財，方家集這地方，出了幾個富翁，雖然早引起赤眉賊一夥眼紅，但方家集距離南陽很近，而且最叫赤眉賊忌憚的，就是方家集出了個方長仁，聽說是嵩山少林寺的俗家弟子，手底下很有兩下子。

方家集不少年輕人都很崇拜他，聲譽之隆，結婚當天連遠在南陽府衙的捕頭馬長江也來道賀。

就在方長仁困坐愁「牢」，憂心如焚，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方家集却在方長仁被關在大牢的第五天夜裡，狠狠的被南召山區摸下來的赤眉賊一夥，大事搜刮洗劫一空，不少年輕人在羣龍無首下舉刀抵抗而被殺死。

不過令人奇怪的，却是方長仁的家，竟然沒有損失一針一綫，方長仁那個美艷嬌妻，更未受到驚擾！

於是，流言又出，方長仁與赤眉賊勾結而沆瀣一氣，似是不會有假。

方家集被赤眉賊洗劫傳到南陽府，文案師爺領着馬長江等一衆捕役急急趕到方家集去調查，而文案師爺田文却急匆匆的來到表弟方長仁的家裡。

紅秀一見田表兄到來，雖說只認識幾天，但聽長仁稱表哥，自然是一家人，如今長仁身陷囹圄，正需要這位表哥大力鼎助，自然是細心款待，熱誠迎接。

就在這位愁眉不展，淚眼婆娑的新婚表弟媳哀求下，文案師爺田文自然是好言相勸，大加安慰，只是對於營救長仁的事，總是憂形於色。

臨去，田文對紅秀道：「赤眉賊這次洗劫方家集，明着表弟沒有損失，但實質上却無形中把表弟罪行坐實，目前表弟妹似是不宜再在這方家集住下去了，免得被那些苦主唾罵，一半天我先把表弟妹接進南陽府去暫住，也好就近照顧妳！」

遠從鎭平嫁過來的丁紅秀，早已經沒了主意，如今表兄雪中送炭，自是感動得熱淚盈眶，聲聲言謝。

「表弟的事，就是我的事，年前我從大山裡逃出來，還是表弟收留我，要不然我田文也不會有今天了。」

於是丁紅秀把這位表兄送出大門外，而大門外還眞有人把石頭擲過來，還聽幾個小孩子遠遠的叫道：「土匪，强盜婆！」

於是，丁紅秀急又把大門關起來！

第二天中午，一輛馬車就把丁紅秀接進南陽府。當天晚上田文安排丁紅秀探監，新婚夫婦隔着鐵柵淚眼相對，怨上天不祐，嘆後顧茫茫，不知明日又將是個甚麼結果！

不過夫妻二人對於田文表兄的帮助，全是打自心眼裏透着感激！

就在這晚四更將盡五更未到的時候，南陽府的大牢裏突然梆子亂響，有人高叫劫獄！

府台大人與馬長江等一衆人，早急急趕來大牢，一看之下大驚，原來抓的幾名赤眉盜匪，全被走脫，一個獄卒，發覺被人勒死在方長仁的鐵柵外面，那種姿勢，正就是方長仁自裏面伸手加以勒斃似的，而使得方長仁叫苦不迭！

馬長江惡狠狠的隔着鐵柵一把扭住方長仁，罵道：「好小子，你好狠，這不明擺着是你害死的？」

那不是目瞪口呆，也不是啞口無言，因爲這一連串的事情，沒一件不是令他寃在心裏口難開，也因此在馬長江的怒罵中，他面無表情的有着痲痹感，一種認栽了的感覺！

田文也來了，看看現場，不由怨嘆道：「表弟你……」

方長仁木然道：「表兄，紅秀我就託付你了。」

田文似是眼芒一亮，轉而苦澀



的道：「我義不容辭，你放心吧！」

府台大人就在大牢巡視一週，雙眉打結，心事重重的走回衙內去了。

＊　＊　＊

南陽府西城內不遠處的兩義客棧裏，一位黑衣姑娘正低頭吃着一碗肉絲蛋麪，附近幾個桌子上，全是西北過來運鹽拉駱駝的，或是販運山貨往西去的，突然間，街上行人聚集，街道兩旁盡是看熱鬧的，早見店裏幾個伙計叫嚷着去到門口：「府台大人可眞是寬厚大方，像這種通匪爲害地方的傢伙，不把他殺了完事，却偏把他發配邊疆，眞叫人不服！」

長身而起，黑衣姑娘也擠到門口看。

「來啦，來啦！」

早見套個大木枷，好粗的鐵鏈，光着一雙脚丫子，短灰色囚衣，面無表情的年輕人，緩步在前面走，兩個粗壯的押解解差，各背着鋼刀在後跟着，一個年輕少婦哭哭啼啼的在後面直叫寃枉，却換來衆人的嘲弄與謾罵。

就在西城門，方長仁回身對嬌妻丁紅秀道：「表哥那兒能住妳就暫住着，至於方家集那邊，就請表哥做主把一切變賣，過些時候妳就回後店娘家，天可憐見，妳我或有相見的一日！」

丁紅秀呼天搶地，眼巴巴望着新婚三天的丈夫，就這樣子的被兩個解差押解上路。

不少人圍着看熱鬧，但丁紅秀却蹣跚的一直跟在後面而不忍離去，直到快近白河，柳樹下她才跌坐下來。

遙望着丈夫上船過了河，丁紅秀無助的一個人在哭泣。

「被押解的可是妳丈夫？」聲音緩和，不帶一點惡意。

仰頭見是一位絕色的黑衣姑娘，比起自己還要撩人遐思，丁紅秀伸衣袖抹去臉上淚痕，道：「我丈夫是冤枉的，他是個俠義之士，正人君子，怎麼可能同赤眉賊那一帮土匪有勾結呢！」

黑衣姑娘本想深問，但是丁紅秀知得太少，只得先勸丁紅秀回轉南陽府去，自己却騎驢過了白河跟下去，因爲她得設法問問方長仁事情的原由……

＊　＊　＊

熊耳大山最南面，有一處原始荒林，山道繞過這片荒林，再穿過一片五里老松坡，就算進了山區了，而這片老松林就叫野豬林，當地人相傳，當年花和尚魯智深就在這野豬林救過林沖一命的！

離開南陽府已是第三天了，正午時候遠處有了雷聲，遙望層巒叠嶂，峯巓入雲，近聽野鳥草蟲爭鳴，流水潺潺，兩個解差取下被套，拿出汗巾煽着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歇歇吧，方先生，扛着那麼個大枷鎖也怪累人的！」

「二位差爺很是體諒方某，只是方某無以爲報。」

只聽一個差解道：「方先生是文案師爺表弟，再說馬捕頭也特別交代，一路上不能委曲方先生，再說這一個月的路程還有得走的，何必急着趕路。」

邊說着，早取出乾糧水袋，三個人就在野豬林山道邊的大石旁吃起來。

「颼」那是一支響箭，響聲還未落，早見從密林中竄出十多人來，全都是紅巾包頭，灰色短紮，明晃晃的砍刀，在林隙穿進來的日光反射下，發出刺眼冷芒而令人心膽欲裂！

「赤眉賊！」

方長仁雙目幾乎噴火，急叫道：「二位兄台如果信得過方某，就請快打開鎖枷，方某要活劈這些王八蛋們！」

兩個解差對望一眼，却不約而同的搖搖頭，而方長仁却急得直跳脚，因爲幾個土匪早撲過來，轉眼間已把三人圍在中間。

其中幾個可不正是新從獄裏脫逃的赤眉賊嘛！

捧腹哈哈大笑，又見那個豬唇暴牙毛臉大漢道：「方仁兄可識得我吳判嗎？」

「搗成肉泥我也認識你，說，爲甚麼要陷害我方長仁？」

又是一聲笑，吳判一邊撫摸着自己擧在胸前的砍刀，邊側着臉斜眼冷然的道：「姓方的，恕我吳判也掉句文，你不是人稱『南陽周郎』嗎？其實南陽住的是諸葛亮，而你也應該怨嘆那『既生瑜何生亮』的名言才是呀！」

方長仁一怔，當即道：「聽你這麼一說，好像暗中坑我的人叫做諸葛亮了？」

搖搖頭，吳判道：「他不叫諸葛亮，不過他在我們山寨上可比諸葛亮還令兄弟們佩服，要不然俺們怎麼會那麼容易的捲了方家集！」

方長仁道：「這人是誰？他叫甚麼名？」

突聽另一人叫道：「老吳，你還同這些快死的人囉嗦個甚麼，放倒了，咱們還得趕着回山寨喝慶功酒呢！」

立刻就見有人附和道：「說得也是，砍了完事！」

方長仁大喝一聲，道：「慢着，姓吳的，你告訴我那頂草帽你是從那兒弄到手的？」

吳判冷笑道：「爲了叫你方大先生死得瞑目，我就告訴你也無妨，那頂帽子是……」

就聽一旁有人喝止道：「吳判，你不怕軍師爺割你的舌頭？」

吳判大毛臉一僵，舌頭伸出毛嘴豬唇外，砍刀一掄道：「殺！」

十幾個圍住三個人狂劈怒砍而上，而使得兩個解差一上來就見血光崩現！

方長仁不及解枷，却仍然足踢枷擋，攻守有方！

也就在此時，松林外喊殺之聲又起，七八個捕快風馳電掣般殺進林中，爲首的可不正是捕頭馬長江！

馬長江一衆尚未衝到，吳判早狂叫道：「姓馬的送上門來了，快把他們圍起來殺，一個也不能放走哇！」

於是就見十幾個紅巾土匪齜牙咧嘴，狂吼狂叫的轉而迎着馬長江八人殺去，那吳判與另五人却死死的把兩個捕快與方長仁三人圍住猛劈狂砍！

兩個捕快已在浴血奮戰，方長仁早已汗濕衣衫，雙腕滴血，那麼粗的鐵鍊與木枷使他空有本事而施展不出來。

馬長江一看三個逃犯全在場，心中犯疑，因爲押解人犯走這條路是事先與大人商量的，也是文案師爺擬的，知的人不多，而赤眉賊一夥土匪在洗劫方家集以後，一路早流竄到深山中了，還有誰那麼巧妙的安排一支伏兵？

原指望把眞正的凶手引來的，而那個凶手必然是要謀害方長仁的，當然方長仁的發配邊疆，也是大人腹中一招妙棋，也只暗中交代馬長江一人而已！

如今却出現比自己帶的人還要多一倍的赤眉賊衆，看來今日只得浴血奮戰了。

心念間，馬長江高聲狂叫道：「大家穩住殺，大隊官兵馬上到了，今日一個也別放走。」

只見他雙手握刀，在刄芒成束，光焰暴閃中，劈東砍西，上挑下砸，領着幾個捕快閃躍在紅影中，血腥的場面，就在馬長江的四週展現出來，雖壯麗却悲慘！

吳判早哈哈大笑，道：「姓馬的，你這種唬人的大屁少放，有沒有官兵來，爺們比你清楚，今天這野豬林就是你們這吃冤枉糧的埋身之地，你認了吧！」

就在一陣刀光劍影中，馬長江的人早躺下一半，連方長仁也被一刀砍在左胯上，血流不止，而赤眉賊一夥，才不過兩三個倒下去！

馬長江眞的在浴血奮戰了，就算這時候想撤退也來不及了，因爲自己的肩頭已被砍一刀，半尺長的血口，紅肉翻出，左邊衣裳似從染缸裏拿出來一般紅。

像極了一隻穿林老鵰，黑衣姑娘清叱着自另一個方向衝來，她人才落地，近身的兩個紅巾土匪已人頭滾地。

好快的身法，只見她雙腿暴彈，一連又是三個空心觔斗，早衝到方長仁身邊，她毫不遲疑的一劍削去方長仁脖子上的大木枷，而使得方長仁欲噴出火焰的雙目，隱現淚光，像極了一頭狂獅，方長仁不及言謝，雙手握緊大木枷，迎着正面的吳判劈頭蓋臉的砸過去，他那種氣蓋河嶽，猛如天神般的樣子，一時間還眞叫吳判心驚！

就在此時，黑衣姑娘似穿花蝴蝶般，殺進殺出，劍芒暴閃，血雨狂噴，早見七八個紅巾赤眉賊衆躺在血泊中，黑衣姑娘的劍法似極辛辣，因爲那些倒下去的土匪，不是斷頭，就是穿胸破腹，而使得其餘幾個，在胡哨一聲中，撒鴨子似的轉頭就逃，却不料黑衣姑娘毫不放鬆，依然追殺不捨。

吳判破口大駡，道：「那裏冒出你這個母夜叉，敢壞了爺們大事，你可知道爺們是那路人馬？」

冷冷的笑聲傳自空中，因爲黑衣姑娘正一個空心觔斗往吳判這裏翻來！

笑聲裏，碎芒凝聚成刄芒一束，快不可言的抹向吳判的脖子，却及時的被方長仁攔住，道：「留個活口！」

他口字出口，那已沾上吳判肌膚的刄芒突然下滑暴斂，一條血槽，在吳判拋刀悶哼中崩現血雨一蓬，吳判保住腦袋，却免不了斷臂之苦，當場昏死過去！

馬長江一見來了救星，早不顧自身傷痛，四五個捕役，合力扭住四個紅巾土匪，一根繩索串成串！

這一來原本跑了三個，却抓回五個，光景是有賺不賠，且又完成大人交付的任務。

方長仁急不及待的衝向抓來的四個活口，不料他們全都搖頭，對於方長仁被陰謀陷害的事全然不知，全都說是奉命在此接應吳判吳頭目三人的！

希望寄託在昏死過去的吳判身上，方長仁像救自己一般的忙着替吳判包紮，並向馬長江討取藥粉，替吳判治傷！

受傷的捕快早已包紮好傷勢，趕着過來向黑衣姑娘致謝不迭！不過有兩個捕快傷重要害，血流不止，早已氣絕，其中有一個正是押解方長仁的，而令方長仁也爲之洒下幾滴英雄淚！

走到黑衣姑娘面前，方長仁單膝一跪，道：「亂世出英雄，姑娘的俠蹤在下前些時在老爺嶺附近幾處鄉城早已耳聞，今日得見，且在這種絕境之下，怎不令人欽佩，方長仁自感愧煞！」



馬長江也及時道：「大恩不言謝，就請姑娘折回南陽府如何？」

微微一笑，黑衣姑娘道：「我會去的，這裏就由各位處理，我先走一步了。」說着只聽她往林中叫一聲：「小黑！」一匹小黑毛驢踩着荒草走出林中，寶劍入鞘，黑衣姑娘早跨上驢背而去！

黑衣姑娘正是黑牡丹，她在離開野豬林以後，又轉回南陽府來，她必須要折回南陽府，因爲她心中正籌劃着一樁大事，那可是天大的事情！

野豬林裏，在身有刀傷的幾個捕快與方長仁策劃之下，馬長江與方長仁安排着把死的先就地掩埋，十幾個紅巾土匪，也挖了個大坑埋下，這才押着吳判五人，緩緩走出野豬林來！

那吳判在醒來以後，見自己傷口已被包紮，雙腿一縱而起，不料馬長江鋼刀早擺在他的肩頭，而使得吳判心一寒，氣焰消失大半！

這時候方長仁反倒不急着逼問吳判，却一反常態的道：「吳頭目的傷勢好些了吧！」

吳判緩緩往前走，冷眼望望方長仁，道：「別他娘的黃鼠狼給鷄拜年了，你安的甚麼心，難道吳爺我會不知道！」

方長仁道：「吳兄何必多疑，我知道吳兄誣陷是受人指使，不過有一點點吳兄應弄明白。」

「住口！誰與你稱兄道弟！」吳判怒聲相向。

馬長江大怒，狠狠一脚把吳判踢了個踉蹌，厲聲道：「混帳東西，要不是他及時攔住，你這顆大毛頭早已掉在茅草窩餵螞蟻了，再說你這傷也是人家替你治的，但凡有一點人性，也要對人家這種以德報怨仁義之舉而感激涕零，怎麼你却是這般的回報人家！」

方長仁手一攔道：「算啦，還是趕路吧，吳兄不說就算了，至少我方長仁的冤屈已經大白，事情早晚會弄明白的。」

突見吳判咬牙跺脚，道：「他奶奶的，這趟被捉，反正是活不成了，老子打從現在起，嘴巴算是貼上封條了，要殺要剮，挑肥揀瘦，任憑你們處置吧！」

其實吳判心裏明白得很，只要不吐出實情，自己還是有希望活命的，如果把那人扯出來，那才叫絕了生路，這事他吳判決不會驢到那種光景，蠢到這種地步！

於是三天後一行人進了南陽城！

這時候的文案師爺，正在方家集力勸丁紅秀遷回南陽府他那個衙役官舍去住，只是丁紅秀却抵死不去，因爲……

* * *

「表弟妹盡可放心，昨日表兄我只是多吃了幾杯，可能冒犯了妳，表兄我保證，絕不會再有下次，再說這方家集的人早視你們爲仇人一般，何苦一定在這兒看白眼受閒氣？」

丁紅秀面無表情道：「你請回去吧，我是不會跟你上南陽府的，就算這裏人要我的命，我也認了。」

田文漸感不耐，冷然道：「妳以爲這樣等下去就能把妳丈夫等回來嗎？」

丁紅秀一驚，虎的站起來，正要追問田文，突然間，大門外有人高聲歡叫道：「紅秀，我回來了。」

田文一聽大吃一驚，而丁紅秀却快步跑出屋子，急急開了大門，可不正是丈夫方長仁！

一聲充滿了極其復雜感情的尖叫，丁紅秀飛身投入方長仁的箕張雙臂懷抱，像一頭小綿羊般把一頭秀髮盡在方長仁胸前磨蹭，邊低泣道：「仁哥，這不是在做夢吧！」

「千眞萬確。」方長仁尚未進屋，早見表兄田文也在，心裏透着感激的道：「表哥也在嗎？這下子可好了，馬捕頭一夥爲我證明，我是冤枉的，府台大人當堂就放我回來了。」

田文心中卜卜跳的道：「表弟是冤枉的，一開始我就知道，所以我私下裏在大人面前不知說了多少好話，要不然只怕表弟早已被送上刑場了。」

方長仁與高采烈的道：「就等案子了結，我得好生謝謝表兄！」

田文急又問道：「表弟福大命大，死裏逃生，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表弟可否先說出來叫表哥知道。」

方長仁道：「這事慢慢說，先叫紅秀弄些酒菜，咱們邊吃邊談。」

丁紅秀無奈，只得挽起袖子走入廚房，而方長仁已在細說從頭呢！

眼看着四樣小菜已端上桌，杯筷三副已放好，糯米黃酒已灌了滿滿一錫壺，突然間，田文站起身來對方長仁道：「表弟，經你這麼一說，我得早些趕回去，一方面死傷那麼些捕快，另方面大豐收似的又抓回五個土匪，少不得表兄我又要忙上一陣子，這杯酒看來是吃不成了，不過往後有的是時候，我得先走一步了，一有表弟好消息，我會立刻告訴表弟知道的。」

說完立刻起身而去，門外面正有他騎來的馬匹，在方長仁起身相送尚未跨出大門時，田文的座騎已在十丈以外了。

方家集走了田文，地方上的人早又進到方長仁的家裏來，他們對

於方長仁身受不白之寃，自是再三道歉，不料丁紅秀却在此時痛哭失聲，別人以爲她爲丈夫而傷心，但她又如何開口說出表兄田文的惡劣行爲呢！

那田文在聽了方長仁之言後，覺得事態嚴重，變生肘腋的事情，總是令人吃驚的，一個處理不當，就會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因爲這……

就在南陽府衙左側大牢裏，文案師爺急步走進去，長廊上燈球火把照得通紅明亮，連着兩道柵門，皆加派獄卒把守。

隔着鐵柵，田文早見吳判幾人坐在一堆稻草上。

吳判見了田文，却怒吼連連罵道：「滾！老子們等着上法場也不會吐出半個字，玩刀筆的，你就省省力吧。」

田文冷笑道：「眞的不吐一句眞言？」

吳判早直不楞的望着柵外面的田文，嘴巴閉得緊緊的。

輕點着頭田文道：「既然各位充好漢，那就明日公堂上見眞章了，如果能熬得大刑，我田文第一個就佩服赤眉賊老紅毛。」說罷轉身揚長而去。

月明如畫，萬籟俱寂，只有從臥龍崗那個方向柔柔的送來陣陣微風，使得人們睡得更濃，也使得騰身躍上南陽府衙左側大牢屋頂的夜行人精神抖擻。

屋頂人掀開數片大瓦，一扭身那夜行人早自屋頂洞口鑽入屋內，光景可不正是吳判五人的牢房！

就在夜行人進入牢房不久，另一個黑衣人狸猫般的也撲近屋頂洞口，就着洞口朝下望，不由面露冷笑。

只見夜行人一落入牢房，腰裏掏出一包東西，急急的交在吳判手上，又耳語幾句，正要縱身躍上屋面，黑衣人早自洞口落下攔住夜行人的去路。

「不出所料，你終於還是來了。」

夜行人低叱道：「你是誰？」

冷冷一笑，黑衣人拉去面巾，不料吳判早驚叫道：「原來又是你。」

來人可不正是黑牡丹，從方長仁的口中，她知道南陽府必有臥底人，要找出此人，就得盯牢吳判幾人，她終於還是盯到了。

「姑娘妳想幹甚麼？」

田文既驚且怒。

「不要問我想幹甚麼，拉下面巾，本姑娘倒想看看你是何方神聖，竟敢在這南陽府地面上翻雲覆雨，興風作浪！」

夜行人一看不妙，突然一擰身，足踢連環，就在他狂踹猛掃中，手中已多了一把二尺長的刀非刀劍非劍精芒璀燦，耀眼生花的雙刃鋼刀，劈頭一掄，挑向黑牡丹的胸前，端的是辛辣凶狠！

牢內空間小，黑牡丹貼牆閃過夜行人的連環十三踢，雙脚貼牆奮力一蹬，上躍兩丈，而寶劍已拔在手中！

就在一陣金鐵交鳴中，夜行人早被逼得變攻爲守而已呈現捉襟見肘！

於是，獄卒的梆子狂敲猛擊，不旋踵間，捕頭馬長江領着一衆捕役趕來，連府台大人也走進牢裏。

夜行人奮不顧身的往屋頂洞口撲去，但他三番兩次的被黑牡丹半空中揮動劍芒逼落下地！

就在他厲喝飛身撞向黑牡丹欲作拚命的時候，突然間三朶劍花乍現即隱，夜行人的身子尚未撞向黑牡丹，衆人早在黑影上飄中，發出一陣驚呼！

「是你！」

夜行人的面紗被黑牡丹巧妙的一劍挑落，立刻露出本來面目，原來正是文案師爺田文。

府台大人早厲聲喝道：「你好大膽子，還不棄刀受縛！」

凄厲的哈哈一笑，田文揮刀暴斬，一招九式，直欺而上，流燦飛芒中，逼退黑牡丹，而人早一飛上冲，攀樑朝屋頂洞口衝去，身法詭異快速，眼看半身已出屋頂！

突然間，一束快似天外流星般的銀芒，「咻」聲如矢而上，不偏不倚，狠狠的插在田文小腹下方！

好長好高亢的一聲凄厲慘叫，直到田文跌落實地才消失，聽來令人心膽欲裂！

馬長江立即命令獄卒打開牢門，田文早已氣絕身死！

五個被鐵鏈扣着的紅巾赤眉土匪，在二人對殺中萎擠在一隅，這時才眞的驚嚇得面無人色，因爲他們的靠山田文早死在他們面前了。

從吳判身邊奪過一包東西，馬長江當即打開來，原來是一些吃的，其中還有一袋酒，黑牡丹拔下銀簪稍試。

「有毒！」

吳判幾人更是既驚且怒，大罵田文不是東西，竟想對他們五人殺之滅口！

雙膝跪在府台大人面前，吳判粗聲道：「啓稟大人，俺願意說實話。」

公堂設在大牢中，府台大人當即招來三班衙役。

於是吳判細說從頭的道出一段驚人大事……

原來老紅毛赤眉賊在山區聚了五六百人，這在山區來說算是大股土匪，八百伏牛山區已被他們啃噬大半，但對於近洲近府的幾處富裕



地方，他們覬覦已久，總是懼於官府追勦而不敢貿然下手，於是老紅毛的軍師智多星田文擬了一套妙計，自己裝扮成逃難的，老遠的投奔到方家集來。

方長仁的老母與田文的老母是姐妹，但自方長仁老母七八年前死後，雙方就沒有來往。

一年多前，田文忽然來到方長仁家，還眞是方家稀客，那田文以書生秀才自居，方長仁找門路把他推介到府衙當了一名文案師爺，想不到他在方家集住的那一陣子，早對這地方有了企圖，尤其是方長仁家，人口單薄，家財萬貫，更令他心生謀奪之心，就在方長仁結婚當天，田文決定對方長仁下手，最可靠的下手方法，就是使方長仁坐實與赤眉賊有勾結，其中那頂草帽，就是由田文拿的，因爲他在方家的時候，就常戴方長仁的草帽往南陽城走動。

事情出乎意料的，却是府台大人洞悉方長仁是寃枉的，因爲方家集在方長仁被捕以後突然被洗劫，而方長仁一向在江湖上被人稱爲俠義之士，他生活美滿且又新婚，沒理由與匪勾結，顯然有人要陷害他，於是他批了個發配，當然最令府台大人起疑的，則是吳判幾人逃獄，爲何方長仁不逃走，因此起解的路綫擬定在赤眉賊出沒地方，如果方長仁與匪勾結，赤眉賊必然中途攔劫而救下方長仁，那麼押解的解差就可先殺了方長仁，並命馬長江率人暗中跟上。

却想不到馬長江等幾乎被搏殺於野豬林，多虧黑牡丹及時追上救了衆人。

* * *

南陽府衙的後堂上，黑牡丹被請在客座上，酒筵不豐但言談眞誠，府台大人對黑牡丹的山區行俠已早有耳聞，如今親眼所見，更令他感動，對於黑牡丹向他轉告的情報甚爲重視，決定調派大批官兵入山圍勦赤眉賊。

第二天一大早，方長仁來到南陽府衙，他在聽了捕頭馬長江的敘說以後，大感意外，悲憤交集，想起嬌妻紅秀對自己所說，不由搖頭嘆息，當即找人運來一具上好棺木，把田文屍體運走！

夕陽從白河那面照過來，河面上泛起無數銀芒閃耀而酷似天上星河，一輛騾車上拖着一具棺木，車後面一匹馬上，正坐着「南陽周郎」方長仁，車聲轆轆，蹄聲得得，方長仁也思潮起伏，難道表兄行徑不正是荒年所造成的嗎？只不知姨媽家還有誰在，大老遠的把表兄屍體送去，如果表兄家已沒人……

（完）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乞幫之主

## 光復家門開布莊　隻身犯險救弟兄

「卡察」，屋頂上傳來一道輕微的踏瓦聲，展玉翅立像豹子般自床上跳了起來，他來不及穿衣，推開後窗，雙肩一聳，便穿窗而出，凌空中左足尖在右足面上用力一點，硬生生再拔高幾尺，落在屋頂上。

回頭一望，後院映着火光，再一回頭，見兩條人影正由屋頂向小巷躍落，展玉翅尖嘯一聲：「有放火賊，快起來！」他話未說畢，人已凌空穿過天井，足不沾牆，也落在小巷裡，他怒從心頭起，猛喝一聲，向那兩道黑影追去。

出了小巷便是大街，放火賊若分開兩頭逃跑，展玉翅便分身乏術，是故他必須在對方逃出小巷之前，將對方擒獲。

也幸虧那兩個放火賊輕功並不怎樣了得，展玉翅提氣盡力急竄，兩個起落，已追至放火賊背後，再一聲大喝，恍如平地炸響了一道焦雷，其中一個漢子呆了一呆，展玉翅眼明手快，右手暴長，食中兩指已封住了其腰上「痲穴」！

另一個抽刀回身猛砍，展玉翅冷笑一聲：「找死！」他微退一步，正欲窺機上前，施展空手入白刃之絕技，不料那斷刀一拖，竟將同伴的頭顱劈落地上。

展玉翅微微一怔，又驚又怒，恐對方自殺，因此騰身撲上去，果然那斷迴刀向脖子抹去，展玉翅人未至掌風先至，把其撞退幾步，趁對方尚未定下神來，急竄一步，右手五指如同鐵鉗一般，緊緊揑住其右手手腕。

「嗆」一聲，單刀落地，展玉翅再一指封了其痲穴，然後一把將他拉起，轉身欲回，一回頭卻見到義薄雲天的凌鐵城。「少爺，這斷便是放火賊？」

「凌二哥，後面還有一具屍體，煩你將他搬回店內！嗯，有損失麼？」

「火勢剛起，便被撲滅了，大概只毀了十多匹布，幸虧你發現得早，否則明早開張，也不知如何收拾！」

兩人說着便由後門進店，這是爿布莊，本是展玉翅父兄經營的，後來給大仇人羅賓鴻霸佔。三個月前，展玉翅報了大仇，不但殺死了羅賓鴻，還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不止搶回展家財產，還多出好幾萬兩銀子來。

四海丐幫成立不久，幫內弟兄又全是叫化子，這一下子眞叫全幫上下雀躍不已，正應了一句老話，叫化子撿到大元寶！

幫主沙連水得訊之後，便立即帶着總堂主龍永富趕來合肥城，經過一番商議，認爲這些錢不能分，該好好利用，於是一部份拿來救濟貧苦，一部分作丐幫經費；另一部



份則準備拿來經營生意，以期能從根本上解決幫內弟兄之吃飯問題。

鑑於蕪湖城之望江酒樓生意已上軌道，因此沙連水另派人主持，其後凌鐵城得訊亦趕了過來，他本是江湖游俠，與展玉翅一見投緣，兄弟相稱，並願助展玉翅一臂之力，是以，沙連水心裡雖希望凌鐵城能留在蕪湖，但開不了口，話說回來，就算沙連水開口，以凌鐵城之脾性，也不會答應。

展家在合肥城經營布莊已久，展玉翅子承父業，天公地道，爲維持舊客戶，布莊使用舊招牌——大展布莊，展家的其他生意都不大，展玉翅不欲恢復，只把田產變賣掉，準備依樣劃葫蘆，在合肥也開一家酒樓。

展玉翅爲四海丐幫立下不少功勞，且如今武功又高，加上閱歷漸豐，因此沙連水心中另有打算，暗中與龍永富等商議。

展玉翅光復家門，昔日舊友以及曾受展家大恩的人，都自告奮勇幫忙，因此，大展布莊便決定在三月十五日開張，並發了不少請帖給同道，預料來觀禮之好友必不少。亦因此，展玉翅不敢放鬆，晚上都在店內睡覺，不虞在開張前夕却發生這件事故。

其實這已是連日來之第三宗破壞行動，早幾天屋頂被人砸石塊，還有出去辦貨的弟兄，被幪面賊攔途將本錢劫走。

上兩次之失，無法抓到人，衆人已憋了一肚子的氣，今夜抓到活口，還不好好審問一下？

店堂裡點了兩根蠟燭，四海丐幫派來此處協助展玉翅的有幾個頗爲得力，其中一個叫紫金簫的喝問道：「甚麼人指使你來放火的？」

那漢子坦言道：「我是羅賓鴻的手下，來爲他報仇的！」

「放屁！你們主子尚非我家少爺之敵手，憑你這副德性，也敢來丟人現眼？」

「大丈夫受人點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雖不能爲也得爲之！我殺不了展玉翅，好歹也得放一把火，將這店子燒掉，好出一口鳥氣！」

紫玉簫續問：「前幾天有人丟石頭，有人攔途截劫，都是你幹的？」

「不錯，都是我一人幹的！」

另一個得力助手尤得富罵道：「這種人眞是死不足惜，少爺，待屬下拉他到後門幹掉吧！」

凌鐵城自小便到處闖盪江湖，閱歷何等豐富？只聽他冷笑一聲：「你別死充英雄了！那天攔途截劫的蒙面賊，不是你，另有其人，因爲身材不一樣，你們還有不少同件，好好給我供出來，否則有你好受的！」

「沒有別人，除了我，只有他——被我殺死的那一個！」

凌鐵城目光鄙視得如同在觀看一齣拙劣之極的表演。「沒有別人，你爲甚麼要殺死同件？」

那漢子道：「與其落在你們手中受辱，倒不如死了乾淨，他痲穴受制，不能自己動手，只好由我代勞！」

凌鐵城突然走近那漢子的身旁，用力扯下他衣領，道：「你幾天沒有洗過澡？」不料簡簡單單一句話，却教那漢子臉色全變了。

一直不作聲的展玉翅拍案而起，沉聲道：「是米常滿派你來的，還是郝拓派你來的？」

那漢子幾乎癱瘓，連聲道：「不是，不是他們派的……你們殺了我吧！」

展玉翅搖搖頭：「我爲何要殺你？我還想放你哩！只要你肯合作，不但不爲難你，而且還歡迎你留在我們這裡！」

凌鐵城又恫嚇他一句：「不合作的話，便請你嘗嘗分筋錯骨的滋味！」一聽到分筋錯骨四個字，那漢子身子便顫抖了一下。凌鐵城又喝道：「先報上名來！」

「小的叫劉樓……是，是郝拓派我來的……多謝少爺的好意……不過，不過……」

「別吞吞吐吐，快說！」

劉樓吸了一口氣，道：「他們準備在這一兩天內會派高手來搗亂！」

凌鐵城哈哈笑道：「老子很久沒打架，正覺手癢，他們要搗亂，老子還要感謝哩！派甚麼高手來？」

展玉翅重新坐下來，和顏悅色地道：「你不用怕，照你所知全說出來就是！對啦，通天丐幫這些日子來，有甚麼活動？」

劉樓道：「咱們一開始幹了幾票，成績還不錯，弟兄們分了錢都很高興，但最近手風不大順，上面的還有錢花，下面的弟兄只好到處偸、搶，出了不少事故。拓幫主爲了增加實力，招了好幾個人，如獨行大盜田中藝、著名的『酒色財氣四仙』、採花大盜顏不二等等，都身居要職！」

說至此，他先潤一潤喉嚨方再續道：「他們應該明天便會到，少爺可要小心……他們人多勢衆，你們只有幾個人，只怕不易抵擋……」

凌鐵城臉上變色，蓋劉樓口中所述那幾個凶人，在黑道上盛名早著，他凌鐵城以一對一，大概還可以應付，展玉翅以一敵三，甚至可敵四，但餘下的人由誰對付？難怪劉樓沒有信心！

展玉翅臉色依然不變，只問：「他們把所有的高手全派來了？還有些甚麼人？」

「小的只是馬前卒，所知不多！」

展玉翅再問：「是否米常滿規定，若不能成功，你們便得自殺，不許洩漏半句麼？」劉樓點點頭，展玉翅回首對尤得富道：「將他關押起來，你放心，這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待他們退却之後，再放你出來！」

料理了劉樓，展玉翅便又吩咐店內的「夥記」，晚上須小心巡邏，以防通天丐幫還會派人來搗亂。

沙連水擔心地問：「老弟，你有甚麼良策對付他們！」

展玉翅微微一笑：「不要忘記，明日開張，乃四海丐幫的一大盛事，難道幫主會坐視不理？」

沙連水叫了起來：「原來你早就知道，也不早說，愚兄白替你擔心！」

展玉翅道：「但也不能不小心，二哥，你先去歇息吧，說不定明早就有一場架等着你打！」

* * *

三月十五日，大展布莊開張，但吉時是在酉時，因此還有半天可作妥善之安排。

已時未到，已有嘉賓上門，令人意外的是第一批竟然是武當派的海風和海天道人，此兩人是青木之徒弟，而青木把一生功力輸與展玉翅，對他有再生之大恩，是故展玉翅第一句便問：「兩位師兄，青木師伯近來如何？」

海風稽首道：「無量壽佛，家師自那次之後，精神及身體大不如前，但心情却不錯，家師亦曾交代貧僧，見到施主代問好！」

展玉翅感激之至，一時之間未曾聽出語氣有異，誠懇地道：「小弟必定抽空上山探望師伯，以謝他老人家對小弟之再造大恩。」

海天性子較急。「施主已是丐幫之副總堂主，與武當派已無關係，是次貧道們因經過貴地，乃以武當名義來祝賀貴幫，並非來叙舊的！」

展玉翅心頭恍似吃了一拳，半天說不出話來，在武當被逐出門墻的情景，如圖畫般一幅幅在腦海中掀過。對武當又愛又敬，又恨又氣；既離不得又割不掉，諸情湧上心頭，當眞分不出是甚麼滋味。

海風輕輕拍拍其肩膊。「師……施主，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不必想得太多，其實敝派上下感受施主大恩的人，大不乏人，你沒有對不起任何人，武當也沒有負你，未知施主覺得貧道所言如何？」

展玉翅噓了一口氣，緩緩地道：「不管如何，家師及青木師伯之大恩，小……在下沒齒難忘，他日武當若用得着在下，請派人捎個信，在下赴湯蹈火，決不推辭！」

海風及海天連忙合掌答謝，展玉翅急忙再問：「張三奇那魔頭，是否有再上山？」

海天剛答了一聲沒有，又有人來了，展玉翅身爲主人，只好出門迎接，原來這次來的却是華山的「漏網之魚」。華山派自被張三奇上山蹂躪之後，只逃出萬千秀、陸劍鳴等少數人。

萬千秀見到展玉翅似有無限之羞澀，一對大眼睛分明會說話，却老是垂下看着自己之脚尖。展玉翅只好作禮貌性之招呼。

第三批到之嘉賓，最令展玉翅和凌鐵城雀躍，原來是凌鐵城之義兄魏守信夫婦及青竹門柳青青。

凌鐵城大呼小叫起來：「老大，你怎地到現在才來？當眞想煞小弟了！」展玉翅見來賓漸多，便請他們到展家大宅去，料不到丐幫幫主沙連水、總堂主龍永富、禮堂堂主周春鵬，刑堂堂主駱元、飛鳳堂堂主風七娘、龍堂堂主孫小三、虎堂堂主周通，還有各地分舵之頭目，都已先一步到達，好不熱鬧。

合肥城的老拳師易承澤亦率徒來賀，一位不速之客令四海丐幫羣雄感到榮幸，此人便是游丐盧多財！盧多財在武林中之名頭較响，他雖是乞丐，但不屬任何一個丐幫，然而丐幫弟子却又以他爲榮。

到賀的還有青城派的代表：常青及常建、「雪裡獅王」師沛然、「鐵手無情」錢仲衡；大江中游的「三峽幫」代表：「洞庭大俠」鐵興邦、「游俠」宋高陽，此兩人都是對丐幫有恩者。

賀客先在展家午飯，宴開二十多席，極一時之盛，展玉翅父母在生之時，亦無此風光。

席間，展玉翅放心不下，暗中派人在城內各處巡視搜索，唯恐通天丐幫的人會來搗亂，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全身均出冷汗，忙把龍永富拉在一邊說話。

龍永富自從擔上總堂主一職以來，鞠躬盡瘁，幫中事無大小均要他處理，一顆心繃得緊緊的，直至今日方放鬆下來，是故喝了不少酒，言詞也輕鬆許多，他道：「老弟，你不去陪客，把我拉在這裡作甚？」

「總堂主，屬下且問你，總舵裡如今有甚麼好手把守？」

龍永富見他一副認眞的神態，暗吃一驚，剛鬆下來的心，又立即懸起，忙問：「老弟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展玉翅乃將近日通天丐幫派人來搗亂的事說了一遍，道：「屬下



怕他們今日還會大舉來犯！」

龍永富鬆了一口氣，笑道：「別杞人憂天。郝拓及米常滿等人之能耐，老哥哥知之甚詳，此處人材濟濟，你還怕甚麼？」

展玉翅着急地道：「屬下不怕他們來合肥城，就怕他們聲東擊西，虛晃一招，却趁咱們唱空城計時，改爲攻打總舵，則……」

龍永富聽後，出了一身冷汗，急問道：「可是得到什麼風聲？」

「風聲倒沒有，只是屬下派人暗中查過了，合肥城不見有通天丐幫的人，因此方會有此念頭。」

龍永富道：「你說得有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一字未語畢，人已衝了出去，把周通、孫小三及風七娘找來，又將展玉翅的推測說了一下。「三位認爲如何？」

周通叫了起來：「救兵如救火，這種事還要問什麼，咱們三個如今便立即帶人趕回總舵去。」

龍永富正要他說這句話，立即打蛇隨棍上，「如此可要辛苦三位跑一趟了，幸好喝酒也不是什麼大事，日後咱們可以盡歡，嗯，駱元熟知總舵情況，辦事又穩，我派他隨你們去。」

周通道：「不要囉嗦了，如今就走。」他一把拉着孫小三便跑了出去，展玉翅連忙送他們出門，再三交代，周通道：「老弟放心，無論通天丐幫那些雜種有沒有去，我都會派人捎個信來。」當下十來騎人馬，也顧不得街上有行人，策馬便走了。

展玉翅送了他們，回身又趕回老宅，却聽有個人喃喃地道：「少爺，請賞幾文錢買酒吃。」

展玉翅覺得聲音有點耳熟，回首望去，登時怔住了。只見地上爬着一位「乞丐」，垢面蓬頭，衣衫襤褸，大概下肢有毛病，坐在一塊木板上，板下還有四個鐵輪子，權以代步，雙手滿是泥巴，再望其面部，依稀有幾分像展家義僕高橋的模樣。

半晌，他才顫聲問道：「老天爺，你可是高叔叔？」

那漢子反問：「你果眞是展少爺？」

他話未說罷，展玉翅已上前，也不嫌骯髒，一把將他抱住，嗚咽地道：「高叔叔，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高橋苦笑道：「還不是拜『氣寒西北』董萬峯所賜。」他掙開了展玉翅，伸出顫巍巍的雙手到懷內去掏，摸出一個以手帕裹成的小布包來。「少爺，奴才幸不辱命，你寄放在我處的銀票還在此，只是碎銀讓我花掉了。」

展玉翅重新抱住他，眼淚禁不住汩汩地淌了下來。「高叔叔，這些銀子你爲何不用？弄成這個樣子，教我怎能安心！」

高橋嘴角露出一絲滿足的笑意。「我受你父親大恩，既知此銀子對你十分重要，又怎能亂花？」

「高叔叔，你可知小侄找得你好苦？你當時去了那裡？嗯，你的腿怎樣了？」

「沒什麼，被董萬峯的鐵拐打壞了一條腿，一路上以此來代步，由川至徽，今日入城，聽人說展家少爺光復門楣，我還不敢相信。」

就在此時，龍永富出來找他，見他跟一位乞丐相擁，只道是其手下，乃道：「老弟，廳內的嘉賓還等候你去敬酒哩！」展玉翅瞿然一醒，這才着人服侍高橋，急急隨龍永富進內。

這頓飯酒菜雖然不是很好，但賓客盡歡，氣氛甚佳，展玉翅當然亦高興，只是心中惦掛着高橋，覺得自己虧負了他。

飯後稍息，賓主便移玉到大展布莊，只見店門上掛了一串長長之鞭炮，吉時一到，展玉翅便親自點燃鞭炮，紅色的紙屑在火光中飛揚，濃烟中露出一張張帶着笑容的臉龐，只有展玉翅不時轉頭望着四周。

鞭炮終於燒完，洒了一地的紅紙，震耳之爆响聲倏地隱去，但覺天地寂靜。頓了一頓，方有人上前道賀，展玉翅又請賀客們進店，略爲參觀一下，主人才帶賓客返回展家茶叙。

這時候，龍永富心情更急，奈何自己不能抽身趕回總舵，只得派人去打探消息，展玉翅亦趁此時刻到內堂找高橋。

高橋剛洗好了澡，換了一套衣服，正在刮鬍子，看見展玉翅進來，連忙住手。展玉翅忙道：「高叔叔，小侄替你刮吧。」

高橋道：「你今日已貴爲四海丐幫副總堂主，不可做這種事，在人前亦不要以叔侄相稱，免得貴幫的弟兄聽了尷尬。」

「各交各的，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高橋刮了鬍子，躺在床上，嘆了一口氣，道：「洗了澡好像輕了幾十斤般，舒服極了。」

「以後高叔叔再也不用吃苦了，小侄自會找人服侍你。」展玉翅誠懇地問道：「這些日子你是怎麼過的？」

高橋哈哈笑道：「還不是過去了。」

他見展玉翅之神情，又輕嘆道：「既然已成爲過去，你又何必多問，反正能活着下來，又能找到你，高某已心滿意足，尤其你學成絕藝，報了父仇，重振家業，更令人

高興，我的一條腿又值得什麼，唯一的遺憾是不能目睹你手刃仇人。」

展玉翅道：「報了大仇，當然值得高興，但你的腿也同樣重要，下次董萬峯若撞在我手中，要他加倍償還，明天小侄便派人去找名醫。」

高橋截口道：「不必浪費精神及金錢，拖了這麼久還能治好？除非是大羅神仙相救，本來我想找個地方隱居，不過如今已改變了主意，留在這裡替你看店。」

「不，你留在家內享福，否則小侄心頭難安。」

高橋正容問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這個殘廢人？告訴你，我是殘而不廢，而且不喜歡吃閒飯，不要人憐憫。」

「對不起，小侄並無此意，但……我會盡量安排。」

高橋揮揮手，道：「你去招呼你那些貴賓吧！」展玉翅告別了一聲方返回大廳。此刻，有些賓客已經離去，展玉翅不太在乎，他只在乎魏守信，幸好魏守信表示最少會在此住上二、三十天，他拍拍展玉翅的肩膊，「老弟，咱們有空再聊吧！」

展玉翅把這裏的事交給沙連水，自己則跑去大展布莊，他最擔心通天丐幫死心不息，會派人來暗中破壞。今日剛開張，因爲轟動全城，加上展玉翅光復家業，因此吸引不少顧客，店內擠滿了人。

展玉翅要尤得富暗中注意顧客，提防通天丐幫的人會喬裝顧客進店找麻煩，直至關店，展玉翅才回家。可是就在大門口遇到手下梁得虎，只見他滿頭大汗，神色慌張地自馬背跳下來，他心頭猛地一跳，一把將他抓住，道：「得虎，總舵那邊有事故？」

「出事了，通天丐幫那些狗雜種，砸了我們銅陵分舵……」

展玉翅急再問：「那周堂主他們幾人呢？」

「屬下來時，在半路遇到他們，周堂主着屬下來討救兵。」

展玉翅未等他把話說畢便搶過馬韁，道：「你進內通報，我先趕回銅陵。」言畢翻身上馬，揮鞭絕塵而去。

郝拓和米常滿果然奸險，這一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用得恰到好處，既不是打總舵，而是奔襲對方分舵，更出人意料，展玉翅一顆心像火燒般難受。

他踏着星月前進，恨不得脅生雙翅，直飛銅陵，由於合肥和銅陵之間隔着一個巢湖，是以若抄小路，最短亦有三百里路，計算行程，其實通天丐幫早已埋伏在附近，沙連水和龍永富等人一離開，他們便進攻了，再回心一想，就算自己趕上去，也已來不及。

再說，這些年來通天丐幫和四海丐幫河水不犯井水，郝拓爲何會不惜撕破臉皮，跟四海丐幫過不去，難道他們有所仗恃？

展玉翅不得要領，但他仍不停地揮鞭，只是人雖挺得住，馬兒却吃不消，展玉翅一急之下，索性跳下馬，拉韁而馳。如此一來，馬匹輕鬆，速度雖然快了很多，但仍不如意，展玉翅最後索性棄馬步行。

郊野深夜，四處無人，展玉翅不用怕驚世駭俗，展開輕功，放心飛馳，一口氣跑七、八十里，再也受不了，遂停步，坐地盤膝運功調息。

他任督兩脈已然打通，天地橋亦衝破，體力恢復甚快，七個大週天之後，恢復了不少，又再奔馳。

一夜連騎馬共馳了百多里，展玉翅已混身濕透，看看天色將亮，展玉翅才覓地休息。

休息了一個時辰，展玉翅又再上途，雖在白天也顧不得那許多，照樣急馳，直至體力不支，他方停下來略作休息。

第二天傍晚，終於到達大江之北，他買舟過江，在天黑之前進了城。一進城便覺氣氛不對，街上甚多叫化子，一時難分敵我，展玉翅不敢貿貿然問之，遂直奔分舵。

分舵是在城隍廟後面，只見那裡血跡斑斑，大門也倒在地上。展玉翅也不叫門，飛身進內搜索。米常滿生性狡猾，可不是好欺之輩，是以展玉翅不敢大意，抽出長劍，握在手中。

大堂內尚飄着絲絲之血腥味，只是不見一個人，展玉翅忍不住呼叫起來，竟無一人應他。偌大的一座丐幫分舵，居然不見一個人，難道他們已得手，又安全退却，還是因爲通天丐幫人衆，本幫弟子腳底抹油？

展玉翅猛吸一口氣，逐一檢查倒在地上的叫化子，看看是否還有未曾斷氣的，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他找到一個尚有脈搏者，展玉翅立即將他扶起來，右掌按在他背心大穴上，左手扶住其身子，緩緩渡過內力。

過了一陣，傷者呻吟一聲，展玉翅忙道：「我是副總堂主展玉翅，你是誰？」

「屬下是管帳的小趙……」他吸了一口氣，說話忽然流利起來：「你真的是副總堂主？你怎會來此？」

「一言難盡，孫堂主他們呢？這可是通天丐幫幹的好事？」

小趙緩緩轉過頭來，見是展玉翅，精神大振，道：「副總堂主，屬下幸不辱命，保住了大部份的銀子，他們拷打我，但我一口咬定，你之家產尚留在合肥，還未運回來，最後他們只拿走了存放在賬房的小量金錢。」



展玉翅訝然問道：「難道他們不會搜索？」

小趙興奮地道：「屬下將銀子藏起來，藏在堂主房內床底下，埋在地裡，他們自然不會知道。」他喘了一口氣，越說越快，又道：「孫堂主他們趕到時，米常滿他們早已攻了進來，大部份的弟兄都撤了出去，餘下來的都遭殺害……屬下那時已受了大刑，只聽到周堂主的叫聲，後來便暈死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

展玉翅將他扶了起來，可是小趙雙腿已被打斷，那裡還站得住？「錢還是其次，其他弟兄之安危才是最重要的，咦，你怎樣了？」

展玉翅見小趙臉色灰白，雙眼無神，不由吃了一驚，其實他剛才只是迴光反照，展玉翅沒有經驗，是以不明所以。小趙艱辛地道：「副總堂主，你要替我……報……報仇……」言畢，頭一歪，已斷氣了。

展玉翅伸手一探，已沒了鼻息，他滿懷怒火和仇恨，放下小趙的屍體，又一陣風般衝出分舵。

銅陵是個小地方，但此地處交通要道，是以還十分繁盛，街上行人甚多，展玉翅如飛般向前急奔，忽見墻角後面有個叫化子在搖頭擺腦，展玉翅腳尖一點，便向他撲去。

那叫化子一見到他，便拔足而逃，但如何逃得出展玉翅之掌心。

展玉翅兩個起落已追至，一把將他扣住，喝道：「你是什麼人，爲何一見到少爺便逃跑？」

「我是叫化子……大爺你行行好……放過我吧……俺已兩天未吃過飯……」

「你是通天丐幫的人？」

「小的到處流浪，沒有加入什麼幫，今日還未開市，沒法孝敬大爺您……請高抬貴手。」

展玉翅手上用勁。「少來這一套，少爺才不相信，米常滿在何處？」

那叫化子倏地抬起頭來，問道：「你也是叫化子？那一幫的？」

「告訴你也不怕，少爺是四海丐幫副總堂主展玉翅，你招不招供？再不說少爺可不客氣了。」

那叫化子忙道：「小的是四海丐幫的弟兄，俺入幫時日太淺，不曾見過副總堂主，尚請原諒，是孫堂主要小的出來找失散的弟兄的。」

展玉翅鬆了手，急問：「孫堂主如今在何處？快帶我去見他。」

叫化子左臂向前一指，口中道：「就在前面的拐彎處。」右手在左袖的遮掩下，抽出一把匕首，回身向展玉翅懷裡扎去。

不料竟扎了個空，只見展玉翅站在三丈外，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你以爲能瞞得過少爺的兩眼？若連你也鬥不過，還敢想鬥郝拓和米常滿？」

那叫化子霍地跪在地上，悲聲道：「小的有眼無珠，冒犯大爺，請您原諒，俺還有老婆女兒……啊，這都是米常滿那狗雜種逼的……」

展玉翅不等他把話說畢，便一腳踩在他頭上，直至將其壓在石板上，「你聽清楚，我只再問你一句話，若敢違抗，便踏碎你的狗頭，米常滿現在何處？」

「在……」那叫化子剛開腔，突然喉管發出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展玉翅反應極快，已發現對面屋脊後，有人射箭殺人滅口，只見他如大鵬般衝天飛起，半空一個盤旋，已斜飛落在屋頂上，再一長身，已躍至另一端。

但見一個叫化子手提弓弦，正往一座小院躍下去。展玉翅厲嘯一聲，如離弦之矢般射出。

「颼」地一聲，展玉翅只慢對方一步，也落在院子裡，那叫化子呆了一呆，展玉翅手掌揚處，摑在他臉上，只摑得他滿天星斗，待他定下神來，一條右臂已被人扭至背後，痛入心脾。

「誰命令你殺人滅口的？帶少爺去見他。」

不料這叫化子性子跟前一個不相同，挺起腰道：「姓展的，你有甚麼了不起？老子參加鳳陽大會時，你只能在遠處偷看哩！」

「哦，原來是舊相識！」展玉翅手掌向上略略一提，那叫化子又彎下腰去：「舊相識的骨頭未必折不斷，你還未回答少爺問題！」

「是郝幫主派我來的，你敢拿他怎地？」

展玉翅哈哈大笑。「少廢話！要找那老匹夫還不容易？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快帶我去見他！」

忽聞屋內一聲冷笑：「何需人來帶領！要見某還不容易？」大門「呀」地一聲推開，湧出七八個人來，都是手上提着兵刃，後面走出一個背負雙手的中年漢子，一身青衫洗得發白，綴了幾塊補丁，但看來十分乾淨整齊，可不正是米常滿？

展玉翅一腳將那叫化子踢飛。「你來得正好，省得少爺去找你！」

「丐幫少爺？哈哈，果然名副其實，你不覺得彆扭？丐幫會有少爺？哈哈……」米常滿縱聲大笑，忽然道：「也不管你是少爺還是大爺，只要你肯把家產分一半出來，

便放你一條生路！」

展玉翅道：「你只要少爺一半家產？你可知道少爺的家產值多少銀子？」

米常滿乾笑道：「假如你肯把全部家產獻出來，不但可保你自己一條生命，也可換回貴幫的無數生命！」

展玉翅心頭一動，問道：「你抓了咱們多少個人！是些甚麼人？」

「不少人哪！咱們先到貴幫總舵，抓了兩位堂主，再來此處。家產有價，人命無價，少爺可要再三考慮呀？」

展玉翅心頭一沉，但臉上不動聲色，笑哈哈地問道：「你且把人數及堂主的名字說來聽聽，也好讓少爺掂量掂量，化不化得來！」

「所謂錢財身外物，米某原先還以為你是慷慨的少年英俠，不想你也把錢看得這般重要！」

展玉翅道：「此乃因為閣下是老狐狸，少爺不得不小心一點，否則吃了你誆騙，豈不冤枉？」

米常滿面色一沉，「貴幫之俘虜，約有五六十之數，兩位堂主一是周春鵬，一是駱元！」

「可否把他倆帶出來讓少爺看看？」展玉翅故意裝得十分悠閑不在乎，還把雙臂環抱在胸前。

米常滿心想：人人均說這小子武功如何如何厲害，老子偏不信！哼！就算他自出娘胎便習武，至今能有多大能耐！嘿嘿，他單槍匹馬來此，正是一良機，還怕他能飛掉不成？

主意打定，便下令手下把周、駱兩人推出來，俄頃，展玉翅便聽到駱元之叫罵聲，接着便見他倆被人五花大綁推了出來，米常滿哈哈笑道：「展少爺，米某可沒騙你，你考慮得怎樣？」

駱元不知他們之間有甚麼協議，忙道：「副總堂主，您不要理會我們，他敢殺我，老子做鬼也不會放過他！」

「丐幫要這麼多錢幹甚麼，人命要緊哪？」米常滿道：「當然，展少爺可以拒絕米某之建議，但以後咱們可不會客氣了！反正咱們聲名不好，大不了再臭上幾分，哈哈……先揍他們幾拳！」

展玉翅倏地標前，向米常滿撲去。「先問問少爺兩個夥記，他倆肯少爺便給你！」他雙掌向米常滿拍去，疾如游龍。

米常滿虞不及此，不敢抵擋，忙不迭閃開，嘴裡道：「敬酒不吃吃罰酒，給我抓下他……」話未說畢，他已讓眼前之情景怔住了！

原來展玉翅拍向他的那兩掌，只是虛招，米常滿閃開，正中下懷，展玉翅身子一偏，雙掌已分擊抓住駱元及周春鵬的那兩個漢子，他掌至半途，倏地湧出兩股掌風，那兩個大漢因抓住俘虜，是故四個人一齊翻倒。

展玉翅眼明手快，標前一步，一腳踏碎抓住周春鵬的漢子的胸骨，腳上一用力，又竄至駱元那方，喝道：「放開，留你一條性命！」

他一連幾個動作，乾淨俐落，猛如天神下凡，那大漢心膽均裂，不敢違抗，把駱元推開，自己向旁滾去。

展玉翅抽劍先割斷駱元身上之繩子，再回身欲去解周春鵬的。正好米常滿趕到，他心神不亂，左掌挾風推出，轟隆隆的掌風，把米常滿迫退幾步，展玉翅右手長劍依然準確地將周春鵬身上的痲繩割斷。

展玉翅仗劍嘶聲道：「不怕死的便上來！」

米常滿一張臉又青又白，內心又驚又怒，羞恨地道：「上去，亂刀殺死，誰敢退卻，全部處死！」

展玉翅哈哈大笑，「米常滿，你自己若還有點人味的，便自己上來。」

米常滿才不吃這套，厲聲道：「快依我命令，把那些俘虜全部殺光！」

此時，駱元已經鬆開繩子，拾起一柄刀，邊替周春鵬鬆綁。展玉翅低聲道：「駱堂主，你只需全力保護周堂主，其他的不必管，先靠牆向後門撤！」忽然提高聲音：「米常滿，你且慢把命令下！」

米常滿心頭一喜。「你終於醒悟人命比銀子有價值這個道理了吧？其實叫化子窮慣了，銀子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性命！你若倒行逆施，將來你在四海丐幫內，將無立足之地。」

這時候，展玉翅已保護駱、周兩人退至走廊上，讓他倆靠牆而立，以免腹背受敵，米常滿話剛說畢，展玉翅倏地衝天飛起，羣丐均是一怔，抬頭往上望。

只見展玉翅淩空打了一個觔斗，橫越兩丈，穿過人牆，落向米常滿身後，米常滿知其用意，趁他立足未穩，便撲了上去。「你自己要找死，可怪不得我！」

展玉翅反手抓住一個乞丐，倏地用力往其懷內送去！這一着大出米常滿之意料，又恐被撞及，猶豫之間，長劍便往其心胸刺去。

這一記，直沒至柄，一時之間抽不出來，展玉翅已閃身過去，向他便是一劍刺去。米常滿大驚，棄劍踢飛手下屍體，錯步閃開。

展玉翅那肯讓他？長劍一招緊過一招，米常滿先機盡失，手忙腳亂，急呼：「你們還不上來！」

不料他說話分神，展玉翅左手倏地穿過劍網，直達其腰際，這一



招看來十分簡單，但米常滿竟是全閃不開，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對方的手指戳在自己的腰上，緊接着一股氣上湧，他嘴角張開，發出一陣比哭還難聽的笑聲。

展玉翅再一把扣住其手腕，改戳其痲穴，再解開笑腰穴，喝道：「姓米的，你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米常滿嘴巴挺硬。「你們有幾十人在我手上，你敢對我怎樣？」

展玉翅哈哈笑道：「你倒很識時務，請立即下令放掉四海丐幫的弟兄，便饒你一命。」那些乞丐見主帥被制，都停下手來，駱元拉着周春鵬忙奔了過去。

米常滿冷冷地道：「以米某一條命換你們三個的性命，已是天大的便宜，你別異想天開。」

「你聽清楚：第一，少爺要的是全部，不是咱們三個；第二，假如你殺了其他人，少爺也可以殺你，你不信咱們三個能殺出重圍？第三，目前你是此處的主帥，但我知道，貴幫如今『人材濟濟』，若其他人趕至，他們未必會愛惜你之性命。」

聽了後面半截話，米常滿臉色大變，恨恨地道：「姓展的，算你狠！」忽又提高聲音：「你們立即照展少俠之意思辦，速速放人。」

展玉翅又加上一句：「少爺要你們把人全部先帶來後院，快！」

米常滿强作鎮靜地道：「你何須比米某還緊張。」

展玉翅回敬一句道：「今日若非為了救人，少爺便一劍殺了你，下次再撞到我手上，可沒這般好運氣。」

「哼，你是攻其不備，米某一時不察才墜其彀中，下次你可沒有這等機會。」

展玉翅微微一笑道：「屆時再看誰是眞英雄，還有一事，你派人到合肥破壞我家布莊，這筆帳也會一併與你們算。告訴你，錯過今日，通天丐幫不找咱們，咱們也會去找你們，我本無傷虎意，奈何虎有傷人心，屆時可別怪少爺趕盡殺絕。」

米常滿聽了這句話，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想起他剛才那幾招，無不恰到好處，証實傳聞不虛，便不敢再吭聲。

說着，被擄之四海丐幫羣乞，陸續被放了出來，展玉翅道：「你們先退出去，到外面等我。」不斷有人被放出來，又不斷問裡面還有沒有人，終於等到答覆「沒有」，這兩個字，展玉翅方道：「米常滿，今日暫且別過，但偷襲敝幫這筆帳，終有一日要找你們清算，如今請你送咱們一程。」

帶着周、駱兩位，推着米常滿走出小院，然後又哈哈笑道：「多謝米總管相送之情，不過請你記住，明早少爺若發現你們還未離開合肥，便別怪我手段毒辣。」言畢方將他推開。

米常滿一張臉漲得像柿子一般紅，目送他們三個揚長而去，心中似打翻了五味瓶般，分不出是什麼滋味。

就在此刻，忽聞一個粗豪的歌聲，米常滿精神微微一振，轉頭望去，便見到四位由四十歲到六十歲間的男人，走了過來，正是通天丐幫裡的護法，「酒色財氣」四鬼。

這四人臭味相投，人稱四鬼，他們自稱是四仙，姑不論是鬼是仙，都不是好惹的人物。「小氣鬼」首先發現米常滿臉色不好。「老米，你死了老婆麼？怎地臉色這麼難看？」

「色中餓鬼」哈哈一笑，「死了老婆，不是便宜了他麼？今後可隨便找女人，老米呀，你得學學俺，莫為了一棵樹，而放棄了整座森林。」

「酒鬼」道：「這就不對了，俗語說：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天！俺寧願喝燒刀子，也不願聞汾酒的香氣，你說是不是？」

米常滿那有心情跟他們開玩笑，道：「咱們剛剛栽了一個觔斗。」

「小氣鬼」急問：「是誰不知死活，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怎不早說？」

米常滿乃扼要地把經過說了一下，「酒鬼」道：「他們往那裡去的？待咱們替你出氣。」

「一見發財」道：「且慢！先論好價錢再談生意，咱們若替你挽回面子，你給咱們什麼好處？」

米常滿乾笑一聲。「敝幫對四位護法向來不薄，還會白差餓兵乎？四位儘管放心，若能抓到展玉翅，還怕沒有錢。」

「一見發財」再問：「那小子很有錢？且說來聽聽。」

米常滿為了達到目的，便將展玉翅亂吹一通。「這小子錢不但多，亦扎手得很，四位聯手也未必能討到便宜。」

「小氣鬼」冷哼一聲，「你怕他，咱們四兄弟可不把他放在眼內，快帶咱們去找他。」

米常滿立即通知在小院內的通天丐幫大小頭目，浩浩蕩蕩殺向四海丐幫分舵，不料裡面空空如也，居然撲了個空。「色中餓鬼」道：「這小子看來是浪得虛名之輩，一見咱們來了，便望風而遁。」

「酒鬼」道：「快派人找一找。」

「小氣鬼」又道：「依我看，乾脆放一把火，將這鳥屋燒掉，他看到火光，自然會趕回來，省得踏破鐵鞋去找他。」（未完・一）

# 風雲際會

## 秦風俠名遠播　王莊莫測高深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石　岐・文　可　飛・圖

「一片雲」是個謎樣的女人，有人說她年輕貌美，有人說她神聖莊嚴，但也有人說她猙獰有如羅刹夜叉。

說的人都見過一片雲，而且堅持自己的說法絕對正確的。這也沒有人懷疑，祇是也沒有人能否定別人說法，因爲他們見到的都是「一片雲」，這是一片雲自己加以證實的。

無論她以甚麼姿態出現，總是會發生一些很轟動的事，然後又留下些甚麼，其中絕不會少的是一幅三寸長，一尺多寬的手卷，裱裝得精緻，用一條蒼綠的絲帶繫着，展開手卷，雪白的宣紙上繪着一幅潑墨的寫意圖畫。

畫面時常不同，有時是流雲過峽閣，有時一個扶杖老人在山巔間眺望天際的白雲，有時是一抹淡靄襯着如鈎的新月，有時則是濃濃一片烏黑中，交夾着雷電，落款是一個精巧的一個「雲」字及一顆鮮紅的印章，鐫着「一片雲」三個小篆字，最有名的畫家對卷上的畫付以極高的評價，最有名的金石家對那方小印讚不絕口。

有人願意出很高的價錢收藏一片雲的手卷，只是獲得手卷的人從來也沒有一個肯出讓的，因爲他們在這幅畫上的損失，絕不是那個價格所能比的。如果有人能抓住那個女人，要讓他們拿出百倍的收藏價格，他們都毫不遲疑，所以一片雲留下的手卷被很多人看過，研究過，鑑定過，爲的是想追索這個女人的來龍去脈，但也從來沒有成功過，誰又能捕住雲呢？

大家祇知道一件事，一片雲是個女人，而另一個神秘客，則是個男人。

女的像一片不可捉摸的雲，男的就像一陣無影的風。而且大家也能肯定，這一男一女不是同一個人，也不是同一伙人，有人遇上了一陣風，也有人遇上了一片雲，更有人遇上過他們兩個人，那個人就很倒霉了，一陣風割掉了那人的左耳，一片雲必定割掉了他的右耳，還好的是這兩個人沒有同時出現過。

有人說世上根本就沒有秦風這個人。那是一些吃過秦風虧的人，秦風有種本事，他光顧過的人，那怕是被剜掉一塊肉，也不敢讓人知道，因爲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秦風找上的人，一定是罪該萬死而沒有死的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個罪該萬死的人，可是，眞被秦風找上的人，却仍可死上一萬零一次，因爲秦風雖然留下他的一條命，却讓他活得比死還難受。

有人說秦風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那是受過秦風恩惠的人。可是他們祇是在心中默默地感謝着，却



從來也不敢告訴第二個人，因爲秦風爲他們所做的事，是他們想做、要做却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

有人說秦風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名字，由許多很有本事，富有正義感的青年，秘密地聯絡起來，從事俠義除奸的工作，用秦風這個名字做代表而已，因爲他們所聽過的一切有關秦風的事，絕不是一個人做得到的。一個人絕不能東城喝酒，西城殺人，而同時又在南城的賭館裡打架，在北城的書寓中擁妓聽歌曲。城雖然不大，可是騎着快馬兜圈子，最少也得好幾個鐘頭，但是四個地方發生的事，幾乎是同時的，先後不差半個鐘頭了，而四個地方出現的秦風，面貌不同，身材不同，口音不同，却又不折不扣都是秦風，至少他們表現的一切都是秦風，都具有一種說不上來，但又沒有第二個人能學得來的特質——秦風的特質。

秦風自然是姓秦，名叫做風，這是很少的幾個人知道，但一般人都稱他爲一陣風。

風來無向，去無踪，人們所以叫他一陣風，都是由「一片雲」的名號上聯想起來。

「一陣風」和「一片雲」的工作似乎是差不多性質的，所找的對象也是同一類型似的，他們會不會有一天碰巧同時找上一個人呢？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猜測着，却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個人，口中雖然沒有表示，心中却有數。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遲早都會找上一個人的，說不定就可能會同時找了去，這個人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而他們要找的對象，可能是王莊莊主哈王爺，也可能就是他——鐵飛龍，那要看他們對王莊的了解程度如何了。

他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根據事實的判斷，五年來，一陣風做了十四件案子，六件是與王莊有關係的，一片雲光顧的九處地方，也有六處是跟王莊有關係的，而且十二處地方所出的事，有十件是在最近一年內發生的，在這一年中，那兩人沒有做別的事情，似乎是專找王莊的麻煩。

表面上看，那十二處地方跟王莊毫無牽連，有三四處遠離王莊有千里之遠，但是他們的蹤跡越來越近了。

上個月在蘇家屯的黑虎莊，莊主劉黑虎被人在半夜裏割掉了鼻子，劫走了二十萬大洋，判斷是一陣風下的手。

在營口的碼頭上，義記貨倉棧行的棧房失火，燒掉了六千箱的黑土膏子，同時在當地海船幫管事錢老七不知道怎麽的被人半夜吊在船桅上凍了大半夜，解下來時，已經快沒氣兒，上身衣服剝得精光，下身却促狹地拴了條女人的大紅裙子，脖子上扣了個小絲袋子，裡面是一軸手卷，卷上是一幅「浮雲掩月」，淡淡幾筆，却極具神韻，毫無疑問，這是一片雲的傑作。

這兩處都是王莊的外圍，雖然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與王莊的關係，但毫無疑問，一陣風與一片雲，却摸對了路，而且一步一步地接近過來了。鐵飛龍並不緊張，而且還在等待着，等待他們的到來，二十年來，王莊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了，掌握着北方半邊天，豈是輕易被人扳倒的。

王莊不是村莊，而是已經發展成的市鎮，或者可以說比一個縣城還熱鬧的市鎮，它被稱爲王莊，是因爲它原先是一位王爺的采地，這位王爺在西太后當政時，大大的紅了一陣子，尤其當時鬧羣匪的時候，他是主張重用義和團和拳民最落力的一位。一直到八國聯軍，所謂天神附體、不怕洋槍的義和團和拳民照樣被洋槍一個個地打得血肉橫飛。王爺失了勢，替他管王莊的莊頭哈國興却抖了起來，直接就接下了這一大片產業，而且自稱起王爺來了。

早一陣子，大清朝的皇帝還在紫禁城裡君臨萬民，王爺失了勢，仍然還是王爺，雖然不當權，在地方上仍然還具有赫赫聲勢，地方上自然不敢過問王莊的事兒。

現在，大清朝的皇帝在舉國的反對與革命浪潮的衝擊下，終於宣佈退位，結束了愛新覺羅氏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也結束了將近五千年的帝制，所有王爺都垮了，而哈王爺仍然被人恭恭敬敬地稱爲王爺，原因無他，哈王爺有勢力，這勢力是一半機會造成，一半是他的本事。

義和團闖了大禍，引起了八國聯軍，使得洋鬼子打進了京城，那位王爺成了罪魁禍首。洋鬼子要捉拿他，身受其害的老百姓們也要找他。義和團裡的幾個大頭目對他倒還忠心耿耿，保着他躲進這片王莊。

亂事平定後，王爺回到京裡去，隨清朝而沒落過世，那些拳民頭目却仍然留在莊裡，管王莊的哈國興倒是挺能幹，他把這些出身草莽的好漢們，安撫得很好，漸漸地成了他的部屬、兄弟，更運用手腕、謀略，把他們的舊屬召集起來，在很多地方生了根，形成了一股暗中的勢力，終於造成了王莊的天下。

儘管換了朝代，但是在王莊，哈王爺仍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他的九個姨太太，都順着次序被稱爲娘娘，三個女兒，也按次序被人稱

為格格，遺憾的是他沒有兒子，所以王莊沒有貝子，沒有阿哥。

王莊佔的地不算小，前後丈量，約莫百里見方，接隣四個縣城，只是那一個縣城都管不到王莊，以前因為是王莊，沒有地方能管，現在也因為是王莊，沒有地方敢管，在這百里見方的地帶內，王府管着王莊。

一條街上開着兩三百家店，周圍散落着四個村子，每村有十來戶村民，種着王莊的田，卻不納錢糧，不交佃租，每一分收成都是他們自己的，那些店家也是一樣，除了每年繳納那有限的房租外，沒有任何額外的負擔。只有一個條件，規規矩矩地做生意，不准任意抬高物價。

哈王爺懂得收買人心，放棄一點微薄的利益，卻買得王莊內幾千個人衷心的擁護，就是王府的人出來買東西，也是規規矩矩地付錢，不准少一個子兒，在飽受戰火，經歷災亂的時代裡，王莊成了一塊天堂。

四條路通向四個縣城，每天有川流不息的來往，大部份都是來化錢的，因為這兒有着比別處更便宜兩成的綢緞布匹，是別處享受不到的樂趣，酒色財氣，無一不具，更有着想象不到的廉價珠寶、首飾、古董。

宜春樓有着近百名花枝招展的粉頭，兼設賭館，姑娘的屋子裡可以開局，也可以在前廳對賭。

四海古玩店兼營銀樓，也整天的門庭若市，不知道他們從那兒弄來這麼多的珠寶、古玩、首飾，價錢賣得那麼便宜，祇有這兩處地方是王府裡派人開設的。

到王莊，只要帶着錢就行了，在這兒什麼都不缺，只有一樣東西不准帶進來——武器，只有一件事在王莊不能做——打架，誰要是違反了這一項，輕則被王府的護莊揍個鼻腫臉青的趕出去，重則平擺着硬挺挺地抬出去。

王莊絕不欺人，卻也不讓人撒野，這樣一個美好、安樂、和平的地方，誰忍心，誰捨得去破壞它，誰要是表示那麼一點意思，不等王府的人來，住在那兒的店家都會恨得咬你一塊肉下來的。

這也是鐵總管，鐵飛龍放心的地方。鬚髮已白，身子瘦乾得像隻大蝦米的哈王爺，歪在烟床上，九姨太——不，該叫她九娘娘，斜倚在一邊為他捶着腿，鐵飛龍隔着九娘娘坐在對面跟他談天，一手卻不老實，在九娘娘的肥大的臀部上掏一把，捏一把的，有時重了一點，娘娘既不能叫，又受不了癢，只得扭動身子作象徵性的抗拒與閃避。

因此，她捶在哈王爺枯瘦的腿上的拳頭，也會拿不准份量，打得重一點，哈王爺閉着的眼睛會微微地張開，那只是對九娘娘的一個輕微的警告——把工作做好，別分心。

指的是九娘娘捶腿工作，至於鐵飛龍的那隻手，他就是睜大了眼睛也看不見的，倒是他這種年紀與這份修養，已經深深懂得做人的聰明與如何用眼了，有些事放在眼前也必須視而不見，有些事隱隱暗中也必須毫介無遺。

長長的吸了一口烟，再用一口茶把它送下肚去，才有氣無力的問道：「飛龍，外面的情況還好吧！你要多費點心，聽說，這一陣子那兩個主兒鬧得很兇，咱們這裡……」

「王爺放心，我關照過了，這幾天來，後院的九大天王都出動了，一天三班，日夜不斷地巡守，王府的門敞開着，暗中已佈下天羅地網，管他一片雲也好，一陣風也好，只要他們敢進府來，管保是有來無去……」

話才說完，忽地變色，因為門口有兩個漢子，架着滿面流血的老頭兒進來。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第一次有人掛彩進了王府的門兒。

二十年來，王府裡多少也發生過不大不小的波折，總有那麼幾個不長眼睛的像伙闖進來，也許是想順手牽羊撈些什麼，也許是另有居心，想來查探一些什麼，不管他們是什麼來意，他們都沒有成功，因為他們忽略了一件事——王府中的實力。王府建樹在外面的勢力是明的，擺在王府中的力量是暗的，九大天王，也就是當年掀起義和團滿天風雲的九大頭目，他們追隨着王爺來到王府，就留了下來。

事情做得秘密，卻沒有能瞞得住天下的人，仍然有一些人找上這兒來，要問他們禍國殃民之罪，而且他們在開始鬧拳亂之前，殺死了北五省第一大豪傑大刀王五。

王五的生前知己好友，頗不乏技擊高手，打聽得這九個人隱身在此，自然也不肯放過他們了。

可是二十年來，他們九個人毫髮無損地活得好好的，王莊的王府中卻頻添了不少冤魂，有人活着進來，卻沒有活着出去，而且進來的人，從此失去了踪跡，二十年來，王府中不是沒見過血，卻是沒有被人看見過。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血淋淋地踏進這廳房，而且這個披血進來的人，還是後院中九大天王中的老大——托塔天王李敬元，李敬元學的少林外家功夫，已至爐火純青的境界，一拳打出去，能打碎一塊三寸厚的石碑，那是他的拳重，而且他那次發拳，只是為了打一頭纏繞



在身前不去的蒼蠅，碑碎了，那頭蒼繩在飛過他面前時，被他的拳頭抵住在石碑上，然後又陷進了碑上凹進去的字縫裡，蒼蠅居然沒有死，只是被打折了半隻翅膀，可見他出拳有多快多準。

此刻被人扶了進來，滿臉鮮血是從鼻子裡流了出來的，鼻樑歪了，鐵飛龍一眼就看明白，那是被人打的！

有誰人能在李天王的鼻子上打一拳，打得他滿臉鮮血？這已經足夠驚人的了，何況又是在鐵飛龍吹噓着王莊的防衛之後！哈王爺坐了起來，臉上的驚容沒有他的揶揄之意濃，淡淡地看了鐵飛龍一眼，似乎是在說：「你吹噓了半天，話還沒說完呢，人家已經放顏色過來了。」

鐵飛龍自然明白他這一眼的意思，驚詫中還有着幾分難堪，卻只好忍了下來，連忙上前扶着李敬元在烟榻上坐下，然後壓低了聲音問道：「大爺，是怎麼回事？」

李敬元吁了兩口氣，拿起哈王爺打好的烟泡子，丟了兩個在嘴裡，又拿起他的小茶壺對準壺咀，骨嘟嘟地灌了下去，哈王爺抽的自然是上好的烟土，李敬元平時不好此道，只是大烟膏有止痛療傷的效用，而且很靈驗，他叫人把他扶進這間邊廂，目的也在此，因為整個王府中，只有哈王爺一個人好此道者，也只有此處才能立刻找到調好的烟泡子，那種狀態的鴉片膏子的效果更快。

名義上，他也是哈王爺的手下，但是看過他的態度，似乎對這位王爺並沒有多大的敬意。

哈王爺又閉上了眼，裝做沒看見，臉色也很平靜，一點都不激動，似乎是漠不關心的樣子。

李敬元似乎也習慣了他的冷漠，直到肚子裡的烟膏子開始發生了作用，才撈起衣襟，擦掉了臉上的血，輕輕地一嘆道：「被人打的，飛龍，說來你不會相信，我這是被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打傷的，是用拳頭打的。」

李敬元的語氣很平淡，似乎這一拳是打在別人的鼻子上，這份平淡完全不像個成名多年的老武師，而且是剛被人擊敗下來的，既不激動，也不氣憤，更沒有沮喪，看起來倒好像還有點高興，雖然儘量抑制住，但是跟他相處多年的鐵飛龍隱約感覺得到，這使鐵飛龍更感到迷惑了，急急地道：「大爺，你是怎麼了，憑你的身手會吃這個虧？」

李敬元輕輕的吁了口氣：「飛龍，這些日子大夥兒過得太安逸了，警覺心疏忽了下來不談，功夫也擱下了，我們幾個老骨頭的早上還走上幾趟拳，活動活動筋骨，那些年紀輕的個個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爺，日上三竿，還摟着娘們在屋裡作春秋大夢，你也該督促一下！」

鐵飛龍口中連連地稱是，心裡卻在犯嘀咕，這老傢伙是怎麼回事？問他的話不回答，反而發起牢騷來，數落自己的不是起來，不過他表面上還是恭恭敬敬地順着對方的口氣：「是的，大爺，小弟一定立加督促，不過，今兒格……」

李敬元站了起來，道：「今兒格很平常，對方是個小伙子，年紀不大，最多是二十七八，身手不錯，又得名家指點，我先動的手，打了人家三拳，都被他閃過了，他祇回了一拳，我的鼻子噴了紅，沒話說，輸得我心服。」

鐵飛龍看看那兩個扶他進來的大漢，得到了證實，心裡更為驚詫，道：「大爺，那小子能閃過你之連擊？」

李敬元又嘆了口氣，道：「飛龍，我要說是，你不相信，我說不是，偏又是事實，因此我祇能告訴你，今年我已經是七十二了，功夫雖沒擱下，到底練得沒有以前那麼認眞。武功這玩藝是最實在的，一點巧都不能取，要是在十年前，第一拳他就躲不了，可是現在，唉，人不能不服老！」

「大爺，您太客氣了，功夫在火候，薑越老越辣。」

「飛龍，別跟我談功夫，咱們當年是被洋槍趕出來的，那一仗不但打垮了義和團，幾十年的苦練，抵不上人家手指兒一勾，就輸在人家一個快字上，火候再深，快不過人家還談個屁，不過今天我是輸在人家的快拳之下，輸得我口服心服，大伙兒都看不起拳腳，一個勁兒的去練槍法，居然還有人肯在拳腳上下功夫，那就更難得，何況還是個小伙兒，十年前我可以吃定他，可是倒退前四十年，我像他那個年紀，連他的一手兒也趕不上……」

李敬元越說越高興，鐵飛龍終於明白了，這怪老頭兒敢情是動了愛才之心，連挨了揍都不放在心上了，這也難怪，在九天王中，李敬元自許為正統，對拳腳功夫最虔誠，不但自己練，而且還督促一批年輕人跟着練，可是大家都不大起勁，誰都明白，練練強身活動手腳是可以的，眞要是跟人玩命兒，不如一桿槍有用多了，那些人只是敷衍他，練了五六年，一趟羅漢拳還打得不成樣子，氣得老頭子瞪眼睛吹鬍子直罵人，這兩三年他灰心了，連自己練着都不起勁兒了，那些年輕人更是樂得偷懶，不必天天拿樁練馬步受罪了。

最難得的是他是少林出身，練的是童子功，不近女色，他自己熬

得過，別人可受不了，在王莊安身立命的人都是些什麼料，鐵飛龍自然清楚，王莊平時裡幹些什麼更清楚，誰都不是來吃素的，沒個貪圖，誰肯來賣命，所以這個話題不投機，沒有繼續談下去的必要，換了個話題道：「大爺，那小子是什麼來路的？」

「沒盤，只知道姓秦，是個大家子弟，很有兩文，來王莊兩天了，買了好幾件古董，只在宜春園的敞局裡玩玩，住在高陞客棧，沒上過宜春院的花樓一步。」

這又是引起老頭子的喜歡的地方，這小子還不好女色，鐵飛龍不敢再問下去，因爲可能問得多了，老頭子會把對方引爲知己，不讓人動他了，所以鐵飛龍抖抖衣襟，拉拉長袍的皺紋：「我去看看，別讓孩子們簡慢了貴客！」

「飛龍，理屈在咱們，有個賣唱的小娘們住在他隔壁，是你手下的毛六摸到人家裡去，被他看見了，揍了兩個嘴巴，剛好我趕上，看見他出手的架式很像少林，印證一下，他完全是少林正宗，不許你欺負人家。」

鐵飛龍皺皺眉頭，擔心的事兒果然來了，但他還是陪着小心，道：「大爺，毛六沒那麼大的膽子，是我要他對莊上來的陌生人多加注意，小心盤查，您知道最近……」

「我知道，你擔心一陣風或者一片雲摸進來，小心的是對，盤查也沒錯，可是揀人家大閨女換衫褲的時候摸進去就太過份了，王莊這些年來，能如此太平，就因爲這兒乾淨，名聲好，毛六只要這麼辦事兒，不必等那風雲兩個主兒來，咱們自己就能把那窩兒給砸了。」

鐵飛龍神色一變，他這總管雖是九大天王一手提拔他的，那只是開開頭，往後全靠自己的努力能幹，才到今天這個地位，已經沒有人能當面訓斥他了，可是李敬元斥在理上，他不能不聽，恨恨地一跺脚，道：「毛六這混賬東西，我非剝了他的皮不可，居然敢幹出這種的事兒來。」

拔脚往外走去，李敬元又叫住了他：「鐵飛龍，對那個姓秦的小伙子，作得客氣點兒，否則別怪我翻臉。」

「大爺，這個兄弟知道，可是萬一他是一陣風……」

「絕對不會，這個小伙子我完全可以擔保。」

「大爺，你能擔保？你怎麼知道他不是一陣風？」

「一陣風行事從不公開露面，也從來沒留下個姓名，這小伙子留下了姓名，又露了相，就不會有嫌疑了，江湖人闖道兒有一定的江湖規矩，一定的作風，寧死不改的。」

「也許他這次改變了作風？因爲王莊不同別處的地方。」

「飛龍，我在走江湖的時候，你才不過二十來歲，三十年來，你沒出過本莊，江湖是什麼個樣兒你都沒有見過，你跟我論江湖行嗎？」

「是！是！大爺教訓的是，兄弟不敢！兄弟不敢！」

「去談談，向人家道個歉，拉拉近，如果能把人家拉進來，倒是把好手，說不定還能幫咱們逮着一陣風或一片雲呢，這點年紀，這份身手，在現下的世界裡上那兒去找？」

鐵飛龍只能答應着，歪歪眼色，兩個大漢立刻跟了出去，出了王府大門，鐵飛龍才輕輕地哼了一聲：「小達子！」

小達子是瘦長的那一個，上前低聲道：「回總管，情形跟李老爺子說得差不多，毛六被人從屋中揪出來的時候，那個娘兒身上只帶了個肚兜兒，下面光着屁股，一身細皮白肉，還眞不多見，只可惜蜷成一堆，有些地方看不見的。」

鐵飛龍的臉色已經沉了下去，小達子也發覺自己的話不上路，至少在這個骨節眼兒上不能說這些，忙又道：「不過據毛六說，他進到屋裡的時候，根本沒有見人，那娘兒們是在帳子後面，他探頭進去，人家就叫了起來。」

「這還差不多，毛六不會分辯？」

「他不敢，寧可硬着頭皮認下了見色起意，也不能說是你吩咐他去盤查此人底細的。」

鐵飛龍點點頭，道：「倒也是，咱們佈下天羅地網要捕風捉雲，可不能漏了消息，給人知道咱們已經有了防備，那姓秦的……」

「對過底子了，從奉天來的，家裡開着一家回春堂藥號，是老字號，有人認識他，確是回春堂的小東家。」

鐵飛龍稍微放了心，有名有姓有根有底的人好對付，轉轉眼珠道：「那個賣唱的小娘們呢？摸清楚了沒有？」

「祖孫倆，爺爺又老又聾，替她操琴，唱得不錯，人叫小霞，流浪四海，根兒就難刨了，不過沈二老爺說過，這妞兒不必多費心思，不會是一片雲，一片雲雖然變幻多端，但到底是個成了名的人物，絕不會光着屁股的時候叫毛六摸到她的屋子去。」

鐵飛龍這才舒了口氣，既然九大天王中的老二，不動天王沈君山有了話，那就錯不了太多，在王莊的表面上，哈王爺是頭兒，在私底下，沈君山才是個丁配二四的至尊



喲。

「現在怎麼樣了？我是在問該怎麼善的後？」

「李老爺子被人打了一拳，沈老爺子就出頭了，邀着那個姓秦的去賭兩手兒，現在多半在那兒。」

「好，叫毛六到王府裡躭着，這兩天不許出門，別人問起來，就說被關了起來，你跟馬二侉子還是多留意點，只是要注意，可不能再鬧出毛六那種笑話來了。」

兩個漢子答應離開了，鐵飛龍背着手，悠閒地走在大街上，街沒有名字，就叫大街，整個王莊也就是這一條街，看看街上的行人，鐵飛龍心中很得意，這一片天下雖然不是他一個人的，但是他也有一半兒了。哈王爺跟沈君山拿着另一半兒，可是他們都上了年紀的，再有個十年，老的勢力倒下去，就全是他的了，所以對王莊的保護，他比誰都上了心，絕不能讓人來毁了去。

跨進宜春院，氣氛有點反常，因爲這兒沒有宵禁，沒有人查夜，一年四季，不論刮風下雨，這兒總是鬧哄哄一片的，今天却靜寂無聲，進門的大院子裡居然空無一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加緊脚步，才要跨進敞廳的石階，裡面忽然哄的一聲，有驚呼、有嘆息，像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使他更奇怪了，三脚二步跨進了台階，轉過屏風，喝！黑壓壓的，一大堆的人，男女老少，圍着靠邊一張桌子，一層又一層，人人都伸長了脖子往裡看着，也有人在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議，但是說話的聲音細如蠶嚙桑葉，沒法兒聽得清楚，連他這位大總管的進來，也沒引起誰的注意，人們似乎都被那張桌子吸引了全部的心神。

鐵飛龍知道桌上一定在進行着一局豪賭，而且賭注也一定大得空前的驚人，來往出入王莊的人，雖然不是富甲天下的大財主，但也很少沒有見過世面的窮光蛋。

王莊的東西比別處便宜不錯，但也都是上好的、精細的，普通人花費不起的。

一匹錦緞在別處賣二十塊大洋，在王莊只要十五塊，但是跟兩塊錢一匹，能撕十來件大褂兒的粗布比起來，還是少人穿得起的。

上王莊來的人，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是爲財，王莊能叫人花錢，但也能叫人賺錢的，而且賺很大的錢，就是那個珠寶古玩舖了，那兒賣出來的零星珠寶首飾只是做個樣子，熟客人，老主顧，還懂得在珠寶古玩店的後堂有一所庫房，那兒放着的才是他們所要的東西，當然他們還得花錢買，但是轉手之後，多半可得一倍利潤，這一類客人自然是很有錢的。

還有一類客人則是來花錢的，宜春院中有着上百個姑娘，南國佳麗，北地胭脂固然齊全，妙的是居然還有黃髮碧眼的白俄妓女和身穿和服的東洋美人，到過宜春院的老玩家宣稱此地風情，不遜京城的八大胡同，此外就是賭局，也足以吸引附近幾個縣城的殷實子弟。

這些人都不會是沒有見過錢的，百來銀元大洋的賭注，堆在桌上一大堆，都也沒嚇倒過誰，而三五塊小注子，押上去也不見寒傖，一池水裡有魚也有蝦，王莊同樣地歡迎，可是能叫這麼多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賭注而作壁上觀，那必然是一場很精采的大賭局了。

不過，這個情形使得鐵飛龍很不高興，王莊的賭局一向很公平，很乾淨，各憑手氣，絕不玩假的，就是那郎中老千在這兒也別想打主意，王莊對付這種人另有一套法子的。

有一次，一個大郎中來到王莊，吊了三個豪客，先輸了兩千大洋，最後一次他才大展手法，四個人打麻將，說好是八圈就收，那個郎中清了六圈，另七圈上，他連和三副自摸雙辣，又連和九副滿莊，足足贏了十幾萬大洋，三個輸家都冒出了汗，鐵飛龍知道了，一聲不响，只是叫了三個人上去代三位輸家，郎中坐在西風位子上，前面牌平推出過去，到了郎中當家，牌局仍然不出奇，那三個不吃不碰，砌好牌後，一切如舊，只是他們不看牌，摸甚麼張子，出甚麼張子，目的很簡單，讓莊家連下去。

牌面上以籌碼計數的，鐵飛龍在第五莊時，叫人運來三百副籌碼，每個人身後堆了一百副，那就表示這一局牌將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到了第九莊時，那個郎中自己認了輸，推牌而起，說是要方便一下，也沒有人攔阻他，可是這個郎中出了門，就收拾行李離開了王莊，走出王莊時，鐵飛龍叫人送了兩千元大洋過去，他感激涕零地走了。

在賭局進行時，宜春院毫無異狀，這證明宜春院巡場的人是多麼沉得住氣，可是現在，鐵飛龍却發現七八個巡場的弟兄也都擠在桌子邊上，聚精會神地看着，這叫他如何不火呢？冷冷的走了過去，拍拍那個郝長腿的肩膊，他是巡場的領班，可是郝長腿連頭也不回，而且還以不耐的語氣輕哼道：「別攪和，老實點看着。」

鐵飛龍更火了，可是他却沉住了氣，道：「對不起，郝爺，您的腿長，往後站站，讓我也看看，你擋住我看不見了！」

郝長腿火得想揍人，回頭就是一瞪眼：「媽的，你不會叫你老娘多餵點草料也長高一點，我讓你，誰讓我？」

突然看見鐵飛龍，他的臉色才變了，連忙拿開身子，低下了頭去，道：「對……對不起，鐵爺，我不知是你！」

「現在知道是我了，你又怎麼個打算呢？」

郝長腿才知道事情不對了，不但臉色發了白，而且兩條腿也開始抖了起來，剛才那番話雖是衝口而出，但是他也不是胡亂不長眼睛亂罵人的，主要是因爲被人打斷了他的高興，但是由於那個人拍了他的肩膀，在王莊的規矩極嚴，上下尊卑之間分得很清楚，絕沒有輕苟言笑的事發生，這是哈王爺的規定，王莊要維持王府的氣派，因此拍他肩膀的人，身份地位絕不會比他高，不是同伙，就是院中其他不相干的人，那當然也是可以罵之人，更何況那個人還犯了他的忌諱。

郝長腿是他的名字不錯，他的腿比別人長，只是那兩條腿不是血肉之腿，早年他在家鄉犯了事，被人砍掉兩隻小腿，齊膝以下，他裝得是兩條木腿，而且也因此練了一身功夫，投奔到王莊來。

他的功夫就是在那一對木腿上，跟人動手時，他動的是腿，木腿上裝着尖銳的狠牙刺，掃中對方一下，就是一片空窟洞，所以那兩條木腿特別長！

別人叫他郝長腿沒關係，但是要說他的腿長，那是存心揭他的短，因爲他腿斷得很不光鮮，那時他在一個地主家中做長工，有天他扒在窗戶上偷着少奶奶洗澡給人發現了，被大少爺叫人給砍了下來的，他眞要敢跳進窗子裡去，汚了那位少奶奶，就是砍了腦袋，倒還光彩些，因爲江湖黑道圈子裡，誰都不是好人，作奸犯料不打緊，講究的是轟轟烈烈，他這兩條腿，只是爲了那麼一點小事情被砍了，那才被人笑話。

那人犯了他的忌諱，無怪乎他要一肚子火，但那個人是鐵飛龍，他不僅火不起來，而且還得忍下去，牙關都打了戰，道：「小的該死，鐵爺，小的一時失了神！」

「很好，郝長腿，你總算知道了你該死的地方，罵我兩聲沒關係，誰的背後都沒長眼睛，可是你的眼睛却沒有看對地方，你的腿也沒有站對地方，王莊是請你來看熱鬧的嗎？」

鐵飛龍的聲音還是很冷，但冷得沒有一點火氣，郝長腿的木頭脚却在地上發出得得的聲音。

「鐵飛龍，你能不能少說兩句。」

這是一個脆俏俏的聲音，脆得像搖銀鈴，但是也像銀鈴一樣地，冷冰冰的，使得鐵飛龍爲之一怔。

他當然是認得出這是誰的聲音，在整個王莊，只有一個人敢對他直呼眞名，只有一個人敢用這種語氣跟他說話，也只有一個人有這樣好聽的聲音。

「喔，三格格也在這兒，妳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怎麼，鐵飛龍，連我也要盤問了，是怪我回來的時候沒向鐵大總管駕前去報到？」

冰冷的聲音一點都沒有給他留下餘地，這固然使得鐵飛龍很難堪，可是他居然只受下了，連忙低下頭彎了彎腰，他還沒看見人，因爲還有一大圈的人把他跟說話的人隔開着，裡面的人當然也看不見他的彎腰行禮，那是他下意識的一種行動，也可見他對這位口中的三格格是打心裡的恭敬！

「格格言重，格格言重，我那兒敢，我只是問問……」

「不敢就好，少在我面前發威，擺你大總管的架子。」

這是給鐵飛龍一個更大的難堪，尤其是在他訓斥下人的時候。鐵飛龍也有點難以的承受，臉色變了一變，還沒有開口。

却有另外一個聲音替他解了圍，道：「三妞兒，妳也是的，飛龍是在盡他的職責，那些人應該是在外頭招呼的……」

鐵飛龍吁了口氣，連忙道：「二爺說的是，我從外頭進來，院子裡居然一個人都沒有，全在這兒瞧上了……」

「哼！虧他還好意思說，他是總管，人手是他派的，要是那些人不稱職，平時他是怎麼督促的，臨時才來擺架子訓人，要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是先得問他自己！」

聲音還是那麼冷厲，而且抓住了理，這個女娃子的嘴一點都不饒人。

鐵飛龍的臉色變得更難堪，但是他却沒敢再開口，只是在暗地裡咬牙，往肚子裡嚥唾沫！

要是依他的性子，他眞把這口唾沫對着那張臉吐過去，可是他不敢，王莊上下，九大天王也好，那位自封哈王爺也好，鐵飛龍都可以不放在心中，就是這位三格格——哈瑞雲他是惹不起，不但是他，誰都惹不起。

那個蒼老的聲音又在打圓場了，沈君山的外號叫不動天王，可是他還有一項特長，能把很火爆的場合擺平下來，使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使王莊能屹立於不動。

「好，三妞兒，妳也少說一句吧，當着妳的這位朋友，也別叫人家看笑話，飛龍，叫該出去的人出



去，你進來見識一下這位秦少爺的高明手法？」

鐵飛龍又是一怔。秦少爺？八成就是剛鬧過事兒的那位姓秦的小子，他怎麼又是哈瑞雲的朋友呢？

高手兩個字，鐵飛龍倒是不否認，能夠把王莊上九大天王的第一號天王鼻子打出血，身手絕不差了，可是沈君山口中的高手，絕不會是掌脚拳指上的功夫！

他們這一鬧可能桌上的賭局也受了影響停了下來，站得密密麻麻的人牆也自動地挪開了一條縫，讓他好進去，鐵總管的身份究竟不同凡响，何況大家的意思也希望他進去後，能夠繼續進行那一場緊張的賭局！

鐵飛龍擺擺手，郝長腿立刻把人羣中七八個漢子召了出來，向着門外走去，但是每個人還是依依不捨的。

鐵飛龍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人牆又合攏了，但是大家很有分寸，中間一張圓桌，桌上舖着綠呢的厚氈，下面也舖着猩紅的地毯，這是一張很名貴的桌子，派人專程從大連的洋船碼頭上運來的，也是宜春院的賭局中最神氣的一套裝備。這是賭骰子的枱子。

賭具是六顆骰子，一個像璃玻杯似的牛皮筒，骰子放進去，搖幾下再反扣在桌面上，憑點子分上下。

骰子跟皮筒都是定製的，因爲一般人賭不起，專爲一些見過世面，跑過碼頭的大客戶準備的，王莊雖不是一個大城邑，可是這地方經常會有一些豪客們的光臨，那些客人們身份很神秘。

每當有客人們開局的時候，多半是客人們自行對賭，王莊要是加一份，就必須要沈二爺出馬，只有他才能應付這種場合，保持小勝小負，不傷和氣，使得每個客人都是盡興而歸，因爲這種賭法並不容易，生手靠運氣，熟手靠技術，而能夠上王莊來參加這種賭局的人還眞難侍候，有人技術特精，有人是爲了擺闊，輸贏很大。

入局的人不是輸不起，但是骰子能叫人輸得冒火，而王莊却不想在賭局上贏他們錢，就不能讓客人冒火，沈二爺就有這份能耐，他能叫高手贏不去，生手不脫底，有沈二爺在局，絕不會有火爆的面場出現。

正因爲這是要講究本事的賭，所以設備一定要好，桌面要平，桌子要穩，搖骰子的時候，更不能有人妨碍到搖骰的姿勢行動，賭局進行時，枱子周圍兩尺之內，是絕對不能讓人靠近的，平時有人在旁嚴密地照顧着。

今天很絕，外面的人擠成貼肩靠背，枱子四周兩尺的範圍內，像有了一道無形的牆，誰都擠不上去，枱子上坐着三個人，清秀而精神的沈君山端然而坐，滿頭白髮蕭蕭，使他更爲莊嚴，可是白髮根上盡然冒出了汗珠，這是很少見的現象。

他的對面坐着一個年輕人，濃眉大眼，高身材，闊肩膀，很威嚴的長相，唇紅齒白，很斯文、很秀氣，新的銀狐皮袍，袖子反捲上去，露出了白茸茸的一截長毛，顯示出這身衣服的名貴。

懶洋洋的神態，加上胸前金錶鍊，十足紈袴子弟的派頭，難道這就是那個姓秦的年輕高手？

另外坐着一個旗裝的少女，圓圓的臉，尖尖的下巴、大眼睛，細眉毛，兩個深深的酒渦兒，是個十足的美人胚子，這就是王莊的三格格的哈瑞雲。

還空着一張椅子，哈瑞雲伸出了白雪的手，手上却套了支細黑光亮的皮鞭，就是用這支皮鞭一指鐵飛龍，道：「坐下。秦風，這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

那個被介紹爲秦風的年輕人懶洋洋地點一下頭，算是招呼了，然後才道：「鐵爺，有興趣玩兩手嗎？」

鐵飛龍拱拱手，道：「不敢……」

秦風微微一笑，道：「那裡，我是聽說沈老爺子爲此道高手，特來請教的，但沈老爺子客氣，一連讓了我五手。」

鐵飛龍又是一怔，看兩個人面前的籌碼，勝負立見，那是每個一千元的，沈君山比人家少了五疊，每疊十個，那就是五萬元，五萬元雖不是小數目，但在王莊却不在乎，但是沈君山一連輸了五手却也很不容易！

沈君山的臉色很不自然，咳了一聲道：「那裡，是秦少爺高明，飛龍，你來得正好，替我搖一把，今天我的手有點發抖，老是搖不準，看看你的運氣。」

鐵飛龍這才眞正的嚇了一跳，連沈君山都輸了，自己還行嗎？輸幾個錢是小事，但是拿着白花花的銀元白送給人，這不是硬拗嗎？而且也輸得太沒意思。

沈君山把籌碼推了出去，鐵飛龍直了眼，因爲他看見那是足足的五萬元，五萬元大洋，却讓他這個外行的生手孤注一擲，因此他把眼睛望向沈君山，差點兒以爲這位不動天王沈君山二爺今個兒撞了邪！

沈君山却輕輕地一拭額角的汗水，顯得平靜了下來，淡淡地笑着道：「怎麼，秦少爺，我借借飛龍的手氣，就賭這一把，贏了翻本，輸了就脫底！」

湖海天涯俠客故事

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 狼山夜祭

貪生怕死種悔恨　鮮血人心祭亡魂

**上文提要‧**：江南一鶴聽了小仙兒的憶述，心中已確認她是丹孃的女兒無疑，爲了求證事實，投姚廣所好，特意帶着一罈陳年蓮花白酒坐在樹蔭下歇脚……姚廣在老漁兒的巧妙安排下，果然入彀，酒後吐眞言，便將秦天霸威迫利誘之事說出……老漁兒爲了替女兒報仇，爲了讓小仙兒明白眞相，便將姚廣帶上高崖頭，跪在丹孃墓前……

「不是，」姚廣道：「甚至截住我，把我帶去那大屋的人，我也從未見過，並不是往常收買我獵物獸皮的人。後來來了一個人……」

「秦天霸？」

「不知是也不是，因爲幪了面。」

「但却開了口，」江南鶴的眼中像要噴出火來，顯然强忍住了，不想嚇壞了他，聲調反倒柔和，說道：「吩咐你把蒙汗藥放在丹孃的飯菜中，既是這幪了面的人，雖然幪了面，但既開了口，難道你聽不出話聲來？」

那姚廣竟倒抽了口涼氣，說道：「遠遠地，我倒是見過秦天霸，見了面，我也認得出他來，我可從未和他說過話兒，誰都知道秦天霸，即是北五省的秦霸天，殺人不眨一下眼兒，偶然在鎮上，路上遇到，他身邊總有不少江湖人物跟隨，誰不遠遠見到，便避開了，那能聽得到他開口說話。」

「而你，竟取了銀子，答應了那幪面人！」

江南鶴的話聲，簡直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牙縫中迸出來。

姚廣雖然滿面淚痕，竟然再無懼色，說道：「我若不取銀子，我就走不出那屋子，我該死，竟然貪生怕死。」

「你竟然照他吩咐，把蒙汗藥放在丹孃的飯菜中，既然走出了那屋子，你爲何不把實情告訴丹孃？」

「我……該死，我竟貪生怕死，那幪面人說道，若我不照他吩咐，豈僅是走不出小鎮，甚至走不出我的屋子，把我宰成八大塊，拋去狼山餵狼，我知他們會的，那人若不是知道丹孃不好惹，現在我才明白，他爲何要幪面，因爲他知道丹孃的出身來歷，知道她是你江南一鶴的女兒，啊……」

姚廣說着，突然啊了一聲，江南鶴道：「你可是發覺了甚麼？」

「我現在有些明白了，我懷疑，正因那幪面人知道丹孃的出身來歷，不好惹，也惹不起，這才幪了面，怕被我認出來，不僅是色膽包天，說不定是衝着你來的，和你江南一鶴有深仇大恨，明知不是你的敵手，是以……是以……」

江南鶴一怔，他不僅是江湖中人，而且是將軍，敗在他手中的人，不計其數，怎會無仇家，祇不過無人敢向他報仇而已，被他痛懲過的黑道上人物，且多是窮凶極惡之徒。

大有可能，不敢向他報仇的人，把仇恨渲洩在丹孃身上，這人必還知道丹孃私奔，離家出走，那也必是對他瞭如指掌的人。

便江南鶴也搖起頭來，自從女



秦風把眼睛向鐵飛龍掃了一下，笑道：「沈老爺子說笑了，您老的底子，何止就是這麼一點。」

沈君山笑笑道：「我老頭子蒙王爺看得起，在王莊賞口飯吃，熬了十幾二十年，就攢下了這麼點棺材本兒，如果輸了，這副老骨頭只有溝死路埋，不是脫底是什麼？」

哈瑞雲却在一邊笑着道：「秦風，沈二叔在跟你開玩笑呢，王莊雖說是家父的產業，可是跟他們幾位老弟兄從來沒有分過家，他就是把整片王莊輸了，家父也只有陪着他一起搬家，你不要聽他訴苦，狠狠的再殺他一把。」

秦風淡淡地一笑，把前面的那堆籌碼也推了出去，笑着道：「鐵爺從來不露手，今天却被沈老爺子拉出來擋一手，必然是此中高手，這五萬元雖是我拚了一身大汗贏來的，爲了向高人討教，就拚他一下子吧，鐵爺，請！」

鐵飛龍不知所措地把六顆骰子抓了起來，投進皮筒裡面，抓在手中搖着，搖着，却一直不敢往桌面上扣下去。

哈瑞雲冷冷的掃了他一眼，道：「鐵飛龍，虧你還是王莊的總管，這一點魄力都沒有，不過就是五萬元吧了，緊張成這個樣子，何況又不是你的錢。」

鐵飛龍再看看沈君山，他居然完全平靜了下來，又恢復了平時從容的樣子，實在弄不清這老傢伙心裡打的是什麼主意，再想想：「管它的，反正輸的是公帳，既不要沈君山掏腰包的，也不是自己掏腰包的，要是一直輸下去，或許還有點痲煩，沈君山已經放下了話，就此一注封門，輸就輸了吧！王莊在賭局上，白送出去十來二十萬也是常有的事，反正總有別的方法弄回來！」

於是，一咬牙，杯口篤的一聲，倒扣在桌子上，四周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圓圓的褐色皮杯上面，然後又迫不及待地把眼光移向了哈瑞雲的手。

哈瑞雲却毫不在意地伸出了手，用三個指頭提着杯子輕輕地揭了起來，四周圍立刻嘩的一聲發出了驚呼。

六顆骰子散亂地攤列着，一個六、一個五、兩個二、兩個么，總共加起來才十七點。

六粒骰子的賭法有很多種，他們賭的是最簡單的一種，以點數總和多者爲勝，每顆骰面上最大的是六點，以六六三十六點爲最大，六個么最小。

鐵飛龍一擲只有十七點，那實在是很小的點數，他們前五把，每次都在三十點以上。

高手對局，也是以搖骰聽聽的手法爲上乘，因爲每顆骰子的點面不同，骰面是凹下去的，么點的凹孔最大，碰上別的骰子，聲音也略略有異，把么點的骰面在杯中控制到朝上，反拍下去，就正好掉了個方向，變成了六點在上。

六點是最大的點子，爭取到越多越好，但是六個骰子雜在一起在杯中，要聽出那麼細微的撞擊聲之差別可談何容易，據說最佳的高手，也只能控制四到五顆的骰子。

那兩個人前五局都在三十點以上，證明秦風與沈君山都到了最佳高手的程度，所差的是秦風每次都有五個六點，而沈君山却只能控制到四顆，所以他一連輸了五把。

沒想到鐵飛龍一把却擲了個十七點，隨便找個人，信手搖一下，也有九成的把握吃定了他。

因此那一聲驚呼只是爲了惋惜而發，五萬元一局，別說是王莊，在別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的大都市，大場合中也少見的。

鐵飛龍擲了個狗屎不如的十七點，那是輸定了。

連鐵飛龍自己也都直了眼，只有沈君山毫不在乎地將骰子一粒一粒地拾了起來，丟進杯子裡笑笑道：「十七點不少了，從六到十六，能吃十一注呢！」（未完‧一）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陽光下的童話　岑凱倫 著

每本HK$ 36

童話是女孩子的夢想，多半像個泡泡，觸摸不住。但美夢亦會成眞。

童話：老少咸宜，「一級」的。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
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兒離家出走，尋訪了多年沒消息，他已心灰意冷，少在江湖中露面了，近七八年，幾乎已從江湖中退隱了，孑然一身，隨遇而安，秦天霸不過是他退隱後，才崛起的黑道上人物，和他那有甚麼仇恨，甚至不知有其人。

「說下去，」江南鶴又切齒起來，說道：「我那女兒，丹孃受了你和那賊子的暗算，被侮辱了，豈有不知不覺的。」

姚廣羞愧得低下頭，說道：「我說蒙汗藥，其實祇不過猜想罷了，聽說江湖中，黑道上的人多有使蒙汗藥的。別說使用了，我連見也沒見過！好厲害的藥，怎麼第二天，整日不見丹孃出門啊？我心懷愧咎，也懷着鬼胎，直到第三天，甚至丹孃的房門仍然緊閉，我才害怕起來，莫不是丹孃已羞憤自盡了？提心吊膽撬開房門一看，敢情丹孃躺在床上，像是大病一樣，甚至連她自己亦不知躺在床上已三日了，不知是何時醒來的，病懨懨，分明連發生過甚麼事也不知道，我也才放下心頭大石，却也心知不是病，不過是藥性未退而已，果然數日後，丹孃便起了床。

「我心懷鬼胎，提心吊膽，起了床的丹孃，她却像沒事人兒一樣，對我仍親切如故，仍和往常一樣，照顧我的飲食，甚至感激我在她病時的照顧，比往常更親切了些。是眞的，我眞羞愧得恨不得死去。

「這樣過了約有三月，高翔大哥回來了，可把我嚇壞了，因爲丹孃又像病了，不時嘔吐，幸是高翔大哥回來了，不久丹孃才發覺已懷了身孕，我……爲何不立即死去……」

那姚廣又已是淚流滿臉，江南鶴咬緊了牙關，野小子在孤寂中長大起來，除了小仙兒，幾乎就沒人理睬過他，更不用說交往了，說是純眞，不如說不懂事，姚廣說了那麼多，竟有一半兒是聽不懂，不明白的，小仙兒却在哭泣了。

江南鶴按捺下怒火，道：「說下去。」

「那丹孃顯然以爲是懷了高翔的孩兒，竟喜上眉梢，高翔大哥雖然不免生疑，但夫妻恩愛，更不信丹孃會紅杏出牆，懷的不是他的骨肉，直到見高翔大哥並不生疑，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自此以後，我連保定府也不敢去了，怕那夥人又攔截我，而且丹孃也不能再入山打獵了，也幸是不久就大雪封山，高翔大哥夫妻恩愛，也要留在家中陪伴丹孃。

「於是，我拿出那一百両銀子來，說是歷年積存下來的，也許是因爲高翔大哥回來了，都知道高翔大哥武功了得，那夥人也再沒出現過。

「後來，高翔大哥回來不到半年，春暖花開，丹孃生下了一個孩兒……」

「就是……小仙兒。」

姚廣點了點頭，說：「是，就是鳳兒。」

「小仙兒姐姐，妳怎麼啦！」

小仙兒本來不過是淚流滿面的，野小子這麼一說，竟大哭起來，野小子一伸手，竟來扶住她，小仙兒已跪倒在墳側，嚇得野小子手足無措。

「丹孃不知，高翔也一些兒也不疑？」

「他們夫妻恩愛，嬰兒早產，那是常有的事，何況是第一次懷孕，第一次生孩兒，如何懂得許多，如何會生疑，祇有我一直提心吊膽，至此，也才放下心頭大石。

「而且，我見相安無事，也再敢前往保定府了。」

「也沒再見過那日攔截你，把你帶去那大屋的兩人？」

姚廣搖了搖頭，道：「甚至始終再沒見到過幪面人，也沒聽到過相同的口音，那口音，即使再過十年八年，我敢信我一聽，便能聽得出來，因爲那口音，非但不是此地的人，而且細聲細氣，却又奇怪之極，冷得令人不寒而慄，不，不是因爲我面前放着一把砭膚生寒的鋼刀，而是聲音、那口脗，令人砭膚生寒。」

「說！」江南鶴的話聲，也突然冷了，冷得姚廣也砭膚生寒，說道：「後來……後來丹孃必是知道了，小仙兒不是高翔的孩兒，事隔多年，怎會知道？又爲何突然死了，說！」

那姚廣顯然完全清醒了，自知罪孽深重，難逃一死，也許多年來愧咎悔恨交加，不願再忍受良心的責備，但求速死，反倒不懼了，說道：「五年，還是六年前了，本來相安無事，但那一天，原該是我去保定府，把獵物送去的，我却病了，高翔大哥因天氣炎熱，死了的獵物不能久留，便親自去了，說道：也趁便去替他兩小姐弟買些衣物，還笑着說，小孩兒可長得眞快，去年買的衣衫，都不能穿著了，言下好不得意又喜悅，那料……」

姚廣突然臉色慘變，小仙兒止了哭聲，祇不過仍跪在墳側，把臉兒埋在掌中，分明不放過姚廣的每一句話，野小子却站在一邊，直搔頭，好像對人家說的，似懂又明白。

「說！」江南鶴的白髯，在月下更白了，在夜風裡飄拂，「說下去！」

原來因爲無人加添柴薪，那本是熊熊的獵火減弱了，而移近中天



的皓月，因而也明亮起來，那崖頭，眞個是銀蟾匝地。

「就在那一晚，高大哥在保定府不曾回來，祇有丹孃一人在家中，我並非甚麼大病，祇是身體不適而已，睡了一天已沒事了，夜晚反倒再睡不着了，便出來行走，那一晚，月光也像今晚一樣，一輪皓月當空，高大哥的住屋和我那裡，不過祇一道籬笆之隔，祇是當年種的樹木已長高了，而且綠樹蔭濃。忽然我聽到話聲，我簡直嚇壞了，分明細聲細氣，不明白爲何隔着籬笆，透出屋子，我竟聽得清清楚楚，不，我是說話聲，野曠山邊，夜風勁急，清楚聽到的，祇是話聲，而不是話意。

「即使再隔十年八載，一聽那細聲細氣，令人從心上冷起的話聲，我立即知道那是甚麼人了，幪面人，那……賊！」

姚廣突然咬牙切齒起來，無人言語，小仙兒把埋在掌中的頭兒抬了起來，江南鶴飛揚的白髮，像直立了起來，當眞是髮爲之指，松濤之聲不但盈耳，且在怒號。

姚廣又開了口，說道：「事隔七八年了，那幪面賊竟又……竟敢找上門來，找上丹孃，我祇聽清楚了一句，是那賊陰冷冷一笑，笑聲竟像鬼嚎，說……說甚麼我的孩兒。

「那麼，這幪面賊其實並未遠去，一直在鎮上，不過未露面而已，即使露面，我曾遇到過，我祇認不出來而已，必是知道丹孃爲他生了個孩兒，高大哥回來後，從來無一晚離開過丹孃身邊，那賊有所忌憚，也許鳳兒人見人愛，想來認了去，却又不敢，必是伺那日高大哥去了保定府未回，是以跑了來……

「我祇聽得丹孃一聲尖叫，因爲我恨極，奔回屋中，取了解刀，我雖武功不濟，但也不想再偷生於世了，我一直在良心的責備下，生不如死，想和那賊拚命，那知才從大門外繞過去，幾乎和人撞個滿懷，竟是那……幪面賊！」

「仍然幪着面？」

「沒有，」姚廣切齒道：「但月下，又在樹蔭裡，又是兩下裡驀然一撞，如何看得清，那賊顯然已受了傷，竟被我撞倒在地，却又了得，就地一滾，已在丈餘外了，而且還能跳起身來，祇不過踉蹌了一下，就如飛逃走去了。

「就在這時，丹孃屋中的燈火亮了起來，那自是丹孃點亮了燈火，可知丹孃無恙，却是那賊！傷在丹孃手中了。

「我生怕丹孃出來，那賊分明已對丹孃說鳳兒是他的孩兒了，後來丹孃又生了小狗子……我是說……一飛，也許當年不懂，也懂了，也對第一次的懷孕，心有所疑，再說當年分明並無病痛却昏迷，臥床數日，即使在昏迷中受辱，事後豈有不覺異樣，豈能無疑，這賊既公然對丹孃說了出來，丹孃如何不信。

「自那日後，丹孃就再不曾離開過屋子，整日不言不語，不飲也不食，而且不許高大哥進她的屋子，我知道，祇有我知道，丹孃不是病，是羞愧，不是恨了高大哥。而那該死的賊，却不時派人送衣物來，全是鳳兒的衣物，還有銀両。」

「派人送來？」

「不，高大哥一開門，衣物銀両，已放在門口了。

「高大哥可不蠢，也許，祇不過不信丹孃會生下不是他的骨肉來，必然也早有所懷疑了，高大哥出門了半年，回來後，不過也才半年，丹孃就生下一個孩兒，鎮上人，早有了蜚語流傳，高大哥難免也會聽到，祇不過夫妻恩愛，不信而已。

「本來都有所懷疑的，現在再也不懷疑，丹孃羞愧難當，也百辭莫辯，高大哥再想假作不知，也不行了，何況丹孃不許他進房，幾日幾夜，連一口水也不喝，一天夜裡，我聽到哭聲傳來，兩小姐弟嚎啕大哭，我，我……我恨不死去，知道丹孃帶着羞憤與世長辭，離開了這醜惡的人間，我……我爲何不死啊，我貪生怕死，恩將仇報，死有餘辜。」

江南鶴老眼含着的淚滾落下來，月光下眞像晶瑩的珠淚，因爲那獵火祇在勁風陣陣勁吹之下，乍暗還明，偶然有松針、枯葉落在餘燼上，又有了瞬間的燃燒，那崖下才又亮了起來。

是憤怒？還是悲傷？江南鶴的聲音沙啞而又抖顫，說道：「說下去，後來……」

「後來，」姚廣繼續說道：「就在那一晚，高大哥來了，要我收養鳳兒，並照顧小狗子，那時還沒有人叫他做小狗子，高大哥夫婦都叫他一飛，像他爹一樣，高高飛翔。

「要我收養鳳兒，我明白是他一見鳳兒，就會勾起他的傷心，爲何要我照顧小狗子，我以爲他要尋，要找那害死他愛妻的賊子來，却不知就在他面前，我多想死去。

「但這麼一來，我想死也不能了，鳳兒是無辜的，小狗子却是高大哥和丹孃的骨肉，我看得出，高大哥目光也定了，怒極也傷心過度，顯然神經有些錯亂了，有些呆呆傻傻的。

「其實，我也在咬牙切齒，恨不得高大哥找出那幪面的惡賊，將他碎屍萬段，我若死了，誰人來照顧他們兩姐弟。

「那知，我祇猜對了一半，高大哥連夜抱着丹孃的屍體，進入狠山來，過了好久好久，至少有一月後了，才有人發現，原來高大哥把丹孃葬在這崖頭，我也才記起來，高大哥和丹孃都說過，他日要在這崖頭結廬歸隱，那自是這雙小兒女長大成人後。

「紛紛傳說來，說高大哥瘋了，祇有我才知道，不，是猜想，但一定猜得不錯，必在暗中，夜裡下山來，探那幪面惡賊，我眞慚愧得無地自容，高大哥正直忠厚，竟對我絲毫不疑。」

沒有人打岔，那姚廣那還有絲毫醉意，當眞薑是老的辣，就知姚廣必要以死謝罪，倒不再逼他了。

姚廣表面看來，反而平靜異常，說得惟恐不詳盡，又繼續說道：

「整整三年，三年過去了，高大哥就沒在人前出現過，果然我猜得不錯，也祇有我才知道，高大哥並非是不出山，因爲我暗中送去些乾糧，我愧對高大哥，也無面見他，他越是正直忠厚，我越羞愧，對這麼信任我的人，我竟作出那麼忘恩負義的事來，那還有臉見他。」

呼的一聲，江南鶴霍地滑了一步，滑一步而已，却已到了崖邊。

風在怒號，崖邊伸展上來的虬松，在陣陣勁風中搖曳，冷月更冷，崖下雲生，雲海波譎，在翻翻滾滾洶湧如狂濤，那有甚麼人影，又那會有人來。

「老爺爺，」野小子說：「一定是夜鳥驚飛，好大的風，林中星夜，我就曾常被驚飛的夜鳥，嚇一大跳。」

江南鶴也不言語，回轉身來，走了回來，說道：「說下去，後來高翔怎麼也死了，墳墓又在何處？」

姚廣突然痛哭失聲，哽哽咽咽說道：「高大哥尸骨無存，三年後了，又一天夜裡，我又暗地送來乾糧，竟發現前幾日送來的乾糧，竟未動過，尋遍了崖頭，也踪跡全無，茅屋的門大開，地上的松針被風吹得來堆積在屋角，顯然高大哥已多日沒回來過了。

「鎮上有一個老獵戶，人老力衰，入山打獵，時常空手而回，高大哥心地善良，時常把獵物分一些給他，對高大哥最是感激，也最關心高大哥，我對他提及，那獵戶登時老淚縱橫，說道：一定是死了，問我知不知道，這懸崖有多高，那崖高百仞，他一直就在擔心，高大哥越來越痴痴呆呆，風勁夜黑，稍一不愼，失足墮崖，任你武功有多高強，也會粉身碎骨。

「初時我不信，那知白天又來了幾次，連茅屋的門也倒下了，被風吹到這墳邊來，墳上的雲石縫隙中，也長出小草來，少說半月以上，也沒人來過了。

「我和那老獵戶幾經辛苦，才尋路到了崖下，竟是沒些兒跡象可尋，那老獵戶道：崖高百仞，豈有倖理，又是深谷之中，野獸出沒之地，那還會有尸骨殘存下來。

「我在崖下哭了一場，不由我不信老獵戶說的，否則，若高大哥還活着，豈有不回到丹孃的墳前來的。」

「且慢，」江南鶴道：「你說，再沒見過那幪面賊？」

「我發誓，這是丹孃墳前，我若有虛言瞞騙你們，我死也難超生。」

「住口，」江南鶴的白髮又直立起來，那自是已過了午夜，夜黑風高，更勁了些，喝道：「還敢說沒打謊語，我問你，甚至小仙兒和一飛也在懷疑，你每次前往保定府，莫不是滿載而歸，而你携去的獵物，連你在保定府幾日的盤纏也不夠，你那來的銀兩！」

江南鶴的話聲，簡直就是從牙縫中迸出來的，顯然再也按捺不下心中怒火。

不料那姚廣竟是毫無懼色，甚至連身子也沒顫抖一下，反而點了點頭，說道：「老丈問得好，甚至你沒問出口的，我也替你說了吧，那幪面賊既然來認他的女兒，而今丹孃與高大哥都已不在人世了，豈有不知鳳兒由我撫養的，反倒不來相認，實不相瞞，那是高大哥失踪後不久，一次我在去保定府途中，又被人截住了去路，竟是當年在鎮口截住我的那兩人，不由分說，硬塞給我一包銀子，吩咐我好生撫養鳳兒，若衣食有缺，要小心我的狗命。」

「那幪面人爲何反而不來相認？」

「這正是我要想知道的。」姚廣道：「之所以，我每次去保定府，他們竟像對我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總要攔阻我，塞給我一包銀子，我也從沒拒絕過，而且把鳳兒打扮得整齊，取得他們的信任，我但要明白那幪面賊既向丹孃索取鳳兒，而今沒有阻撓了，反倒不再露面，嘿嘿，不瞞老爺子，那幪面惡賊陷我於不義，害死丹孃和高大哥，我時刻在身上暗藏一把利刀，現在就藏在我身上，祇要那幪面惡賊一出現，我裝做貪生怕死，而且貪財，武功又不濟，祇要他一出現，我就……有道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不怕與他同歸於盡，殺了這賊，替丹孃和高大哥報仇雪恨。

「即使不能，也要探出他的廬山眞面目，知道他是甚麼人。

「那知，那幪面賊再沒出現過，但我每次前往保定府，那兩人必



會攔阻我的去路，塞一包銀子給我，那自是奉那幪面賊之命而來，亦可知必在鎮上，却不明白既然關心鳳兒，爲何却不來索取？」

江南鶴叫道：「一飛過來搜他身上。」

那野小子不過純眞而已，可也不是眞蠢，到了此刻，豈有聽不明白的，早恨得差點把牙兒也要咬碎了，巴不得一聲，忙走了過來，果然在姚廣身上，搜出一把短刀。

江南鶴切齒道：「這忘恩負義，貪生怕死的賊，饒他不得，且慢……」

野小子咬緊牙關，正要手起刀落，却又被江南鶴阻止了，道：「在你娘墳前，先點起香來，沒有燭，再把獵火燒得旺了，你娘陰靈不遠，讓你娘親眼見到，這害死你娘，忘恩負義的賊心有多黑。」

野小子應了一聲，忙去點了香，再向尚未熄滅的獵火，添些柴薪。

那姚廣被閉了穴道，下半身動彈不得，竟然毫無懼色，祇不過臉色慘白而已，說道：「多謝老丈成全，我早該死了，死有餘辜。這些年來，面對鳳兒，一見到她，我就心如刀割，愧恨得無地自容，因爲她越大，越像丹孃，簡直就像是丹孃再生，所以每回到家中，必爛醉如泥，一見鳳兒，就像丹孃來向我索命一樣，我之所以不死，忍受這折磨，祇因鳳兒與小狗子無人照顧，老丈是他們的親人，現在照顧已有人了，而且必能找出那幪面惡賊來，我死雖有餘辜，但以死祭丹孃，亦可瞑目了，再有一言，我雖未找出那幪面惡賊來，但知那惡賊必在鎮上，若不是有頭有面，若不是武功高強，豈能從丹孃手中逃得性命？手下的爪牙，亦非平庸之輩，僅是那攔截我的兩人，那武功在江湖上必也有個名兒，我祇知其中一個姓屠名大海，對我，那般眼睛長在額頭上的人，還有甚麼顧忌的，我曾聽……」

江南鶴對燃旺了獵火走過來的野小子一搖手，阻止他走近。

其實，野小子也尖起了耳朵，甚至把頭埋在掌中的小仙兒，亦止了哭，在聽姚廣往下說。

姚廣那月下的臉兒，有如死灰，有如死灰的臉上，竟現剛毅之色，竟一點兒不現醉鬼的萎頓，目光已像死了一樣，定定的任誰也不瞧。

一個人若然已懷必死之心，當眞那還有甚麼可懼的。

這姚廣的聲音反而平靜得出奇，繼續說道：「我曾聽另一個人呼喚他：屠大海，既在鎮上，必能查訪得出來，我是武功不濟，爲了照顧他們年幼的兩姐弟，才不得不苟且偷生，找出了爪牙，還怕找不出那頭兒來。

「我不但想死，當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祇因貪生怕死，做出那樣忘恩負義的事來，我早想死，現在有老丈照顧他兩姐弟，我也該死了，我一見鳳兒，總是魂飛魄散，就像陰靈不散的丹孃，來向我索命一樣，是我害死丹孃，也害死了高大哥，請你們動手吧，我惟有一死，以謝丹孃和高大哥，我該死，早就該死了，死有餘辜，請你們動手吧。」

姚廣眼睛已閉上了，竟然挺了胸，把頭兒高高抬了起來。

野小子的一雙眼兒，也像獵火一樣在燃燒，小仙兒又大哭起來。

爲何他不求饒？咬牙切齒的江南鶴，明白姚廣所說生不如死，確是實情。小仙兒早就說過，從沒見到姚廣有清醒的時候，原來他不是躲入狠山，就去保定府，一去就是數日，不醉酒不回到家來，原來這麼回事！因爲小仙兒越大，越是像極了丹孃，令姚廣覺得，就像陰魂不散的丹孃，來向他追魂索命一樣，整日魂飛魄散，如何不是生不如死。

雖然這姚廣罪無可恕，難道活在愧恨、愧咎、恐懼中，不是更痛苦的折磨？殺死他豈不是便宜他了。

姚廣爲何不求饒？野小子從懷中搜出鋼刀來，手起刀落，就可活祭他娘，江南鶴却阻止了，吩咐在丹孃墳前焚起香來，再又燃起熊熊的獵火，就是在等待。

祇要姚廣求饒，也許他眞會饒了他一命。

但姚廣自知罪孽深重，生不如死，竟視死如歸，挺起胸，嘩啦一聲響，一把撕裂了胸前的衣衫，露出了胸膛，竟昂然抬高了頭，再不言語。

那就在江南鶴這麼一遲疑的瞬間，那陣陣的勁風，陡然如狂飆，不但江南鶴的蒼蒼白髮，蒼蒼白髯飛舞起來，竟然烈焰彌空。

是那熊熊的烈火，被陡然颳起的狂飆，颳起燃燒的柴薪，滿天飛舞。

那目瞪口呆的野小子才咦了一聲，連小仙兒也止了哭聲，才抬起頭來，江南鶴心知有異，一跺脚，霍地一旋身，一手一個，抓住兩人的胳膊，喝了聲：「起！」

堪堪躲過飛舞而來的燃燒的柴薪，簡直就是一團畝許大的烈焰，飛身而上，脚下一點崖壁，端的是江南鶴，不，更似展翅的鵬，落下已是崖頭。

就在尚未落下崖頭，三人身子尚在半空，狂飆如雷貫耳聲中，隱約聽得一聲狂嗥，一聲……不，半

聲慘呼！

便江南鶴這見過多少大風大浪，從未遇到過敵手的老英雄，也爲之駭然。

落地齊一旋身，野小子早咦了一聲，叫道：「老爺爺，那賊子……」

狂飆已靜止了，又再是勁風崖頭呼嘯，松濤又在澎湃，燃燒着的柴薪，散滿在丹孃的墳前墳側，倒照得更明亮了。

明亮的丹孃墳前，已不見了姚廣。

本就不信邪的江南鶴一跺脚，却更駭然了，切齒道：「被人……救走了……」

「不！」小仙兒眼尖，何況，說甚麼也曾叫過他多年的爹，也撫養過她，自然也更關心，最先看見了，叫道：「快看，娘的墳前！」

火光照映之下，那墳前不但躺着一個人，而且墳前一片火紅！

都見到了，江南鶴喝道：「走，下去，跟我來。」

任他如何內功深厚，也颺不起這麼令人驚心動魄的狂飆，這人，必是內家功夫已登峯造極的人，是敵是友，尚不得而知，如何不小心。

落下崖頭，走近墳前，散落在地上的柴薪，火光弱了些，但仍照亮了墳墓四週，倒像是遍地烈火在燃燒。

小仙兒大叫一聲，野小子也看見了，一把將小仙兒摟住了，便是在前面的江南鶴，也退了一步！

因爲已看清了，墳前的正是姚廣，不但横屍墳前，而且不見了頭顱！

原來已是腦漿迸裂，分明是被人將他擲在墓碑上，碎裂四散，腦漿塗滿了墓碑，那鮮血仍在胸膛中湧出來，染紅了墳台！

眞個是粉身碎骨，那死狀之慘，便江南鶴也未曾見過，小仙兒如何不嚇壞了，緊緊抓住野小子。

野小子却大叫一聲：「老爺爺，快看那是甚麼！那……那墳台上！」

墳台已被姚廣胸膛中噴出的鮮血染紅了，有甚麼在蠕動？

原來是一顆人心，分明是被人活生生，被人從姚廣的胸膛中挖出來，擺在丹孃的墳台上。

熊熊地像整個山崖都在燃燒的獵火，在勁風中閃爍，三縷青煙在墳前裊裊昇起，香上也濺滿了姚廣的鮮血，把那香也染紅了，那燃燒的柴薪散滿一地，自然也濺滿了鮮血。

因此燃燒的，就不僅是香，也在燃燒姚廣的血液！

若是人，當然是人，這人也在活祭丹孃的亡魂，用姚廣的心和他的鮮血。

散落柴薪漸漸熄滅了，又見冷月洒清輝，照着跪在墳前的一雙小兒女，也照亮了江南鶴的晶瑩老淚。

遒勁的夜風，在崖上呼嘯，像是也在嚎啕。

「小仙兒姐姐，妳在那裡啊？」

聲聲呼喚，呼喚得力竭聲嘶，那狠山的千山萬壑，也在廻蕩不絕，重疊連聲，聲聲呼喚：「小仙兒姐姐，妳在哪裡啊？」

還有哭聲，野小子的嚎啕哭聲，也斷續重疊，在深谷山崖之間，廻蕩不絕。

三日又三夜，直到那野小子力竭聲嘶，倒臥在那原始的野林中，甚至連呼喚也呼喚不出聲來了。

澎湃的雲海在滾滾翻翻；盈耳的松濤在怒吼咆哮。眞個是草木風雲，也爲之同悲。那高山的勁風，也在崖上呼嘯，像也在嚎啕。

自從那晚，在那高高的崖頭，在那熊熊的獵火照耀之下，把忘恩負義的姚廣夜祭丹孃，野小子也才知道，他的娘是被姚廣害死的，眞個是肝腦塗地，剖腹挖心，把姚廣那賊活生生夜祭了他死去的娘，那知野小子在墳前跪拜起身，抹乾了淚，才發現小仙兒姐姐不見了，連老爺爺也不知去向。

原來，老漁兒眞是他爺爺，何曾有人教導過他，不過野小子却聽鎮上的小孩兒們，叫再長一輩的爺爺，他也祇知叫爺爺。

原來，老漁兒眞是他的爺爺，不怪那日在荒江邊上，一見老漁兒，就生出親切之感來了。

老漁兒也相同，若不，怎會答應傳他功夫，老漁兒可也不知他是丹孃的孩兒，那麼，老漁兒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親人了。

但他這世上唯一的親人，待他拜罷起身，抹乾了眼淚，却已踪跡不見。

但怎麼連小仙兒姐姐也不見了，令他那麼惶急又傷心，原來小仙兒雖不是同父，却是一母所生，眞是他的姐姐。

但這小仙兒姐姐也不知去向。

冷月照高崖，份外淒清，被那陡然颺起的狂飆，把燃燒的柴薪散滿崖頭，獵火滿山崖，是以倒更明亮了。但也因此不到盞茶工夫，不是燃盡，便是被勁風吹熄了，又見銀蟾匝地，點點餘燼，在勁風中乍亮還暗，滾動飄移，乍然一見，恰似點點鬼火遊移，更何况墳前横着無頭的死屍，鮮血染紅的墳台上，那活生生從姚廣胸膛中挖出來的血紅的心，被陣陣勁風吹拂，像在顫動。

若害怕了，他也不是野小子了，不見了老爺爺，尤其是不見了小



仙兒姐姐，却令他惶急起來。

野小子眞不蠢，像是一夜之間長大了，殺姚廣，剖腹挖心的，是誰啊？是否就是害死他娘的幪面惡賊？

他明白，老爺爺一定是追查這人去了，但小仙兒姐姐呢？

「小仙兒姐姐，妳在哪裡啊？」

野小子在呼喚，還是眞不蠢，知道小仙兒姐姐雖是他娘所生，她的爹却是那幪面的惡賊。明白了身世，一定羞於見人，甚至羞於見他，一定是……不，不是躲起來了，一定是跑走了。

這就是他惶急之故，那姚廣怕見她，因爲她愈是長大，愈像她娘。而他，野小子一刻不見，一覺醒來不見她，他會尋找，不僅她是小仙兒，而且，這些年來，照顧他的，替他縫補衣裳，送那吃喝的，就是小仙兒。他被人家欺負打傷了，把他摟在懷裡的，就是小仙兒，小仙兒和他相依爲命，由於小仙兒愈大愈像他娘，簡直在她懷裡時，就當她是娘，像在娘的懷裡一樣。

而今，小仙兒走了，一定傷心極了，躲起來，遠遠地走了。

想到也許永永遠遠，再見不到小仙兒了，如何不惶急，聲聲呼喚，呼喚得力竭聲嘶，三日又三夜，找遍了狠山，把幽谷，把甚至從未到過的地方也尋遍了。

山崖在廻響，此起彼落，在廻響他的聲聲呼喚，也廻響遍了整個狠山，小仙兒不會聽不到的。但踪跡全無，祇有鳥驚聲，也嚇得野獸在野林中亂竄，就是不見小仙兒。

三日又三夜了，不眠不休，不吃也不喝，野小子的呼喚聲，由啞嘶而微弱起來，應在狠山中，却不知是何處。終於野小子不支，倒地不起來，那時還祇是昏昏迷迷，終於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他有了知覺，像是小仙兒又把他摟在懷裡，就像小時候一樣。

啊，多溫暖的懷抱，他捨不得睜開眼來。

是甚麼滴在他乾裂的唇上，自然而然地，他張開嘴，吸吮起來，多清甜，喉頭那火燒一樣的、痛裂的感覺也消失了。

一定是小仙兒，除了小仙兒姐姐，還會有誰會把他摟在懷裡，甚至生怕驚醒了他。都長大了，小仙兒愈大愈長得好看，眞像天仙一樣。以前，好多好多年，他總是比小仙兒矮一個頭的，不料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反倒高出小仙兒半個頭來，那麼他也長大了。他眞後悔，不該說出來的，自從說了出來，小仙兒也像才突然發現，他也長大，都長大了，自此以後，小仙兒姐姐愈來愈少摟住他了。除非，他受了傷，那自是爲了保護小仙兒姐姐，不讓她被人欺負，被調戲，她才摟他在懷裡。

是以，他不願睜開眼來，甚至祇是張開了嘴來，不讓她發現他在吸吮，因爲，一定是把甚麼清甜，甜得蜜蜜的東西，滴在他嘴裡，一定是在望着他。

眞是清香又甜蜜蜜，他從來未曾喝過的。那是甚麼啊？點點滴滴，滴在他的嘴裡，那一定是從高處滴下，他的唇兒不過露了一條縫兒，雖然他沒睜開眼，却感覺得出，是在黑暗中，了不得，竟沒一滴是滴在唇上的。若是先前他不懂，自從隨老爺爺練了功夫後，他不但覺得自己長大了，而且聰明了，難道小仙兒的功夫，眞是一日千里，不但在黑暗中能視物，而且手法奇準。

又是羨慕，又是心喜，如何會不喜呢，小仙兒姐姐再不怕被人欺負了，不，應該說是再沒有人能欺負她，敢欺負她了。

而且多好玩，他多想也試一試。

啊！呀！他一定是心裡一樂，咧了嘴，被發覺，被掀下地來。那自是從腿上滾到地上，驀可裡不防，皮粗肉也厚的野小子，當然跌不着他，却嚇了他一下子。

就地一滾，立即跳了起來，嘿！又不是祇有小仙兒姐姐才練過五行迷踪步。那步法眞神奇詭絕，拳脚一勾一彈，身子兒一盤旋，本是向外滾出的身子，跳起來已回到原處。

咦！那知他伸手一抓，竟抓了個空。

他眞是一夜之間，不，應該說是一覺醒來，不但長大了，而且聰明了，知道小仙兒明白了身世，必然羞於見他，只好跑了，躲了起來。若不然，他也不致苦尋了三日三夜，若不是他聲嘶力竭，暈迷在地，小仙兒也不會現出身來，把他摟在懷裡了。

這也就是他不敢睜開眼，怕她發覺他醒了，又躲起來，又跑了。

雖然老爺爺是同時傳授五行迷踪功夫，但小仙兒早已紮下了根基，是以一日千里，半月下來，他已遠遠不及小仙兒，生怕她又跑了，又躲起來。

是以躍起身來，也躍回身來，向小仙兒抓來！恁她再比他了得，但可是坐在地上，不防他會這麼快，以爲必能揪住她的。

那知……咦！他竟抓了個空！

可不是在黑暗中，不，不是在黑夜裡，他一醒來，便也記起了來。暈倒時，是在那狠山的原始野林裡……

（未完・六）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 玉笛天戈

**上文提要：**鐵山等離開緣洞，爲了撲滅羌笛怨，以消弭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決定成立幫派。豆蔻姑娘將鐵山的功夫吹噓得神乎其神，白髮婆婆不信，與鐵山較技後，心服口服，問鐵山屬何幫派，豆蔻戲言「玉笛幫」，白髮婆婆願加入，並拉黃泉五鬼入幫……他們路經臨潼，路上發現錦衣門傳信使被殺，華山派掌門被下毒，鐵山決定帮助他們……



笛聲退賊人　面臨新挑戰

這位姑娘也眞夠怪的，她說有事請求，結果說了一籮筐廢話，還沒有說出她請求的是甚麼。

當然，以烏秋娘的精明，怎麼會廢話連篇，她祗不過在旁敲側擊，兜着圈子說話，因爲她的要求有些過份，如果提出來碰一鼻子灰，叫人家姑娘的臉往那兒擺？

好在鐵山是聰明人，應該一點即透。

果然，鐵山笑了。

「烏姑娘說的對，如今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强權就是公理，弱者是很難生存的。不過……」

「不過怎樣？鐵大俠。」

「在下這點雕虫小技，只怕難入姑娘的法眼。」

「鐵大俠是說……」

「在下是想將五鬼牽衣陣法送給貴門。」

「啊，多謝，鐵大俠的恩惠，錦衣門當永誌不忘。」

最後這段話是門主烏半飛說的，此後錦衣門雄峙江湖，歷久不衰，靠的就是這項鎭派之寶「五鬼牽衣陣法」。

鐵山是一個講義氣，重友情的人，當晚他就將陣法寫好，次日親手交給烏少門主。

今天是賊人限期最後的一天，雖然除了鐵山等一行五人別無外援，但錦衣門士飽馬騰，戰鬥意志十分高昂，這是鐵山替他們帶來的。

午後過去不久，玲瓏山就已風聲鶴唳，籠罩在一片戰雲之中，據巡山弟子報告，全山已被包圍，賊人不會少於五百。

此時錦衣門的大廳之上，正在進行一項作戰會議，由於賊人太多，與會者都是一副沉重的神色。

門主烏半飛目光一轉，向在座的環視一眼道：「白如烟，你將賊人的實力分析一下。」

瓦上飛霜白如烟是錦衣門的觸角，一切對外連繫，江湖事故，武林各派及個人的動態，均由他及手下十五名弟子負責，此次向各派求援，這十五名弟子竟喪生達五名之多。

他立起身來作了一個羅圈揖，道：「本門因人力不足，偵查的敵情，只是一個大概，這一點要請各位原諒。」

一頓接道：「月前襲擊本門的是以中原五大門派爲主，此次的主力是來自西北，中原武林雖有參加，都是頗具份量的人物，七大絕世高人也有三人前來助陣。」

烏半飛道：「看來賊人是要踏平玲瓏山了，鐵大俠有甚麼指教？」

鐵山道：「指教不敢當，請問白大俠，可知道來自西北的是那一個門派？」



白如烟道：「可能是鷹王都木塔的部屬，但還沒有獲得證實。」

鐵山道：「錯不了，也只有都木塔才具有如此龐大的實力。門主，賊人衆多不足爲患，對付他們的一流高手，似乎應該預作安排。」

烏半飛面現疑慮之色道：「賊人四五百之衆，足以淹沒玲瓏山，鐵大俠却說不足爲患，使老朽有些不解。」

豆蔻道：「咱們公子只要吹一隻曲子，千軍萬馬也會服服貼貼，四五百人算得了甚麼。」

鐵山的腰際插着一隻霞光照人的碧綠玉笛，烏半飛父子以及錦衣門下多數都瞧到過，這只能說他有一隻名貴的玉笛，或是他喜歡吹笛而已，如果說他一曲笛音就能制服四五百人，似乎太玄了一點。

烏元一道：「鐵大俠，賊人的勢力太過强大，咱們任何安排，只怕都難以阻擋這股狂瀾，如果……咳，鐵大俠一曲笛音眞能使千軍解甲，本門一百多條生命就可以逃過這場刦難了。」

鐵山對烏元一的言語頗爲不滿，他似乎不信一曲笛音能使千軍解甲，還以錦衣門百餘人存亡的重担壓到鐵山的肩上，這就有些不夠朋友了。

但鐵山不想翻臉，因爲錦衣門畢竟名門正派，多一位朋友，必定好過多一個敵人。

他不想翻臉，却有人不能忍下這口窩囊氣，一聲冷哼，豆蔻站了起來，道：「公子，咱們這是何苦，走吧，錦衣門一百多條人命的責任咱們担當不起。」

烏元一雙拳一抱道：「這是在下言語不週，姑娘請不要誤會……」

他語音未落，一名巡山武士匆匆奔進大廳，道：「稟門主，大隊賊人已開始攻山。」

烏半飛道：「知道了。」接着向鐵山拱手一禮道：「犬子不善言詞，鐵大俠千萬不要介意，還望一本初衷，老朽感激不盡。」

鐵山淡淡一笑道：「咱們風雨同舟，烏門主不必客氣，請。」

他們奔到門前，只見一片黑雲舖天蓋地而來，正是都木塔的黑騎士及無敵殺手，人數之衆，果然不下五百。

這般哈薩克武士，一向橫行西北，凶狠殘暴，如果讓他們直搏山頭，錦衣門當眞要遭到滅門之禍了。

烏半飛父子，以及四大刀王、天山飄雲、瓦上飛霜等，全是經過若干次出生入死的搏殺，見識過多少險惡場面的人物。

可是他們沒有見識過這個……

千軍決陣，萬馬奔騰，鐵蹄敲擊地面，發出悶雷一般的巨响，此等威勢，眞箇是無與倫比，錦衣門豈能不爲之觳觫戰慄。

誰能阻止他們？除非是天象驟變，引發九天驚雷。

天象沒有變，只鐵山吹了一曲笛子。

其實他只是吹了幾個單調的音符。

但每一個音符都送入攻山者的耳鼓，它像疾雷貫耳，使人血脈賁張，心神皆顫，結果是人仰馬翻，亂成一片，攻山的行動自然徹底的失敗了。

這是一項叫人無法想像的奇蹟，錦衣門下怎能不目瞪口呆。良久，烏秋娘幽幽一嘆道：「爹，賊人全部退走了。」

烏半飛道：「是的，鐵大俠也走了，咱們失去了一位友人。」

烏秋娘道：「爹……」

烏半飛道：「甚麼事？妳說。」

烏秋娘道：「本門雖是以名門正派自居，但私心太重，而且缺少一個誠字。」

「唉……」烏半飛父子同時嘆息一聲，也深深的歉疚與自責。

烏秋娘道：「爹，女兒也要走了。」

烏半飛愕然道：「妳要去那裡？」

烏秋娘道：「女兒聽鐵大俠的丫頭紅榴說，他們準備成立玉笛幇，正在招攬人手，女兒要去幇他。」

烏半飛道：「好吧，鐵大俠如果有甚麼需要，只要咱們帮得上的，妳派人來告訴爹。」

烏秋娘道：「謝謝爹，女兒就此拜別。」

* * *

蕪湖，港埠良好，商業繁榮。

他們於未初到達，午餐之後投宿於新關附近的望江客棧。在這裡可以看到江流帆影，與瑰麗的山河，遙望孫夫人祠，對這位爲政治而犧牲的女性，難免令人興起「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的感嘆。

正當他們流覽風景之際，店小二過來招呼道：「客官，有人送來一封書信，是給鐵公子的。」

梨花接過書信道：「送信的人呢？」

店小二道：「走了。」

梨花賞了店小二一錠銀子，然後將書信呈給鐵山，道：「是店小二送來的，公子請瞧。」

鐵山折開書信，目光落在信箋上，不禁神色一呆。

孫釆蓉見狀詢問道：「怎麼啦，大哥，有甚麼不妥麼？」

鐵山將信箋交給孫釆蓉道：「妳瞧。」

孫釆蓉一瞧信箋，目光竟然被它緊緊的吸着。

信上是這樣寫的：「姓鐵的，你兆不早的，本完二西，布王你甲獨大斤山，否你回回的。」

鐵山道：「妳看這像不像天書？」

孫釆蓉道：「你看不懂？」

鐵山道：「是有些不懂。」

孫釆蓉道：「梨花，妳去問店小二，此地有沒有一座大斤山。」

梨花應聲前往，很快就回來稟報道：「小姐，店小二說在本城東南十六里，有一座大荊山，那裡景物如畫，是當地著名的名勝之一，相傳春秋時代卞和氏得玉於此，也就是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和氏璧。」

孫釆蓉道：「我明白了，大哥，我唸給你聽。」她接着唸道：「姓鐵的，你逃不掉的，本晚二更，希望你單獨來大荊山，否則你會後悔的。」

鐵山道：「正是這樣，妹子，妳眞聰明。」

孫釆蓉撇撇嘴道：「少來，她是誰？」

鐵山道：「這個……我想是一個仇家吧。」

孫釆蓉道：「大哥，你不老實，分明是寃家，你偏偏說是仇家，告訴我她究竟是誰？」

鐵山道：「我不敢確定她是誰，不過如果妳猜得不錯，這又是一樁痲煩。」

他們沒有指出來信者是誰，但心裏全都有數，因爲鐵山曾經在新疆參加過比武招親，而黑騎士與無敵殺手又來到中原，由此可見來信者必然是玉瑪姑娘了。

鐵山一生行仁守義，除了對付不法之徒，他可以說俯仰無愧，惟一讓他感到內疚的是對玉瑪姑娘。

雖然她不是甚麼好女人，早已有了入幕之賓，比武招親是別有用心，那只是替鐵山掘下的一個陷阱。

不過她當衆接受了他，天下武林都知道玉瑪是他的妻子。如今棄她如敝屣，他就難免要蒙受薄倖之名了。

孫釆蓉哼了一聲道：「你怕甚麼？天下人都知道那次比武招親，只是一個騙局，玉瑪厚顏無恥，她還有臉來找你。」

鐵山道：「我想她是要報復吧，我不要她，畢竟是丟臉的。」

孫釆蓉道：「你不要去赴約，好麼？」

鐵山道：「既然有事發生，總要作一個了斷，我還想知道她憑甚麼要脅我。」

孫釆蓉幽幽道：「看來我是無法勸阻你了，如若她使出女人的三寶（一哭二鬧三上吊。），你怎樣處理？」

鐵山道：「這個……」

豆蔻哼了一聲道：「小姐，咱們一起去，她如果不要臉，咱們就廢了她。」

鐵山道：「這不好吧，她是約我單獨前去。」

豆蔻道：「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要單獨約會？哼，咱們偏不叫她如願。」

豆蔻爽朗明快，有時也會十分固執，她要跟去除非孫釆蓉不許，別人很難阻止得了，現在她們主婢同心，鐵山就只有遞降表了。

略作遲疑，鐵山終於答允了，不過他要孫釆蓉主婢只能藏身暗處，非必要不能露面。

二更，鐵山準時到達大荊山。

此時明月在天，長空如洗，晚風輕拂桃林，帶來一陣醉人的馨香，置身良夜美景中的鐵山，心胸不禁爲之一暢。

及擧目向前一瞧，他有點迷惑了，適才那陣醉人的馨香，究竟是發自人體還是桃花？

因爲那桃林之前，正立着一名佳人，貌比花嬌，豔麗無比。

莫非她就是縱橫西北的玉瑪？不錯，正是她，而且花容月貌，美豔更甚往昔。

鐵山立身於她丈外之處，雙拳一抱道：「姑娘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玉瑪黛眉一挑道：「姓鐵的，今天你要把話說個清楚，否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鐵山道：「有這麼嚴重麼？妳要我說甚麼？」

玉瑪哼了一聲道：「還跟我裝傻，難道你不明白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你登台比武勝了我，你却棄我於不顧，還接二連三的一弄就是幾個女人，你說我究竟是不是你的妻子？」

鐵山道：「我正要問妳，妳爲甚麼要騙我，是誰支使妳這麼作的？」

玉瑪一怔道：「我騙你，我騙你甚麼了？」

鐵山一吁道：「姑娘，有些話是不需要說的，說了反而會傷感情。」

玉瑪尖聲道：「不，我要你說。」

鐵山道：「這個……好吧。」一頓接道：「妳既然已經有了男人，爲甚麼還要比武招親？」

這是直言說出私隱，當面揭開瘡疤，玉瑪縱然不惱羞成怒，也會面現愧色的。

誰知她却神色坦然的道：「在我沒有出嫁之前，有一個男人平常



得很，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再說咱們名份定了之後，我並沒有對不起你，你爲甚麼要這麼說？」

這兩人的交談，當然都被隱藏暗處的孫釆蓉主婢聽去，豆蔻忍不住道：「小姐，這女人好不要臉，讓我給她一點教訓。」

孫釆蓉道：「不，這不能怪她，哈薩克人跟咱們的道德標準不同，她能在比武招親之後嚴守婦道，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豆蔻道：「咱們沒有跟她在一起，怎能知道她有沒有嚴守婦道？」

孫釆蓉道：「我從她寫的那封信上，知道她是愛大哥的。」

豆蔻哼了一聲，似乎不大明瞭，此時玉瑪已經跟鐵山打了起來，她們目注神專，孫釆蓉道自然無暇解釋了。

玉瑪此時所用的兵刃是八尺長鞭，一鞭揮去，風雷俱動，功力之深與她的往日相較不知高明若干倍，顯然，這位玉瑪姑娘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當然，就算她功力再高一點，也不可能傷到鐵山，她可是恨極了這個男人，長鞭以急風暴雨之勢，直抽橫掃，似乎非將他一鞭震碎不可。

鐵山心存歉疚，因而不想還手，只是以巧妙的身法，在鞭影之中穿梭遊走。

一晃接近百招，此等情形還在繼續上演，他們不覺得累，旁觀者可就沉不住氣了。

「哼，公子也眞是的，人家想要他的老命，他還在憐香惜玉，舊情難忘，沒出息。」說話的是豆蔻，她見鐵山不肯還手，感到氣憤不已。

紅榴道：「公子憐香惜玉，咱們可不信邪，怎麼，妳去還是我去？」

豆蔻道：「妳去吧，給她一下狠的，但不要傷她，免得公子心疼。」

孫釆蓉噗嗤一笑，並未阻止紅榴出手，因爲鐵山被玉瑪纏着終非了局。

紅榴出去了，她展開潛形身法，快得就像一陣風，玉瑪只是感到手中一緊，長鞭業已被奪出手去，同時左肩一陣劇痛，一股剛猛無比的力道，將她震得倒退三步，她連人影都未看到，就莫名其妙的敗下陣來。

這當然不是鐵山出的手，他的身旁却立着一名把玩長鞭的青衣女郎。

玉瑪怒叱道：「鐵山！你爲甚麼帶人來暗算我？」

紅榴不屑的道：「別不要臉，玉瑪，憑妳那點功夫也值得暗算，囉，長鞭給妳，咱們再來，我包管一招之中就叫妳丟盔棄甲，妳信是不信？」

玉瑪一跺脚道：「姓鐵的，你記着，只要玉瑪還有三寸氣在，咱們就沒完沒了。」語音甫落，彈身倒竄，一閃之間，便已消失於黑夜之中了。

她走了，鐵山却神情落寞的長長一嘆。

豆蔻道：「小姐，妳看嘛，公子這是……咳，叫人怎麼說呢？」

孫釆蓉道：「甚麼都不必說了，咱們回去。」

他們走了，却留下一個悲傷欲絕的女人。

那是十丈外一處不太陡峭的山壁之下，隱隱傳出啜泣之聲，她是玉瑪，一個愛人而不被人愛的女人。

「哼……」

這一聲令人頭皮發炸的冷哼，來得如此的突然，玉瑪聞聲一呆，啜泣自然同時停止。

「是誰？」

「是我。」

一名白衣蒙面人由山壁的一側轉出，雙目冷焰如箭，在玉瑪的嬌靨上一瞥，道：「妳哭甚麼？」

玉瑪撇撇嘴道：「我高興，你管得着麼？」

白衣蒙面人道：「如果我管得着呢？」

玉瑪冷冷道：「姑奶奶就給你一點教訓。」

白衣蒙面人道：「很好，妳出招吧。」

玉瑪不再說甚麼，振腕之間業已抽出五鞭，鞭梢撕破長空，發出扣人心弦的怪响，鞭影像魚網一般，罩向白衣蒙面人每一個部位。

她在拚命，適才受的窩囊氣一古腦發洩到白衣蒙面人身上去了。

她的功力原本不弱，再經名師傳授，習得一種「瘋神」鞭法，此時她一身修爲，已經具有超越一流高手的水準，紅榴如非使用潛形身法，要勝她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白衣蒙面人想不到她的鞭法如此凌厲，他雖是撤出長劍應戰，却已落了下風。

只見嬌叱連連，鞭影如山，强悍的鞭風震得白衣蒙面人的衣衫像要裂體欲飛，使他像狂濤巨浪中的遇難者，在死亡綫上作無助的掙扎。

終於嘶的一聲，蒙面人的面巾被長鞭掃落，左臉血肉模糊，幾乎撕開他的面頰。

一聲慘叫，白衣人暴退五尺，他擲掉手中的長劍由懷中取出一面鬼頭銅牌，道：「賤人，妳敢犯上！本使者要妳死。」

當他亮出鬼頭銅牌的同時，左

袖一甩，三隻淬毒鋼羽已激射而去。

此人的行為十分陰險，先以鬼頭銅牌使對方分神，然後射出他的獨門暗器，在此等情形之下，玉瑪就難逃此一刦數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縷青光忽然自天外飛來，慘叫與悶哼之聲同時响起，兩條人影接着仆倒下去。

這是一名身材瘦長，神情冷漠的青衣中年大漢，他遙遙推出兩掌，一掌震飛白衣人，另一掌則擊向三枚淬毒羽箭，白衣人遭了慘報，擊向羽箭的掌力却有了偏差。也許由於距離過遠，掌力震飛了兩隻，另一隻却成了漏網之魚。

這隻漏網的淬毒鋼羽竟然射中了玉瑪的右胸，也因而改變了她此後一生的命運。

* * *

這是一棟廢棄的破屋，在荒堙蔓草，斷瓦殘垣之中，還有一間可以聊避風雨的廂房聳立着。

陽光由破隙之處投入，照射着一名臉色冷酷的青衣男子。他兀立於破窗之前，瞧着婆娑的樹影發怔，有時向牆角投下一瞥，臉上的肌肉會輕微的一陣抖動。

原來牆角睡着一個女人，雲鬢花顏，朱唇皓齒，臉色雖是略顯蒼白，仍無損於她的美麗。

青衣人不言不動，一站就是兩個時辰。最後他像風一般捲向牆角，因為那位睡着的女人醒來了。

「啊，我為甚麼會睡在這裡？」

「姑娘受了傷，為了就近治療，才借用這間破屋。」

「是你救了我？」

「在下適逢其會，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受傷的女人沒有感謝青衣人救命之恩，忽然面色一變，聲色俱厲的叱喝道：「你為甚麼要這樣……」

怎麼，莫非青衣人不該救她，還是她不想活了？

不，是她發覺身無寸縷，而且某些地方有了異狀。

於是她含着淚水，疾言厲色的怒叱道：「你既然救我，為甚麼又玷辱我？」

青衣人道：「妳太迷人了，玉瑪，我……實在控制不住。」

敢情這位受傷的女人是玉瑪，她被白衣蒙面人的淬毒暗箭所傷，是青衣人將她救來此地的。

青衣人治好了她的毒傷，却為德不卒，在她昏迷未醒之際，佔了她的便宜。

玉瑪此時混身乏力，無法與他拚命，她却傷心的哭了起來。

「畜牲！莫非你不知道我是有夫之婦？」

「不，玉瑪，妳沒有丈夫，妳是名花無主。」

「哼，咱們比武招親，天下皆知，你太孤陋寡聞了。」

「別自欺了，玉瑪，比武招親已成過去，人家姓鐵的並不承認，適才他三夫人的丫頭侮辱妳，妳難道還不明白？」

「這個……」

「聽我說，玉瑪，我是眞心愛妳的，從天山跟到中原，我沒有一天離開過妳，讓咱們在一起吧，我不會虧待妳的。」

「你是誰？」

「如果妳決心跟我，我當然會告訴妳我是誰，否則我不便說。」

「好，你跟我回新疆。」

「不，玉瑪，邊塞發展有限，跟我去京師吧，在那兒咱們才能一展抱負。」

「唉，看來只好聽你的了。」

* * *

鐵山回到天津藥材行了，家人無恙，兒子小雄乖巧可愛，心中自有一種踏實的感覺，雖然江湖動亂未已，他也只好以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心情，來擁抱這家庭的溫馨。

對包蓮兒，小別勝新婚嘛，但在一陣激情之後，他們的話題還是扯上了江湖。

「大哥，蕭伯母為甚麼不講理，硬是留下流香妹子，活生生的拆散咱們。」

「這個，咳，對咱們是殘忍了一點，但流香是冰簞門的惟一繼承人，這也怪她不得。」

「聽紅榴說你要創立玉笛帮，可是眞的？」

「我是有這個打算，因為羌笛怨是一個勢力龐大的組合，不如此將無力與它對抗。」

「可是那要不少的金錢與人力，咱們很難籌措。」

「財源不成問題，采蓉的藥材行遍佈全國，隨時可以支援，至於人力麼，我在途中已收下一仙五鬼，加上咱們現有的人力，創派初期應該夠了，兵在精不在多，我有一鳴驚人的自信。」

「一仙五鬼是甚麼人？」

「一仙是魔界雙仙之一的李取姒，江湖上稱她李去死，咱們叫她白髮婆婆。」

「啊，大哥，魔界雙仙可是神仙般的人物，你怎能遇到她，她又怎肯屈身於玉笛帮？」

「這只是一個巧遇，也是一種緣份，當她答允加入玉笛帮的時候，我只知道她功力極高，後來聽到她要找老頑童，及吩咐五鬼加入本帮，我才悟出她就是魔界雙仙之一。」

「那五鬼呢？莫非就是傳說中的窮、賭、酒、色、餓？」

「不錯，正是他們。」



「雙仙五鬼，有一個就足以震懾江湖，既有一仙五鬼投効，玉笛帮焉能不一鳴驚人。不過，大哥，這般人都來自魔道，你不怕有損你一世英名？」

「這倒不必担憂，咱們只要能夠剷除羌笛怨，作幾件有益人羣之事，江湖上對雙仙五鬼的看法會改觀的，哦，我離開之後，京師有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只有兩件小事，一是秋大俠傷愈離開後，就再也沒有來過，二是咱們這間藥材行有人義務看更，一前一後，風雨不歇。」

「有這種事，可曾查過他們是何方高人？」

「沒有，我想等你回來再研究，所以不願打草驚蛇。」

「這般人現在還在？」

「當然在，就快有人來換班了。」

「好，妳去叫紅榴豆蔻起來。」

「你想收拾他們？」

「不，只是跟踪，對敵人，咱們必須先作瞭解。」

以紅榴豆蔻的武功，跟踪敵人自是輕而易舉，但結果却大出鐵山的意料之外。

敢情這兩名監視者進了睿郡王府，紅榴豆蔻不敢擅自行動，只得回來向鐵山報告。

這的確是一個意外，但鐵山並不太過驚訝，他懷疑睿郡王負有特殊任務，掌握朝廷高度機密的另一種權力。他可以監視任何人，天津藥材行被監視，就算不得怎樣出奇了。

不過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那御賜「如朕親臨」金牌，業已失去權威，並有被追回的可能，接踵而來的將是可怕的迫害和毀滅。

包蓮兒也想到這項可能的後果，因而提議道：「大哥，咱們離開京師……」

鐵山道：「咱們不能離開。」

包蓮兒道：「為甚麼？」

鐵山道：「咱們的問題發生在京師，應該就近設法解決。如果離開此地，就會永遠背着這副枷鎖，縱然天涯亡命，也未必能夠免禍。」

包蓮兒道：「咱們如是不走，讓監視者發現白髮婆婆及五鬼，可能又是一樁麻煩。」

鐵山道：「我知道，明天派人到各路口守候，叫白髮婆婆不要來咱們這裡，詳細情形待明早與采蓉一起研究。」

翌晨他們夫婦三人共進早餐之際，孫采蓉道：「大哥，睿郡王在懷疑咱們，你看該怎麼辦？」

鐵山道：「睿郡王不明是非，咱們必須要他明白，然後才能化阻力為助力，這需要一點耐心……」

孫采蓉道：「睿郡王能夠掌握朝廷的秘密權力，必然深獲皇上的信賴，一般王公大臣，對江湖草莽，多半存有歧見，再有人蓄意中傷，咱們就變作問題人物了，今後任何言行，咱們都不能大意。」

鐵山同意孫采蓉的見解，隨即作了以下幾項安排。

南鑼鼓巷西面的黑芝麻胡同，有一棟深宅大院，是郭雨亭的產業，這棟房子只放了一點藥材，派人收拾一下，就可以安置一仙五鬼了。

另由孫采蓉率領梨花、紅榴、豆蔻，對監視者反監控，並由郭雨亭聯絡丐帮的朋友協助，務期對睿郡王府作徹底的瞭解。

帽客籥客負責偵察京師武林人物的動向，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不能疏忽，以便掌握全盤態勢。

除了以上三項，最後一點是增強實力，他們人手不多，處境又頗為險惡，加强每一個人的功力，自然是刻不容緩了。

所有的人手，包括郭雨亭師徒，全部傳授兜天寶瑑副笈，包蓮兒及孫采蓉並研習兜天寶瑑，使她們的武功達到超越凡俗的境界。

十天之後，白髮婆婆及窮、賭、酒、色、餓五鬼均已到達，由郭雨亭將他們領到黑芝麻胡同歇息，並派人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當日鐵山與包蓮兒就跟他們共進晚餐。

雙拳一抱，鐵山向一仙五鬼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各位前輩辛苦了，這兒還住得慣麼？如果有甚麼不妥之處，請盡管說。」

白髮婆婆道：「這兒很好，帮主勿須客套，華山的事已經辦妥，該派掌門羅塞要老婆子代他叩謝帮主，華山派今後惟帮主馬首是瞻，只要用得到他們萬死不辭。」

鐵山微微一笑道：「羅掌門太客氣了，其實這全是前輩的功勞。」

白髮婆婆道：「好說，哦，帮主，聽說有人想對咱們不利？」

鐵山道：「是睿郡王，他派人日夜監視天津藥材行，我讓幾位前輩住在此地，實在是情非得已。」

白髮婆婆愕然道：「睿郡王？他這是甚麼意思？」

鐵山道：「也許有人在他那裡造謠中傷吧，所以他想抓到我的把柄。」

白髮婆婆道：「咱們並未犯法，有甚麼把柄好抓的？就算鬧翻了京師，他又能將咱們怎樣？」

鐵山道：「睿郡王很得皇上的信任，還可能掌握朝廷的秘密武力，此人權傾朝野，咱們要小心應付。」

白髮婆婆道：「甚麼秘密武力值得帮主如此重視？」（未完・八）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應鐵拐仙邀請，趕赴磨盤州，路過辰州被九幽教主和言家苦主糾纏，才知道有人假冒自己，以姦殺婦女，枉殺武林同道，經過解釋，並表示願意協助尋找兇徒，以表清白。九幽教主勸梅投效九幽教不果，便再派九幽門的十大游魂中三人攔截梅等人，參加攔截的還有九幽三靈。梅以「阿耨神劍」力敵衆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神劍金釵

## 梅公子中寶香毒　惡秀才用截脈法

三條鬼影瞬息不見。

梅三公子回頭一瞧，那無臂天王李殘和九幽三靈，也不知何時，已走得無影無蹤。

掌下拍開上官燕穴道，小姑娘睜開眼睛，咦了一聲，方想說話。

只聽琴兒笑着指了指屋面上躺着的矮胖黑衣人，問道：「公子爺，這妖人如何處理？」

「啊！梅哥哥，我們還捉了一個九幽妖人？」

上官燕高興得跳了起來，往黑衣人臉上望去，忽然驚呼道：「是和尚！是一個和尚，梅哥哥，對了，他……他叫燈心和尚！」

梅三公子會聽崔敏說過，知道燈心和尚被勾魂使者所迷，還和武當三劍作了一場迷魂之戰，這就點頭道：「他被我點了穴道！」

說着俯下身去，一掌把他穴道拍開！

燈心和尚一個翻身，從屋面上躍起，目光呆滯，望着梅三公子。

驀地從喉間一聲低吼，砰地一掌，對準梅三公子胸口劈來。

梅三公子冷不及防，差點眞被他擊中，急忙之中，向側一閃。

那知燈心和尚跨上一步，第二掌又已劈到！

梅三公子瞧着他這份情形，心中忽然想起對方迷失常性，自己怎地忘了，趕緊一個旋身，又點了他的睡穴。

旅店中的人，雖然聽到屋面人聲呼叱，金鐵交鳴，但這是江湖上的仇殺勾當，有誰敢伸出頭來望上一眼？

人聲突趨沉寂，梅三公子早已帶了上官小妹、琴劍兩小和燈心和尚，翩然返入客店。

後院，是梅三公子包下來的，沒有別的旅客，劍兒掌好了燈，琴兒連忙替公子爺和上官姑娘倒了兩杯熱茶，在一旁伺候。

梅三公子方才心急趕路，擊退九幽妖人，倒也不覺得什麼；但這一坐下之後，忽然覺得一陣目眩頭暈，身子不禁微微晃動了一下。

這一下雖然極爲輕微，但坐在一邊的上官小姑娘可瞧得十分清楚，梅哥哥身懷上乘武功，那會無緣無故的搖晃。

心中一驚，失聲問道：「梅哥哥，你怎麼啦，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她一雙俏目緊緊地望着梅哥哥冠玉似的臉上，露出無限關切。

梅三公子淡淡一笑，道：「沒什麼，我是誤中了九幽妖人的『森羅寶香』！」

「啊！那怎麼辦？」

上官燕驚得一顆心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琴劍兩小也睜大眼，臉露憂急。



說着嗆的從身邊抽出長劍，嫣嫣婷婷走近房門，回頭又道：「梅哥哥，我守在這裏，不讓什麼人進來就是。」

琴兒、劍兒也立時掣出短劍，道：「姑娘留在這裏，小的兩人到房上去！」

梅三公子等三人走後，他因燈心和尚中了「九幽迷魂」，只有自己旃檀禪功能解。

當下立即把他身體扶起，倚牆坐定，自己就在他對面盤膝坐下，瞑目垂臉，參起禪來。

不多一會，一點心燈，漸漸由靈台燃起，當眞像老僧入定，不著諸相！

上官燕小姑娘在六紹山三個月當中，得到紅燈夫人和孫存仁的指點，武功可大非昔比。

此時仗劍當門，凝神而立，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聽到屋面上一聲低叱，由遠而近。

小姑娘心中一驚，趕緊擧目望去，只見四條人影倏然落地。

前面兩人，一個是眇了一目的駝背老頭，左邊臉頰上疤痕纍纍，生相獰惡。

另一個是四十開外，一臉陰氣的中年文士。

這兩人身子剛剛落地，後面兩條矯捷小身形也跟着飛落，兩柄銀光燦爛的短劍一擺，攔在兩人面前，那是琴劍兩小。

只聽琴兒低聲叱道：「兩位夤夜闖入客店，意欲何爲？」

中年文士瞥了兩小一眼，陰惻惻的笑道：「嘿嘿！娃兒，你們有多少道行，敢在公孫先生面前放肆？」

上官燕瞧清兩人面貌，心中一喜，連忙喊道：「琴兒劍兒不得無禮，都是自己人！」

一面又向兩人道：「金伯伯，公孫叔叔，你們也來啦，紅燈姐姐呢？」

琴劍兩人給上官燕一叫，立即收住劍勢，心中却有些不解，這兩個人生相陰險，決非善類，上官姑娘怎會說是自己人？

原來這兩人正是玄女教的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

他們發現了小姑娘，似乎微露驚訝異，金老二嘿了聲，笑道：「我道是誰，上官姑娘，你們還在湘西？副教主先走一步，咱們隨後趕來的。唔！梅三公子呢？」

上官燕因在玄女教住了三個月，大家相處得極好，她也跟着六紹三嬌叫金伯伯、公孫叔叔，早已把他們當作了自己人，這時聞言笑道：「啊！你們還不知道呢，這一路，就碰上了九幽妖人，梅哥哥這時正在房中運功療毒。」

陰世秀才公孫慶突然眼睛一亮，陰惻惻的問道：「他受了傷？」

上官燕搖頭道：「沒有，梅哥哥說是誤中了什麼『森羅寶香』！」

「森羅寶香？」金老二從沒聽見過森羅寶香這個名稱，重複了一句。

陰世秀才公孫慶却迫不及待的道：「他人在那裏，快引我們進去瞧瞧！」

上官燕還道他關心梅哥哥，連忙說道：「啊！不！梅哥哥正在運功，他說過不能讓人進去驚擾他的。」

公孫慶獰笑道：「我們不驚動他就是！」

說著身形一閃，業已推門而入，金老二也緊接著跟了進去。

上官燕無可奈何的隨在兩人身後，走進房中。

梅三公子瞑目垂臉，盤膝而坐，有若老僧入定，對三人走入，好像渾然未覺，這自然是靜參旃檀禪功的緊要關頭。

陰世秀才公孫慶白慘慘的臉上，露出一絲陰笑，他知道武林中人不管以內功自療，或替人療傷，在這過程中，如果有人稍微碰他一下，內聚金丹，受了外來影響，眞氣岔散，最易受制，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禁受不起。

心中一喜，便緩緩的往梅三公子身邊走去。

上官燕小姑娘雖然江湖閱歷不夠，但這時瞧到公孫慶眼睛連轉，兇光外射，一步步向梅哥哥走去，登時心頭一懍，急叫道：「公孫叔叔，你……」

「嘿！小姑娘，你別嚷，我是幫他運氣！」

公孫慶「氣」字還沒出口，掌出如風，業已拍中梅三公子後心！

「公孫慶你敢對梅哥哥暗下毒手？」

上官姑娘叱聲中，長劍一揮，正待往公孫慶撲去。

門外琴劍兩小也聽到小姑娘的急叫，仗劍闖入！

「桀桀桀！」陰世秀才公孫慶一手緊抵着梅三公子後心，陰惻惻的說道：「你們敢過來，我就先震斷他的心脈！」

上官燕深悔自己引狼入室，此時梅哥哥身落心毒手辣的陰世秀才公孫慶手中，他說得出，做得到，不由一陣心驚肉跳，慌亂得沒了主張。

琴劍兩小手中緊握着短劍，更是咬牙切齒，目中冒火，但急有什麼用？投鼠忌器，有力也沒處使。

金老二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好像對這件突發之事，漠不關心。

大家僵持了一陣，還是琴兒喝道：「公孫慶，你偷襲我家公子，意欲爲何？」

上官燕也道：「你快把梅哥哥放開！」

陰世秀才公孫慶陰嘿一聲，果然鬆開右手，徐徐的道：「你們只要說出青蓮經和天蜂琥珀、阿耨神劍放在何處？自可饒他不死。」

琴劍兩小一見公孫慶抵在公子後心的右手，業已鬆開，趁他說話之際，兩人同一心理，這機會豈有放過。

刷！兩條人影，快如掣電，劍光閃爍，同時向公孫慶身前撲到。

陰世秀才公孫慶沒想到這兩個書僮，身手會有如此快法，人到劍到，居然使得自己措手不及，趕緊吸氣後退！

那知兩小救主心切，公孫慶堪堪後退，兩柄短劍已像風捲殘雲，再次攻到身前。

公孫慶只是嘿嘿冷笑，並未還手。

上官燕一見兩小發動攻勢，已把陰世秀才公孫慶逼退，慌忙足尖一點，閃近梅三公子榻前，橫劍而立！

「哈哈！你們還不住手，難道不管姓梅的死活了？」

金老二負手而立，此時突然打了個哈哈，出語驚人。

上官燕凝神戒備，擋在梅哥哥身前，問道：「你說什麼？」

金老二詭笑道：「老夫問你們是不是置姓梅的死活於不顧？」

上官燕回頭瞧了梅三公子一眼，道：「梅哥哥怎麼了？」

金老二若無其事的道：「姓梅的被公孫老弟用五陰手留下記號，如果你們妄想逞能，再過一時半刻，嘿嘿！」

要知五陰手乃是一種邪門陰功，一經擊中人身，閉氣截脈，知覺頓失，不出一個時辰，肝腸寸斷五臟齊裂，歹毒無比。

上官燕曾聽梅哥哥說過，前次泰山一鷹視鷹揚，就是被五陰截脈手所傷，幸虧梅哥哥用本身眞氣，替他打通十二經絡，才獲救治。

這時一聽梅哥哥是被陰世秀才公孫慶用五陰手閉住脈穴，不由心頭大急，顫聲向公孫慶道：「你……」

公孫慶陰笑道：「不錯！區區言出如山，只要你們遵我吩咐，五陰截脈……」

「啊！」

坐在榻上的燈心和尚忽然「啊」了一聲，睜開眼來。

原來他只是被九幽門的「九幽迷魂」迷失本性，方才經梅三公子旃檀禪功透體而過，「九幽迷魂」失去功用，自然慢慢醒轉。

這時他瞧着自己對面盤膝趺坐的梅三公子，又瞧瞧自己，心中似有所悟，驀地躍下榻來，目光一瞥，早已瞧清房內情形。

燈心和尚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這情形焉有瞧不出來的？

「阿彌陀佛，金檀越，公孫檀越全在這裏，可容貧衲作個調人？」

燈心和尚的突然醒來，當眞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金老二皺了皺眉，還未答話。

陰世秀才公孫慶早已冷冷的道：「大師父還是少問爲妙。」

燈心和尚打了個哈哈道：「阿彌陀佛，貧衲出家之人，問問又有甚不可？」

公孫慶不耐的道：「姓梅的救了你一命，你要報答他是不是？這也容易，只要你能替他解開五陰截脈，區區就立時退出。」

燈心和尚迷失本性以後的事，恍如一場春夢，無法記憶。

但他可以推測到從梅三公子和自己相對而坐，不外是替自己療傷。

此時再由陰世秀才公孫慶口中加以證實，而且以梅三公子的武功，就是合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兩人之力，他決非對方對手。

那麼梅三公子受制於人，定是替自己療傷之時，才爲人所乘，此事自己又豈能袖手不管？

什麼？五陰截脈，梅三公子是中了他的五陰手？

這……

燈心和尚不禁回頭向梅三公子瞧去，自己爲了貪得兩件武林異寶，追蹤梅三公子，不料自己反是被他所救，他更因救自己而受制於人，而且中的是江湖上最歹毒的五陰手。

他想到這裏，心中不期生出一陣內疚。

那知目光掠過梅三公子臉上，他心下又閃起一絲驚訝，繼而呵呵大笑道：「阿彌陀佛，我佛有靈，公孫施主此言，說了算不算數？」

公孫慶冷嘿道：「聽大師父的口氣，倒像眞能治療五陰截脈似的，可惜爲時已經晚了一些。」

燈心和尚依然嘻嘻笑道：「不錯！貧衲對五陰手自信還有治療之方，爲時已晚，倒不勞公孫施主躭心。」

五陰截脈乃是玄女教獨門手法，普天之下，無人能解，此時聽燈心和尚說得挺有把握，心中也不由犯起疑來。

陡的目射兇光，厲聲喝道：「賊禿，你少說風涼話，公孫先生試試你有多少道行！」

說完，揮起一掌，向燈心和尚迎面劈出。

燈心和尚自然知道對方心意，五陰截脈點中重穴，不能超過一個時辰，他是怕自己眞能解開五陰手



，才突起發難，藉此拖延時間。

心中一陣冷笑，也早已蓄勢待敵。

左掌「排風蕩雲」，架住陰世秀才公孫慶攻勢，右手一招「獨劈華山」直打前胸。

陰世秀才公孫慶讓開攻勢，拳掌齊出，一連三招，疾攻而出。

燈心和尚五台高手，雖覺公孫慶每一掌都帶着强勁潛力，但也並不在意，揮掌飛袖，全力迎擊。

兩人交手，五六個照面之後，已是掌風拳影，難分敵我。

房中地方雖然尚覺寬大，此時也風聲颯颯，四週激蕩。

上官燕和琴劍兩小眼看燈心和尚已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動上了手，他們因金老二還陰沉的站在一邊，只得緩緩的退回床邊。

梅三公子仍然僵坐床上，一動不動。

正在此時，客店房上，忽然又來了兩批夜行人！

一批是從西南飛來，在屋面上點水掠波，身法輕靈。

另一批是從近處現身，黑影幢幢，狀若幽靈！

從西南方飛掠來的，一共是三個人，這是三個身材苗條，背負長劍的絕色少女。

當中一個年約二十三四，身穿紅色勁裝，臉若嚴霜，看上去冷漠．高傲，簡直像冰凍美人，令人不寒而慄。

在她左邊一個，年才二十出頭，體態輕盈，美目流盼，身上却是苗人裝束。

右邊一個，那只有十七八歲，緊身玄衣，頭挽雙髻，明艷之中，却有着一股淡淡哀怨。

當她們掠近上房，剛要向院落中縱落之際，正好另一批人也忽然現身！

這一批人，一共也是三個。

但他們却是一式的頭蒙黑布，身穿黑袍，右手舉着一面「拘魂牌」，一聲不響地攔住去路。

紅衣女郎驀地柳眉一豎，嬌聲叱道：「不長眼睛的東西，敢擋姑娘們去路，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嘿嘿！」三個黑衣人身材高大，但發音却十分低沉。

這一聲冷笑，不知從那一個發出，聽得會使人毛骨悚然！

站在紅衣女郎左邊那個苗裝少女，此時忍不住道：「大師姐，這種不人不鬼的東西，妳理他作甚，把他們打發了就是！」

中間一個黑衣人忽然一聲陰森冷笑。

「小妞兒，你們眞不知天高地厚，今晚要不是太爺們另有要事，九幽門下，見者喪生，那有妳們的活路。」

九幽門！三個姑娘聽得徒然一震，自己會在這裏遇上九幽門的人。

紅衣女郎依然臉若寒霜，朱唇一撇，冷冷的道：「九幽門可唬不倒六紹三嬌。」

「嘿嘿！玄女教也唬不倒九幽門的三大游魂。」

那苗裝少女，正是飄渺仙子聶玉嬌，她瞧了大師姐紅衣羅刹賀龍珠一眼，突然叱道：「你們擋住姑娘去路，要待怎的？」

「請妳們回去。」

「姑娘非過去不可呢？」

「妳們試試！」

「狂徒看劍！」

紅衣羅刹賀龍珠，六紹三嬌之首，武功已得教主九天魔女眞傳，平日心狠手辣，那有把區區三個九幽門人放在眼內？

她趁師妹飄渺仙子聶玉嬌答話之時，早已暗起殺機，此時驀地一聲嬌叱，玉手揮處，一道青虹，閃電般往中間那個黑衣人飛出！

出手之快，簡直連她如何拔劍，都沒看清！

中間那個黑衣人似乎不防紅衣羅刹賀龍珠有此一着，突然從喉間嘿出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

身如鬼魅，不見他如何閃動，業已後退三尺。

賀龍珠一劍出手，那還容他後退，長劍疾翻，宛若波浪翻湧，一片光華，隨身疾捲過去！

在這同時，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嫺兩柄長劍也倏然出鞘，向另外兩個黑衣人同時撲去！

一時之間，但見黑影閃動，劍光盤空。

三塊拘魂鐵牌和三柄長劍不時發出一陣陣的金鐵交鳴之聲！

紅衣羅刹賀龍珠，身爲九天魔女首徒，當時歌樂山莊，名義上大莊主是獨臂天王李殘，二莊主是金老二，但實際負責的却是賀龍珠，李殘和金老二不過是奉命護佐爲的助手而已。

由這一點，就足見賀龍珠在玄女教的身份，當然也是她武功足以勝任，九天魔女才會派她主持。

這時她們拚鬥了十餘招之後，紅衣羅刹賀龍珠劍勢越來越顯威力，詭異辛辣，出手如風。

一圈圈的銀虹，奔雷掣電，漫天黑影，把黑衣人緊緊罩住。

黑衣人一塊拘魂鐵牌，雖然凌厲，但也無法扳回優勢。

九幽門下十大游魂最拿手的本領，當然是震懾江湖，使九大門派弟子半數以上，落入魔掌的「勾魂鬼眼」。

但這必須在一現身立即使出，使人防不勝防，此時動上了手，只好各憑眞實本領。

是以其實兩個黑衣人，情況也差不了多少，被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嫻兩柄長劍，逼得手忙脚亂。

「九幽門下也不過爾爾！」一片劍光之中，突然傳出賀龍珠冷漠的聲音。

精虹乍竄，一點劍影奇快無比的往黑衣人當胸中刺出。

這一招當眞電光石火，銳不可當！

黑衣人一聲厲吼，對紅衣羅刹賀龍珠當胸刺來之劍，僅僅稍側上身，避開要害。

「嘿」的一聲，右手疾掄，拘魂鐵牌打橫裏掃出，向賀龍珠纖腰擊去。

這當然是同歸於盡的打法，但就在此時，忽然聽到有人喝聲：

「快請住手！」

刷刷刷！四條黑影，同時躍落。

紅衣羅刹賀龍珠發劍得快，退得更快，紅影閃動，人已躍退了四五步。

在她本來發招避招之後，自然是倏退乍進，再下殺手，但這一聲大喝，聲音好熟。

她微一停步，只見離自己身邊不遠，此時忽然多出四個頭幪黑巾，身穿黑袍，九幽門裝束的人來！同時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黑衣人，肩上鮮血迸流，身軀搖晃，敢情方才一劍，對方還受創不輕！

自己二師妹、三師妹，這時也全停了手，九幽門的人突來後援，敵勢已盛。

賀龍珠心頭微楞，纖手一招，聶玉嬌和于文嫻同時向她身邊躍近。

「哈哈！大小姐妳怎地連老朽也不認識了，教主，副教主可好？」

那發話的，是一個兩袖下垂，高大身形之人，他身形微躬，狀極恭謹！

賀龍珠含煞雙目，微微一轉，突然驚詫的道：「啊！你是李叔叔！」

無臂天王李殘幪頭黑巾微微晃動，頷首笑道：「正是老朽！」

他話聲才落，另外三個黑衣人忽然身形閃動，一齊躬身說道：

「婢子敬候夫人金安。」

賀龍珠心頭又是一震，但臉上却絲毫不露，秀眉微軒，連忙含笑還禮，一面說道：「原來是三位姥姥，副教主正惦記着你們呢！」

「夫人恩德，婢子們沒齒不忘，不過昔日轎前四煞，今日已是九幽三靈……」

無臂天王李殘不等她們說完，突然乾咳了一聲，插口道：「三位小姐連袂東來，諒有非常之事？」

飄渺仙子聶玉嬌嬌笑了一聲，道：「那麼李叔叔和三位姥姥，在湘西客店上房現身，難道也有非常之事嗎？」

無臂天王李殘被她問得微微一頓，爽朗笑道：「如此說來，三位小姐也是爲了梅三公子而來？」

「梅三公子！」三小姐于文嫻芳心一動，陡然問道：「李叔叔，他在那裏？」

她語氣迫急，似乎還不知道梅三公子的下落。

無臂天王李殘一時却深悔失言。

「噫！妳們不是追踪他來的？他就住在這客店之中。」

于文嫻深知梅三公子內功精湛，別說自己幾人在屋面上打了半天，即使有人在房上經過，也瞞不過他的耳朶。

她心中懷疑，一雙清澈大眼緊盯着無臂天王李殘，問道：「李叔叔，你說他住在下面？」

「嘿嘿！一點不錯，他是中了九幽門的森羅寶香，十二個時辰，就得毒發身死。」

「啊！什……」于文嫻嬌軀微顫，心頭大急，她「麼」字還沒出口。

紅衣羅刹賀龍珠，自然知道小師妹的心意，但對面站着的無臂天王李殘，一身九幽裝束，已非歌樂山莊時的無臂天王李殘了。

江湖上謠風詭波，情勢既易，人心難測，趕緊暗暗扯了一下小師妹的衣襟，冷冷的道：「這倒好！愚姊妹銜命東來，也放不過他。」

江湖上只知梅三公子在六紹山連闖數關，幾十名高手悉傷劍下，後來獨敗九天魔女。

可不知玄女教主經旃檀禪功佛光照體，靈台清明，業已化敵爲友，是以此言由九天魔女嫡傳大弟子紅衣羅刹賀龍珠口中說出，自然可信。

那知賀龍珠話才出口，無臂天王李殘驀地縱聲大笑，然後徐徐的道：「大小姐明察，姓梅的得罪教主，自然死有餘辜，何況和老朽更有斷臂之仇。

「不過老朽目前身歸九幽，情非得已，此次實是奉教主之命，送解藥來的。」

他此話一出，可把六紹三嬌給弄糊塗了。

九幽門偸放「森羅寶香」，自然志在剷除强敵，那會等敵人中了劇毒，再送解藥之理？

于文嫻忽然眼睛一亮，喜形於色的道：「李叔叔，你原來是送解藥來的。」

無臂天王李殘獰笑一聲，依然向賀龍珠道：「老朽實言相告，九幽教主因和梅三公子有一月之約，在這期內，是給他仔細考慮的日子，但他身中森羅寶香，支持不過十二個時辰，才命老朽親送解藥前來。

「在這一月之內，雙方互不侵犯，是以老朽斗膽，想商請大小姐轉稟教主，能否給老朽一個面子，六紹過節，也請延遲一月，再作了斷如何？」

紅衣羅刹賀龍珠，不知九幽門賣的是什麼藥？不過聽他言詞閃爍，似乎其中另有文章。

她念頭閃過，忽然微微一哂，道：「愚姊妹此來，不過是奉師父之命，暗中監視罷了，些許小事，姪女自問還作得了主，李叔叔何用客氣？」

無臂天王李殘當然知道賀龍珠在玄女教的身份，既然答應，自可算數，心中一喜，不由呵呵笑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于文嫻忙道：「李叔叔，我們快進去瞧瞧咯！」

無臂天王李殘無可奈何的道：「那麼大小姐請！」

紅衣羅刹賀龍珠道：「李叔叔，你請先罷！」

無臂天王李殘雙袖微擺，向大家打了個手勢，身形不動，人已悄無聲息的向院中落去。

紅衣羅刹賀龍珠瞧在眼裏，心頭却大大一震，暗想李叔叔當日在玄女教中，已可算是少數高手之一，武功雖强過自己甚多，但因他派在歌樂山莊，自己知之甚詳。

那知他離開玄女教，僅僅三個月時光，而且雙臂全廢，武功却似乎更精進了許多。

她心中想着，立即跟在他身後，往院中落去。

聶玉嬌、于文嫻，自然並不怠慢，相繼飛落。

九幽三靈，三大游魂，也紛紛飛縱而下。

無臂天王李殘身形落地，忽然發出一聲輕噫，低聲說道：「房內有人動手！」

紅衣羅刹賀龍珠自然也聽到了呼呼之聲，心中犯疑，低低問道：

「不知是誰？」

于文嫻是關心則亂，她急忙湊前一步，道：「大師姐，我們快去！」

無臂天王李殘却微一沉吟，突然左手衣袖，向後一揮。

刷！三條黑影，立時一閃上房，像幽靈般隱去身形。

無臂天王李殘左袖收回，右手衣袖，又倏然揚起，九幽三靈，三條矮胖身軀也立即散開，向黑暗之處退去。

這一陣指揮，已可看出無臂天王李殘在九幽門地位之高，居然遠超過在玄女教之時，難怪他目空一切，躊躇滿志了。

紅衣羅刹賀龍珠心中想着，却聽李殘沉聲的說道：「大小姐，妳們隨我來！」

說罷，擧步就向房門走去。

砰！房門開處，房內的人和房外的人同時一楞！

三小姐于文嫻一眼瞧到心上人趺坐在床，上官燕和琴劍兩小，却手執利劍，環護床前。

她心中一急，還沒看清其他的人，早就嬌軀一晃，翩然向床前奔去！

「小妹子，他怎樣了？」

「站住！妳再過來，我可不客氣了。」

上官燕劍尖一顫，嬌聲急叱。

「咦！」

三小姐于文嫻被她聲色俱厲這麼一喝，心中大感詫異，眨了眨大眼睛，問道：「小妹子，妳怎麼啦？」

上官燕依然橫眉瞪眼，手握長劍，厲聲叱道：「于文嫻，妳別假惺惺，哼！玄女教沒有一個好人。」

于文嫻在六紹山上，和上官小妹最爲合得來，此時瞧她突然翻臉，心中更是惶急，忙道：「唉！小妹子，妳這是幹什麼？」

「哼！妳還問我，他……他……」

「他怎麼了？」

「他……梅哥哥中了你們陰世秀才的五陰截脈。」

「啊……」

于文嫻一聲驚呼，腦袋瓜上如中巨杵，嬌軀一顫，大眼睛中眨出亮晶晶的淚珠，急急說道：「小妹子，你快讓我瞧瞧！」

她驀地回頭，顫聲叫道：

「大……師姐……」

上官燕小姑娘瞧得又氣又急，急，當然是五陰截脈，情形危急；氣，她自己也不知道氣些什麼

哼！梅哥哥中人暗算，關妳底事，要急成這副模樣？

她是拈上了酸，長劍一指，兇巴巴的叱道：「別動，妳……不准妳過來。」

燈心和尚五台高手，陰世秀才公孫慶黑道奸雄，兩人交上了手，一個掌若開山，一個勁帶陰柔，正好勢均力敵，無分軒輊，他們心中也各自有着盤算。

燈心和尚察言觀色，智珠在握。陰世秀才公孫慶在梅三公子身上做了手脚，五陰截脈的特殊手法，決不會超過一個時辰。

他怕對方眞有解救之法，只在拖延時光，只要把梅三公子除去，剩下幾人，就容易對付。

何況還有金老二在旁，根本也沒把燈心和尚放在眼裏！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阿牛、阿憨對黃蜂教深入調查，瞭解她們各有失身慘史，都是被色狼摧殘過的少女，更聽教主訴說當年悲慘遭遇，後得遇異人傳授「採補神功」，可利用將死的色狼修練這種功夫，廢物利用，還利用他們得來的「黑錢」洗乾洗淨作救世之用。二小見她們將齊魯五鼠丟進黃河餵大魚，果然是對這些色鬼一個狠狠的懲罰……

# 女王蜂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假三老蹂躪柳莊　柳盈盈慘遭汚辱

小秀才瞪着眼珠子喳呼道：「噢，有這麼厲害，刁姐是跟誰學的？」

「書。」

「書？」

「不錯，是一本奇書。」

阿牛道：「刁姐可否說的更清楚一點？」

刁男沉思一下，道：「許是蒼天有眼，怕我奇仇難報，無意之中在一個荒山古洞之內得到一本奇書，除採補神功與勾魂大法之外，還有稀奇古怪的功夫，黃蜂教能有今日的規模與成就，唯奇書是賴。」

「有無可供男子修練的奇功異技？」

「只有合籍雙修之技，並無單獨修練之功。」

「什麼叫合籍雙修？」

「就是男女裸裎以對，在床上共同研修的一種絕技。」

「哦！」阿牛滿臉通紅的垂下了頭。

「阿牛，別害臊，等你找到意中人時就可以合籍雙修。」

小秀才道：「還早呢，八字還沒有一撇，合籍雙修之事姑且不談，請那位姐姐先表演一下勾魂大法，讓我們開開眼界如何？」

杜鵑花主猛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

「為什麼使不得？」

「怕兩位小哥會當衆出醜。」

「會出醜？杜鵑姐的意思是說怕我倆承受不住，會那個？」

「事實確是如此，勾魂大法一出，小哥必會慾火中燒，意亂情迷，非那個不足以解危去厄。」

阿憨臉都嚇白了，誠恐誠惶的道：「那就算啦，想我小秀才還是地地道道的童子鷄，眼前還不想毀掉清純可愛的好形象。」

言來戰戰兢兢，惶恐駭異之至，一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模樣，又將四花主、十二金釵逗得大笑特笑起來。

菜已殘，夜已深，酒將盡，阿牛乾完杯中之酒後，道：「刁姐打算何時找黑旋風馬五算帳？」

女王蜂想了想，道：「有兩位好兄弟臂助，黃蜂教的實力大增，看來時機業已成熟。」

「現在就幹？」

「也不能太操之過急，須將散佈各地的姐妹調集齊備後才能付諸行動。」

「需要多久？」

「快則十天，慢則半月。」

「既然如此，到開封之後刁姐忙自己的，我倆想先離開一下。」

「到那兒去？」

「五柳莊。」

「去五柳莊作甚？」

「替瘋道、不老僧傳話，同



時……」

「怎樣？」

「夜色已深，我們也該睡啦。」

「嗯，已是起更時分，是該睡啦。」

「晚安！」

「晚安！」

折騰了這麼久，大家俱已疲憊，正想回房休息，互道一聲晚安後隨即離席散去。

＊　＊　＊

五柳莊。

在開封。

東南方，禹王台的後面，十數里外。

因門口植有五棵參天大柳樹而得名。

柳樹的確不小，高大，壯碩，枝葉茂密，覆蓋極廣，一過禹王台便一目瞭然，據說已有三百年的歷史。

樹老，五柳莊在武林中同樣是老資格，也已屹立三百年，傳了十幾代，乃名聞天下的武林世家。

現在五柳莊五柳先生柳樹青夙負盛譽，遠近馳名，乃武林翹楚，雄霸中州，為人急公好義，嫉惡如仇，在江湖上的口碑極佳。

三個兒子柳木、柳林、柳森，以及女兒柳盈盈也很爭氣，為後起晚輩男女少俠中之佼佼者。

這是一個溫馨而又充滿希望的門派。

不幸却面臨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因為，假瘋道、痴尼、不老僧像瘟神似的來到了五柳莊。

與在飛雲堡的情形差不多，假三老要求柳先生參加他們的狗屁同心會，被柳莊主一口回絕，雙方一言不合，立在五柳莊的演武場上幹起來。

一個假瘋道便將三王莊殺得稀里嘩啦。

假瘋道、不老僧聯手合作，殺得飛雲堡鷄飛狗跳，如非驢面人及時拔刀相助，很可能連阿牛、阿憨的小命也會賠進去。

如今假三老全部到齊，聯手出擊，柳家父子兄妹如何能消受得了，甫一交手，便是一個一面倒的局面，僅僅片刻工夫，五柳莊就造成了極大的傷亡。

傷亡算是小事，還有更不幸的大事在後面。

假瘋道、不老僧殺人之外又動了邪念，二人眉目傳語，已取得默契，由一人應戰，一人去物色年輕貌美的女子。

一旦被色魔找到，就在大庭廣衆之前，剝光衣服，掏出傢伙，幹起那種不要臉的事來。

先姦後殺，或先殺後姦，二魔輪流交替，不過才一忽兒的工夫便活生生的姦殺了三名女子。

直氣得柳家父子目眥欲裂，怒髮衝冠，奈何技不如人，根本無法施救，只有眼睜睜看着被色魔糟蹋的份兒。

假瘋道這時忽然發現，柳盈盈是一個可人兒，猛一個箭步衝上去，口沒遮攔的道：「來，小丫頭，陪道爺玩玩床上的遊戲吧，保妳會樂會爽。」

柳盈盈聞言大驚，惶聲道：「不要臉的牛鼻子，你休想。」語聲中拔腿就跑。

「站住！」

「別動！」

柳樹青、柳木父子，被假不老僧截住，柳盈盈已如老鷹捉小鷄似的，被假瘋道擒在手中。

動作好快，彈身縱出場外，將柳盈盈放在一張長板櫈上，剝光衣服的同時，已順便將她的痲、啞二穴點住。

可憐的柳盈盈口不能言，手不能動，只好任人擺佈。

她是柳莊主的么女，年方十四，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大孩子，一片空白。

然而，色道中人却最喜歡這種青蘋果，鮮嫩草，花和尚瞄了一眼，不禁為之怦然心動，揚聲道：「這一株嫩草與衆不同，一定很爽口，道兒可別獨吞，也切勿要她的命，你先上，貧僧跟進，好好的樂乎樂乎。」

假瘋道哈哈一笑，道：「沒問題，只要和尚不嫌髒就幹吧。」

假痴尼耳聞目見，心裡怪不是味兒，道：「你們兩個老不死的都有外快油水，貧尼這個虧可吃大了，以後要單獨行動，不再跟你們湊熱鬧。」

花和尚連攻三掌，將柳家父子震退丈許，陰陽怪氣的道：「尼姑別發牢騷，如果有『性』趣，也可以找一個小白臉來玩玩。」

假痴尼格格尖笑道：「和尚休說風涼話，男女有別，男人玩女人易，女人玩男人則難，單是將那條棍兒弄挺弄直就得費不少力氣，眼前的環境怎能解得了貧尼的饑，消得了貧尼的渴。」

那一邊假瘋道已經掏出了傢伙，汚言穢語道：「這好辦，柳家的小兒子明眸皓齒，八成還是一隻童子鷄，待五柳莊的人死光死絕後，將他生擒活捉，尼姑高興怎麼玩就怎麼玩，高興怎麼弄就怎麼弄。」

「不可以！」

「不許動！」

「快放開我女兒！」

三條人影，三聲吼，柳樹青、柳木、柳林父子不顧一切的衝出去，欲從虎口中救出盈盈。

「找死！」

「找死！」

假瘋道、不老僧豈會坐視，二人立施殺手，奇招迭出，一刹那的工夫便造成二死一傷。

死的是柳木、柳林兩兄弟，傷的是柳先生柳樹青，被兩個老魔頭合力震飛出去，通！的一聲，一個大馬趴倒下之後便爬不起來了。

與此同時，假瘋道已攻進玉門關，深入盤絲洞，可憐的柳盈盈一世的清白就此毀於一旦。

而柳森的處境也極之危險，騷尼姑淫心大動，已經看中了他，決定將他抓走當作玩物面首。

驀在此刻，五柳莊來了兩位不速之客。

一位是阿牛，一位是阿憨。

哥兒倆環目四顧，臉都氣紫了，當下二話不說，立即發掌猛攻，硬生生的將淫尼震退開去，橫立在柳三少前面。

能將騷尼姑震退，非同小可，假痴尼大感驚異，愕然道：「那來的兩個雛兒，居然身懷絕技，膽敢在貧尼的駕前張牙舞爪，還不快報上姓名來準備受死。」

不待阿牛、阿憨開口，花和尚搶先道：「這個娃兒叫阿牛，那個楞小子叫小秀才，可能來頭不小，身份特殊，一再到處宣揚，說咱們三老是冒牌貨，惡語相加，居心叵測，存心想否定瘋道、痴尼、不老僧在武林中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地位。」

五柳先生柳樹青已站起身來，聞言心頭一震，趨前急問道：「什麼？原來這三個老魔頭是假冒的？」

阿牛朗聲道：「沒錯，三老是何等人物，有如清風明月，豈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五柳先生驚「哦」一聲，道：「是啊，是啊，想武林三老一向志節高超，光明磊落，素為天下武林所景仰，是不會做出這種天人共憤，遺臭萬年的勾當來，本莊主早該想到這一點。」

小秀才道：「現在想到也不遲，希望柳莊主能登高一呼，為三老洗污名，為江湖除禍害，只要羣豪萬衆一心，三個老魔頭何足懼哉！」

假瘋道已辦完事，往騷尼姑、花和尚的中間一站，道：「這兩個臭小子大有來頭，說不定與驢面人也關係密切，斷斷留他們不得，且先置之死地，送往西天，然後尼姑再抓小白臉，和尚再去吃嫩草。」

「成，就這樣辦。」

「好，殺兩個小娃兒易如反掌！」

三個老魔頭意見一致，行動一致，各自運足了一掌真力，正準備下手殺人，五柳莊又有貴客光臨。

是驢面人嗎？

是女王蜂嗎？

還是……

不是驢面人。

不是女王蜂。

而是一羣陌生的人。

人數衆多，黑壓壓的一大片。

聲威壯盛，隊形整齊，雁翅也似的排列開，將演武場包圍了一半。

服飾也很特別，亮麗奪目，一律緊身長褲，兩側綉有寸許寬的金線，上衣更耀眼，釘有兩排共十二枚金黃色的鐵扣，擦得閃亮發光，氣派非凡。

站在雁翅中心點的是一對二十歲不到的少男少女。

少男英挺俊拔，氣宇軒昂，如臨風玉樹。

少女清秀俏麗，明媚照人，似九天仙子。

男的俊，女的嬌，論貌相，講風度，絕不在阿牛、阿憨、女王蜂之下。

兩旁的武士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聲勢奪人，胸前各掛着一塊巴掌大小的牌子，分別是金牌、銀牌、銅牌與鐵牌，顯然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標誌。

人數夠多，氣派也夠大，頓使場中的情勢為之一滯，花和尚挑眉瞪眼的道：「那來的這麼多蝦兵蟹將？」

少男淡淡一笑，道：「從王宮裡來的。」

假瘋道冷笑道：「那個王宮？」

少女聲如銀鈴，吐出四個鏗鏘有力的字：「武林王宮！」

花和尚聽得一呆，道：「武林王宮？江湖上甚麼時候冒出一個武林王？」

少男昂首道：「早就有了，只不過最近才開始正式執行任務。」

「是誰推舉的？」

「自我推舉。」

「是誰任命的？」

「受命於天！」

「這個武林王究竟是何方神聖？」

「現在還不是宣佈的時候。」

「何時才可宣佈？」

「到該宣佈的時候自會宣佈。」

阿牛冷哼一聲，道：「你是那棵葱？」

少男抬頭挺胸的道：「區區武林公子。」

「武林王的兒子？」

「不錯。」

「叫甚麼？」

「無二。」

「無二？」

「就是獨一無二的意思。」

「哼，依我阿牛看，小友最好改個名字。」



「改甚麼名字？」

「無賴！」

武林公子無二聞言大怒，沒來得及發作，小秀才搶先對那少女道：「這個母的又是那棵蒜？」

少女不愠不火的道：「本姑娘武林公主。」

「哦，原來兩位是兄妹？」

「正是。」

「叫甚麼？」

「無雙。」

「無雙？」

「就是蓋世無雙的意思。」

「哼，依我小秀才看，朋友妳也該改個名字。」

「改甚麼名字？」

「無恥！」

一個改名無賴，一個改名無恥，真夠缺德，也真夠損人，不禁激怒了兄妹倆身旁的兩名高手，虎吼一聲，本待出手揍人，被無二公子制止住，語帶威脅的道：「兩位說話最好放尊重點，當心禍從口出。」

五柳先生柳樹青抱拳道：「老夫五柳莊主柳樹青，還沒有請教另外這幾位朋友如何稱呼？」

無雙公主嫣然一笑，指着身旁之人徐徐道：「胸佩金牌者乃武林王宮的金牌武士，銀牌者銀牌武士，銅牌者銅牌武士，鐵牌者鐵牌武士。」

柳樹青取來一件衣服，遮在愛女盈盈的私處，道：「諸位光臨敝莊，不知有何貴幹？」

無二公子鄭重其事的道：「奉武林王之命前來傳達令諭。」

「有何令諭？」

「嚴禁武林人羣毆私鬥，尋仇報恨。」

「赫！他的口氣不小啊。」

「興風作浪，惹事生非也在禁止之列。」

「哼，照你這樣說，身負血海深仇的人，豈不要含寃莫白，含恨而終？」

「這是不可能的，武林王府另有解決之道。」

三少爺柳森道：「如何解決？」

無雙公主道：「只要投訴武林王府，自會還大家一個公道。」

五柳先生聞言雙目陡睜，怒氣衝天的道：「好，這三個老魔頭殺我兒，姦我女，事實俱在，鐵証如山，你們如何處理？」

無二公子沉吟一下，道：「抱歉，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不便接受。」

「幾時才算時機成熟？」

「等武林大會結束之後。」

「武林大會？」

「對，武林大會，等武林大會結束，各門各派悉歸武林王掌握，統一江湖，一統天下之後自會秉公處理。」

武林公主笑盈盈的道：「啊，對了，本公主此來五柳莊的一個目的就是散發武林帖，希望各位賞光，務必躬逢其盛。」

立有一名身邊的丫頭，捧着一疊大紅帖子，分別給了假瘋道、痴尼、不老僧，阿牛、小秀才、五柳先生柳樹青一人各一張。

花和尚連正眼都沒瞧一下，冷言冷語的道：「哼，會無好會，老衲沒興趣。」

武林公子語冷如冰：「和尚最好是參加。」

「不參加怎樣？」

「參加者為友，不參加者為敵。」

「為敵又如何？」

「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死！」

假瘋道聞言大為不快，根本沒將無二、無雙公主兄妹放在眼內，氣虎虎的道：「和尚，別再跟他們閑磕牙，辦正事要緊，先將阿牛、阿憨、柳樹青解決掉，再把甚麼狗屁武林王的蝦兵蟹將送上黃泉路，然後和尚去趴柳盈盈，尼姑去抓柳三少，猛吃童子鷄。」

花和尚道：「這是好主意。」

騷尼姑道：「這是個好法子。」

三人有志一同，意見一致，正欲出手進招，無雙公主及時喝阻道：「武林王有令，嚴禁羣毆私鬥。」

假瘋道吼道：「道爺偏愛私鬥，妳能把三老怎麼樣？」

「也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殺！」

「臭丫頭休說大話，當心風大閃了舌頭。」

「牛鼻子不信可以試試看，保証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試就試，道爺今天不但要武鬥，還要文鬥。」

「什麼叫文鬥？」

「把妳弄上床去幹。」

「你敢！」

「天下沒有道爺不敢做的事。」

說敢真敢，說幹就幹，猛地一彈身，直撲無雙公主。

「大膽！」

「放肆！」

無雙公主口未言，手未動。

發話的是兩旁的兩名金牌武士。

吼聲中出手如電，暗力如濤，排山倒海而至，說時遲那時快，假瘋道還沒有弄清楚情況，便來了一個元寶翻身，彷若滾雪球似的滾出去。

花和尚睹狀大怒，心有不服，接踵而上。

結果沒有討得半點好，也在一

招之內敗下陣來。

騷尼姑更驚更怒，心有不甘，再接再勵。

同樣觸了霉頭，敗得灰頭土臉，未接下人家的一招。

金牌武士如何出手進招，沒人看清楚。

用的是什麼功夫，也一樣諱莫如深。

手下之人便如此了得，武林公子、武林公主那還得了？

何況後面還有一個武林王，豈非更加神乎其技，匪夷所思？

尤其放眼武林，走馬江湖，壓根兒就沒聽說有武林王這一個字號，彷彿從天而降，又似平地而生。

這個組織究竟從何而來？

教主是誰？

是男？是女？

老巢在那裡？

人數有多少？

最終目的何在？

難道？

一團團的迷霧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頭，彼此面面相覷，個個一臉迷惘，滿頭霧水。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自視太高，說什麼也嚥不下這口氣，聚在一起作了一番計議，認爲是輕敵大意，以致馬失前蹄，爲了扳回顏面，決心再掂一掂對手的斤兩。

「殺！」

「殺！」

「殺！」

三個人一條心，吼聲中同時出手進招，不顧一切的撲向無二公子與無雙公主。

「滾！」

「滾！」

發號施令的是武林公子、武林公主。

出手進招的却是他們兩旁的衆高手。

從來沒見過這麼波瀾壯闊，驚天動地，而又在瞬間了結的搏鬥，兩股剛猛無匹，强勁絕倫的暗力猛一撞，立即爆出了一聲如雷巨震，彈飛出三條人影。

彈飛出去的是假瘋道、痴尼、不老僧，速度好急好快，如彈丸，似流星，落脚處已身在牆頭。

假瘋道色厲內荏的道：「今天的這筆賬姑且放下生息，日後一定會加倍討回來。」

騷尼姑補充道：「不跟你們這兩個娃兒斤斤計較，要找武林王去討，砸爛武林王宮，殺個鷄犬不留。」

不老僧道：「山不轉路轉，咱們後會有期，下次見面就是你們倒楣的日子！」

武林公子道：「別忘了洛陽的武林大會。」

武林公主道：「時間是六月六日。」

「到時有機會討回公道。」

「膽敢拒絕參加，保証要你們好看。」

「人頭落地！」

「腦袋搬家！」

兄妹倆意氣風發，神采飛揚，言來斬釘截鐵，顯然沒將假三老放在眼內。

只是言猶未盡時，假瘋道、痴尼、不老僧已一躍而去，也不知是否聽在耳內。

無二公子眉頭一皺，並未命人去追趕，轉對五柳莊主道：「柳莊主務請光臨武林大會。」

五柳先生不假思索，立道：「倘若武林大會當眞能爲五柳莊主持公道，老夫一定參加。」

無雙公主一揚柳眉兒，笑容可掬的對阿牛、阿憨道：「不知兩位公子意下如何？」

阿牛道：「現在還不一定。」

小秀才道：「到時候再說吧。」

無二公子微微一怔，道：「武林大會是一個揚名立萬的絕佳機會，幸勿錯過。」

無雙公主幫腔道：「不僅可以揚名立萬，說不定還可以滿載而歸。」

阿牛道：「還有獎品？」

「當然。」

「都有那些獎？」

「金錢，榮譽，地位。」

小秀才賊眼一翻，色瞇瞇的瞄了無雙公主一眼，嘻皮笑臉的道：「有沒有女人啊？」

武林公子一怔，道：「什麼女人？」

阿憨雙眼一眨一眨的道：「我小秀才的意思是說，獎品裡面有無女人，能否把無雙公主抱回家去？」

原以爲無雙公主一定會大發嬌嗔，怎知非但不怒，反而回報了一笑，一語未發。

武林公子一本正經的道：「假如小友確有眞材實學，能夠技壓羣英，又與舍妹情投意合的話，自然有機會成爲武林王宮的駙馬爺。」

小秀才聞言大喜，簡直有點飄飄然，喜孜孜的道：「好，既然有機會把無雙公主抱回家，我小秀才一定參加。」

無雙公主笑盈盈的道：「參加就好，歡迎之至，再見。」

「公主再見。」

「心肝再見。」

「甜心再見。」

「再見！」

「再見！」

*　*　*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走了。

武林公子、武林公主等人也走了。



已經走出去老遠，無雙公主有意無意之間還不時回眸一笑，投來深情的一瞥。

小秀才更絕，無雙公主已芳踪杳杳，仍自不停的左一聲再見，右一聲再見，說個沒完沒了。

阿牛不悅道：「王八，你該不會是看上了無雙公主吧？」

小秀才大點其頭道：「嗯，好像是的，這大概就是一見鍾情吧？」

「我看八成是你自作多情。」

「不，小弟感覺得到。」

「感覺到什麼？」

「男有情，女有意。」

「當心玫瑰有刺，樂極生悲！」

五柳先生柳樹青亦有此同感，接口道：「少俠此言極是，宜防玫瑰有刺，樂極生悲，武林王這一個字號出現得太突然，無二無雙這一對兄妹都不是省油的燈，還是小心爲妙。」

鐵牛憂心忡忡的道：「這一羣傢伙透着邪門，那三個老魔頭都不是等閒之輩，任誰也想不到，在他們的面前居然不堪一擊，委實叫人不可思議。」

五柳先生道：「事情的確透着古怪，幾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竟能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假三老嚇走，一炮而紅，仔細回想起來實在可疑。」

「勝負之間未免太容易了一些。」

「嗯，有道理，勝者未免太輕鬆，敗者似乎也不應該如此不堪一擊。」

小秀才道：「是啊，惡鬥的確結束得太快了些，內中必有蹊蹺。」

柳樹青頷首道：「此事確實疑雲重重，令人費解。」

「柳莊主有何高見？」

「如果老夫的判斷沒錯，可能只有兩種解釋。」

「那兩種解釋？」

「一是王宮之人的功力出神入化，確已達到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境界。」

「二呢？」

「原屬一家人，純粹是表演給大家看。」

阿牛大驚失色的道：「表演給咱們看？爲什麼？」

五柳先生道：「自然是想刻意塑造武林王、武林公子、武林公主等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形象。」

「舉辦武林大會的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企圖一統江湖，獨霸武林，騎到二堡、三莊、四大門派的頭上來。」

「咱們要不要參加？」

「要！」

「理由是……」

「唯有身歷其境，方可瞭解眞相。」

小秀才道：「對極了，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咱們也應該設法把他們的狐狸尾巴揪出來。」

這話觸發了阿牛的靈感，道：「這樣說來，王八，咱家倒覺得你最好加把勁，主動的去追求那個無雙公主。」

阿憨愕然道：「什麼意思？」

「做間諜，明查暗訪。」

「主意是不賴，只怕小弟追女人的本領還太嫩。」

「這簡單，可以臨時補習。」

「找誰去補習？」

「刁姐。」

「刁姐？」

「她或許會有專門對付女人的勾魂大法。」

*　*　*

在五柳先生的親自指揮下，演武場上的屍體俱已搬走，柳盈盈的婢女也早已把衣服給她穿好了。

柳樹青却忽然大呼小叫道：「糟了，糟了！」

三子柳森嚇一跳，急聲追問：「爹，什麼糟了？」

五柳先生道：「你妹妹的穴道未解，可惡的牛鼻子則已遠去。」

「爹解不開嗎？」

「手法特殊，爲父的無能爲力。」

「慘啦，妹妹手不能動，口不能言，豈不是變成植物人？」

阿牛趨前道：「不要緊，手法雖然特殊，別人難以化解，但時間一到有可能會自行解開。」

柳森焦灼不已的道：「眞的會自解嗎？」

拚命三郎振振有詞的道：「在山海關，咱家曾目睹過一件相同的事，點穴的人是花和尚，雖非牛鼻子老道，但他們都是一條線上的人，手法想必同出一源，可能很快就會自解。」

事情被阿牛料中了，果不其然，沒多久柳盈盈被制的穴道當眞自行解開了。

孰料，解開穴道事情更麻煩，柳盈盈好烈的性子，從婢女的手中奪過一把刀來，猛往自己的脖子上抹。

五柳先生睹狀大驚，忙將愛女手中的鋼刀奪下來，老淚滂沱的道：「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別這樣，千萬別這樣。」

柳盈盈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呼天搶地的道：「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殺千刀的臭老道把我害成這個樣子，叫我以後如何做人？」

（未完・十）

**上文提要：** 于風奉命尋找司馬如龍不遇，奔波轉折間巧遇七魔頭，爲了便於探聽陰謀，他不惜犯險與敵追逐……珍珠姑娘母病已癒，因等不到蘇東二去接她，便由姥姥護送，千里迢迢進關尋覓夫君，路上問訊，碰到屠天雲、葛紅……桂大雷貪戀珍珠美色，窮追不捨，正好撞到司馬如龍與柳青青……蒼天不負有心人，「黃土客棧」內……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愛情煞手

長城飯店筵新人　紫竹林中殺惡漢

有個伙計自前面走來，見蘇東二擁着一位天仙也似的美人兒，不由驚喜的道：「這位是……」

蘇東二道：「我的妻子！」

他在伙計驚訝中，又道：「去，爲我備下最好的酒席，擺在正屋裏，酒嘛……女兒紅吧！」

老太太來了，蘇東二衝着老太太一笑，道：「姥姥，眞是辛苦你了。」

老太太走過去，她拉着珍珠的手，道：「我們的小公主呀，妳娘病也好了，一切已與平常一樣，妳就安心跟着蘇東二吧，我要走了。」

珍珠道：「姥姥，代我問候娘，還有我爹，我哥……」

姥姥道：「會的，我會的。」

她對蘇東二又道：「珍珠在你這裏，你要善自保護她，知道嗎？」

蘇東二道：「我待珍珠超過對我自己的性命，姥姥，你們放心吧！」

老太太拄着杖轉身就走，蘇東二與珍珠跟隨她走到「黃土客棧」門外，兩個轎夫已在等待了。

蘇東二立刻掏出一張銀票，他塞在一個轎夫手中，道：「兄弟，留着路上用。」

轎夫木然的接過銀票，仍然未說話，直待老太太低頭坐上轎，立刻往關外走去。

連夜上路，倒令司馬如龍也是一怔。

* * *

現在，大客房中，一張桌子坐着兩男兩女。

蘇東二高興得與司馬如龍連乾三大杯酒，他忍不住的取出笛子來。

「兄弟，這時候你還吹笛子？菜香酒也香，還是你我痛快的吃個夠，你……」

蘇東二一笑，道：「司馬兄，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吹笛子，但今天不同，當着柳……不，應該稱大嫂才是。」

他衝着柳青青一笑，又道：「當着大嫂與我的珍珠在此，我吹笛助興，只吹一首『仙女下凡曲』……」

柳青青與珍珠撫掌笑了。

司馬如龍道：「兄弟，你吹吧，我忍耐，我吃菜。」

蘇東二果然吹了起來，眞妙音也……曲音曼妙中，彷彿就是說：「仙女奔來唯我蘇某是幸，陰霾盡除獨膳佳餚招待。」

吹到緊處，笛聲中似帶鏗鏘，令人精神舒暢。

司馬如龍原是毫不在意的，但當他斜目看向妻子柳青青，他發覺青青的臉上有了紅霞，再看珍珠，嘍，她已陶醉在蘇東二的笛聲中了。

當司馬如龍聆聽之下，不由得雙目一亮，忍不住的站了起來。

司馬如龍抖出他的尖刀在手，就在這正屋中舞了起來，他的一路刀法隨着笛聲出現了挑、刺、戳、撥、攔、劈、切、砍，一時間正屋中男的吹笛舞刀，女的全神聆聽，四個人完全進入忘我之境了。

於是，蘇東二臉上出現紅雲，而司馬如龍也已舞到氣喘吁吁了。

* * *

笛聲戛然而止，司馬如龍立刻收刀，他怔住了。

「兄弟，魔音呀，我是不由自主的。」

笑笑，蘇東二道：「對不起，害你忘了吃酒，來，我們大家乾杯。」

珍珠對柳青青道：「我也叫你嫂子，好不好？」

柳青青道：「我們是好姐妹呀，珍珠妹子。」

四個人在房中混得十分親切，珍珠如今找到了蘇東二，她高興得看着蘇東二直發笑。

當然，蘇東二更快樂，他原本打算出關找珍珠的，如今他安心了。

蘇東二有個意見，他看看司馬如龍，再看向柳青青，他以爲心中的意見必然會被司馬如龍接受。

* * *

蘇東二問司馬如龍，道：「你我跟在霍先生身邊也不少日子了吧！」

司馬如龍愣然，道：「十多年了，你問這些幹什麼？」

蘇東二道：「霍先生育我教我，待吾等如父。」

司馬如龍道：「是的，甚至超過親爹。」

蘇東二道：「我們却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情。」

司馬如龍道：「怎麼說？我們做錯什麼了？」

蘇東二道：「我們自作主張在外結了婚，咱們也沒有先向霍先生說一聲，想一想，咱們太過份了。」

珍珠也怔住了。

柳青青道：「眞對不起霍先生。」

司馬如龍道：「兄弟，礙於情勢呀，咱們是不對，但霍先生必會諒解。」

蘇東二道：「可是如今咱們已帶着妻子來到霍先生附近了，難道不應先去拜見嗎？咱們不理會霍先生嗎？」

司馬如龍怔住了。

平定鎭外紫竹林，山明水秀似仙境，西北方有個斷崖飛瀑，奔流水聲宛似鐘鈴聲，正北面半坡上有一座八角涼亭子，石道繞到山坡下，延伸到大片紫竹林中直到四座大莊院，如今這座莊院被人放火燒了，只不過此刻有幾十個工人在重建，紫竹林中一片忙碌，那位監督的不是別人，乃「神行太保」于風是也。

于風把在彰德府遇上「猴仙」呂太白七魔之事對霍天行報告之後，霍天行便在飛瀑附近的山洞中關上洞口，不再走出來了。

他的一日三餐改兩餐，全由于風送上去。

現在，蘇東二帶着珍珠，司馬如龍陪着柳青青，四個人騎馬來到紫竹林，正遇上于風在同個工頭指手劃脚的說個沒完沒了。

于風抬頭見是司馬如龍等四人，立刻大笑着奔過來了。

當他看到珍珠的時候，忍不住的大笑道：「哈哈哈，我猜妳必是珍珠姑娘。」

他的話聲堅決，珍珠也笑了。

于風道：「蘇兄弟想妳呀，想得都快瘋了，哈……妳終於回關內來了。」

珍珠笑道：「我的東二不出關找我，我只有找他呀！」

「哈……」大伙全樂了。

蘇東二指着于風，道：「他叫于風，他的兩條腿天生的快，跑起路來像飛。」

司馬如龍道：「所以他叫『神行太保』呀！」

于風輕輕一笑，苦喪着臉道：「我跑得快，可是捷足先登的却是你二位……」

他指着兩位美人兒，又道：「美人兒投入你們懷抱中，我于風仍然是孤家寡人，我天天喝着西北風。」

「哈……」又是一聲笑。

蘇東二道：「于風，霍先生在他的煉丹室嗎？」

于風指着半山上，道：「自從我把七魔約鬥之事向先生報告以後，次日先生便把自己關進他的煉丹室中不再出來了。」

司馬如龍道：「爲甚麼？」

于風道：「我不好問，不過……」

他臉上露出個笑容，道：「你們回來了，也許先生會見見你們。」

蘇東二道：「我們對不起先生，沒和先生商量就在外面完成婚事。」

于風道：「如果是不三不四的女人，或者是江湖上女煞星淫娃之類，先生當然不會高興，如今你兩人娶的是佳人吔，我看得出，先生是愉快的。」

司馬如龍當先吁了一口氣，道

：「太好了，咱們這就去先生的煉丹室。」

于風道：「我同你們一起去，走！。」

他當先便往斜坡山道上走着。

蘇東二四人把馬匹拴在竹林裡，便也跟着于風後面直往瀑布方向走去。

* * *

珍珠站在瀑布前面，她神情愉快的對蘇東二道：「東二哥，這眞是一處好地方呀！」

蘇東二道：「小時候我常在此吹笛子，我也在此練功夫，想想那些事，彷彿就是昨日一樣！」

司馬如龍陪着柳青青過來了，四個人又在一起往半山崖走去。

霍天行乃太行神醫，他的煉丹室當然很秘密也特別，幾個人尚未走到那個方形洞口，已見附近地上盡是些山根老籐怪枝黃葉，冬天裡看來還以爲是被霜煞的。

其實那正是霍天行採自深山中的藥材。

* * *

那是個向陽山洞，霍天行把石洞口堵得緊，天知道他在洞中正在做甚麼了。

于風走近洞口，他輕輕的叩着洞門：「先生，先生！」

洞中有了回聲：「又送飯嗎？還早哇！」

于風立刻又道：「先生，東二與如龍回來了。」

「回來就好！」洞仍未開。

于風道：「他們也各自帶回他們的妻子來看望先生了。」

「對他們說，房子修好以後，我爲他兩人賀，暫時別叫他們前來。」

于風道：「可是，他們已經來了。」

洞中霍天行道：「我正在苦煉祛毒丹，我要對付那個可惡的老超渡，我不能再上她們的當，等我煉祛毒丹有成之後，再出洞去見他們。」

洞中似是在搬東西，還有黑烟冒出來。

霍天行在洞中又道：「時間已不滿一月了。」

忽的，洞口處一聲鶯歌似的語音：「先生吶，甭辛苦了，我有防天下劇毒之物呀！」

是的，珍珠開口了。

蘇東二便知道珍珠的話一些不差，「老超渡」葛紅的毒她不怕，便是「湘西殭屍」桂大雷的屍毒她也不會放在心上，她說能必能。

「嘩啦」一聲石洞的門拉開了，霍天行一身灰黑的站在洞口，他對于風道：「人已到了洞口，你怎麼不直接說他們已在這兒了？」

于風低頭直笑。

霍天行看看柳青青，點點頭，當他看向珍珠的時候，神情爲之一怔。

霍天行道：「姑娘國色天香，東二應是有福了，難怪他自入關以後，常常魂不守舍的樣子。」

珍珠與柳青青雙雙已拜下了。

霍天行很高興，他也不攔阻，任這兩女給他叩了三個見面禮的頭。

「哈……」霍天行笑了。

司馬如龍與蘇東二兩個人也對霍天行一禮，蘇東二道：「先生，我們無禮。」

霍天行道：「形式上那是可有可無的事，也談不上甚麼義意，重要的是你兩人有一片至誠的心就夠了，天下諸多十分隆重婚禮，但夫妻不和也枉然。」

這一段話說完，話鋒一轉，問道：「剛才那位姑娘說有防天下劇毒的？」

珍珠輕盈的走上一步，道：「先生，你瞧。」

她把細如白玉的左手攤開來，只見她的手掌上有一顆混圓的珍珠。

珍珠一般難祛毒，但在她的手上就不同了。

她拿的乃是「辟毒珠」。

珍珠或珠子送到霍天行手上，又道：「先生可以試一試便知道了。」

霍天行道：「姑娘只此一粒？」

珍珠道：「我有許多粒！」

霍天行拿珠子回頭奔進他的煉丹洞中去了。

洞外面，于風對蘇東二道：「四位，你們在此等候，我有要事，幾個工頭在等着吶！」

司馬如龍一笑，道：「于風呀，老大不小了吧，也該找個女人了。」

于風道：「誰要我這矮子當丈夫？得了吧！」

他調頭直往山下奔去，他似是有意露一手腿上功夫，身子一晃，人已消失在竹林中了。

珍珠就笑道：「上天總是公平的，他矮，却跑得快！」

柳青青道：「他也是位忠心的朋友。」

* * *

蘇東二與司馬如龍陪着珍珠與柳青青，四個人在這洞外面足足站半個時辰之久，忽聽得洞中傳來哈哈大笑聲，不旋踵間，霍天行自洞中走出來了。

霍天行走近珍珠，笑道：「此物只應天上有，人間何曾有此物，姑娘，這是寶物。」

珍珠道：「有用之物才是寶，無用之物只有那些玩物之人才把無用之物也當成寶了。」



霍天行雙目一亮，道：「姑娘說得對極了。」

他反手指着石洞，又道：「我以天下最毒的十種毒對此珠試驗，只見此珠顏色會變，把毒物吸取之後便化爲烏有了，眞乃寶物也。」

蘇東二立刻取出自己珍藏的兩粒寶珠，果與霍天行手上的一般無異。

珍珠道：「只要把此珠每人兩粒放入鼻中，便不怕任何毒物了。」

蘇東二道：「我就是用了這兩粒珍珠躲過兩次敵人的劇毒，靈驗之極也。」

霍天行道：「太好了，如此老夫便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大年三十的決戰了。」

蘇東二道：「先生，我們是不是……」

霍天行道：「你們跟我去平定鎮，先爲你們道賀，太好了，老夫要痛飲幾杯。」

「哈……」大家全樂了。

* * *

平定鎮上有一家最大的酒樓叫「長城飯店」，當然，那比今日北京長城飯店大不一樣。

今日北京長城飯店是爲掏光客人荷包特意建造的中西合式，其實也是不倫不類，因爲花的不是銀子而是洋鈔。

平定鎮的這家「長城飯店」就叫人看了心裡舒服，大門正面落地朱色大門窗，雕花與人物栩栩如生，花是四季花，人物是八仙，橫匾四個大金字：「長城飯店」。

爲什麼這兒會開了一家長城爲名的飯店？實乃前朝修築長城的人，到了天寒地凍的冬天，差不多築城的伕子們便退到這兒來，另一批就近住在倒馬關。

由平定鎮北上走一天便接近長城邊，所以有人就在這兒開飯店客棧，爲的是方便築城的伕子們，但時至今日老板已幾代在此，便把客棧改名「長城飯店」。

* * *

霍天行十分愉快，他帶着司馬如龍、蘇東二夫婦，還有個于風來到了「長城飯店」。

「長城飯店」的老掌櫃王拐子立刻瘸着一腿迎出來了。

「嗨，什麼風把霍大夫吹來了，稀客呀！」

霍天行笑笑，道：「王掌櫃的，今天爲我弄一桌上好的酒席，我要同我的幾個侄輩們暈暈。」

王瘸子大笑，道：「沒問題，可要我瘸子陪坐？」

霍天行道：「不，有你，這頓酒便免費了，哈哈！」

「哈哈……」王掌櫃也笑了。

王瘸子的斷腿是受人尊敬的，王瘸子腿斷之後，霍天行免費爲他醫治，一個銀子也不收，當然，那是有原因的。

原來這王瘸子每年都會在過年的年初一帶着一應供品香紙走一趟長城，他爲築長城的人死在異鄉回不了家的孤魂們燒紙祭拜，而且這是王家的遺訓，當年王家賺了這些築城人的血汗銀子，如今這是回報。

不幸有一年王瘸子踩雪滑落在城下，便也摔斷了一條腿，他原是要鋸掉的腿，却在霍天行的妙手中只是變得瘸了。

* * *

現在，王瘸子親自領着霍天行六人走入一間大客室中，好漂亮的一張圓桌是檀木製的，一應傢具也與外面的不盡相同，伙計們立刻張羅着先把茶水送上，更急急的把兩盆燒紅的火盆抬進來。

火盆上支起鐵架子，汾酒裝壺支上去，喝酒要喝熱的才舒服。

於是大菜送上來了，霍天行舉杯，道：「咱們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不許太過拘束，來，來，乾！」

燈光之下，王瘸子被珍珠的美麗震住了，他驚爲天人，那柳青青也不差，儀態就很大方。

只不過王掌櫃知道霍大夫必有要事與他的人商議，他爲每人斟過酒之後便退出去了。

* * *

霍天行先是看看柳青青，他笑容滿面的道：「青青呀，妳可知道我爲什麼會派司馬如龍與蘇東二趕去開封保護文昌洞文大人嗎？」

柳青青道：「先生，文大人是忠臣吶！」

霍天行道：「那只是其中之一。」

柳青青道：「還有別的？」

霍天行道：「有，而且十分重要。」

柳青青看看司馬如龍，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了。」

霍天行見熱菜上桌，他舉筷，道：「來，先趁熱吃菜，這一道石猴頭磨菇煨羊肉，吃了禦寒。」

柳青青很在意霍天行要說的話，她幾乎食而不知味了。

放下筷子，霍天行笑了，道：「青青呀，我問妳，柳文堂是你什麼人？」

柳青青神色一緊道：「先生，柳文堂是我爹爹，他……」

柳青青黯然的低下頭。

霍天行道：「文堂兄死在泰山望月坪，也是十大高手會泰山之一，他的妻子，也是妳的娘，便是文昌洞的姐，孩子，我雖不常去拜望，但消息却不斷，當我得知文昌洞以一位太守而拚上命進京告御狀，我感動了，文昌洞乃忠心爲國之人

，我們江湖人是不會漠視不管的。」

霍天行此言一出，一切事情全明白了。

柳青青起身向霍天行施禮，道：「霍伯伯。」

霍天行高興的道：「當我得知你同司馬如龍已成佳偶，我十分高興。」

他轉而對司馬如龍，又道：「如龍呀！」

司馬如龍忙挺直腰桿，道：「先生！」

霍天行道：「柳姑娘乃忠臣義士之後，你要善待她，將來仗劍江湖，必有一番前程。」

司馬如龍道：「先生，是我高攀，我萬幸，先生以後多指導。」

霍天行再舉杯，道：「來，咱們乾！」

放下酒杯，現在，霍天行注視着珍珠了。

霍天行心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便是「此女只在天上有，人間實在不配見」。

他很想細問，他却把話題轉而問起他與蘇東二之間的事了。

「蘇姑娘，東二對妳好嗎？」

珍珠笑了。

她往蘇東二貼過去，一副嬌羞不勝的樣子，那便是她的回答。

霍天行立刻哈哈笑道：「聰明，老夫多此一問。」

蘇東二道：「先生，我們之間的相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霍天行點點頭，道：「但願你們人長久，月常圓、千里共嬋娟……來，乾這一杯之後，東二吹一曲助助興，唔，多日未聽東二的笛聲了。」

他向蘇東二，又道：「你的氣功必已到了另一境界了吧，你多努力。」

原來霍天行已知道蘇東二吹笛等於在練氣功，當他把一團無堅不摧的氣功練至頂處運之玄關，吹出來的笛聲便能有一種凝聚的力量。

蘇東二果然吹起他的笛子來了。

這種場合他是不會吹奏「戰刀曲」的，當然，他更不適宜吹那支「血魂曲」！

他吹的是「彩虹仙舞曲」，就聽那曼妙的笛聲十分柔和的結合着仙女們的笑聲，彷彿一隊仙女自天空翩翩而來，為各人助酒興了。

蘇東二的笛聲悠揚的飄滿了「長城飯店」裡，不少酒客驚奇的在看，要看這個吹笛的人在那裡。

有的人放下了酒杯閉上了眼睛，聽得津津有味，有的已忍不住起舞來了。

「轟！」

「嘩！」

「媽巴子的，吹笛的小子在這兒呀！」

這是門外一溜的衝進十幾個怪客，這些人原是剛進平定鎮，更是想進這「長城飯店」吃一頓酒的，忽聽得笛聲自飯店內飄出來，這伙人衝進來了。

王瘸子站在櫃房內同帳先生看帳目，這些人已奔到屋中央，這些人的手上持着刀，還有各樣的兵刃全有了。

有個伙計還看到四個東洋浪人在其中。

伙計上前，道：「喂，你們幹甚麼的？」

有個灰髮老人沉聲道：「咱們進關來抓兇手的！」

伙計道：「你們抓甚麼兇手？」

老者冷冷的指着自己，道：「我乃烏長山，我們的王爺烏拉西被一個吹笛子的傢伙殺了，他以為進了關就沒事了？咱們找來了。」

伙計道：「找來又怎樣，咱們這兒沒兇手！」

老人指指樓上，道：「把那個吹笛子的叫出來。」

伙計道：「幹甚麼？」

「叭！」

「哎呀！你打人？」

老者叱道：「再不叫放火燒了你們這酒樓。」

王瘸子知道有了霍大夫那些人在，他膽子大了：「喂，這兒是有王法的，打人是犯法的。」

嚄，兩支大掃刀發出「咻」聲，「咚」的把個桌子劈兩爿，這兩人不是別人，天池雙雄也來了。

天池雙雄是大掃刀，再加上關外七友七個惡漢，想也知道他們是進關來玩命了。

王瘸子聽着樓上還在吹笛子，不由搖手道：「好，好，你們稍等，我上去叫那位吹笛子的客人他下來，嗨，天下會吹笛子的人太多了，你們找的不是他。」

王掌櫃瘸着雙腿到樓上，他直往中間房中走進去。

他發現，六個人還在高興吶！

他走到蘇東二身邊，道：「兄弟呀，別再吹笛子了，你吹來一羣要命的人吶！」

收起笛子，蘇東二道：「要命的，誰？」

王瘸子指着樓下道：「我數了一下子，一共是十四個，十四個之中就有四個洋黑武士，奇怪，他們指名要叫吹笛子的下去。」

蘇東二笑笑，道：「娘的，找進關內來了。」

珍珠道：「東二，他們來殺你的？」

蘇東二道：「別怕，我去會他們。」

霍天行開口了。



他對王瘸子道：「王掌櫃，你去對他們說，就說他們找對人了，叫他們去郊外紫竹林大家見面。」

王瘸子道：「霍先生，他們人多呀，一個個那副瘟神模樣，一刀砍我一張大桌子。」

霍天行道：「去吧，我們吃了便去赴約。」

王瘸子走下樓來了。

烏長山吼道：「他人呢？」

王瘸子道：「各位，人，你是找對了，只不過搏殺要有個好地方，人家約各位去至郊外紫竹林邊上，一切的恩恩怨怨就在那兒解決了。」

烏長山道：「紫竹林怎麼走？」

王瘸子指向東南方，道：「出了南關往東南，地方好找，因為有一大片紫竹林。」

烏長山道：「咱們剛到此地，還未吃東西，把你們吃的弄上幾包，咱們帶去。」

「叭！」一錠銀子砸在桌上，砸了個坑！

王瘸子不賣也不行了。

鍋爐上二十籠小籠子剛停火，有一盆滷了的牛羊肉猪頭皮豆腐干之類，伙計拿了個油紙包，他除了小籠拿了一大半，滷肉只拿猪頭皮與豆腐干再加上十來個滷蛋，湊成一大包送到烏長山的面前，道：「爺們，吃的在此。」

烏長山一瞪眼，叱道：「小崽子的，你是猪哇！」

伙計一怔，道：「爺不是要吃的嗎？」

烏長山火大了，他戟指伙計吼叱道：「媽拉巴的，你欺爺是外來的人吶，砍了你！」

烏長山手上長把刀，那一刀小二就沒命，嚇得小二猛一退，道：「你老爺爺別發火呀，你吩咐，咱照辦，而且是馬上照辦。」

烏長山把一大包吃的抛在伙計懷中，吼叱道：「快，分開包，分為十四包，爺們每人拿一包，爺們要在馬上吃，至於酒，就湊和分幾袋，爺們到了地頭上自然會喝。」

原來是這樣子的，伙計一笑，道：「怎不早說呀，嚇我一大跳！」

三個伙計一齊忙，便王瘸子也加入了，王瘸子心中明白，這些人不好惹，一個個都是殺人王，萬一一個不小心，他們出刀就開膛。

剎時間每人包了一包吃的送到每人面前去。

這原本可以打發這批兇神走了，却不料有個大鬍子毛漢發火了。

只見這毛漢舉着一雙鋼鈎在右手，他左手平伸着那包吃的道：「媽拉巴子的，你過來！」

誰過去？誰也不敢過去，鋼鈎舉得那麼高，只有不要命的人才會過去。

遠遠的，王瘸子吃吃笑，道：「爺，又怎麼啦？」

大毛漢吼道：「媽的，你叫馬大爺吃髒肉呀，我宰了你們！」

王瘸子立刻明白這大毛漢是回子，人家回教的人，送他一包猪頭肉，這不是觸人霉頭呀！

王瘸子回手一巴掌，打在伙計的頭上，叱道：「為甚麼不問個清楚呀，快去，為這位馬大爺換一包！」

伙計無奈的往後跑，匆匆的取來一大塊滷牛肉送上，道：「爺，這是牛肉，還有一張大餅，你吃一頓抵兩頓！」

香吶，牛肉就是亮晶晶好香，葱油餅也香，嚄，這一下惹得另外的人也跟進了，紛紛抛下手中那一包。

烏長山大吼：「媽拉巴子的，好的留起來，叫爺們吃猪頭肉豆腐干呀，操！」

王瘸子頓脚了，今天看來要倒楣，不由對伙計道：「咱們弄不懂爺們喜歡吃甚麼，去，大盆子全端來，您各位爺們挑！」

兩個伙計把盆抬來，烏長山大吼：「娘的，你們還弄了兔子肉呀！」

十四個惡漢不多言，每人抓了一大塊，牛羊兔肉全完了，王瘸子也不敢叫他們加銀子。

王瘸子望着十四騎奔出平定鎮，他站在店門口罵大街：「操你娘，吃飽了見閻王！」

＊　＊　＊

蘇東二已無心再吃下去了，但霍天行不提起的事，他也不便開口。

霍天行過了半個時辰才找來個伙計，道：「你去一趟紫竹林，告訴那些人，咱們就快去了。」

他還未說完，伙計已搖手道：「饒了我吧，老爺子，我還有七十歲老母要養活吶。」

霍天行笑笑，道：「你還有老母在堂呀，你是個幸福的人，你是不可以去冒險。」

伙計直叫對不起，而于風霍地站起來了。

于風對霍天行道：「老爺子，這種事我專門呀！」

霍天行道：「好，你去，你給我半個時辰去一趟。」

大伙聽了全發楞，霍天行却對大伙笑道：「來，咱們還有好多菜未上桌吶。」

就聽灶上的鍋杓「叭叭」響，一道一道大菜送上來。

于風果然奔向紫竹林去了。

這兒地形他最熟，沒多久已發現一批人到了紫竹林中在拴馬了。

于風自大路上大搖大擺地走過去，他衝着烏長山幾人大聲道：

「霍天行蘇東二就快來了，他不想佔各位便宜，他叫我跑來對各位說，叫各位好生坐地歇一歇，有勁再殺才是眞本事。」

烏長山奔上來，道：「你是誰？」

「我是替蘇東二跑腿的，我走啦！」

就聽烏長生咒罵道：「他奶奶的，這小兔崽子是不是動什麼心眼了？」

回子馬占水道：「咱們怕什麼，咱們人多，他不是叫咱們歇着嗎？留個人守着，餘下的養精神。」

四個東洋浪人過來了。

這四個浪人不簡單，他們乃是死在長白山客棧的那批東洋人的同門師兄，死了那麼多人，他四個人非宰了蘇東二不可。

有個浪人黑武士他大概剛學不久漢語，衝着烏長山直比劃道：「你們睡，我們等。」

烏長山明白，他們想先殺蘇東二了。

烏長山只要蘇東二死，誰殺也一樣。

他點點頭，道：「兄弟，大大的好。」

大伙在紫竹林中找地方歇，十月臘月天，霜寒風刺骨，一個個凍得把衣領包住半個頭。

* * *

於是，半個時辰過去了，紫竹林中十四個比虎豹還凶狠的大漢們彼此在咒罵了。

怎的，又見于風奔來了。

烏長山一看，立刻迎上去，道：「人呢？」

于風道：「是這樣的，蘇東二他不知吃了什麼藥，連着上茅坑，他拉稀已經拉了七次了，他叫我對各位說，他死活也會來的，叫各位等，稍等，稍等，等……」

烏長山道：「等到什麼時候？」

于風道：「等他肚子拉空就趕來。」

烏長山哈哈大笑，道：「媽巴子的，聽到爺們找上他，嚇出拉稀來了，哈……拉死這王八蛋。」

于風道：「不出半個時辰，他必來，蘇東二的脾氣我清楚，他說來必定來。」

烏長山道：「那就叫他快點來，媽的！」

* * *

寒月也，月潔如洗，大雪的反映，大地宛如套上一層高貴的銀白帷帳。

這時候明月穿窗進，霍天行擧杯笑道：「咱們不能到三更吧，來，大家最後一杯。」

全部站起來了，蘇東二對霍天行道：「先生，這最後一杯酒是我們大伙對你的崇敬，多年的培養照顧，多年的心血指導，咱們的感激就全在這杯酒中了。」

霍天行點點頭，道：「東二長大了，也會說話了，哈……」

司馬如龍不落後，道：「也是我心中想說的，先生。」

那于風已雙目見淚了。

于風跑了兩趟紫竹林，先穩住烏長山十四人，大伙都在這酒樓大吃大喝。

蘇東二吃得最多，他拉的什麼肚？

霍天行對蘇東二道：「東二呀，也許是上天的安排，叫關外的這些仇家進關來了，也好，打發了他們，你也可以陪着珍珠回關外她家住些時日，對不對？」

蘇東二道：「先生，我心中也是這麼想。」

珍珠笑笑，道：「先生眞好。」

「哈……」霍天行笑了。

這六個人眞的是酒足菜飽精神更好，一個個帶着熱呼呼的一顆心走出「長城飯店」。

于風早已當先奔去紫竹林了。

于風人尚未到，他已站在一塊大石上吼叫：「喂，來了，來了，來殺人了。」

這是什麼鬼話呀，只不過竹林中一擁站出十四個怒漢來，個個全是面泛青……凍加上氣，當然會哆嗦。

* * *

果然，山道上有人出現了，當然那是霍天行一行來了，而且珍珠與柳青青也來了。

蘇東二原是不要珍珠來冒險的，但他無法拒絕珍珠的堅持。

就如同司馬如龍無法拒絕柳青青是一樣。

此刻，紫竹林邊雙方站定了。

烏長山冷叱蘇東二，道：「你邀了幫手？」

蘇東二道：「你怕了？」

有個東洋黑帶武士，撥開烏長山道：「就是他嗎？」

烏長山點點頭，道：「猪木兄，正是他。」

猪木抽刀了，他抽刀，另外三人也抽刀。

猪木咬牙，道：「王八，可記得長白山客棧嗎？你好殘酷呀，殺了我那麼多好兄弟。」

蘇東二道：「不錯，我是殺了他們，只因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呀，就如同現在一般，你不是找上了我嗎？所以我又要提醒你，殺人者小心自己挨刀，這就叫做什麼來着？『瓦罐不離井邊破』吧！」

猪木咬牙道：「那麼，你就是快要破了的瓦罐。」

他只這麼一句話，四把既長又窄的彎刀猛向蘇東二的身上切過去



，眞的厲烈極了。

蘇東二就如同游魚也似的繞着四條極光在游動，他並未曾出刀，甚至也未看到他的刀在什麼地方。

蘇東二連躲三次，忽的一道極光迸射，嚄，蘇東二知道這極光是怎麼來的，他毫不猶疑的往右前方的黑帶武士撞過去。

當他雙足剛站定，身後面傳來「咚」的一聲响，有個浪人摔在地上了，不動了，只有鮮血在流。

蘇東二剛回身，又見一把彎刀衝來，眞厲害，這東洋浪人尚未到，刀已左右狂殺七次，但他仍需收刀，便也收進一道冷芒，斬在他的胸口上。

「唔！」

蘇東二已刺殺兩個黑帶武士了，只見兩個大個子併肩一起，擧刀空中往蘇東二身上衝上來。

蘇東二立即騰閃，否則實難躲過這一刀切。

突然，又是一道極光出現，兩個浪人雙目急閉間，蘇東二貼地而上，他出刀就是肚皮上，等到空中的兩把刀殺下來，蘇東二已站在一邊冷笑了。

於是，又是兩聲撞地聲，活似推金山倒玉柱。

烏長山終於發現迸射的强光來自珍珠姑娘，他不由大怒，對身邊的「天池雙雄」一揮手，道：「走，咱們去砍了那個臭丫頭。」

三個人全是一色長把掃刀，呼轟着便往珍珠姑娘殺去……

蘇東二想攔，不料守在一邊的關外七友發動了。

這七個人各自有各人的兵刃，沒有一個是相同的。

這關外七友曾與百里和尚有交情，也曾追蘇東二朱全到了古北口附近，却被蘇東二殺敗而逃，如今忍不下一口怒氣，便應烏長山之邀進關來了。

* * *

關外七友圍上蘇東二與司馬如龍二人，天黑，他們把司馬如龍當成了朱全。

于風與柳青青二人反而到了外圍。

他二人已閃到了霍天行與珍珠二人附近了。

見烏長山三人動起掃刀砍向珍珠，他二人急急的要出手，但霍天行出手了。

只見霍天行抖手雙掌拍出，有一股强大的力道掀起狂風激旋，隨之就見他錯身在烏長山身側，而烏長山的掃刀已落在霍天行的手中了。

看起來那只是一招「童子拜觀音」，但在接觸的刹那間又變成「野猴偷桃」。

烏長山莫名其妙的失去了兵刃，手腕還在痛。

而霍天行並不用掃刀，他雙掌又拍向兩把掃刀，就聽一聲冷哼：「撒手！」

「啊！」果然聽話，天池雙雄變狗熊，立刻抖着空手往外疾閃。

于風迎過來的時候就是霍天行得手之際，他突然出刀，柳青青也出刀。

二人的刀夠厲害，他三人全是攔腰斬，那烏長山就跌在天池雙雄的身前。

太快了，他們是怎麼死的也沒弄清楚，但烏長山心中明白，他遇上了江湖異人了。

* * *

穿梭在紫竹林中搏殺，這兒地勢對蘇東二與司馬如龍而言，太熟悉了。

對關外七友而言，就太不熟悉了。

幾個人穿梭在竹林中相互追殺着，而霍天行與珍珠，于風與柳青青四人全守在竹林外面。

于風對霍天行道：「先生，我追去。」

霍天行道：「不必了，只是時間而已。」

柳青青急得直瞪眼，道：「霍伯伯，我不放心吶！」

霍天行道：「青青，我把他們邀在這兒，便是要一網打盡他們，江湖再不容這些惡人橫行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嘩啦」之聲傳過來，而且還是不只一兩聲，有幾處還有尖嗥之聲。

那當然是死了人的尖吼淒叫，聽仔細，並非是蘇東二或司馬如龍聲音。

竹林中又有幾聲淒叫，然後歸於沉寂了。

時間在告訴人們，殺戮已經結束了，大地又恢復了平靜，大地本來是平靜的，無波的，但人們會製造混亂，因爲江湖上太多的人打算在混亂中得到些什麼。

柳青青忍不住的大叫：「如龍哥！」

珍珠也急了：「先生，怎不見他們出來？」

霍天行道：「會的，他們就快出來了。」

于風道：「先生，我進去瞧瞧。」

「不，太危險了，一地的埋伏。」

于風笑了。

「先生，我明白了，蘇兄弟與司馬兄弟二人會以此法搏殺過狠羣，那一回一共三十多頭野狼，就沒一個逃出竹林外的，他們……」

嚄，就在這時候，紫竹林中兩個人滿身是血的臂挽着臂大喘氣的走出紫竹林外來了。（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赫連光與柳和先較量賭技，後較武技，不分勝負，柳和可惜赫連光誤入歧途，赫連光笑着搖頭，而後各自離去。陰丹帶皇甫青窺鬥，雖然証實他外公赫連光是「四大天王」之一，但他不以爲然，因爲他們「蟻語」之後，柳和面有慚色。皇甫青細心觀察「四大天王」的動靜，留意「一字併肩會」和武林殘障、梁心齋等的活動……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 武林滑頭

## 四大天王施暗襲　武林殘障作幫兇

小蔡緩緩欺近，突然打出一拐。蔡根不久前和父兄一起過數日，受益不淺，蔡大年指點些，蔡培森也教他一些，大有進展。

所以說目前的小蔡也是高手一個了。

高手施襲，非同小可。

這一拐勢在必得，他的拐還未到，卻有人尖叫了起來：「自己人打自己人，反了……」

因爲他頭上紮了白布條，又易了容，「武林殘障之家」的人當然會大驚小怪，還以爲他是窩裡反呢。

這麼一叫，也未能對丁震南有多大幫助。

拐勢太快，已到了丁的右後側。

畢竟丁是閱歷深的人，反應也快，疾閃急轉，把這一拐化解了大半，只在右大腿上蹭了一下。

這一下也把他的褲子蹭破，連皮帶肉去了一塊。

小蔡也精，得手就溜。

好在夜間很暗，百十人又是在活動追逐，立刻就脫出了丁震南的視野，此刻皇甫青却爲難地站在另一邊。

帮誰呢？帮外公對付黃九成？

他不忍如此作。

那麼帮黃前輩對付自己的外公？他更不忍。

此刻一個臉上有兩道刀疤的漢子經過他的身旁，粗聲道：「怡喂！還不動手，發什麼呆？」

皇甫青對「武林殘障之家」的殘廢越來越無好感。

於是他把蟠龍匕拉長二尺七寸。開始傷人了。

大多數的「武林殘障之家」和「一字併肩會」中的中下級人手，都非皇甫青的敵手，却不知他是誰。

一旦放手搏殺，不出盞茶工夫就傷了十來人。

皇甫青不會殺死他們的。

他也不會使他們殘上加殘，例如缺了一臂之人，他絕不會再殘他另一臂或另一腿，只是使他們受傷。

使之受傷之後，很快就失去抵抗。

他繞着外公傷了不少的人，這才以「蟻語蜨音」道：「什麼，您老人家這麼作是值得的嗎？」

赫連光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但未出聲。

皇甫青相信外公聽到了。

外公眞的變邪而不克自拔了嗎？

「外公，如果您是爲正義、公理而戰鬥，青兒願意捨上這條命站在您的身邊，可是……」

赫連光似乎連看也未看他一眼。

「外公，您老人家以前愛我，



呵護我，這也是假的嗎？」

赫連光終於開了腔，道：「小青，外公另有苦衷。」

皇甫青大喜，外公終於說話了。

外公開了腔就証明他是赫連光，也証明他承認這個外孫了，道：「外公有什麼苦衷？」

「現在不便說，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可是有一天外公的英名全都被犧牲光了！」

「不要緊，有一天必然眞相大白。」

「這對外公太不利了！」

「我也知道不利！」

「外公，現在青兒該怎麼辦？」

「你儘可動手。」

「外公不怕我殺人傷人？」

「動手之下，殺人傷人在所不免……」

皇甫青不由大皺眉頭，外公不怕他殺人？

那有希望別人殺死自己部下的道理？

這麼以「蟻語蜨音」交談也分神，黃九成就略佔上風了，皇甫青看得出來，黃九成似乎略遜外公一籌。

這工夫皇甫青眞是左右爲難。

他不能帮外公，也不便帮黃九成。

以他目前的造詣，他一加入，必然有極大的變化。

就在這時皇甫青耳際有另一種細小的口音道：「皇甫青，你要帮助你外公嗎？」

皇甫青以爲是黃九成的口音。

別人不會以這口氣和他說話。

皇甫青道：「黃前輩，我不能帮他，只可惜也不便帮黃前輩，希望前輩能原諒我！」

「不妨！這也是人之常情。」

「前輩，我目前該怎麼辦？」

「你希望有什麼結果？」

「請前輩告知，『武林殘障之家』的人，是不是受到『一字併肩會』的蠱惑而來此助陣的？」

「錯了！他們就是『一字併肩會』豢養的殺手！」

「前輩請指示。」

「如我要你加入對付你外公呢？」

「前輩，晚輩十分爲難！」

「只是因爲他是你的外公嗎？」

「也不僅僅爲了這些，我以爲外公有苦衷是眞的，但他目前不能說，晚輩對外公極有信心。」

「那麼，你希望如何？」

「如果黃前輩能施展法術，使對方一半以上的人負傷，知難而退就可以了。前輩意下如何？」

黃半仙道：「用法術，嚇阻作用是可以產生少許的，畢竟這種法術並不能完全代表刀兵統御戰場的。」

「只要有嚇阻力量就夠了，晚輩也不主張大開殺戒，須知那些殘廢的人總是不幸的。」

「小子，你的心地還很善良，難得，好吧！我就試試看，你馬上去通知自己人，我發動時，會天昏地暗，沙飛石走，自己人要爬下。」

「是的，前輩，我外公不會受傷？」

「不會。」

「爲什麼他不會？」

「我不想說出理由！」

皇甫青立刻去通知兩位長輩及牧場中的年輕人。通知了之後又回到黃九成身邊，道：「黃前輩，好了！」

這工夫黃九成忽然離開赫連光疾退五七步，引吭長嘯，數聲長嘯之後，又變成低吟，然後再長嘯，且雙掌交搓，掌中火星迸射，口中唸唸有詞。

在場中人大多知道他有點神通，但見過他施法的人却不多見，大多數的人都停止搏殺望着他。

這當然也包括赫連光在內。

好像作法之下，並沒有什麼異象出現。

只有夜霧稍濃了些。

人所共知，霧天無風，有風的天絕無霧。

這是一般人的常識，小孩子都知道。

只不過此刻却聽到了風聲，只是很高，像在天空九霄雲外，自九天之上吹來似的，只是還未到達地面。

由於風聲很大，大家都仰望天際。

風是看不到的，而地面上仍然是霧氣氤氳。

就在這時，地面上有了風，太大的風，像山川震動，飛砂走石，幾乎無法張目。

於是傳來了號叫聲及奔逃聲。

牧場中人都伏在地上，他們有的人能感覺到對方的人自他們身邊奔過，或者踏着他們的身子奔逃。

等到風聲漸漸遠去時，牧場中一片死寂，衆人才站了起來，除了一些屍體，對方全撤走了。

黎白喟然道：「黃半仙，要不是你的法術，今夜只怕討不了好，我們這邊的死傷會數倍於他們。」

黃九成道：「老黎，你也以爲這是什麼眞憑實學？」

「當然，盡管在你們施法者來說，也許是利用四周環境及人類的心態使人產生幻覺，這仍是一門學問。」

「說來慚愧！這的確是幻象！」

「幻象能使人當眞，更見功

夫。」

黃九成道：「對方很快也會明白，他們中了計，也許不久還會捲土重來，黎兄以爲如何？」

黎白道：「當然！他們絕不會死心！」

黃九成道：「查點一下死傷人數，儘快清理現場，以便研究一下他們下一撥的攻勢。」

「對！下一撥攻擊必然是雷霆萬鈞的！」

查點之下，對方遺下了二十八具屍體，重傷者十三人。這邊死了九人，傷的七人。死者立刻掩埋。

派出卡哨，小心戒備。黎、黃二位加上他們五六位得力助手，和兩小以及另外四個年輕高手，那就是金玉堃、蕭疆、陰丹和李環等。

皇甫青遍找萬靜，却沒有找到。

原來萬靜在黃九成施法之前，就接近萬能，與他以「蟻語蜨音」通話，勸萬能隱退。

萬能斥她狂妄，不知大人的事就少管閑事。

不久黃九成施法，萬靜正要爬下，却有人扣住她的脈門帶她離開了現場。那當然是萬能了。

萬靜掙開手，說不屑與邪會的頭子父親爲伍，萬能嘆口氣道：「傻孩子，爹永遠也不會使祖先蒙羞，也不會使子孫抬不起頭來！」

萬靜不屑地道：「那是因爲爹的臉皮厚！」

萬能笑笑不答。

萬靜道：「皇甫敢、黎白和黃九成，他們都倍受武林同道敬佩，您本來也是一樣的，可是現在……」

「將來妳會知道的！」

「我才不信哩！」

「妳應該信的。」

「如何才能証明爹不是說謊騙人的？」

「這很簡單，要不是那樣，我會讓皇甫青那小子佔妳的便宜？爹是那種無能的人嗎？」

「爹……」萬靜紅了臉，以爲爹已知她與阿青的事，道：「您是萬能，那有您不知道的事。」

「丫頭妳知道這個就好，待我傳妳幾招，我們就分手吧！」

在一個秘洞中傳了萬靜兩招，臨別時萬靜道：「武林中的事，雲詭波譎，令人捉摸不定，但只要你對我有信心，就不會迷失。」

「爹，我很難做到。」

「妳要跟皇甫青那小子學……」

「學什麼？」

「學他的信心，也就是他對赫連光的信任和向心力。」

萬靜一想也對，赫連光已証明是四大天王之一，但皇甫青一直對赫連光只有信心，以爲他是個好人。

萬靜以爲，她自己也該對老爹有信心才對。

＊　＊　＊

此刻在牧場的大廳中，一干高手議論紛紛。

黎、黃二人沒有架子，也很重視晚輩的意見。

金玉堃道：「黎前輩，晚輩以爲，對付這個龐大的勢力，應該主動攻擊，用蠶食政策。」

黎白道：「請說明白些！」

金玉堃道：「比喻說『武林殘障之家』就是『一字併肩會』的主要勢力，我們該主動向那些人下手，採游擊方式，使他們防不勝防。」

黎白和黃九成沒說什麼。

皇甫青道：「殘障同道是一些被人利用的可憐蟲，向他們下煞手，實在於心不忍。」

金玉堃大聲道：「大敵當前，那來的這麼多婆婆媽媽經！我們的人被殺，而且他們還要來，依你皇甫大俠之見，是不是投降最好？」

皇甫青淡然道：「金兄以爲，不忍殺這些殘障同道，就沒有別法可想，非投降不可嗎？」

蕭疆道：「婦人之仁，成得了什麼大事？」

陰丹道：「像吃了火藥似的，打架呀，你們也可以聽聽別人的意見哪！殺死那些不幸的殘障人，本就不忍，有什麼不對？」

小蔡道：「兩位前輩，第一線拒敵之法，就交給我和皇甫青二人吧！如果我們第一線擋不住，再由第二線或最後一道防線阻擋。」

黎白道：「你就說說你們的計劃如何？」

小蔡道：「有些計劃只能實行，不便說出來，好在我們第一線擋不住也並不影响第二線。」

黃九成道：「就由他們去做吧，我對他們二人的怪點子頗有信心。」

金玉堃道：「黃前輩，怪點子合乎兵法嗎？」

黃九成道：「兵不厭詐就是這道理。」

金玉堃和蕭疆顯然不服，但却不再出聲。

於是兩小要了二十個人，自去準備。

他們的點子也許很原始也很單純。

只不過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很簡單的，也往往被人類複雜化了。

然後，兩小要求把梁心齋請來。

所謂請來也就是拎來作人質，黎、黃二位也不反對，反正把梁弄來總是有益無害的。

金、蕭兩小見兩位長輩對皇甫青及小蔡的建議言聽計從，十分不



舒服，倒要看看他們有什麼鬼點子。

＊　＊　＊

就在第三夜約三更左右，他們又來了。

這一次近兩百人，每一組五、七人之中，必有一人拿着些黑狗血、黑驢蹄子及朱砂等辟邪之物。

他們也知道，黃九成的法術是一種幻象。

要破除這種幻象，用黑狗血及黑驢蹄或朱砂等頗有效。他們是有備而來，勢在必得的。

那知進入牧場不遠，突然發生了意外。

至少有八九十人陷入了糞坑之中。

這些糞坑就是陷阱，上面鋪了一層細竹，竹上有一層薄薄的泥，驟不及防踏上，除了頂尖高手，如赫連光、姜治中、萬能及胡大爲諸人，無一倖免。

坑並不深，還不到一丈，但糞水深約五尺。

有很多人非但全身被糞水濕透，還喝了不少的黃湯，嘔吐不已，一時之間臭氣遍野。

八、九十人是他們全部人馬的半數。

總不能全身糞水去搏鬥吧？總要先找個地方去洗一下，而附近正好就有一條小溪流。

這些人又有一半是「武林殘障之家」的。

他們邊洗邊罵，有些人還在嘔吐。

吞下糞水的人猛漱口，但怎麼漱口，還是感覺口中臭臭地，而且光洗身子還不成，衣衫也要洗淨。

這麼一折騰，將近四更天了。

未落入陷阱的人，現在不能單獨行動，因爲只有半數的人，只怕實力太薄弱，只好等他們洗好一起行動。

這些未落糞坑的人，由於援救那些落坑之人，身上手上也會濺些糞漬，也下水洗滌。

可以說未下水洗滌者不及十分之一、二。

就在他們洗好穿上濕的衣服，準備進攻時，忽然，身上癢了起來，須知有時痛可忍，癢不可忍。

那滋味不好受。

於是一片搔癢聲，甚至還有人在溪中找些粗石在身上猛搓，不久，很多人就渾身鮮血淋漓了。

到此地步，他們知道已經上了當。

小蔡大聲喊話，「呵！朋友們，癢不大好受吧！這毛病雖不大，要是不治的話，就變成大毛病哩！」

這時有人大罵「王八蛋」！

小蔡道：「我想，世上最不可原諒的王八蛋，就是知恩不報，甚至恩將仇報那種人，試問，近來是誰經常以數十萬乃至百十萬兩支助你們？」

「你們是皇甫青及小蔡？」

「對，就是爺們。」

「你們簡直不是東西——暗箭傷人！」

「大米乾飯餵狗吃，牠們見了你也會搖搖尾巴對不？」

只聞丁震南狠聲道：「小王八蛋，走着瞧！」

小蔡道：「丁大俠，只怕沒有什麼好瞧的哩！」

丁震南道：「什麼意思？」

「如不快治，身上會起些水泡，由於奇癢，非抓不可，一旦抓破，就流着黃水，黃水又會傳染其他部位，如此傳來傳去，渾身瘡上加瘡，癤上加癤，就變成了『瘡人』，臭氣四溢，無人敢近了。」

丁震南道：「你少胡說，沒有治不好的病。」

「對呀！只要有名醫就成。」

「梁心齋梁大國手如何？」

「成，當然成，只要能找到他，保証藥到病除，只不過，除了梁心齋梁大國手，就無人能治了。」

罵聲不斷，漸漸遠去了。

夜風吹來，臭氣仍然十分濃烈。

此刻有人拍了兩小的肩胛一下，回頭一看，正是黎白及黃九成二位前輩，皇甫青道：「不登大雅，兩位前輩別見笑。」

黎白道：「方法不雅，却十分管用。」

黃九成道：「老黎，事前我說過，對這兩個小子的鬼點子頗具信心，當時你還不信哪！」

黎白道：「使他們身上發癢……」

皇甫青道：「晚輩有一種暗器叫『蟲鏢』。」

他拿出來給兩位長輩觀看。

小蔡道：「這『蟲鏢』不在傷人，而在它上面經過一種使人發癢無法忍受的藥物淬泡過。」

「就是這種藥？」

「是的。」皇甫青道：「他們落入糞坑，非洗一下不可，而此溪太窄太淺，也較易控制，在上游撒下藥粉，下游洗澡的人就會感染，當然，如果是在大江或大河上游撒下再多的藥粉，其效果也就微不足道了。」

「好主意！」黃九成道：「你們這鬼主意，比老夫的法術還靈。」

皇甫青道：「說來慚愧。」

「是不是還繼續有鬼點子？」

「有有！」小蔡搶着道：「癢只能持續三五天，但他們不知道，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厲害。只不過無名醫指點，他們會信以爲眞。」

黃九成道：「信以為眞又如何？」

小蔡道：「信以為眞就會去找梁心齋。」

「梁心齋在我們這兒。」

「對呀！找別人是白找！」

「難道別人就不能治？」

皇甫青道：「很難，前輩。」

小蔡道：「他們最後必然會來！我們也會給他兩種藥，內服及外搽，任選一種即可，他們必然選外搽的。」

黃九成道：「對！他們怕藥中有毒。」

小蔡道：「搽了之後就不癢了！身上和臉上會凸出一些大包，大如兒拳……」

黃九成笑了起來，道：「能不能治癒？」

「當然能！很快即好，但他們不懂，必然害怕而順從我們。讓他們發誓，然後要他們去退出『一字併肩會』。」

黎白道：「他們可靠嗎？萬一好了之後又掉過頭來報仇啊！」

「不妨，還留了一手。」

「還有一手？」黎白和黃九成互視一眼，似乎在說：這兩個小子的花梢太多了！眞是後生可畏呀！

這工夫梁心齋自後面走來，道：「的確還留了一手。」

黃九成道：「老梁，還有甚麼？」

梁心齋道：「還會瀉肚，因為藥中有『巴豆』在內，用手搽藥，總會進入口中少許。」

黃九成道：「他們終會屈服？」

梁心齋點點頭。

黎白道：「這些方子是他們自己弄的，還是你大國手傳他的？我不以為他們知道這些。」

梁心齋道：「是他們在我處偷去了一本小册子，那上面都是些偏方，可以說是整人的偏方。」

黃九成道：「你這老小子眞不是玩藝兒的。」

梁心齋道：「我承認，我不是個君子！」

黎白道：「敢承認自己是君子的人不多。」

黃九成道：「我也不是。」

黎白道：「儘管如此，還是要提防他們捲土重來。」

黃九成道：「當然！」

梁心齋道：「至少他們三天內不會來了！但三天後必來，來了之後用兩小的辦法可行……」

梁心齋都認為可行，黃、黎兩人只好靜觀其變了。

金玉堃和蕭疆兩人還眞不能不折服。

＊　＊　＊

三天後，果然「武林殘障之家」派來了代表。他們願意妥協，索取解藥。丁震南是代表的三人之一。

接待的仍是兩小，皇甫青道：「丁大俠，好了之後，還要和我們為敵，沒完沒了嗎？」

「不會的。」

兩小一看就知道是口是心非，小蔡道：「丁大俠，如果好了之後仍然聚衆來找我們怎麼辦？」

「應該不會，人格保証。」

「丁大俠，過去我們對貴家，時有濟助，最後有沒有人格保証？你怎麼說？還算不算恩將仇報？」

丁震南有點尷尬，道：「那是……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

「日後自當奉告。」

「丁大俠發個誓吧！」

「甚麼？還要發誓？」

「對，我想，君子是不怕發誓的。」

丁震南道：「怎麼發？」

「發誓也不會呀！我教你！喏！就是這樣：我們拿了解藥要是仍有二心，就叫我們渾身長出怪包……」

丁震南只有悻悻地發了誓。

實在是那些人太痛苦了，要不要了他的命他也不會來。

就連丁震南身上也有，只是輕些。

小蔡拿出了解藥，一種紅瓶是外搽的，藍瓶是口服的。

「丁大俠，這是兩種藥，這一種是內服的，這一種是外搽的，都有效，你可以任取一種……」

丁震南道：「兩種同時用行不行？」

「當然也成！還有一點，如一天之內有起色，要來報告一下。」

丁震南考慮了一下，取了紅瓶的。

丁走後，黃九成踱進室中，道：「你們兩個小子以為這老小子是不是誠心在發誓？」

皇甫青道：「依晚輩看，丁絕非誠心。」

黃九成道：「我在暗中窺伺，也認為如此。」

黎白也走了過來，道：「就算最後他們還會瀉肚，也總不是辦法吧？」

小蔡道：「相信梁大國手會有答案的。」

果然，梁心齋走了進來，冷冷地道：「對，以詭計賺人，未必能使他折服，像你們兩人對我一樣。」

皇甫青躬身道：「梁大俠還在記恨那件事情，那不過是開開玩笑，我倆鄭重道歉。」

黎白道：「是怎麼回事？」

黃九成大笑着說了一切。

黎白也笑了起來，道：「這玩



笑可開大了。」

黃九成道：「老梁，這是玩笑，你也該相信，但有一點也許對你有利，這正是『焉知非福』？」

「你又在胡扯甚麼？」

黃九成正色道：「我們不把你請來，你絕對逃不出他們『一字併肩會』和『武林殘障之家』的干擾。」

梁心齋不出聲，事實如此。

他被請來，他的小童一定會告訴前去請他的「一字併肩會」或「武林殘障之家」中人！就不會怪他了。

黃九成道：「如搽用有效，一天內不來報告藥效如何，那就是毫無誠意，還會前來復仇。」

大家都有此看法。

＊　＊　＊

第三天丁震南又來了。

顯然情緒很壞，但又不敢發洩出來。

這都在意料之中，小蔡道：「丁大俠，到底是好不好用？」

「根本不好用！」

「那怎麼會呢？」

「你們看……」輕輕擄起衣袖，臂上有幾個兒拳大小的大肉包，看來眞正是十分可怖。

小蔡道：「這只能怪你們自己……」

「這話怎麼說？」

「第一天療效不錯，你們却不來告知，等到第三天又出來大包了，這才來此要藥！」

丁震南冷冷地道：「這不証明你們又在耍人？」

小蔡道：「你們如果應約於第一天前來，就表示你們有誠意，而我們也會再給你們一些藥，既然沒有來，藥力一過，自然又開始惡化了！」

丁震南道：「似乎一切都在你的計算之中。」

皇甫青道：「如果丁大俠保証好了之後不再受『一字併肩會』控制及驅使，這一次必然痊癒，但有起色時仍請前來說明一下。」

丁震南又點了頭，取藥走了。

只不過這一次是內服的藥，不拿也要拿。

因為「一字併肩會」中的二流人物，也有些人有此怪病，這工夫黎白、黃九成和梁心齋又來了。

黃九成道：「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中。」

梁心齋道：「當然。」

黃九成道：「你是說他們吃了這藥瀉肚？」

「本來如此，可是情況又變了……」梁心齋道：「如果這次他們服了藥不馬上來報告，除了瀉肚，功力還要減去一半……」

兩小一驚，皇甫青道：「梁大俠是不是又在他剛拿去的口服藥中，又加上了一味藥？」

梁心齋道：「正是。」

小蔡道：「我們不是失信了？」

梁心齋道：「失信的是他們，我們並未失信，你們叮囑過他，一有效驗立即來報告，他們不來，就顯示一旦好了，他們還會瘋狂地報復。所以為了懲此頑兇，又為他們加了一味藥，叫他們永遠也成不了氣候。」

小蔡拍手大笑道：「這太好了。」

黎白道：「老梁，這麼作是否過份了些？」

黃九成道：「老黎，你別婆婆媽媽地，對付這些出爾反爾，恩將仇報的壞蛋，我以為罪有應得！」

皇甫青道：「況且，還為他們留了一半的功力。」

黎白道：「各位要知道，我們主要的目標是萬能、姜治中、胡大為及赫連光四個人物。」

梁心齋道：「如果僅是他們四人，沒有『武林殘障之家』近百十人助紂為虐，四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

皇甫青道：「請問三位長輩，『一字併肩會』四大天王之上，眞的還有一位太上會主神秘人物嗎？」

三人都微微點頭。

梁心齋道：「二位能不能猜到是誰？」

黃九成道：「武林中碩果僅存的大人物還有『白骨叟』和『黑和尚』，這是公認的頂尖人物，沒有聽說過有別的……」

黎白道：「還有一個『飛劍』太叔通……」

「對對，的確，太叔通也算一個！」

小蔡道：「長輩是說，這三人比長輩們還厲害？」

黃九成道：「廢話！」

黎白道：「但依我看，這三個人都在七旬以上，不大可能再入武林趟這渾水的，兩位以為如何？」

黃九成道：「的確，這其中的『黑和尚』乃是天竺人，中國話還不怎麼通順，他絕對不可能的。」

梁心齋道：「『飛劍』太叔通是家師的友好，我還見過一次，那是一位方正之人，他不可能老來變節。」

「這麼說只有一位『白骨叟』可能了？」皇甫青道：「這位『白骨叟』是白道還是黑道上的人物？」

黎白道：「很難說是白道黑道，却是剛愎自用，不易捉摸。」

黎白續道：「如果確有個太上會主，此人的可能性最大。」

黃半仙道：「還有個似有似無的人物，據說也能列入頂尖高手，此人是個女人，出身八旗貴胄。」

黎白道：「在下久居北京，時

有耳聞，也有人說此女深居大內，可能是皇戚聖眷呢！」

梁心齋道：「這個人物家師說過，據家師說，武林高人輩出，若論功力渾厚，只怕『白骨叟』、『黑和尚』和『飛劍』太叔通也望塵莫及。」

小蔡道：「看來也只有這號人物才有資格作『一字併肩會』的太上會主呢！」

梁心齋道：「那也不見得，不過家師也只是耳聞，到底有沒有這麼個人，言人人殊，見過的人只怕不多。」

* * *

兩天後，丁震南再次前來。果然那些人有下瀉現象，小蔡道：「這是服藥後的正常現象。」

丁震南道：「蔡少俠，我能不能見見梁大國手？」

小蔡道：「梁大俠不在家。」

「不會吧！我希望見見他！」

「丁大俠，如果你們不變初衷，非助紂為虐，作『一字併肩會』的工具不可，梁大俠就不會見你。」

丁震南道：「我們都已下定決心，不再甘受利用了。」

「口說無憑，因為貴『家』已失信多次了！」

「這一次是真的，只要治好身上的癢及下瀉，立刻暫時解散『武林殘障之家』，各自謀生。」

皇甫青道：「這又何必？」

丁震南道：「當然不是解散，而是暫時各自謀生，以便不會再被集體利用，事了之後，可以重返『家』中安養。」

兩小互視一眼，皇甫青道：「既然如此，我們就破例信任丁大俠一次，馬上給你藥物。」

「會不會……」

「不會，這次的藥保証好用，甚麼毛病都沒有了。」

丁震南走後，皇甫青報告了三位前輩，他說由於丁已改過向善，藥中那一味減低武功一半的藥物已被他拿掉了。

黎白道：「年輕人心地還不錯。」

黃九成道：「只怕他辜負了你的一片好心。」

皇甫青道：「都是一些不幸之人，總要再給他們一次機會。晚輩擅專，還請長輩們原諒！」

黃九成道：「我們當然不會怪你，只不過以我的推斷，他們改過向善的機率還是微乎其微。」

一連十來天，「一字併肩會」的人毫無動靜。

這有兩個可能，一是「武林殘障之家」已叛離了他們，沒有這一股實力，該會的聲勢就沒有那麼大了。

其次，他們待體力恢復後再作反撲。

兩小又在牧場中躭了近一個月，仍然相安無事。

他們這才辭別了長輩們，去探聽「武林殘障之家」的動靜，結果發現那一大片木屋仍然無人。

「小蔡，他們真的解散了？」

小蔡道：「如果那些殘障之人發現，他們確被利用為他們打頭陣，他們當然會作鳥獸散的。」

兩小放了心。

沒有「家」中八九十人支助，目前「一字併肩會」不會再大舉進犯，大概黃半仙的法術，也能收些嚇阻作用吧？

一時不回牧場，閑來無事，兩小又進入一家賭場。

為免樹大招風，兩人易了容，而且分開進入。

這一次他們對「紅黑寶」有興趣了。

他們要換個點子弄錢，這是「一字併肩會」開的。

既然「武林殘障之家」成員暫時星散，不久會再返「家」，開門七件事，開銷奇大，兩小不能不管。

這正是所謂，殺人殺死，救人救活的道理。

兩小看了一會，沒有大賭注。

小蔡自告奮勇，願作寶官。

別人不信任他，小蔡就掏出了三張銀票，計二十餘萬兩，觀者不由咋舌，能拿出這麼多絕不是泛泛之輩。

於是原來的「寶官」讓位給他。

「寶官」(作寶者)必須是一位公正人士，和賭者沒有關連。當然是否真的無關連，誰也不敢打包票。

皇甫青道：「這位老兄可靠嗎？」

原先的「寶官」道：「相信在場各位都不認識這位老弟，各位請放心賭吧！在下負責！」

皇甫青道：「既然如此，在下就玩玩，只不過以在下看來，這位老兄有點流氣，不像個……」

小蔡眼一瞪大聲道：「不像甚麼？」

皇甫青道：「沒有甚麼，算了！賭吧！」

「不行！」小蔡厲聲道：「他奶奶的！你要是不把話說清楚，俺絕不和你一桌賭錢！」

小蔡又道：「你不賭，這家賭場絕不會關門。」

皇甫青道：「各位，要賭就要痛快！」

小蔡道：「怎麼才痛快？」

皇甫青道：「你是『寶官』，沒有資格說話！」他掏出七八張票，有人大致估了一下，立刻叫了起來道：「嘖嘖！兩百多萬兩啊！真是一位財神爺啊！」

小蔡冷冷道：「只怕是個散財童子吧……」



原先的莊家道：「算……算了，既然這位兄弟身懷鉅款，我這莊家還是讓了吧！我這點賭資實在太寒傖了……」

莊上讓給皇甫青，自去押注。

皇甫青道：「老實說，我作莊，這『寶官』就必須是我信任的，這一位作『寶官』……」

「怎麼，你不信任我？」小蔡跳了起來。

皇甫青道：「有那麼一點。」

「他奶奶的！乾脆我讓你作『寶官』好了！」

皇甫青道：「也好，至少我比你可靠！」

小蔡道：「我來作莊！」

皇甫青道：「老兄，掂掂自己的斤兩好不好？在這場面上，沒有一兩百萬，夠資格作莊嗎？」

小蔡再次一掏，把十來張銀票砸在桌上道：「你來點點看夠不夠？」

原先的莊上要查點，小蔡道：「叫這小子查點，那才能使他心服口服……」

皇甫青哼了一聲，點了一下，計約一百六十萬兩，道：「勉勉强强可以作個小莊而已……」

兩小沒有再鬥嘴，「寶官」皇甫青作寶，眾人紛紛下注，小蔡道：「各位可別寒傖。」

第一次下注不大，都要觀望一下。

最大的注是三千兩。

這第一把莊上通賠。

第二把注就大了，最大的一萬五千兩。

這一把開寶是「黑」，莊上吃小賠大。

押注者有了信心，至少莊上不是「郎中」之流人物，這次最大的一家押十七萬兩，反正不下大注不能贏大錢，這種人贏得快也輸得快。

這一把莊上又是賠大吃小，倒貼近萬兩。

賭者看準了，這莊家，真是個散財童子。

看準了穩贏，不下大注，坐失良機，讓別人把大把銀子搬回家，豈不是冤大頭嗎？

於是下注最少的人，也在七八萬以上。

下注最大的人，這次下了五十萬兩。

這一次可有得玩了，收枱面已超過一百五十萬兩。

這些人傻了眼，這叫着偷雞不着蝕把米。

只不過他們仍有信心。這次莊上大贏。

他們以為這只不過是莊上走運。下一把可沒有那麼幸運，於是這一把下注又引起觀者的驚嘆。

最大的一注七十五萬兩，這些人的銀子是怎麼來的？

最少的一注也有十五萬，他們似想這一把要把上一把的贏回來，還倒賺一些，這就叫着賭。

賭博所以會越賭越大，正是這種心理，也就是所謂「沙河淘金，越掏越深」，終於不可自拔。

這一次是「紅」，而下注的幾乎全押了「黑」。

只有一個下了二十五萬兩的是押「紅」。

這一次收枱面足有一百七十萬兩之鉅。

這怎麼會輸？皇甫青對寶也極有研究，作「寶官」弄鬼，主要是靠雄渾的內力，再加上技巧控制「紅」「黑」，為所欲為。

前三把先輸，會造成押注者的錯覺。

引蛇出洞，再猛下大注，然後痛宰一番。

這家賭場，正是「一字併肩會」開的。

估計也有兩百萬的收穫了，見好即收，小蔡不賭了，皇甫青道：「怎麼，贏了就抽腿？」

小蔡道：「怎麼？贏了就該沒羌沒了地奉陪？」

小蔡收拾銀票，押注者之一冷冷地道：「老弟，作人要厚道點，贏了就走未免太……」

皇甫青道：「對呀！也未免太光棍了吧？」

小蔡把大銀票往袋內一塞，另一手散出了一些銀票，在空中飛舞，道：「觀眾朋友，這是給你們吃紅的，小意思，不成敬意。」

有所謂，黃金鋪地，老少折腰。

銀票漫天飛，那個不眼紅？

這些小票面的銀票，每張少說也有三五百兩，不會有幾十兩的票面，很多人一年賺不到五百兩銀子。

場中一片大亂。

小蔡趁亂一溜，皇甫青大聲道：「怎麼？還是要溜呀！真是上不了大枱面的角色……」

剛才押注的有三個賭場中人，立刻去追小蔡。

當然，兩小早已不見影子了。

兩人在鎮外七八里處林中停下來休息。

小蔡道：「進帳兩百萬，賭寶你也靈。」

皇甫青道：「都是皮毛。」

「不見得吧！你作的寶我一次也未輸！」

皇甫青道：「自我偷看到外公和柳和豪賭之後，我才知道以前我把自己估得多高，而實際上我有多低。」

「今天不是贏得順利？」

清宮秘寶
龍虎丸
高級男性補品
龍虎丸乃清朝帝皇禦用强身補品，已有300餘年歷史，係四川省中藥工業研究院所發掘，採用中國名貴藥材，遵古法製提煉而成。
功能保青春、增活力、壯體、能强腰腎，長期服食能保持精神及身體之最佳狀態，是男性補身之珍品。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電話：6056216(二線)
清宮秘寶
龍虎丸
LONG FU WAN
清宮秘寶—龍虎丸



「那只不過是未遇上高手罷了。」

「『一字併肩會』派人在此監督，似乎賭技不高。」

皇甫青道：「和武功一樣，畢竟高手少庸手多。」

「『一字併肩會』應該不會被我們這邊唬住吧？」

「當然不會！」

「何時會再來？」

「雖然估不清，但必然不會罷休。」

「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去看看？」

「當然應該，」皇甫青道：「你猜我弄這筆鉅款的眞正目的是甚麼？」

「莫非不是爲了『武林殘障之家』？」

「至少在目前，牧場中更需要這筆錢對不？」

「對對，我怎麼竟疏忽了這一點？眞是猪腦！」

皇甫青道：「牧場中的開銷，絕不會比『武林殘障之家』少些，我們要快點趕回去……」

兩小趕回，正是深夜。

也許遲了些，但至少他們遇上了，回來是對的。

今夜，「一字併肩會」又大舉來犯。

上次鎩羽而歸，還被兩小耍來耍去，當然含恨在心，這一次來了三位四大天王人物，那是赫連光，姜治中和胡大爲。萬能說是隨後趕到。

另有「一字併肩會」中的中下級人物。

當然，「武林殘障之家」說是解散，的確也有人不趟這次渾水，却也仍然有人甘爲利用驅使的。

大約也有百餘人在斷殺。

看來已經持續了約一個時辰以上了吧？

雙方都有傷亡。

地上有死人，也有還在「哼哼」的重傷者。

兩小立刻去找黎白、黃九成及梁心齋。

梁心齋未找到，先找到了黎白，正在和胡大爲動手。

胡略遜一籌，已受了傷，他的軟劍已施展不開了。

黎白用刀，攻多守少。

但就在這時，丁震南忽然不知自何處鑽了出來。

他的巨斧銀芒疾閃就向黎白背後襲到。

皇甫青大喝一聲撲上，但立被一個蒙面人接住，此人正是那夜回「家」去接重傷的百里甲那個人。

皇甫青此刻知道，他的善心對這些人是無用的。

也可以說善心對這種人是一種浪費。

蟠龍匕拉長二尺七寸，攻其要害。

這人本來以爲這年輕人不難對付，那知一招之下，被逼退了一步半，而此刻黎白雖未受傷，却有些不支了。

因爲黎白比之胡大爲只高一籌而已。

丁震南的斧法却十分詭譎犀利。

事實上，丁震南的實力和胡大爲差不多。

皇甫青正要過去接應，這蒙面人又撲了上來。

這一次阿青決定打倒此人。

對於「家」中的忘恩負義，他的印象十分惡劣。

絕招一出，這蒙面人節節敗退。

阿青一會用父親教的，一會又用黎白教的。

兩種絕學交互使用，這人接不下來。

此刻小蔡却被兩個跛足人纏住。

這麼一來，黎白大俠苦戰胡大爲及丁震南，無人援手，已經岌岌可危了。而皇甫青加緊搏殺，這工夫一匕刺中了此人的左小腿。

蟠龍匕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匕，一刺就穿。

雖是小腿肚上，戳穿了就流血不止。

皇甫青不再手下留情，一滑而至。

這蒙面人一跛，身子失去平衡，急切中刺阿青這一匕，似知不大可能，却仍然連消帶打急閃。

「嗤」地一聲，又是一匕掃中了他的肩頸之間。

要是掃中的是左邊，那就會立斃當場而血濺三尺了。因左邊有大血管，而現在是掃中了右肩頸處。

皇甫青猛一抬頭，不由嗓中發出悲怒的怪音，這景象太可怕了。

眼見黎前輩先中了胡大爲一軟劍，胸衣裂開，接着丁震南又掃中了一斧，不旋踵胡又刺了黎大俠一軟劍。

這一切雖然是好幾個動作，却因太快，一氣呵成。

待皇甫青撲上，黎白也踉蹌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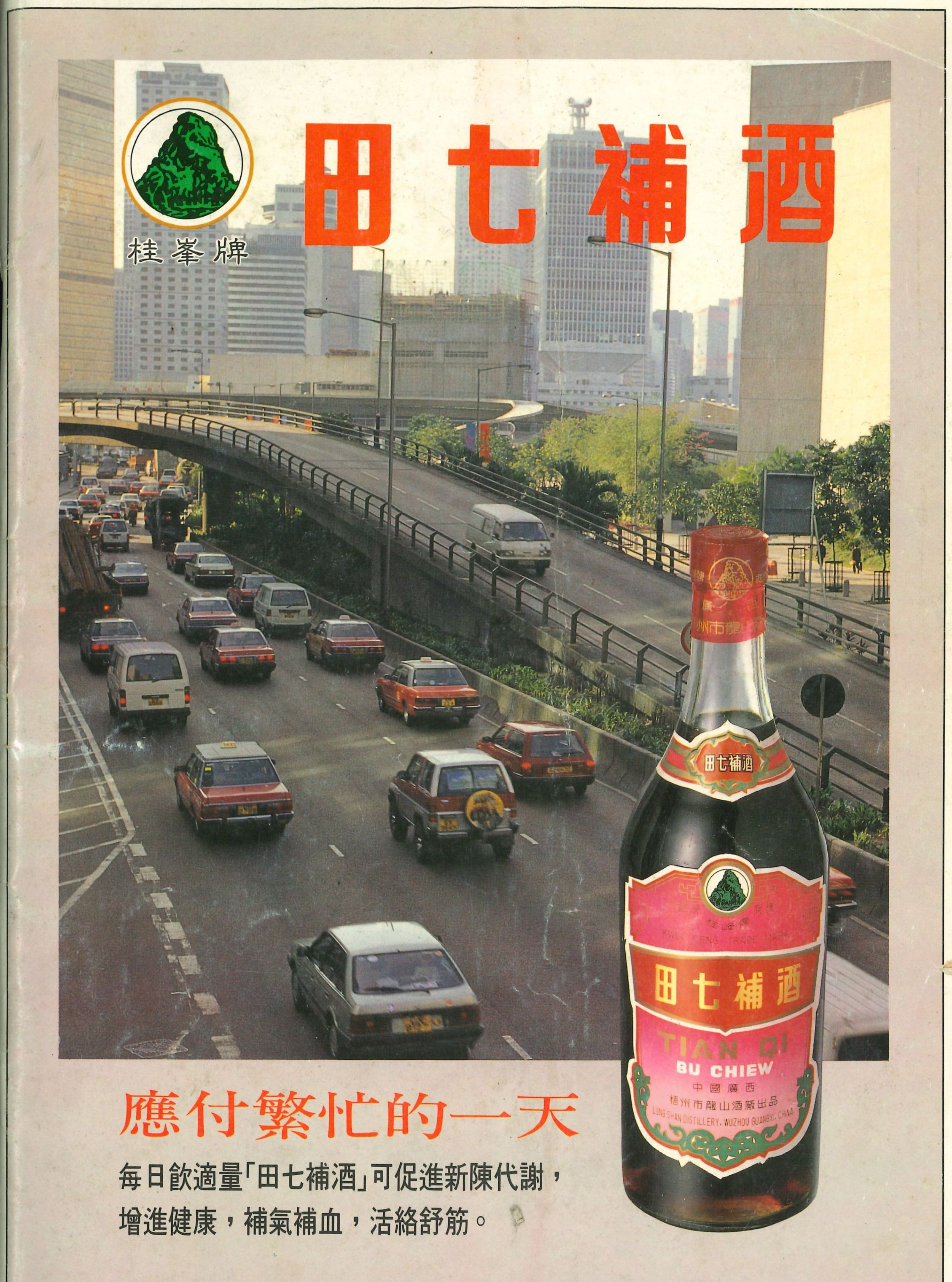
丁震南眞夠狠，逼上要再補上一斧。

在這情況之下，他又怎能避過阿青的致命一匕？

「刹」地一聲，丁震南的一條右小腿已飛了出去。

由於蟠龍匕太鋒利，被砍去了小腿的丁震南還不知道，所以一用力扭身，斷腿着地，身子嚴重偏斜，才發出一聲厲嘶。

（未完・十五）


田七補酒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